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Peter Carey

杰克·迈格斯

Jack Maggs

〔澳〕彼得·凯里　著　彭青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名字叫彼得·凯里。

——《洛杉矶时报书评》

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小说，充满着诡秘和狄更斯式的漩涡。凯里创作了一种激动人心的传统叙事，带有明显的现代色彩的平实的感悟力。

——《纽约时报书评》

深刻挖掘了虚构与现实生活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将虚构置于现实生活魔法般的欺骗之中……一部令人着迷的书。

——杰弗里·达顿（《公报》）

一部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作品，只有少数作家敢于涉足的领域。

——海伦·丹尼尔（《时代》）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4942-3



定价：33.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杰克·迈格斯

〔澳〕彼得·凯里 著 彭青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克·迈格斯/(澳)凯里(Garey,P.)著;彭青龙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Jack Maggs
ISBN 978-7-5327-4942-3

Ⅰ.杰… Ⅱ.①凯…②彭…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Ⅰ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280 号

杰克·迈格斯
(澳)彼得·凯里 著 彭青龙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4942-3/Ⅰ·2768
定价:33.00 元

Jack Maggs

Peter Carey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

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 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 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 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 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

1984 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 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 年获奖；

《井》（The Well，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 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 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

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

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亚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　微 章　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

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1

那是周六的夜晚，一个穿着红色西服背心的男人到了伦敦，确切地说，是1837年4月15日傍晚的六点钟。只见一双肿大的眼睛，正从多佛尔四轮马车的窗户向外眺望，映人他眼帘的是一头金灿灿的公牛，张着血盆大口，仿佛要把他整个人吞下去——原来是气灯照耀下的旅店招牌，金牛。

火箭（他马车的名字）飞快地穿过拱门，在旅店的院里戛然刹住。旅客们发现，那位迄今为止一直沉默寡言的人，正沿着威斯敏斯特大桥行走，手里握着顶端镶嵌着白银的拐杖，有节奏地轻敲着地面。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四十有余。虎背熊腰的体形让同坐一排的乘客顿感空间狭小。但他们对他的职业、来伦敦的目的一无所知。有人私下猜测他是一个书商，也有人猜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农场主，还有人看到他那上等衣料的西服背心，想象着他是一个穿着主人旧衣服稍有地位的用人。

单从他的相貌来看，不排除以上职业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他的眼眉朝下弯曲，面颊泛着油光，好像皮肤下的每一块骨头都见证了生活的洗涤和磨砺，他的鼻子很大，鹰钩鼻，鼻梁也很高。他的眼睛黝黑，总是流露出探问的神色，眼角上的青肿块让人

感觉他似乎很好斗，从多佛尔来的乘客们，尽管与他同乘一辆车，却没有人敢接近他。

车夫还没来得及吆喝马车停稳，他就打开车门，一声不响地扎进黑夜里。

紧随其后的旅客看见这个陌生人，紧紧地抓住以态度傲慢而著称的行李员的肩胛骨，好一会儿都不肯松手，从那个留着浅棕色头发的人的表情来看，他抓得很紧。

“现在好好听我说，尊敬的先生。”

行李员被拽到马车的边上。

“明白了吗？”那个陌生人用手杖指着车顶上的行李厢，“那个蓝色的东西，如果阁下没有感觉到不方便的话。”

行李员赶紧说，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不方便。于是，穿着红马甲的男人付了钱，然后一头扎进夜幕中，径直向秣市广场走去，手杖轻敲着鹅卵石地面。他的下巴朝上仰着，眼珠子透射出怪异的喜怒无常和捉摸不定。

灯光从艾勒冯特和古堡一路洒来，像火炬一样的汽灯在空中摇曳着、照耀着，香肠闪闪发亮，鱼与冰也闪现着微光，药店像装满色彩斑斓花瓶的洞穴一样，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仙境。当马车穿过威斯敏斯特旁边的河流时，陌生人看到，泰晤士河上的桥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整个秣市广场如同一个庞大的舞厅。不仅仅有煤气灯，还有音乐和簇拥着的人群。上个世纪的人肯定难以置信，十五年前来过此地的人也会感到迷惑。液打兰店变成了杜松子酒的天堂，摆放着高脚杯的玻璃窗上刻着“杜松子酒三便士—味道浓醇—香辣刺激”的字样。这地方像一座庙，不是才怪，大门镶嵌着染花的玻璃，有玫瑰花和葡萄

图案。身材高大的男人大踏步向酒吧走去，拿起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转过身来时，脸上尽显迷茫。

两个孩子拉扯着他的衣袖，但他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进了街道。

在他的周围，到处是喧嚣、吵闹和震耳欲聋的狂奔、马粪和刺鼻的油烟以及由来已久的伦敦城难闻的气味。

“来吧，小伙子，跟我来。”

“一起来，先生。”

一位戴着羽饰帽子的年轻女子将手放在他的肘部：如此英俊的面孔，如此短的腿。他挣脱了她，走出一两步远，擤他那像大喇叭一样的鹰钩鼻子。当他小心翼翼地把手帕折起来时——早先年的明绿色金斯曼手帕——无意之中露出左手的两个残指，这一幕早已引起同坐火箭的旅客的好奇。

他将手帕藏好，开始沿斯特兰德大街行走，接着他好像改变了主意，向阿加街走去，尔后拐进了梅登胡同。

在弗洛拉大街，他在窗户通亮的麦克莱斯科布丁商店门前停下脚步。看不出是被煤烟呛着了，还是感觉使然，他再一次擤了鼻子。接着，他走进有名的倾斜小商店，出来时手里拿着冰淇淋，上面裹着一层糖稀之类的东西，他边走边吃，最后来到圣马丁胡同。在七雕斯稍微靠南的地方，这个陌生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的角落里，孤身一人，远离灯光。

他来到了塞西尔街，这是连着克洛斯大街和圣马丁胡同的一条很短的街道。他用手帕仔细地拂去脸上的灰尘，一头扎进黑夜里，仔细地看着街道的门牌号，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还没有走到克洛斯大街的那条大河，嘈杂声就涌入耳中，到处是川流不息的两轮马车、邮政马车、出租汽车和狗拉轻型两轮车。他看到街

上停着一辆四轮敞篷轻便马车，这是一辆最昂贵的马车，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无须质疑。穿过街道后，足够的光线使他看到了黑色后门顶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金色三角饰。门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哭泣声。

过了一会儿，他到了克洛斯大街。但是，这时车门打开，只见一位穿着长衫的夫人从马车上下来。她对坐在马车上纹丝不动的人招呼道："晚安，妈妈。"

听到这话，陌生人马上停了下来。

四轮敞篷轻便马车走了，但是陌生人站在门口的阴暗处一动不动。在他对面，那位夫人正在开门，那是一座又高又窄的房子，微弱的黄色灯光透过天窗照射在前门顶上。

这时他问道："对不起，太太，这里是四号吗？"

"如果你是来拿药片的，明天再来吧！"

"玛丽·布莱顿。"他说。

他听到了一大串钥匙相互碰撞的声音。

"你明天再来吧"，她说。

陌生人退到街道中间。

"给我一盏灯，玛丽。"

"你是谁？"

"你应该认识，玛丽·布莱顿。"

她依然背对着他，手里忙活着她的那串钥匙。"天黑了，明天再来吧。"

"尽管脸上满是油烟，你应该能够认出。"

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开门的那把钥匙。门打开了，微弱的黄色灯光里——门厅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显露出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女人，她穿着的长衫，或蓝或绿，非常好看，像绸缎一样闪闪发光。她犹豫

了片刻。这是一位老妇人，至少有七十岁了，但以她的举止和气质，在这样的灯光下看来不过五十岁的样子。

“这就是塞西尔大街，我原以为会时尚得多，”他说。

她犹豫了一下，凝视着黑夜，一只手握着门把手。“你来这里干什么？”她小声嘀咕，“如果他们发现你，你就死定了。”

“回家感觉真好。”

“不要到这里惹麻烦，”她说。

“你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你来是为了敲诈？”

“我自己活得好好的，”陌生人说，“你难道不请我进去？”

她没有邀请他进去的意思，但是她的语气变得似乎很关切。“他们对你不好？”

“很糟糕。”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广告。”

“所以现在回来实施你的旧计划，你这个无赖。”

“不，妈，我已退出江湖了，我来这里是为了文化。”

她冷峻地一笑，“是为戏剧？”

“哦，是的。”陌生人十分严肃地说，“戏剧，剧院，我有的是时间来补上这一课。”

“杰克，我要上床睡觉了，原谅我不请你进去叙旧了。”

“也许我要去拜访一下汤姆。”

“哦，上帝！杰克。”

“什么？”

“你这个狗杂种。”她动情地哭道，“你知道他已经死了。”

“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上帝，救救我，救救我。我不会那么幼稚的。我知道你为谁付了钱。我知道这些是怎么安排的。”

“我没有为任何人支付过任何东西，我发誓。”

“你想要什么？杰克?”老妇人说，这一次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来伦敦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杰克说。他提高了嗓门，显示出更加凶狠的一面，这一幕曾被金牛旅店的行李员瞥见过。“这就是我想要的，我的家。”

“我还有宝剑，不要以为我不会用它。”

陌生人摇摇头，笑道，“妈，你担心我会怀恨你吗？”

“杰克，你难道不担心有人会把你送上绞刑架吗？”扔下这句狠毒的话，她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妈，我会回来的。”

里面再没有人应答，只有链条的撞击声，似乎让来访者感到好笑。

“我明天上午还会再来的，到时候我们好好谈谈。”

毫无疑问，杰克·迈格斯已经铁了心，但是他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他再次来到塞西尔大街已是三周以后的事了。

2

女王大街曾经是好战的彻博瑞·赫伯特勋爵的家，布里斯托尔勋

爵也住在那里。还有大臣芬奇勋爵、康维与波莱特一家。但是，当杰克·迈格斯腋下夹着镀银拐杖，在那个潮湿的周日早晨，大步流星从朗维科走来时，映入眼帘的是，西部街道上几座破房子前面的壁柱和装饰物，它们是唯一能使他想起镀金时代的东西。

女王大街上有一家烟店、一个洗衣房和一间狭小的玻璃眼作坊——为玩偶和受伤的先生做玻璃假眼。演员们住的房子是 30 号，一个从科勒维尔退休的食品杂货商住在 29 号。

但是杰克·迈格斯似乎只对 27 号感兴趣，他站在街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它。这是一座漂亮的房子——四层，被高高的铁栅栏围着，气派的大门直达用人通道的入口。通道处有一扇光洁的前门，门上嵌有黄铜门环，门顶悬挂着一个扇形灯。眼前的一切让他心潮澎湃，左边脸上强健的肌肉甚至在微微地颤抖。

一辆狗拉大车沿街向朗维科方向驶去，车夫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僵直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来访者的注意力被沿街的房子所吸引，并陶醉其中，直到车夫在空中甩鞭的响声才把他惊醒过来。

此时的杰克·迈格斯几乎被吓得灵魂出窍，他步入街心，举起拐杖，似乎要追赶和惩罚冒犯他的人。但过了一会儿，他摇身一变，一个十足的绅士出现在女王大街 27 号台阶上面，痛苦的表情在他的左面颊一闪而过。

杰克·迈格斯先生摘下自己的帽子，抓起黄铜门环，迅速而有力地敲门，但表现得很有礼貌。

无人应答，他又敲了敲。一分钟后——砰—砰—砰。

不可能家里没人。来访者对住在女王大街 27 号的人了如指掌。家里有一个男佣，一个管家和一个厨子。

他退到路的边沿，以便能看到很高的窗户。看着窗帘处漆黑一片，

他非常恼火，变得很冲动，推开了通往用人入口的小门。

正在此时，隔壁的梅西·拉金来到起居室的窗前。梅西是所谓厨房里的用人，但她也是这户令人困惑的人家的唯一用人。此时她正在整理主人收藏的书籍。他喜欢把书放在雪松柜子上，上面铺着油布。

当杰克·迈格斯沿台阶而下，走向27号的用人通道入口时，她看见了这个她很快就会认识的人。她以为他是来参加哈弗斯蒂尔太太招男仆的考试。她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合适人选——身材不错，腿壮，但走错了地方。

这时，杰克·迈格斯转过身来，看到了她。这不是一个用人的脸，或者是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用人。她站在起居室的窗前，手里握着鸡毛掸子，心头一颤。

杰克·迈格斯对于梅西·拉金、哈弗斯蒂尔太太和巴克尔先生一家的混乱情况一无所知，当他随手将庭院里的门关上之际，他看到这个女用人还在看着他，他看到她苍白的皮肤，帽子底下露出的漂亮长鬈发。如果你问他对这个女人的长相印象如何，他不会理睬你的问题。他已经被发现了。他仿佛感到纽盖特监狱的绳子已经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为逃避她的注视，他赶快走下最后几个台阶。他将宽阔的脊背靠在墙上，试图朝厨房里面看。他识别空房的眼光很职业，但这个房子像一个墓穴。他举手敲打着、刮擦着窗格玻璃。

“有人吗？”

他极力克制着，不使自己紧贴着墙，但同时又不想让用人能看到他。

“一切还好。”他微笑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微笑，露出的牙齿很白、很整齐。“我是来应约的。”

“他们都不在家，”用人说这话时，恶狠狠地看着他，“家里除了耕

畜和老鼠之外没有任何人。”

“不在家？”他声音有些沙哑。

“你是为做用人来找东家的，对吧？”

陌生人微微一笑。

“你是要找巴克尔先生的家吗？”她问道。

“不在家？他们去哪里啦？我是来应约的。”他边说边从台阶上走到街道。

“去加来港市了”，她说，“在西班牙的美茵河畔。我怎么知道？这位先生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到哪里去的习惯。”

陌生人站在庭院台阶的最高处。梅西看到他的脸颊上有因麻痹症而留下的疤痕，他用手抚摸着它。

“有时，”梅西继续说，“他们让一个用人跟车，但是不会很长时间。”

“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在家？”他问道。

“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来来往往。”她停顿了一下，“我原以为你来是为做我们的用人的。哈弗斯蒂尔太太确实很在意第二个用人的身高。她与老板在一起。”

“用人？”

“你有合适的身高和其他所有条件，但遗憾的是你不是一个用人。你不是一个用人吗？”她又问道。

他看着她如是说，就像你看着拍卖者举起锤子，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决定怎么做了。

“我是他们的用人，”他说，“我是菲普斯先生的新用人。”

“你是一个用人，”她说，微笑着，“我知道你过去就是一个用人。”

“当然，我是一个用人，姑娘。我是年轻的菲普斯先生的用人，他

有我所有的文件，”杰克·迈格斯对女用人说，“我的推荐信，所有的东西都锁在里面了。现在该做什么呢？”

“也许你已经晚了。”

“晚了？”他用拐杖重重地戳着地面，大声叫道，“我永远都不会晚的。我是那位在格拉斯哥大火中丧命的洛根勋爵的第一个用人。”

“梅西·拉金，”29号住所的楼梯下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马上下来。”

“一个用人，”梅西解释说，“干最悲惨的工作。”

3

珀西·巴克尔先生是女王大街29号这座绅士住宅的主人，但是与这位经过伪装进入他家的男人相比，他远不是一个绅士。

一年前，他是科勒维尔地区一个贫穷的杂货商，在此之前的几年里，他在朗姆豪斯贫民区的阀门小店和廉价娱乐场所卖干鱼，是颇有名气的小商贩。

在1836年秋天一个清新的早晨，珀西·巴克尔“接待了律师的短暂来访”，其结果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他成了女王大街一所住宅的主人，在霍波恩山的吕克昂剧院也归其名下。

他辛苦一辈子才从卖鱼商贩变成杂货商，这样的财产继承着实让他很吃惊。起初，他高烧不退，头晕目眩，只能吃点土司和鱼丸汤之

类的东西。饭菜都是由疯女人的女儿送来的。疯女人是他雇来擦楼梯的。一连几天，他都在苦思冥想那令人困惑不解的血缘关系和将科勒维尔的他与一个死去的陌生人联系起来的法律。他穿着刚刚熨过的睡衣，躺在已换过的床单上，眼睛看着从卧室墙上掠过的阳光。

第三天，也就是盖伊·福克斯日的那一天，烧退了。珀西·巴克尔环顾了他的小房间，心里明白他将会衣食无忧，再也不用去称一磅面粉了。

我可以整天读书。

即使是做杂货商，他一直都有点书呆子气。他一生都是如此——即使再累，他每天都要读上半页的《艾凡赫》；即使是不得不去闻西鲱鱼和鲭鱼的味道，他也坚持去一个外借图书馆和工人学院。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用手抚摸着自己整齐的胡子，眼睛里开始露出只有文人在有穿堂风的客厅里讨论麻醉学和机械学时才有的热情。

一个星期内，他把杂货店里所有的东西都赠送给了行政堂区。他找到了一个裁缝。他去了皮卡迪利大街的弗莱彻书店，买了一套吉尔博恩写的《衰落》。他已经移居到女王大街，并且很高兴地雇佣清洁工女儿做他的厨房用人。事实上，他对梅西·拉金心仪已久。如果他不是发现雇人太多，都在等着发工资——不是在最后的季度日——把个人事务料理停当，他肯定会让她做他的管家。

巴克尔先生花了一周的时间才使自己明白，他现在不仅继承了一座房产，而且还继承了一个爱喝酒且老态龙钟名叫斯宾克斯的男佣，两个仆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凌驾于用人之上的女管家。有时候巴克尔先生认为，房子太小没有必要雇那么多用人，但是他的恩人似乎就像喜欢他的小猫一样喜欢他们。巴克尔先生决定效仿他的恩人。

他让那些猫——有五只之多——在他客厅里开着的窗子上窜来窜

去。他认为这样做没什么坏处。事实上，不久他就习惯了橙色斑猫和褐色斑猫在他胸口前睡着了打呼噜的样子。

虽然他也认为红鼻子男佣在餐桌前呼呼大睡并不碍事，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胆量告诉那个高傲的老人停止喝酒。他也有点害怕女管家，但是当他想到她用六便士就能买到一磅熏肉，他就安慰自己说她很能干。他经常告诫自己没有必要老是管东管西，整日指手画脚。这个意思是说，最好把家务让给那些有经验的人去操心。他吃鲱鱼当早饭，之后就离开家里，在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消磨时光。

杰克·迈格斯就是被梅西·拉金带到这户人家的。开始时，这位新来的发现房间里猫的气味很大，但是与男佣喝完红酒之后，他就改变了想法。中午他与楼上楼下的用人一起用餐，吃的是冷的烤牛肉。接着，他被带到一个叫哈弗斯蒂尔太太的管家面前。

哈弗斯蒂尔太太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房间，既不在地下室，也不在底层，而是像一个猎手一样藏在树枝之间，可以通过地窖的梯子，也可以通过厨房几节陡峭的小楼梯上去。她所坐的地方被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包围着，它们都与她哥哥有关。她哥哥曾经是57团的一个步兵，参加过很久以前在维特多利亚和纳福的战斗。现在，她翻开管家的日记，开始面试这个最新应聘者。

杰克·迈格斯不是一个用人。他不能出示推荐信，但是他身高合适。在哈弗斯蒂尔太太面前，他两腿叉开站着，手背在身后，两个残指被藏在握起来的手里。

对手下人而言，哈弗斯蒂尔太太是个恶霸和独裁者。杰克·迈格斯看出了这一点，但他并不在意。他对哈弗斯蒂尔太太解释说，推荐信被亨利·菲普斯锁在抽屉里了。当他看到她即将相信他的时候，所剩的怒气消失了，开始有些瞌睡。

这种昏昏欲睡一方面是因为警惕性的松懈，但最使他昏昏然的是那种特别的气味——他早年就对它很敏感——挂起来的火腿、大量的苹果、蜂蜡，甚至是松脂油的味道。

哈弗斯蒂尔太太个头不高，圆脸，紧紧盘着的头发有些灰白。她不是特别胖，但身体结实而笨重，手腕粗壮，细长的手指拿起了一支已很破旧的羽毛笔。

“身高？”她问道。

杰克·迈格斯强打起精神回答说差一点六英尺。

这个小花萤迅速地在她记事本的后面几页里记下一笔。

“差一点？”她说，“我正好想要从菲普斯先生的雇工里面挑一个差一点六英尺高的用人。差一点点！”

“差一英寸，”应聘者回答说。

“我可以做点减法。但是你能发誓就一英寸吗？还是一英寸四分之一？”

“对不起，我不能那么确定，太太。”

“难道菲普斯先生的管家没有量吗？”

“没有，太太，她没有量。”

“我认为菲普斯先生的第一个用人个头太矮。”她皱着眉头说道，“我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确定他一点也没有胡闹。一个高个子和一个矮个子？从我听到的来看，这倒的确像他。只不过是嬉闹取乐而已。你认为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吗？”

“我不这样认为，太太。”

“但是，谁会这样认为呢？”哈弗斯蒂尔太太说，“谁知道这位绅士心里是如何想的呢？”

杰克·迈格斯感觉到，在哈弗斯蒂尔太太按铃叫人之前他就知道

自己会被雇用。她放下羽毛笔，两手十指交错地紧握着，双眼紧盯着他强壮的大腿，毫不掩饰她的满意之情。

"迈格斯，"她对自己嘀咕道。

哈弗斯蒂尔太太一直沉浸在对求职者身体的幻想中，即使梅西·拉金听到有人按门铃后去开门，她也未曾受到打扰。

"叫康斯特伯来。"她吩咐道。

"我想康斯特伯先生身体仍然欠安。"

"去叫他，"哈弗斯蒂尔太太说，"马上去。"然后，她回头对杰克·迈格斯做出这样的评价："我的印象是你身高五英尺十一点五英寸高，如果你把头发用肥皂洗一下，再弄得蓬松点，就会达到六英尺高。与毁坏马车和餐桌比起来，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找错用人更糟糕的了。那个家伙在哪里？"

话音未落，一个长相没有一丁点用人样子的男人从低矮的门进了房间。他的头发凌乱，眼睛里布满血丝，又宽又高的颧骨呈现出死灰色。他穿着背带裤和白色衬衫——衣领敞开着，衣角飘垂，给人一种悲惨的受尽折磨的印象。当他看到杰克·迈格斯时，脸上立刻显出十分憎恨的表情。

"背靠背，"哈弗斯蒂尔太太说。

求职者没明白小女人的意思，但这个满脸怒气、面色黝黑的男人却对她的要求似乎心领神会，很温顺地转过身，腰板挺得直直的，极力掩饰愤怒的表情。

"'书立'，"哈弗斯蒂尔太太说，"迈格斯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书立'。"

他一时没弄清楚她的意思，但随后他就明白了：是要他与康斯特伯背靠背地站着。

当这个羞辱人的小伎俩做完之后，哈弗斯蒂尔太太明显地感到满足与得意。

“啊，我的上帝呀，”她一边打量着他们，一边感叹地说，“啊，亲爱的上帝，太好了。”

她笑容可掬，小而圆的脸也因此绷得紧紧的，整齐的牙齿第一次显露了出来。

在他的身后，他听到康斯特伯鼻孔的出气声。

“很好，”哈弗斯蒂尔太太说，“确实很好。斯宾克斯先生肯定会很满意的，我们的主人也将会很满意。”她拿起羽毛笔，在墨汁里蘸了一下，写了几行字。小心翼翼地等墨汁吸干后，她把它们放在一个细长的信封里，其正式程度如同签发出席舞会的邀请信一样。她指示求职者将信交给管家斯宾克斯先生，提醒他新来的人晚上将整装出席晚宴。

杰克·迈格斯走下通往厨房的小楼梯，知道自己不用去伪造一封推荐信就能被雇用。至于他不在场时哈弗斯蒂尔太太和康斯特伯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听到他们谈话的开头几句。

“够了，爱德华，我们再不能这样了。”

随后就是康斯特伯先生的抽泣声。

4

那天晚上，莫特小姐必须为七位先生做晚饭。如果昆廷是主人，

这似乎只是小事一桩。每天晚上10个菜，有野鸡和珍珠鸡，三种可选的布丁。尽管巴克尔先生也是很细心地看管着房子，但他几乎没有社交意识。他是一个性情古怪、喜欢独处的单身汉，通常只喜欢拿奶酪和腌菜当茶点。一般情况下他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看书，一杯黑啤酒、一整片柴郡干酪的三明治就能打发了。管家是否在打理家务，或者用人是否已醒，他都不在意也不询问，只要有那个脸颊红润的小女用人伺候他就行。

现在终于有一个大场面，但是，他领导不力的恶果到处可见：管家贪杯经常醉酒，男仆悲伤欲绝，没有经过培训的厨房女用人磨板油的速度奇慢，厨师对此难以容忍，连正眼都不看她。

莫特小姐正忙着制作苹果馅饼。她祈求上帝帮助她让用人加速工作，逼迫哈弗斯蒂尔太太解雇令人厌倦的管理者，招聘一个新用人。当杰克·迈格斯回到厨房，她头也没抬。但是她有那种看起来眼睛向下看，实际上是向上看的本领。这种能力可以在她那短暂而羞涩的眼神中找到。

当她没有看到搬弄是非的信封时（她的好奇心已经锁定在杰克背心的内口袋里），她心想最差的事可能出现了——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毛病——这个小女人像一只小狗一样，挠不着痒痒，就使劲抖动身体。

莫特小姐很瘦，但肌腱发达。剧烈的抖动一览无遗，从脊梁一直延续到她白色的帽子里。就在它即将消失之际，却又从另一侧出来，薄薄的小嘴随之鼓了起来，扮起了鬼相。

"我完蛋了。"佩吉·莫特叹着气说，她知道没有人在意她或者听她讲话。

她给了他一片松饼，倒了一杯茶。

杰克·迈格斯在茶里加了满满四勺糖，搅拌之后，喝了一小口。

他似乎闭了眼睛，但事实上他在打量这个新家。他看到厨师那张激动的小脸，只见她不停地舔嘴唇、撅嘴唇。她看起来如同一只忧伤的小鸟。他想着是什么样的笼子使她变成这样。

与此同时，梅西·拉金也在观察杰克·迈格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观察一只在珍珠上工作的牡蛎，也没有猜出蜗在壳内忧伤的程度。确实，杰克·迈格斯的行为举止显示他很懂用餐规矩。他坐在那里，两腿很舒适地分开着，双手随意地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他打起了哈欠。

"很好，"他感叹道，但并没有刻意对某个人这样说。

他低头，下巴耷拉在胸口，闭目养神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

"厨师！"女佣喊道。莫特小姐没有做出反应，她接着说，"看，嘘。"

"怎么啦，梅西？"佩吉·莫特问。她向她指的方向看了看。

"嘘，他睡着了。"

"这些家伙不会误事太长时间，"莫特小姐怯生生地说，"不会太长。"

"快来看。"梅西把板油放在一边。她在杰克·迈格斯的大腿旁边跪下。

"梅西·拉金！"佩吉说，她看到这个胆大的女孩的脸离那个陌生人很近。毫无疑问，这个人睡得很香。

"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仆人。你难道不认为他很特别吗？"

佩吉·莫特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声音颤抖地说："他看起来像一个凶手！"

"我认为他是一个管家。"梅西说，"你认为我们会让他替代斯宾克斯先生吗？你认为那可能是她的最终计划吗？"

"嘘，别做声，梅西。她还没有雇用他。"

"哦，但是已经做出决定了，夫人，你错了。"

莫特小姐开始重新排列野兔肉。"梅西，你过去从没做过用人。在你被宠坏之前，应该有个人来管教你。就算我们的主人生病时，你亲爱的妈妈给他端去肉汤，这也帮不了你。"她把视线从炉子那边转过来，"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梅西将白皙的小手伸进那个睡着了的男人的马甲里，掏出一个长长的白信封。"嘘，夫人，我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莫特小姐瞪着信封，眨了眨眼睛，用嘴唇舔了舔牙齿。

"哦，确实要感谢。"她伸手要信封。"确实要感谢。"接着，她很快改变了主意，又将信封还给梅西说："确实很好，很敏锐，梅西。请把迈格斯领到斯宾克斯先生那里去。"

"首先，我们必须把他弄醒。"梅西诡诈地说。

"摇他，梅西。拍拍他的肩膀。"

"我不想碰他，夫人，这不合适。"

厨师抓起一把面粉，撒在桌子上。这样做表明，其内心难以控制的无名火直往上蹿。

"梅西，今天晚上八点钟我有七位先生来做客。我的上帝呀，还有欧茨先生本人。梅西，请叫醒迈格斯先生，把他，连同这里的信封，带给斯宾克斯先生。不管他在哪里，斯宾克斯先生现在肯定正忙着呢。"

"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不是吗？夫人。"

厨师叹气道，"是的，梅西，我们知道。"

好像最后价钱很高，因为梅西拍了拍杰克·迈格斯的肩膀，新的男佣睁开了眼睛。

"我们要去拜访斯宾克斯先生，"梅西说，"他要正式雇用你。"

杰克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她的意思，但他感受到她的温暖，如同碟子刚从温暖的铁架上取下来一样。他把手伸到口袋里试图摸那个信封，但发现它在那个女孩的手里。

“你把它丢在地上了，”她边说边把它交给他。

他知道他没把信封掉在地上，但他接过信封跟在她后面。她身材曲线很好，脖子柔软而白嫩。

5

有一个奇特的小走廊——天花板很低，光线阴暗，墙壁里塞满了腌制泡菜的各种瓶子——一直从厨房，向下经过台阶，沿着粉白色的墙，拐弯通至笨重的绿色之门——梅西推开它，映入眼帘的是男管家的客厅。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舒适小屋，从窗户可以看到已有嫩芽的一棵老梨树，还有老式的乡下大壁炉，在壁龛深处和被烟熏的角落里，斯宾克斯先生总有把红酒藏在里面的习惯。墙的一边摆放着一个很大的栎木碗柜，里面藏着各种银制碗碟，男管家坐在它的前面，已经睡着了，黄铜色的火钎靠在他的膝盖上，死灰色的脸朝后仰着，嘴巴张得很大。《新闻晨报》散落在他穿着袜子的脚边。

新来的用人对此毫无兴趣，而是把目光转到梅西身上。

“你掏了我的口袋，”他一边轻声说，一边用一只手捂着自己颤抖

的面颊。

“先生？”

“你刚才把手伸进了杰克·迈格斯的口袋。你真勇敢。”

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高兴还是恼火。

“我没有多么勇敢。”

当她跪下捡起地上的报纸时，她感觉他贴着她。于是，她有一个幻想——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幻象，一幅画面。她躺在他身边，头枕在他强壮的胸口。但是当她回过头时，却发现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老斯宾克斯。

梅西不喜欢斯宾克斯先生——他是一个恶霸和势利小人——当她看到他嘴角上白色的唾沫时，她真为他年岁高且邋遢的样子而难过。她把散落在地上的报纸折叠好，轻轻地放在睡着的老人旁边。

“我们的主人是个好人，”她说，“他不会以缺点而判断一个人。”

“即便是掏了别人的口袋吗？”

“请不要生我的气。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可怜的莫特不再苦恼。”

“噢，那你是为了她才这样做，是吗？你真豪爽啊。”

“啊，我知道你被雇用了，因为我看到你口袋里的信。但是莫特小姐并没有看到，她由于我们而紧张，缺乏我们用人应该具备的东西。今晚我们邀请了欧茨先生——托拜厄斯·欧茨先生——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提到这个名人的名字，她看了看他，发现他依然那么僵硬。“是欧茨先生，”她说，“托拜厄斯·欧茨先生，你肯定会为托拜厄斯·欧茨扒口袋的，我想你会的。”

“对不起，”他十分生硬地说，“我不认识托拜厄斯·欧茨。”

“哦，上帝啊！”她无意嘲笑他，“你过去一直在哪里？”

“我和洛根勋爵在一起，”杰克·迈格斯的语气有点粗暴，“在格拉

斯哥。"

"那你肯定听说过克拉姆雷上尉。"

"克拉姆雷上尉，也许吧。"

"或者可怜的莫夫林太太。"

"曾经听说过。"

"哈弗斯蒂尔太太活着就是为了看到克拉姆雷上尉在监狱里是如何对待他儿子的。现在他是我们尊贵的客人。今天对于巴克尔先生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巴克尔先生——他是克拉姆雷上尉的朋友？"

梅西大笑起来，但是对方的眼神使她的笑声戛然而止。

"巴克尔先生是你的新主人，"她很严肃地说，"今晚他将与一位著名作家共进晚餐。为此他卧床了至少三天。"

"你的主人生病了吗？"

"他不允许自己在那个时间生病？"

"他在睡觉吗？"

"他想睡觉，但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使自己不要激动。他卧床就是为了避免生病。他宁肯舍弃一切，也不愿意错过与托拜厄斯·欧茨见面的机会。"

"如此请告诉我，小姐……"

"我的名字叫梅西·拉金。"

"你的主人也交了一个朋友叫亨利·菲普斯吗？"

"是隔壁的先生吗？啊，先生，你最好忘记他。"她那双杏眼变得严肃和平静起来。"现在你将跟我们在一起。"

他一直盯着她，即使厨房里传来巨大的碰撞声，他的目光也没有移开过。

“那是她叫我的原因。”她说。她原以为他会很恼火。“她老丢三落四。”

“那么你应该去她那里。”他说。

梅西没有动。

“你应该更加小心，小姑娘。”他说。

“你才应该小心。”梅西说，“如果我是你，就会真的非常小心。”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她的确不知确切的意思，但是她变得很激动和恼火。“他们可能让你干擦灰的活。正是由于擦灰的活才惹恼了在你之前来的那个人。”

“他提出过吗？”

“啊，他用的是一位先生决斗时的手枪。他把自己的脑袋打爆了。”

“由于擦灰吗？”

她并不能确定是否喜欢他那个样子。“他无法容忍，”她说。

他扬起了眉毛。

“对不起没听到？”她没好气地问道。

“对不起？”

“抱歉，先生，”她说，“我原以为你会发表评论。”

“不，”他说，“没有。”

“哦，是的，”她坚持说，“肯定有。”

她看出他有些犹豫。

“你看到过菲普斯吗？”他最后问道，“他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梅西转过身，面对着他。她处于一种有趣的亢奋状态，对此她没法解释。杰克·迈格斯看着她的脸，意识到她已变成了他的对手。他伸手抓她的手腕，但是动作太迟缓。她咯咯地笑着，转身迅速将铜制

的火钳从斯宾克斯先生的大腿处扔出，旋转的火钳落在瓷砖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斯宾克斯先生霍地站了起来，发现一个陌生人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

6

星期六的五点，杰克·迈格斯还是一个有钱人，乘坐多佛尔火箭马车赶往伦敦。星期日的五点，他走进一个闷热的阁楼，这里成了他的临时住所。从嘎吱嘎吱响的门到被烟熏黑的屋顶窗，不过三步的距离，他迅速跨过，用力推开硬邦邦的窗框，在女王大街的上面好奇地探头张望。在这里，他没有看到任何令人欣喜的景色，只见灰色的百货大楼在沿街对面耸立着，前面紧挨着巴克尔先生家的石板瓦房，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如果他是一个大商人，被派去视察，他肯定会仔细检查石板瓦，这些德文郡产的石板瓦，被黄色的苔藓覆盖着，但表面依稀可见。它们大多固定得很牢实，但他也看到一片铅防雨板脱落了，屋顶窗开着，任凭风吹雨打。

他检查得是那样专心，根本听不到远处的敲门声。直到他侧身挤进房间里，才发现有人在敲门，嘴里喊着，“开门！”

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眉头蹙在一起，心里一点也不知道是否要“开门”。确实他很快退到窗前，看了看屋顶上的一道狭长的裂缝，从

那里他可以逃出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开了门。

在门口，一个头发灰白、发型呈浮雕状的人跟他打招呼，他穿着黄色天鹅绒夹克和柔软的驼丝锦裤，显得那么光彩夺目，以至于杰克愣了足足一分钟——在这期间，已显得不耐烦的客人走进屋里，径直钻进橡木大衣柜——杰克这时才意识到，面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发型狂野的汤姆·奥贝德兰姆，不到半小时前他还与他玩书立。

爱德华·康斯特伯比迈格斯略显单薄。但由于近期的疯癫，他为自己漂亮的腕关节和强有力的双手而烦恼。他曾经很帅，高高的颊骨、嘴唇棱角分明，即便是稍显平的鹰钩鼻也对他的长相无伤大雅。除了他主人的科涅克上等白兰地相当危险的气味外，他近期的疯癫行为已没有了任何迹象。

现在，他没做任何解释，用近乎夸张的爱惜，把衣橱黑暗角落中的各种东西放在小柳条筐上。他弹了弹上面的一点点灰尘，把驼丝锦马裤皱巴巴的地方弄平整。然后把它与一件白衬衫放在一起。在它旁边，他把网眼花边领带挪了一寸，以便与黄色天鹅绒大衣相配，他照了照镜子，在衣领处扯下一根长长的蓝线。为了这华丽的搭配，他又加上了两双长丝袜和一双有银色搭扣的黑鞋。

两个男人并排站在旁边，看着他如此搭配的衣服。

“我要试一试是否合适吗？”迈格斯询问道。

“啧啧，”康斯特伯说。

“我把你的反应当作同意，”迈格斯一边说着一边脱衣服，尽量在这样狭小的地方表现出端庄的样子，他知道现场的人都在审视他。

“啊，看！”迈格斯穿上马裤之后说，“我知道这是你朋友穿的东西，他是你的好朋友，你很想念他。对不起。”迈格斯停顿了一下，把衬衫的下摆塞进裤腰。但是他做得恰到好处，巧妙地抬起略带讽刺意

味的眉毛。“很抱歉提及你失去的好朋友。我希望你没有失去他，但是对此我确实无能为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只好穿上他的衣服。”

作为对他解释的回应，用人发出嘘声。

“不，好伙计。我真的认为你的嘘声对我是不公正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不关我的事。就像你想的那样，我更愿意他们把我送到一个缝纫店铺，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事。但是我们却到了这里。”迈格斯穿上夹克。“鞋有点夹脚，但是大衣很合身。如果你能帮我一把的话，我可以像一个呆头呆脑的人那样一瘸一拐地走。”

“帮助。是这样吗？”

“是这样，我的伙计。”迈格斯一边说着，一边向用人走去，用人看着他那魁梧的身躯急忙后退。“如果就这样开始的话，请帮我把头发整一下。”

从五斗橱深处，用人拿出一个茶碟，上面放着一块香皂，一个圆盒子和一个大的粉扑。但是他一点也没有看上这些东西。

“再有，老伙计，”迈格斯说，“老板需要帮助而不是碟子和盒子。”

“啊，老板要吗？是吗？”

“是的，他需要，”迈格斯坚持说。

“你要原谅我，”康斯特伯耸耸肩说，“按照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了，该和哈弗斯蒂尔太太一起吃饭了，若不是这样的话，她就不参加。”

“康斯特伯先生，我想请你提供帮助。”

用人把手放在木门的把手上。“迈格斯先生，我拒绝。”

迈格斯迅速抓住对方的手腕。因此，即使用人那镶着银色搭扣的鞋已经跨出门外，他的上半身也被往门里猛拉。迈格斯用肩膀扛着用人挥舞的胳膊，把门闩从里面插上。

“我说辛斯特伯[1],”他说，“你想把我们两个置于危险的境地。”

“啊，呸……”康斯特伯的声音充满着蔑视。他用另外一只可以活动的手托着自己的脖子。“我发抖一肯布尔。你要杀了我吗？这是你心里想着的吗？我的上帝，我想是的。他想杀了我。”

杰克·迈格斯审慎而耐心地思考着。

“求你了，先生。不，真的不要，我求你，如果能被像你这样穿戴体面的人结果掉，我也深感荣幸。”

“伙计，”杰克·迈格斯平静地说，“你误解我了。”

“这已经够气派了，迈格斯先生。气派得让你明白不了。但是我的朋友，波普先生，我们一起做用人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打小就一起进了莱恩汉姆府。他结果了自己。就在这个房间。以往我们干完活就会在这里聊天。而她，这个神气活现、爱管闲事但又办不成事的老太婆，指使我让你穿上他的衣服。现在你说你要杀了我……哦，求你了，你不知道这会是我莫大的荣幸。”

“亲爱的伙计，这里没有人说要杀你。”

“我不是任何人所谓亲爱的，”康斯特伯说着，突然痛哭流涕。

“这样的话，我很抱歉。”

“为你想杀我感到抱歉，还是因知道这事发生了而抱歉？”

“请不要在令人伤心的事情上跟我玩把戏。”

“你以为你配吗？”

“我要揍你！”迈格斯阴沉着脸说。

两个人就像篱笆前的两匹马一样，面对面地站着。

---

① 此处“辛斯特伯”原文为“Thingstable”，即 Constable（康斯特伯），发音时用“thins”代替了“con”。

“我只不过要求你帮我整整头发。”

“帮你？”

“我不知道如何把头发弄出想要的效果。”

“哈—哈！”康斯特伯边说边用他的长手指顶着迈格斯的胸部，“你是谁呀？说废话的骗子，愚蠢的混蛋？”

杰克·迈格斯一把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捏住。然后把他拽在跟前。“仔细听好了，蠢货。你根本不知道在和谁说话！”

他青筋暴出，脸色煞白，两只眼睛打量着迈格斯的脸。

“我在和谁说话？”他最后问道。

“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将和一个用人说话。”

“一个用人？”

“在我改变主意之前，快点！”

陌生人的左脸在剧烈地抽搐。

“我去打水，”爱德华·康斯特伯说。“你需要点温水。”

他走后，杰克·迈格斯重重地坐在板条箱上，用手使劲顶在他脸部抽搐的地方。这种抽搐从左眼一直延伸到牙龈。现在他实在是疼痛难忍，即便是想到那个用人正去找警察，他也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

过了一会儿，疼痛感有所减轻。爱德华·康斯特伯回来了，手里提着还冒气的铜水壶，他把它放在了脸盆架上。

“现在把头发浸湿吧，”他说。

迈格斯郁郁寡欢地抬起头。

“头发，”爱德华·康斯特伯说。“你必须脱掉衬衫把头发浸湿。”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穿着羊毛背心，在脸盆面前慢慢弯下身子。

“背心要脱掉。”

“就穿着它洗吧。”

康斯特伯用两个指头顶着杰克·迈格斯的头皮，使劲把他的头往盆里按。水很烫，迈格斯烫得哇哇叫。

“烫一点好，”康斯特伯说，“让头发浸一分钟。”

接着康斯特伯大声叫道，“毛巾。”就这样，迈格斯作为用人上了第一堂课。康斯特伯站在他身后先给他的头发抹上香皂，接着用粉扑上了气味怪怪的粉。杰克迷迷糊糊在镜子里观看着全过程。

康斯特伯用梳子将白色黏黏的东西往后梳理，然后，就像蛋糕师在生日蛋糕上挂糖衣那样，用木质刮刀把边边角角刮匀。

“看看你自己，”他说。“猫看了都会满意的。”

7

半夜之后，杰克·迈格斯开始记录他做用人第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自那天晚上六点起，他就变成了一个恭顺而得体的男仆。与其他仆人一起坐在长松木桌旁喝茶。到七点半，他做好了第一次进餐厅的准备。他端起滚烫的鱿鱼汤砂锅，准备爬陡峭的楼梯到底楼。

他的鞋夹脚，有些痛，脑门上石膏一样硬的白发简直就像钢钳。

在楼梯口门厅的镜子里，他看到自己内心的愤怒明显地流露在眼睛里，但是当他进入餐厅后，他的举止更像一个公众人物而不是一个男仆。他来到先生们中间，脸上挂着宜人的微笑，直到涂脂抹粉的康

斯特伯在他耳边嘀咕起来。

“不要微笑。”

爱德华·康斯特伯接着把这个新手领到桌前，他的臂膀巧妙地顶着，强迫他绕桌走到一个椅子前，那里坐着一个叫托拜厄斯·欧茨的人，作为贵宾，已在上席就坐。

康斯特伯拿掉砂锅的盖子。

“就站在这里伺候，”他耳语道。他把盖子拿走放在餐边台上。杰克·迈格斯看着客人们。他看到客人年龄还不到二十五的样子。他个头不高——他们都个头不高——但欧茨更加瘦小，如果不是他的撇嘴微笑，他会更加天真可爱。

“端起来，”康斯特伯压低着嗓门说。

“端起来吗？”

“把汤端起来。端起来。”

杰克·迈格斯把砂锅端了起来。这次聚会看起来很怪异：上年纪的都是秃头。红胡子里夹杂着灰胡须。男人们似乎对白兰地情有独钟。男主人牙齿不好，稀松的头发都贴在他白白的脑袋上。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茨先生身上。他是一个年轻人，行为举止并未显示出不同凡响之处。

在杰克看来，托拜厄斯·欧茨似乎并没有像他的名字那样在梅西·拉金的想象中带来无比的激动。他很锐利，像马贩子那样。穿着一件翠绿色夹杂着蓝色和黄色线条的马甲，看起来像街头艺人或者书商。他脾气急躁，甚至有些好斗，眼睛和手在他坐的地方不停地在观察和移动，好像一直在确认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像一个航海员，不停地测量着他与椅子、墙壁和桌子间的距离。

杰克·迈格斯后来用一百多个字来描述这个让他心神不宁的人：

当鳗鱼汤盛进欧茨的碗碟时，他的眼睛一直在留神观察。他的银器摆得很整齐。他盯着我，又盯着我。接着他讲了一个名叫帕特里奇的“捕贼队队员”的怪故事，那人声称他能抓住在英格兰的任何人。为此他举例说，他跟踪了一个入室抢劫者，从格洛斯特郡一直到博罗，在那样一个非常险恶的环境他逮捕了罪犯。

杰克·迈格斯和康斯特伯一起围着餐桌，他手里端着砂锅，康斯特伯用勺盛汤。他仔细观察眼前的一切，尤其是托拜厄斯·欧茨的一举一动。当作家确信餐桌上的每一位都聚精会神的时候，他忽动忽停的手突然戛然而止。以一种特有的魅力，他开始讲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并表现出不喜欢别人打断的样子。

巴克尔先生把他的汤勺放下了三次，准备张口说话。但是他三次都似乎没敢打断。当他最后终于开口时，所有的客人都立刻转过头来看着他。

“事实是”——巴克尔先生见客人们都对他的话感兴趣，便顿了一下，微微地点了点头——“事实上你省去了——不知我这样说正确与否，欧茨先生——这个捕贼队队员是如何逃过警察而得到情报的。这是你故事的要点，或者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托拜厄斯·欧茨回答说，“我一开始讲这个故事就意识到有霍桑先生在场，我是不能讲得彬彬有礼的。”

杰克·迈格斯后来从梅西·拉金那里知道，这个光头、黑须名叫亨利·霍桑的人是巴克尔先生旗下吕克昂剧院的主要演员。正是由于他的优雅（毫无疑问是他的个人优势）才使这些陌生人一起坐在巴克尔先生的餐桌边。他是一个胸部厚实发达，声音洪亮且很有磁性的男人。

“哦，上帝，”亨利·霍桑说着，一边在面包上涂黄油，一边微微地摇头，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你难道对这些反复唠叨的话题不厌

烦吗？”

“把砂锅放在餐具柜上，”康斯特伯小声嘀咕道。

迈格斯把砂锅放在餐具柜上，手里拿着康斯特伯塞给他的红酒瓶。

“不要滴出来。”

“它是动物催眠术，”作家对一个个那么认真地凑向他的绅士们解释说。“是我朋友所谓的反复唠叨的话题。”

“去老弱家畜屠宰场吧，”亨利·霍桑一边大声说道，一边把酒杯放在迈格斯容易找到的地方。

“这个捕贼队队员，”托拜厄斯·欧茨说，“不是一个像乔纳森·王尔德之类的无赖，而是一个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人，他通过催眠术变戏法获取情报。”——说着，他双手就在霍桑面前上下不停地舞动，对此霍桑眼睛眨也不眨。“通过对四个已经审讯过的证人做催眠术变戏法，这个警察使他们每人都进入催眠梦游状态。这个名叫威尔福·帕特里基的捕贼队队员，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得到嫌犯的全部情况，他们个个认为没有看清他。”

“是啊，”主人说，这一次他说得很轻，好像是自言自语。

“大脑，”托拜厄斯·欧茨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他的一个个听众，“是一个永远不会泄露的容器。它装着每一件事，记着每一件事。如果霍桑先生认为动物催眠术是一种客厅里粗俗滑稽的游戏，那是因为他没有读过他的威烈尔或者普斯歌。”

“你读过《晨报》上一篇关于一位俄国先生的文章吗？”霍桑问道，“千里迢迢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伦敦学习催眠术？你读了吗？没有？你撰写这些东西却没有读过，令人遗憾。他们计划用你所谓高贵的艺术来诱骗年轻的女子。”

“站在餐具柜的那边，”康斯特伯小声说，“书立。”

杰克·迈格斯双手背后，站在餐具柜的一头。康斯特伯则站在另一头。

“很清楚，迄今为止，”欧茨说，“没有任何一种催眠术要人们做违反道德的事。”

“菲利普国王的报告，”巴克尔先生突然说，“我不得不说，是另外一种观点。”

“你是皇家委员会的学生吗？”

“哎呀，是的。”珀西·巴克尔说。

巴克尔先生向下看了看，煞白的两侧脸颊各出现一块红斑。

“我必须提醒我们的主人，”亨利·霍桑说，他的大胡子里显露出一丝微笑，“我的朋友欧茨已经成了一个秘密的催眠师，我听说他——我听说你，欧茨——试图说服国王的顾问，他能够在码头催眠罪犯。”

“但是，霍桑，我的老伙计，你没有接受我的观点。”

“你还有比一个餐叉更多的观点，欧茨？”亨利·霍桑说完，转身吃起自己的面包和奶油。

“罪犯心理与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催眠术的影响。”欧茨说，他的淡蓝色眼睛呈现出褐色的斑点。

新男仆听得聚精会神。

“得了，欧茨，”那个家伙说，下巴微微地颤抖，“没有哪一个死硬的罪犯愿意在法庭上和盘托出自己的秘密。”

“即使是最低级的变节者，”欧茨说，“也有供出真相的内在需要。看看绞刑前的坦白吧，它们依然在霍波恩街热卖。这就是我们祖先说的‘良心’。我们都有良心。对于罪犯来说，它是从高处坠落下来的苦痛。”

男仆撇嘴的样子显示出他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的面部表情太过明显，如果不是他内心的怨恨引起脸颊微微颤动而达到愤怒的地步，他也不会马上就被别人观察到了。

像往常一样，他的病情发作是没有前兆的。

仿佛被猫抽打了脸一样，疼痛像溢出的柠檬汁扩散到眼睛周围。它来得那样猛烈，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倒酒的时候，酒瓶从手里脱落，洒在地毯上，地毯是典型的东方手织品。

真是少有，是托拜厄斯·欧茨第一个伸手帮助倒地的他，而其他的客人都往后退。他跪在杰克·迈格斯的身边，看见他的脸在抽搐。他轻柔而有力地将迈格斯又大又硬的手从脸颊上挪开。

“我看见了，”他用汤匙的手把抚摸着受害者抽搐的脸。当汤匙滑过他的脸，抽搐就像脉搏跳动一样，很快在皮肤表层下面消失。

“抽搐的症状。”托拜厄斯·欧茨说着，就伸出他那沾满墨汁的手，把身体沉重的男仆拉起来。在亨利·霍桑的帮助下，杰克·迈格斯坐在一把餐椅上。“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抽搐症？”

除了发作时感觉疼痛和恐惧之外，这个新来的男仆对这种症状一无所知。这不是一般的恐惧，也不是关于什么的恐惧，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即使发作的时间过去了，他也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看着我，”托拜厄斯·欧茨坚持说，“看着我的眼睛——我可以带走你的痛苦。”

迈格斯仿佛隔着很厚的面纱看着欧茨。这个年轻的先生开始挥动着他的手，先下、再上、再下地挥动着。

“看着我，”托拜厄斯·欧茨说，杰克·迈格斯第一次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8

杰克·迈格斯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靠门边的直背椅子上，而他对面坐着托拜厄斯·欧茨。他离他那么近，迈格斯甚至可以闻到他呼吸中鳗鱼汤的味道，感觉到他的膝盖在轻轻地摩擦着丝袜。

“如此，”年轻人说，“你的疼痛消失了吗？迈格斯先生。”他的举止很关切，充满善意，就像纽盖特监狱的囚犯一样令人信任。

“过来，杰克，”他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杰克·迈格斯的膝盖，脸上挂着笑容，他的睫毛很长，眼睛上有些雀斑。

杰克·迈格斯把他的膝盖移开。

“过来，杰克，你应该过来跟我说说。”

有人叹了一口气，男仆的肩膀微微地抬高了一下。

“刚才那个人还在高谈阔论呢，”有人在背后如此说，“现在他却变成一个哑巴。”

“嗨，杰克，”年轻的作家用很轻柔的口气说，“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杰克？”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托拜厄斯·欧茨咧嘴笑了笑，然后转过去，看着迈格斯的肩膀。迈格斯顺着他的视线，发现自己像做梦醒来一样，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但却解释不清楚。晚餐已经无人吃了。神情严肃的客人们都挤在他身

后，像打量一个码头上的犯人那样盯着他看。

“你睡着了，”托拜厄斯·欧茨解释道，“我刚才问了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了我。”

“那我是大声回答你的问题吗？”

“啊，非常清楚，”年轻人笑着说。“来告诉我，杰克，你的疼痛消失了吗？这就是先生们最想听到的。”

但是杰克·迈格斯有比疼痛更重要的心事。“我刚才睡着了吗？”他站起来，“我刚才说我的名字是杰克？”

托拜厄斯·欧茨依然坐着，跷着二郎腿，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

“睡着了还是没有呢？”

“我睡着时说话了，是吗？”

“是欧茨先生治疗了你，”走路像鸭子的主人说着，将自己置于催眠师和杰克之间，“现在该你帮助客人们治疗饥饿的时候了。”

这个男仆看也没看他一眼。

“求求你了，”珀西·巴克尔继续说道，像以往一样，他不愿意给一个用人下清楚的命令，“我必须请你至少得暂时做一个男仆。”

说“暂时”只不过使他的指令不那么生硬，这意味着这个人现在必须得干活，过一会他可以休息。

杰克·迈格斯听到了“暂时”两个字，意味着不久他就有可能被解雇，或者更坏。当主人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时，他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快一点，”康斯特伯小声说，他是主人的狗，现在扬鞭要把他赶走，“出去，下去！”

两个仆人肩并肩地走进客厅，然后沿着窄窄的楼梯下了楼。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刚才说了什么？”

“你真是了不起呀，迈格斯先生。对先生们来说你真是令人激动的人啊。但是，上帝啊，不管是地毯还是鲽鱼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说什么了？告诉我，榆木脑袋。”

“回巴罗郡去吧，你为什么不呢？”

迈格斯的脸一沉，阴得可怕。“我提到巴罗郡了吗？还有什么？”

“他来了，”康斯特伯兴高采烈朝着厨房说，“高矮刚好合适，没有问题。”

小厨师抬头看了看迈格斯，吐出她的舌头做鬼脸。然后摇了摇头，看着别的地方。“梅西，把沙司皮剥掉，弄热。我们在厨房做沙司鱼。”

“莫特小姐！”康斯特伯不满地叫道。

“别无选择了，”鼻子红红的莫特小姐说，“所有的鲽鱼都干了。没有别的可做。我们仍然用盘子上，你把做好的沙司送到先生们那里去。求求你，康斯特伯先生，你能不能行行好把特拉法尔·道尔顿带过来。我们要用壶里的水把它弄热。”

在其他地方，杰克·迈格斯的出现可能会让人肃然起敬，但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小房间，他们在他周围跑来跑去，根本不理睬他。确实，康斯特伯在他身边跑来跑去，梅西在搅动淡粉色的沙司，迈格斯只好独自在一边站着。

“我刚才说了什么了吗？”当康斯特伯端着盘子回来时，他又重复地问道。

“我怎么会知道？”康斯特伯无心地嚷嚷说，“我那时在擦那可爱的地毯。”

“那你怎么知道我和巴罗郡的关系？”

“哦，混蛋，”康斯特伯大声叫道，“那你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爱丁堡吗？”

迈格斯甚至连让他们发火的空间都没有。楼上的人才是邪恶的中心。他遭遇了强盗和打劫。他不能再忍受这一切。

9

当两个用人把剩下的布丁送回楼下厨房以后，杰克·迈格斯询问欧茨先生是否经常造访巴克尔先生，但是他的问题淹没在脚步声和瓷器的碰撞声里，没有人理睬他。直到他的仆人同事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厨房桌子上之后，杰克·迈格斯才知道那个势利小人对他的问题听得一清二楚。

“迈格斯先生刚才在问，”彩虹骑士说，“欧茨先生是不是经常来这里做客？”

厨房洗涤室传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经常？”梅西·拉金在窗帘边摆弄她的白帽子。“哦，不。我们经常在周二与国王一起用餐。”

杰克·迈格斯站在厨房中央，脸色通红，怒目而视。“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你们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语言。”莫特小姐大声地说，但是她那张消瘦的脸觉得他的问题很好笑。

“抱歉，女士。”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压低声音说，“我一心要搞清楚的是……那个年轻作家还会再来做客吗？”

“哦，我们是最时尚的家庭，”康斯特伯说着，把主人的白兰地往一个茶杯里倒了一点。“没有哪一位小商小贩或者人行道的清洁工不想方设法与巴克尔先生共进晚餐。至于作家，他们总是会敲我们的门。”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迈格斯小声说，如果在更加简陋的地方，他的声音总会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效果。

“迈格斯先生很有表演天赋，”康斯特伯轻快地说。“我还没有决定，他是要演一个仆人，”他拍了拍新来者的石膏头，“还是徒步拦路的强盗。”

在伦敦至少还有两个人有理由记得杰克·迈格斯不喜欢别人摸他的头。爱德华·康斯特伯本来应该得到一个同样的教训——但这时楼上的铃声响了，要杰克·迈格斯上楼服务。

他一瘸一拐地爬上陡峭的楼梯，发现所有的先生（托拜厄斯·欧茨也在其中）都站在门口，为刚下的雨而惊叫着。

“轻便大衣，”康斯特伯说完，一头扎进雨里，去叫马车房里的车夫。

迈格斯尝试着像其他仆人一样，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但是他心里一直想着托拜厄斯·欧茨，担心他随时会跑掉。每人基本上都穿上了外套，迈格斯站在敞着的门口，雨水拍打着他愁眉不展的脸。

欧茨经受得住天气的变化，他使劲握着珀西·巴克尔的手。

“确实很荣幸，先生。”珀西·巴克尔说，他的脸颊再次出现红色的斑点。“确实难以想象，没有想到。前年圣诞节，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与那么著名的人握手。”

欧茨听后心花怒放。“我闻到一种神秘。”

“哦，先生，你很有礼貌。你也知道我的好朋友霍桑先生的性格，所以我的生活对你来说没有一点神秘。你知道我在克拉肯维尔有一个

小商店，就在克佩斯街上边。一个很小的生意，先生。我相信您听说过。我对朋友没有秘密。所有演员都知道我的来龙去脉。”

“一个很好的故事，”欧茨点头微笑着，“一个学者与一个杂货店。”

“恐怕是那种非常穷的学者。”

“在柜台上是一台德国造的秤，玻璃瓶中的奶酪贴着‘油酥’的标签。”

“上帝呀，”珀西·巴克尔说，“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我的秘密，”欧茨说，继续握着珀西·巴克尔的手，“我曾经在你的店里买过奶酪，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在这种场合下再次相聚。今晚对我来说很美妙，巴克尔先生，看到你被你的仆人和长臂猿伺候着。”

“上帝保佑，希望你对奶酪还满意。”

“当然了，”托拜厄斯·欧茨说，他的手依然握着，但停止了晃动。“非常满意，因为我直接穿过马路去了面包房……他提供一种孵化，与……”

“弗利普先生……”

“弗利普对吗？”

“现在他已经去世了，”珀西·巴克尔说。

“确实已经死了。我买了些面包，在卡特斯克鲁斯老教堂的院子里搞过一个小野炊，那里离撒佛山不远。”

“我们依然记忆犹新，欧茨先生。”

“确实，”托拜厄斯·欧茨说着，把一直握着的手缩了回来，“是一个，”他一边说一边用那只空下来的手，向主人和脸色阴沉的男仆打招呼，并走向敞开着的大门，“难以忘怀的夜晚……晚安，杰克·迈格斯先生。”

“晚安，先生。”杰克说。他别无选择，像一个傻瓜一样在那里站

着，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把他抢劫一空，然后毫发未损地扬长而去。

杰克·迈格斯也因此可以获准离开，并上床睡觉了。

他急忙爬上楼梯，进了自己的阁楼，之后立刻把蜡烛吹灭，直奔宿舍的窗前，紧接着他打开窗子，将做过发型的头探出窗外的雨中。

“啊，”他听到熟悉的声音传上来。“我告诉你，霍桑。你错了，大错特错了。”

杰克·迈格斯把窗扇尽可能地往高推，但是在半中腰卡住了，他没有松手，像一条蟒蛇一样，侧身通过开着的地方往外挤，先是穿着闪闪发亮有搭扣鞋的脚，接着是肚皮和肩膀（很疼），最后终于站在又陡又滑的石板瓦上，离街道地面有三层高，令人头晕目眩。

他手抓住窗沿，往下眺望，一条细细的排水沟依稀可见，同时也亲眼证实了他耳朵听到的：五十英尺下面的那个人正是年轻的托拜厄斯·欧茨，他站在雨里。

“对于个人的事我可能会出错，”霍桑说。（他的一只脚已经踏上巴克尔先生马车的脚踏板上，但是似乎没有立刻登上车的意思。）“但我对谣传中亵渎神灵的事是不会出差错的。”

“我相信你肯定错了。”

“我亲眼看到，”霍桑说，“两个人是如何被灌醉的。”

杰克·迈格斯松开一直抓着窗沿的手，小心翼翼地沿着光滑的屋顶，走到亨利·菲普斯的宿舍，他的窗子半开着。

当他用手指勾住窗扇时，他听到车轮滚过鹅卵石地面的声音。他向下一看，只见马车正在离开，爱德华·康斯特伯僵直地站在马车后面的踏脚板上。

但是，托拜厄斯·欧茨选择步行，他正在斜穿女王大街，往东走去。

菲普斯先生宿舍的窗子被推开到最大的程度。

杰克·迈格斯进了屋子，但他碰倒了脸盆架，茶缸摔在地上。他火冒三丈，破口大骂，对着碎了的东西一阵猛踢。他找到了门和楼梯口。在一片漆黑中摸着走了两节楼梯，但走到一楼楼梯过道时，他摔倒在一个废弃的箱子上，装糖的碗和茶叶罐，连同这个入侵者，滚落到下面的厅堂间，东西散落在他身体周围的地毯上，圆形的轮廓隐藏在黑暗中。

他慢慢地站起来，感觉到脊背和肋骨疼痛难忍。

他干嘛要这么痛苦呢？像贼一样在亨利家的玄关处站着，马裤也沾满了伦敦的烟灰。

他慢慢地把前门打开，开始追赶托拜厄斯·欧茨。他穿着夹脚的鞋，一瘸一拐地沿着女王大街向北走去。

10

“对于个人的事我可能会出错，”霍桑用他那低沉而浑厚的声音说，“但我对谣传中亵渎神灵的事是不会出差错的。”

“你弄错了。”

“我亲眼看到，”这个演员说，他抓住托拜厄斯·欧茨的胳膊，拧得他很疼，“我亲眼看到两个人如何被灌醉。”

“我脱帽向你噩梦般的想象力致敬，大叔。”

托拜厄斯不敢轻易走开，他害怕这样会引起霍桑更大声地嚷嚷。他只有寄希望于正在巴克尔先生马车里等得不耐烦的客人，会认为争论的“激情”能够从某种意义上与刚结束的晚餐联系在一起。

“真的，霍桑，你没有给相关的人任何信任。”

“我亲爱的托拜厄斯，”这个演员乐呵呵地说，从马车上伸出一只胳膊挥了挥，“我给你十分的信任。”

“好的。”欧茨突然碰了碰帽子说，“那你明天会在如勒斯看到我。”

接着，他一头扎进空气潮湿的夜晚，大衣把他裹得紧紧的。从女王大街转弯时，他还自言自语地说，“好，好，太好了。”

托拜厄斯·欧茨二十四岁，是一家之主。家里有妻子玛丽、儿子约翰和小姨子伊丽莎白。他本人出身贫寒或者记忆里尽是辛酸，因此他以极大的热情，执意要在自己短暂的生命里创造一个温暖的安全世界，而这样的世界他从未享受过。

他现在身为人夫，妻子脸色红润、臀部硕大。这与那个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满怀怨恨的女人没有一点相像之处。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儿子只有三个月大，十分溺爱，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被溺爱过。即使他口袋里没有一个弗罗林，他还有一栋豪宅，一个书香飘逸、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里面有色彩斑斓的地毯和镜子，这些永久的东西也渴望发光发热。他绝不想让他的儿子在枯燥、黑暗的世界成长。他家有一个长长的餐桌，可以用来招待他妻子的叔叔、阿姨，足够大的客厅里有一个极好的壁龛，在那里可以摆放一个十二英尺高的冷杉来庆祝圣诞节。他现在正脚步轻盈地朝着兰姆康迪特大街走去，那里有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但他不是直接去那里，他现在不能到那地方去。这次谈话让他愤怒不已，简直肺都要气炸了。他要去林肯的酒吧坊——离家较远的地方——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这个秘密一直压抑着他，他现在就是要趁夜色去那个秘密的所在地，此时他心情十分复杂。他脚步很快——有人会说很猛——肩膀朝后，鸭步疾走的样子，似乎满脑子里想着莫斯科，仿佛他能保守他的秘密——他跟小姨子好上了。

他不是有意为之。他们的感情是在共同照顾他的妻子时产生的，他妻子卧床三个月，刚好是他们刚刚搬到兰姆康迪特大街，她的卧床使两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承担着家务，而这本来应该是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做的。他们悲剧的最后一步不是任何其他事情引起的，而是一个沉重的旧床罩，他们在一起叠，先是对角叠，然后是四角叠，一起做家务使他们禁不住诱惑。

没有人认识托拜厄斯，即使是那个认为自己看见“雷声”的老演员，也无法理解他对爱的可怕欲望。他自己对此也浑然不知。他不知道他父母给他的是祸还是福，他从来没有这样被爱过，从来没有。

即使是他渴望得到的名气最终短暂地眷顾他的时候，他对自己也并不真正的了解。他像演独角狂欢戏一样，在城市之间来回穿梭，从读者的掌声中得到一切。即便是它被扔在脸上，他也没有看清。

1837年，他对自己的性格更不了解了。她十八岁，他糟蹋了她。托比，托比。他在做这事之前在教堂里坐了一个小时。现在他已经为她放弃了天堂的希望。

事后，他们并肩跪在一起，向上帝郑重发誓。但是不久他们就把誓言抛在了脑后，一次，两次，还有一次在小花园，在雨中，凌晨三点在书房。她还是孩子，而他是一个傻瓜，比傻瓜更傻。他比没有被他原谅的父亲更坏。刚逃离一身酒气的亨利·霍桑，他又想她了。他给在林肯酒吧坊的乞丐塞了一弗罗林。

11

杰克·迈格斯曾经以跑得快而声名远扬，但他现在因那双死人穿过的鞋而几乎变成了半个瘸子。该死的鞋，割伤了他的脚，把脚趾挤得很难受，钩子把他的鞋跟也弄坏了。他把鞋脱掉，但是随即他因此受了伤。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好又穿上鞋。这样一耽搁，他几乎看不到托拜厄斯·欧茨的影子了。要不是作家开始漫不经心地唱歌，他可能已消失在雾中。但是，感谢上帝，优美的男高音传过来，他就在前面不到二十码的地方。"我们后街里的萨利。"这是一首淫荡的歌曲。

他跟上这个杂种了，轻而易举地跟上他。他一瘸一拐地跟着他到了林肯酒吧坊，每走一步，他的鞋都使他疼痛难忍。只有疼痛感，他这样对自己说。但他忍受了更糟糕的情况。

当他的歌唱到"大自然温柔的小溪在流淌"这个地方，他们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凯里街。那时他们相距只有十五英尺。

在官署街道，一个走路东倒西歪，手里举着火把的男孩沿街走来，火把举得很高，照亮了夜空。火把男孩正在为两位先生照明，如果幸运的话，他一天能挣五十。那两位先生争着轮流护卫小妓女，三个人像哈里上尉的马一样喝得酩酊大醉。

在托拜厄斯·欧茨转身看火把男孩的时候，杰克·迈格斯赶快躲进大法院的门口，他看见第二个妓女正在忙着自己的生意，不喜欢被打断。

过了一会儿，杰克·迈格斯走进街道，混在火把男孩的队伍里，一直陪着冒烟的火把走到狄奥保德路，刚好看到托拜厄斯·欧茨拐进了黑暗处。

杰克·迈格斯沿着出租马车道跛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在兰姆康迪特大街上。巧的是，他看到托拜厄斯·欧茨刚刚走上一座房子的前门台阶，等他赶到门外时刚好听到里面门闩插进的声音。

突然身后有灯光强照过来，高大的身影投射在门上。

"这里是怎么回事？"手中掌灯的人问道。

起初迈格斯以为灯后是一个士兵，但是是一个警察，该死的警察，穿着昂贵的外套。迈格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外套。

"你无论如何都不会与我交换你的大衣。"他厚颜无耻地说，"他们给我鞋，但不合脚。他们派我跟在主人的后面，甚至没有给我一件轻便大衣裹在身上。"

这个警察人高马大，脸长得像土豆。他掌灯时的眼神就像一个想肆无忌惮地伤害你的警察，如果这样做对他没有任何危险的话。

"你的主人在哪里？"他问道。

"刚进去。"

"进哪里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警察举起手中的灯又一次照了照杰克·迈格斯，发现他受伤了，这是他穿过房顶、滚下楼梯和后来在雨中追赶的过程中造成的。彩虹骑士浑身湿透，到处是泥浆斑点。

"刚刚进去。"杰克·迈格斯突然厉声说。"就从这里，是托拜厄斯·欧茨先生，克拉姆雷上尉故事的作者。"

警察将他的灯举到离杰克更近的地方，几乎挨到了他的鼻子。

"克拉姆雷上尉？"

"正是。"

警察停顿了一会儿，“回去吧，”他最后开口说。

别无选择，杰克·迈格斯推开大门，从台阶上走进去。在低于马路水平面的地方，他挺直身子顶住厨房门，但是警察很有经验，他举着灯，跟在他后面看着。

杰克·迈格斯感到十分绝望，但他要试着握住厨房门的把手。上帝有眼，门没有锁。他进了托拜厄斯·欧茨的家，并随后插上了门闩。通过厨房的窗户，他看到警察返回了前门。

这个农村小矮马还不满意——看起来，他好像要敲托拜厄斯·欧茨的门，询问他有关男仆的问题。因此杰克·迈格斯趁黑爬上楼梯，溜进大厅。如果警察敲门，他就立刻从后门逃走。

起初他僵硬地站着，像一个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当他确认警察已经走开，他一下松了口气。但是他仍然不敢动，站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出。

在房子的其他地方，他听到有人在说悄悄话，匆匆在脱鞋、接着，没过多久，他听到了床晃动时嘎吱嘎吱的响声。

12

在杰克·迈格斯最近来自的地方，房屋基本上是用木头造的。在漫长而炎热的夜晚，它们绷得很紧，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似乎在抗议钉子的侵入，它们时而热胀，时而冷缩，用力撕扯着捆绑物，好像

要把它们撕开似的。

托拜厄斯·欧茨在兰姆康迪特大街的房子是用伦敦砖造的。漆是新刷的，家具是新配备的。每一件家具都油光闪亮，牢固结实。这座房子黑夜里不会尖叫，也不会散发出浓烈的树汁或者杂酚味道。散发的都是英国味道——擦光的橡树、煤灰和德文郡的苹果。入侵者在房子的主人睡觉之前一直闻着这既陌生又熟悉的味道。

接着他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到了楼梯顶端过道处，他用胳膊遮住胸。这是一个魔鬼可能做的动作，用披风裹着自己。也可能是一个人希望晚上如此遮盖自己。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杰克·迈格斯可以说很成功，因为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在离过道处不远的小房间以笨拙而模糊不清的鬼怪面目出现。他弯腰看着一个床，里面躺着托拜厄斯·欧茨第一个刚出生的儿子。

迈格斯的黑影已经遮盖了婴儿床。他俯身向前，离床很近，几乎要咬到孩子。然而，他用他的大鼻孔慢慢地闻着有肥皂味道的皮肤，用胳膊紧紧抓住自己的腰，将约翰·马歇尔·欧茨的气味吸入体内。他连续重复了三次这个动作，每当这样做时，他直起腰，将双手插进口袋。在隔壁的房间，孩子的父亲在翻身，咳嗽声足以使人惊醒过来。闯入者把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慢慢地走到大橱柜的阴影里，在这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其他情形下，迈格斯以动作剧烈而有名，但在托拜厄斯·欧茨的房间他动作迟缓。他沉重的脚趾在黑暗中渗血。当楼下厅里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响时，他像月亮照出的影子一样，从一个房间向另一个房间游动。

他在一个年轻女子的床头站着。她的帽子被她从头上推掉了，可能是梦里用力所致。她的头发蓬松，像海草一样漂浮在睡着的脸上。

一只胳膊斜放在床单上，另外一只夹在被子下的两膝之间。在她的床边有一个梳妆台，闯入者发现有一个珠宝项链放在那里。他捡起它，用三个手指掂了掂，然后又轻轻地放下。

两点时他到了另一个房间，离他的鹰钩鼻只有一寸之遥是玛丽·欧茨下翻的小嘴巴。他站在托拜厄斯·欧茨旁边，他面朝下睡着，与他儿子的姿势一模一样。

当厅里的时钟到一刻钟时，他很不情愿地回到了厨房。他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顿时脸上和身体里所表现出的愤怒消失了。

他在厨房的桌子边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水，闭目养神了一会。

醒来时他吃惊地发现一个肚子很大、胳膊很粗壮、手也很大的老女人站在他面前。

她点燃了一盏油灯，戴着帽子和围裙。"他说让你等了吗？"她问道。

"他说了，夫人。"杰克·迈格斯很自然地面带微笑，露出了整齐而坚固的牙齿。

"说给你一先令？你告诉他你的故事？是这样吗？"

他站起身来，伸了伸腰。"他是这样说的，夫人。"

厨子——他想她可能是厨子——摇摇头，然后去准备早餐了。她撤了炉灰，往里面扔了一些煤块，把大水壶放在炉灶上面。

"他只是情不自禁。他看到你的制服就想：有一个穿着很脏制服的家伙，就像你认为或者我认为的那样。但是欧茨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会想，那个油腻的脏东西是怎么弄到他肩膀上的？他会思考袜子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弄破的？他看你就像看一只美丽的蝴蝶，希望把它钉在墙板上。并不是他没肝没肺，就像我也不是那么冷酷无情一样。但是他是一位作家，我确信你是不需要讲故事的，他肯定想知道你整个

的生活经历，要不然他会不甘心的。有一个来自泰特利的小伙子，眼睛长得像贝壳，他留下怪可怜的小家伙在这里等了半天。莉齐小姐准备与夫人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现这个小家伙在门槛边哭泣。”

“哎呀，我得走了，”睡眼朦胧的杰克说，他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袜子破了。“告诉你实情吧，夫人，我必须回去禀报我家主人。”

“坐了一个晚上，却没有拿到一个先令？不，不。你必须上去。”

“我还要赶很长一段路，夫人，还有很多家务要做。”

“你现在不能走。他让你在这里坐了几个小时。你上去告诉他。他是个好人，很好的人。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一样的，”迈格斯说。

“一样的，天哪。你去吧，先生，要不然我自己把他带下来。”

“但是他肯定在睡觉吧？”

“睡觉？他从不睡觉。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吧，我领你去看看。如果他在创作，不要介意。就说我的名字叫约翰，我来这里领小费。你让我在这里等了一个晚上。”

就这样迈格斯第二次上楼。这样也好，他想。如果要了结就早点了结……

13

托拜厄斯·欧茨对犯罪心理很着迷。他在各种蛛丝马迹中寻找证

据，小到与小偷相撞留下的包，大到能够显示巴黎谋杀率年度变化的拉普里斯的理论分析。

在怀特教堂有一个小商店，它属于一个名叫尼维斯的先生，在这里托拜厄斯总是要购买所谓的“证据”。最近他花大价钱买了小偷的一只手。除了残缺的能说明问题的小拇指外，其他手指都很修长且细腻。但令人遗憾的是，从皮肤边缘可以看出，它是从手腕处被野蛮砍掉的。这只手被浸泡在有甲醛的大颈瓶里，从褪色的灰色纸条依稀可以辨认出，上面刻有一个阿拉伯传说，但是它的意思至今仍无人知晓。

在他的书房里藏有很多这样的秘密。在标有M的小壁橱里，放着他在去巴黎的陈尸所做的笔记。在那个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有一个用棉纸裹着、黑带子扎着的包裹——那是约翰·谢伯德的死亡面具，他于1724年被绞死在泰伯恩刑场。

托拜厄斯·欧茨本人也很有科学家的特点。他的书房有环形窗、整齐的书架文饰系统和鸽笼式分类架，它们井然有序的样子活像一个实验室。这里没有任何一片多余的东西，没有夜莺羽毛或者散落的纸张：每一件东西都各居其位，用丝带扎好，或者用贴有标签的信封折叠起来。在这些角落里，托拜厄斯·欧茨不仅藏有他的证据，而且有实验、素描、笔记和他正在塑造的人物，希望这些有一天能使他成名，不仅仅是喜剧、冒险剧的作者，还是一位超过萨克雷的小说家。正是这种在内心里一直不灭的野心，才使他在那一天的黎明就起床伏案疾书，这时杰克·迈格斯来敲他的门。

猛烈急促的敲门声说明来了一个对他住所不熟悉的客人。托拜厄斯迅速将坛子塞进抽屉的角落。他把一本打开的百科全书放在眼前，手里握着羽毛笔。他打开小本故事书，头朝门口看去，就像塞缪尔·劳伦斯1838年给他画像时的姿势。他像看着英王代表一样看着来客，

或者某位有力量把他掀翻的人。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珀西·巴克尔的男仆。

托拜厄斯·欧茨看到的是溅了泥的袜子、被煤烟熏的膝盖和上了粉但蓬乱的头发。

“有什么坏消息吗？”他问道。

一双黝黑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作家伸手把连着睡衣的金色背带拉了拉，先放松一些，随后又收紧。

“又感觉到疼痛了吗？”他猜想，但是他对在这样一个时间接待如此一位客人感到费解。

那个人向房间里又迈进了半步。

“你的袜子怎么啦？”

“我摔了一跤，”男仆简短地说，眼睛一眨一眨地仔细看着他。

“上帝啊，伙计，现在是早上五点。”

“确实不是时候，先生。”

“你是从床上被拖出来的吧？难道你那个主人疯了，这么早就让你出来做事？”

客人没有回答，双手紧握着拳头，慢慢从两侧拿到身前。这种姿态很怪异，也很出乎意料，暗示他比别的用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在这个时候，托拜厄斯感到有点害怕。

“对你做错了什么事吗？”

“自从你吃完布丁之后，我等你等了一夜。”

男仆又向前迈了一步。托拜厄斯信手拿起他唯一够得着的武器，镇纸器。它有两磅重，是厨房用的秤。

"在哪里？我的上帝。整个晚上吗？"

"在街上，"杰克·迈格斯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这条街道上吗？我家外面的街道吗？"

"然后顺便进了你的厨房。"

"伙计，你在发抖。"

"我知道。"

托拜厄斯没有放下手中两磅重的东西，但是他把自己坐的椅子让出来，"你来这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老伙计。"

杰克·迈格斯在椅子上坐下，但是又马上站了起来，双臂交叉地放在胸前。"你在晚饭期间对我做了什么？坦率地说，先生，这就是我心里想知道的。"

"哦，原来是这样，疼痛又复发了！"

"告诉我，你对我做了什么？"

托拜厄斯试图用手在用人的脸颊上蹭蹭，但是杰克·迈格斯把头往后一闪，撅起嘴唇，露出了牙龈。

"你刺探了我的秘密。"

"没有。"

"那为什么在我醒来之后，那些先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你应该得到解释，"托拜厄斯小心翼翼地说，"但是如果你这样瞪着我是得不到答案的。我坐在这个凳子上，请你也在我的椅子上坐下。请相信我，没有人希望你生病。你刚才所说的'奇怪'的眼神实际上是人们的同情心。他们是绅士，你是仆人，但是他们被你感动了。你内心充满了幻想，迈格斯先生。由于这些幻想使你变得很焦虑。你自己意识到了吗？你知道在你的脑子里有很多鬼怪，就像一个腐烂的木头里有很多甲壳虫一样吗？"

“但是你怎么让我开口说话的呢？”来客说着，又在椅子里把身体往前移了移，双手放在了满是污渍的膝盖上。“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在睡觉时说过梦话，从来没有。”

“昨天晚上，你是一个梦游者。”

“不管叫什么，这是很糟糕的事，先生。因为一个人内心的东西全部暴露给公众，比袜子破成这样来到你面前要糟糕一千倍。”

“你甚至更愿意受苦？”

“如果能保守我的秘密的话，我愿意遭受十倍的痛苦。”

会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你读过书吗？”托拜厄斯终于开口问道。

“我不是你认为的一个无知的人。”

“你可能喜欢读你肘子边的那本小故事书。那里，就在那儿。翻到倒数第三页。日期是四月十六日。你可以看到你给我的秘密。”

杰克·迈格斯瞪着那本书，但是碰也没有碰。“啊，先生，”他轻声地说，“我真的在想你那样做是否明智。”

“打开它，请读。”

男仆剧烈颤抖的样子让托拜厄斯·欧茨想起他父亲的赛马“法老”，一旦把马鞍放在它身上，带有雀斑的两侧就抽搐和发抖。接着，就在杰克·迈格斯仔细阅读他的两页手稿时，托拜厄斯·欧茨筹划了一个阴谋。

“这是我要读的所有内容吗？没有别的了吗？”

“所有的都在这里。”

“那时我喝醉了，先生，但愿你能原谅我的法语不是很好。”

“在你身体里有个家伙想伤害你，就像一只猪肚子里长了虫一样。是幻想幽灵伤害了你的脸。”

"我从没有遇到过幽灵，先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我相信能帮你永远消除痛苦。"

"哦，我已经疼了很多年了，先生。是老毛病了。"

"在公众场合大肆攻击是友好的表示吗？"

杰克·迈格斯把小故事书合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原处，"我现在很开心，先生。"

"我把你心中引起痛苦的恶魔去掉如何？把它们写在纸上放在这个盒子里怎样？做完之后，杰克·迈格斯，我们一起去壁炉边烧掉它。"

"但是，它对于你有何意义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痛苦呀。"

"我是一个动物标本剥制者。"

"但我听说你是一个作家。"

"是的，我是一个作家。我希望把你身体里的魔鬼画出来。如果你能配合我继续做这个实验的话，我不仅要治愈你的病，而且还会付给你工资。"

"我不要钱，先生。"

托拜厄斯突然苦笑着说，"好，那我能给你其他什么优厚条件吗？不用治疗你的疼痛？你喜欢疼痛？"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一封推荐信吗？"

男仆有点犹豫。欧茨感觉到了他的犹豫，就像鱿鱼咬钩时鱼线颤动了一下一样。

"你所说的推荐信是什么意思？"

"我猜想你可能需要一封到更好人家去工作的推荐信……"

男仆摆了摆手。

"其他的推荐信你想要吗？说吧。"

"我曾经想问你，先生，如果你再去拜访那个人家的话？当时你说起那个的时候，引起了我的注意。"

"现在问吧。"

"确实有捕贼队队员吗？"男仆开始说，"这样理解你想说的话对吗？"

"你被抢了吗？"

"你在饭桌上提到一个捕贼队队员。帕特里奇，他能在英格兰找到任何人。"

"你想找人？"

"这只是一件私事，先生。"

"那样的话我们可能成交？"托拜厄斯·欧茨将身体略往前倾斜，靠在凳子上，小手掌平放在上面，摇晃着它。

"我从来没说想要。"杰克·迈格斯交叉着双臂放在胸前。他停顿了一下，"但是如果我要那样的话，你什么时候把他带过来？"

"马上？"

"今天吗？"

"不，不。上帝啊。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四个星期，三个。"

"不，不，"仆人站了起来，摇着头，捶打着自己的关节，"我不能等四个星期。"

"三个星期，"托拜厄斯·欧茨说着，也站起身来。

"两个星期，"杰克·迈格斯说，"两个星期，否则就算了。"

"那就两星期吧，再不能比这更公平的了。"

仆人伸出手去，托拜厄斯·欧茨从他握手的力气中，感觉对方和他一样，充满着热情。

14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托拜厄斯·欧茨说着，转过身去，试图把自己内心的激动掩饰起来，不让自己的实验对象知道。“我会给你的巴克尔先生写个条子，告诉他目前的情形。”

“他会把我解雇了的。”

“相信我，他不会解雇你。”

“他会的。”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托拜厄斯转过来说，“巴克尔先生会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

“如果我被解雇了，我到哪里混饭吃呢？”

“你的主人是一位催眠术学生。他会很乐意让你为科学出点力。”

杰克·迈格斯眯起了眼睛，他那张鹰钩鼻的脸变得刻板而有光亮，托拜厄斯想，就像一个要卖猪的农民。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为科学出力。”

“废话，你刚才成交了。”

“没有。你要把我带给捕贼队队员。这样就算成交。”

“是的，我会把你介绍给帕特里奇，并尽我所能让你与他的会面富有成效。而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但是这家伙现在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手。

“你从来没说过科学之类的事。”

“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托拜厄斯·欧茨很恼火。

“不要对我吼叫，欧茨先生。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

“你有什么不确定的吗？”

杰克·迈格斯将松开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残缺的手指一览无余，“我没有签下任何东西。”

托拜厄斯害怕失去他的实验对象。他在玩自己的手，但太过明显。这个人看出了他的需要。

“那太遗憾了，迈格斯先生，因为交易完成了，即使站在法庭前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会去运作和推动的。”他的声音严肃而庄严，像一个地方法官。“它们被称为‘变戏法’。”

“不。”

“你看着我的眼睛，”托拜厄斯·欧茨大声说。他举手开始在仆人那充满恶意和忧郁的眼睛前晃了晃。“看着我的手，伙计。”

杰克·迈格斯终于看了看。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身体坐在椅子的边沿，好像他的巴掌落下来会打伤他似的。这时薄雾已经从小花园散去，他胡子拉碴的下巴耷拉在胸前。

“你能听到我说话了吗？”托拜厄斯·欧茨问道。

“是的，我听到了。”

托拜厄斯轻轻地用红嘴唇吹气。然后走到桌前，拿起了他的笔记本和羽毛笔。

“你舒服吗？”

仆人抬了抬他的肩膀，有点恼火地说，“是的，舒服。”

“那里还疼吗？”

“让我静一静。”

“现在你和我，杰克·迈格斯，我们想象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你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吗？”

“走开。那里一直疼。”

“那我们就画一张画，就像一个童话故事。我们将走进一扇门，墙很厚，痛苦无法到达你身边。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厚的砖砌的高墙。”

“一座监狱……”

“非常好，很棒的监狱，墙有二十英尺厚，并且……”

梦游者开始剧烈地舞动着自己的手臂。“不！”他吼叫着，“不，去你妈的。”

“安静，”托拜厄斯小声说，“你能听到我吗？安静。如果你不喜欢监狱，你可以有一个很像样的碉堡，有很多城垛，旗帜飘扬的碉堡。他也可以是一栋房子。不要紧。”

“一栋房子。”

“是的。一栋用伦敦砖砌的两层墙的房子，窗子有橡木百叶窗。”

“门上有莫里森兄弟公司的产品。”

“非常好。的确好。门锁和门闩都是莫里森兄弟公司造的。现在我们站在门槛处。哪里疼？”

“狗日的疼痛老是折磨着我。”

“呈幽灵状吗？是相同的幽灵状吗？像一个人？像一个动物？”

“我在试，我在试。”

“好的。很乖。”

“当我看时，它变了。现在有两个。”

“一个人和一个动物。”

“不，不。离开我，离开我。走开！”

“很好。那里还疼吗？”

“是的，当然了。我告诉过你。它一直在那里。我要停止，我现在要停止。”

“我们进房间吧，把疼痛锁在外面。”

“我必须这样吗？”

“是的，你必须这样。”

暂停。

“你现在在哪里？”

“救救我吧，上帝。我现在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我已经进了房间。”

“幽灵在哪里？”

“你知道答案。”

“他在房间里面还是外面？”

梦游者用双手蒙住了耳朵。

“在里面还是外面？”

“你一直在跟我说话，我怎么看得见？请让我静一静。”仆人停顿了一下，皱着眉头。“到处都是人。我看不到他。”

“房间里有人吗？”

“有很多人。”

“他们是谁？”

“我不认识。”

“什么样的人？”

“先生……和女士。”

“他们在干什么？”

“在走动，在暗中监视（偷窥）。他们在翻箱倒柜。”

“幽灵是怎么样？”

“通过窗子偷窥，非常狂躁。”

“因为被锁在了外面吗？”

“是的，锁在了外面。”

“疼痛消失了吗？”

“没有，还是很疼。他们不应该在那里。是我的地盘，不是他们的。”

“是的，是你的地盘。你一个人的。”

“他们不想让我拥有它。他们想从我这里抢走。”

“不，是你的，杰克·迈格斯。它是属于你的。你必须把那些让你狂躁不安的东西统统赶走。”

“他们不听我的，先生。我不是一位绅士。”

“但是你试过了吗？”

“是的，是的。”杰克·迈格斯很激动地喊道，“试了一百次了，我告诉过他们，但是他们不听，我必须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

“我们怎么做呢？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劝说他们？”

“哦，先生，那种……应该抚摸一下旧的双股九尾鞭。”

“双股九尾鞭？”

“双股九尾鞭，用在贼身上的九尾鞭。弯曲时有九尾。”

“你的意思是有九条尾巴。”

“双股九尾鞭更重一些。”

托拜厄斯·欧茨一直跷着二郎腿坐着，不停地用他在法庭做书记员的速记方式记录着，当听到这种评论时，他突然抬起头，“也许我们应该打开门，让他们赶快离开。”

“哦，那只是个笑话。”睡眼朦胧的人将嘴撅成很难看的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笑话。”

“好，如果你要说笑话的话，伙计，看我现在怎么对他们。”

“我看不见。”杰克·迈格斯在椅子上扭曲着自己的身体。“我看不见你做任何事。”

“哦，是的，可以。你可以看到我在做的事。我要送他们去睡觉。你还看不到吗？”

“我不确定。”

“你当然可以，你难道看不到他们在闭眼吗？你知道我有这样的权力，不是吗？”

“我想他们快死了。”

“他们在倒下，但只是睡意让他们这样。他们要睡着了。”

“现在我要对他们做什么？”

“我们要让幽灵在他们身上附体。”

“他不会做的。”

“如果我告诉他，他会做的。我要告诉他，让这些人从你的堡垒滚开。看着他，他今天怎样？”

“他脸色很难看，先生。他在瞪着我。”

“是的，他会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的。他很强壮，能够对付得了正在熟睡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很高大，不是吗？你看到一个双下巴的女人了吗？”

“不，没有。”

“肯定有一个女人，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首饰。”

“我想我现在看到她了。”

“是幽灵在拉扯着她吗？”

“不，他把她提起来了。他提着她往门外走。”

“你现在肯定感觉好多了。”

“是的。”

“还疼吗？”

“所有的事都好多了。好多了，谢谢你。他现在要去门外了，先生。”

“他什么时候能把每一个人都弄出去？”

“他已经把每一个人都弄出去了。他是一头可爱的小公牛，不是吗？”

“他把他们都弄走了吗?”

“他是一个普通的苦行僧，先生。”

“他已在房子外面了吗？”

“是的，在房子外面。”

“那么我就把门锁上。你待在你的房间，一个人。没有什么事可以伤害你。你现在去窗子那里。你可以从窗子那里往外面看看吗？”

“是的，我现在正在往窗外看。”

“你看到什么了？看到街道门牌号了吗？商店呢？”

“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先生。”

“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吗？”

“漆黑一片，先生。”

“过来，杰克·迈格斯，这里有一盏灯，现在看——如白昼般亮堂。”

听到这里，梦游者变得非常狂躁不安，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并捶胸顿足起来。

“我不能告诉你。”

“你必须告诉我。”

“不。”仆人吼叫道，挥舞着双臂，其中一个手臂从托拜厄斯·欧

茨眼前擦过，打在他的太阳穴上。

“停止！”托比叫道，“安静！”

但是杰克·迈格斯呻吟着，猛然在椅子上抽动着身子。

“安静。有一个伙计，他正在倒下。”用这种方法，他继续安抚着愤怒的实验对象，声音很轻，就像对一个受惊了的动物。

当平静下来之后，托拜厄斯·欧茨站了起来，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杰克·迈格斯。他将是一个解开秘密的地质学家，解剖灵魂的外科医生。

他年轻的脸变得通红，蓝色眼角处的雀斑变得像云母一样光亮。他拿起凳子，搬到桌子前。虽然凳子太矮，够不着，他坐在上面开始写信。

“亲爱的巴克尔先生。”他开始写道。“有时听到用人被这个或者那个女士描写成‘宝贝’。”

遭受拘禁的人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他继续这样写着，写了三遍才真正写好。

15

是爱德华·康斯特伯通知哈弗斯蒂尔太太，她的新男仆失踪了。他星期一早上六点钟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她的大厅门口，很急促地敲门——一、二、一二——如此富有个性且很傲慢。

她招手让他进去。

“什么事？康斯特伯。”

“是你的男仆，太太……他逃跑了。”

她的肚子一下绷得很紧，把手中的羽毛笔放在吸墨台上。

“哪一个仆人？康斯特伯先生。如果是迈格斯先生，他很可能为主人跑腿去了。你问过主人吗？”

“我相信，太太，迈格斯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正派的用人。他看起来像恶棍。”

“你不是牧师，”哈弗斯蒂尔太太说，“不是雇来谈看法的。你与主人确认过吗？”

“你认为主人会受到伤害吗？”

她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她现在在想——她仿佛又看到了以前的一个仆人惨死的可怕情景，头盖骨被砍掉一半，所有的脑浆都溅在橡木梳妆台上。

“我第一个向你汇报，太太，”仆人这样说，“我没有想着去叫醒主人。”

“那么现在去，康斯特伯先生，去查一下银器。”

“银器吗？太太。”

她看到了他明亮而沉重的眼睛。

“不是去主人那里吗？太太。是银器吗？”

“按照我吩咐的去做，”哈弗斯蒂尔太太说，“请不要用这个消息打扰斯宾克斯先生，除非我告诉你去。”

她心情沉重地爬上楼梯，心里想着如果还是斯宾克斯先生掌管家务就好了。这样的话康斯特伯就不敢这样了。波普也就不敢自杀了。她脚步沉重地爬着楼梯——呼吸变得困难起来——哈弗斯蒂尔太太确

信她的主人已经受到伤害。当她从巴克尔先生半开着的门看到他正在大床的一角鼾声如雷时，心情一下好了很多。

她回到底楼时，听到了敲门声。她亲自开了门，原来是托拜厄斯·欧茨的信差。

当康斯特伯来告诉她银器完好无损时，她仔细地看了托拜厄斯·欧茨来信的内容，原来杰克·迈格斯在做很体面的事，而不是偷鸡摸狗的勾当。

她把信给了康斯特伯先生，让他交给主人。

“我听到门铃响了，太太。”

“是的，康斯特伯先生，就是来送这封信的。”

“也许，太太，我能否问一下，让我去开门好吗？这是我的责任。”

“我很高兴你总是做你分内的事，康斯特伯先生。主人将会很高兴收到你手里的信。”

他停顿了一下，他从另一个地方来到她跟前。

“哈弗斯蒂尔太太，当你开门的时候，你注意到隔壁那家的仆人还在周围吗？”

“没有，康斯特伯先生。我没有看到。”

“我也去了门口，太太。”

“你没有必要那样做，康斯特伯先生。”

“发现他们都在街道上。”

“我没有注意到，康斯特伯先生。”

“我在想，太太。你是否想过，也许迈格斯先生和他们一起逃跑了。”

“和他们一起逃跑吗？康斯特伯先生。”

“他对他们有兴趣，不是吗？他说他会做他们的仆人。虽然我对此

深表怀疑。他对那家有强烈的兴趣，问了我们许多有关菲普斯先生本人的问题。看到这一动向，我自然提醒了斯宾克斯。他认为那可以解释那个人为何离开。”

“康斯特伯先生，难道我没有要求你等一下再告诉斯宾克斯先生吗？”

“太太，你知道，仆人是不应该对男用人不辞而别的。”

哈弗斯蒂尔太太吸了一口气说。“把这封信交给主人。”她最后说，“做完之后，马上到这里来。”

接着，她去找斯宾克斯先生，看看能不能让那个心绪飘荡的老人平静一点。

16

九点半钟，旷工的男仆一瘸一拐地走进厨房。他的眼睛红红的，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头发蓬乱不堪，一块黑色污渍毁了他本来很精神的黄色服装。除了他一瘸一拐走路之外，他对自己的外表没有感觉到一丁点儿歉意。

“能给老板弄杯喝的东西吗？”他边问边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前，眼睛盯着正在忙于削土豆烂块的梅西·拉金。

“没问题，先生，”她说。但是还没等她把刀放下来，哈弗斯蒂尔太太走路时的踢踏声就从厅里传来，她总是对厨房门的嘎吱声十分警

惕。她对杰克·迈格斯不体面的着装一言不发，把他带上楼去见主人了。

“能给老板弄点喝的东西吗？”康斯特伯学着杰克·迈格斯沙哑声音的口吻说。“那个老板马上就要得到走人的命令。”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那样的事，”莫特小姐说。“他丢掉的是男仆的工作。难以想象哈弗斯蒂尔小姐是怎么想的——把他带到主人面前。”

“在蓝汉姆厅，”康斯特伯边说边惬意地往茶水里放第三勺糖，慢慢地搅拌着。“他将在门厅房那里脱掉衣服，穿着自己的背心走人。”

“康斯特伯先生！”莫特小姐大声叫道。

“或者比这更糟，”康斯特伯说，他喜欢惊吓厨师。“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男招待被赶到霜地里，除了脚上一双旧麻布鞋之外，身上没有穿任何衣服。”接着继续绘声绘色地描绘他以前老板解雇用人的各种残忍方式。

康斯特伯有很长关于那种事情的剧目，但是刚上演到第一章就停了下来。不仅哈弗斯蒂尔太太和杰克·迈格斯回来了，而且膳房总管也回来了。斯宾克斯先生进了厨房，手里漫不经心地拿着一个很长的铜火钳，是从巴克尔先生温暖而舒适的地方拿走的。他背对着碗橱，身子稍微斜歪，似乎不确定为何事而来。看着这些忧郁的眼睛里个个充满着令人沮丧的困惑，康斯特伯转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恶棍身上。

“哦，你好，迈格斯，”他以一种谈话的方式说，“如果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你早上醒来，就会发现隔壁的朋友们已经在他们的前门出出进进了。”

杰克·迈格斯猛地扭头看着提供这个消息的人。

“不知情者肯定以为他们是小偷。”康斯特伯继续说，似乎没有意

识到对他的话所产生的效应。“糖碗，茶壶。你看到的应该是大肆掠夺的景象。”

“菲普斯先生回来了吗？”迈格斯问，眼睛急切而凶狠地盯着康斯特伯。

“如果你能提前半个小时回来，就能保住你的工作。”

“我们对那家没有兴趣，康斯特伯先生，”哈弗斯蒂尔太太打断了他说。

“年轻的菲普斯先生在吗？”迈格斯又一次问道，但是没有应答。哈弗斯蒂尔太太恶狠狠地盯着康斯特伯先生，因此迈格斯又询问了梅西，她轻声地回答。

“不是菲普斯先生，只是他的马车和两个上等仆人。”

“你说他回来了吗？”

“不，迈格斯先生，我想他还没有回来。”

斯宾克斯先生用火钳敲了敲，“坐下。”

“坐下，”哈弗斯蒂尔太太应声道，“真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

杰克·迈格斯没有坐下。“我在想如果菲普斯先生在家的话，该是你和我，哈弗斯蒂尔太太说再见的时候了。”

斯宾克斯先生清了清嗓子。

“巴克尔先生不是欢迎你回到教会吗？”哈弗斯蒂尔太太说，转身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斯宾克斯先生，“你听到过那么慷慨和虔诚的演讲吗？不，不，迈格斯先生。现在巴克尔先生才是你的主人。”

“他没有被解雇吗？”康斯特伯愤怒地说。

“你现在处境危险，康斯特伯，”哈弗斯蒂尔太太小声地嘘道。她转身对着斯宾克斯先生说，“他确实举止不当，但是另一方面欧茨先生很喜欢他。不是吗，斯宾克斯先生？”

"欧茨喜欢他？"康斯特伯问道，"欧茨对他有兴趣吗？欧茨要来吗？这个暴跳如雷的圣伊莱斯变成了社会的装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吗？"

"任何一个清洁工都知道，"哈弗斯蒂尔太太说，"能够与冉冉升起的欧茨先生结识是蓬荜生辉的事。"

"但是这个恶棍，"康斯特伯吼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克拉姆雷上尉。"

梅西看得出这最后的话对哈弗斯蒂尔太太有所震动，管家眨了眨眼睛，"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他去菲普斯先生那里，"她最后说。

康斯特伯求助于膳房总管，"他连自己的头发都不会弄，是我为他做的。"

"迈格斯先生已经同意做科学实验的对象，是这样吗？斯宾克斯先生。欧茨先生想量你的脑门儿吗？"哈弗斯蒂尔太太为迈格斯递词说。

"当然了，太太，"康斯特伯轻蔑地说，"你已经测量过了。"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康斯特伯先生。"

"只有一点点重量，太太。"

哈弗斯蒂尔太太恶狠狠地看着斯宾克斯先生。

"问题是，"斯宾克斯开始说，"问题是。先生……"

"问题是服务，"哈弗斯蒂尔太太说，"我认为你不能再雇佣康斯特伯先生了。"

厨房里很安静。

"确实是这样，"斯宾克斯终于说，用火钳在他鞋之间的地板上敲了敲，接着他转向他的仆人，表情严肃而不妥协地盯着他说，"确实是这样，不能再要他了。"

很明显，康斯特伯从来没有料到事情最终会变成了这样，他从桌

边站起来，手里依然拿着茶勺。他英俊的脸变得愁眉苦脸。

“斯宾克斯先生……先生？斯宾克斯先生，先生，你了解我吗？”

斯宾克斯先生用火钳敲了敲地板。“我了解你，先生。”

康斯特伯挺了挺身子，但是可以看出——每个人都能看出——他的脸颊凹陷了下去，眼神显得很绝望。

“先生……你要解雇我吗？”他高傲的外表与他颤抖的声音相矛盾，“斯宾克斯先生，你已经忘记了吗？我可否提醒你，先生，关于我的书信问题……”

在这场冲突里，杰克·迈格斯好像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心事，但是现在他向前迈了两步，站在爱德华·康斯特伯的身边。

“康斯特伯先生和我，”他说。“我们是一对搭档。”

接着，令梅西·拉金吃惊的是，他微笑着对哈弗斯蒂尔太太说：

“我们是书立，不是吗？哈弗斯蒂尔太太。不能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

17

站在脚踏板上，驾驶着四轮敞篷轻便马车，摆出像一件德国瓷器的样子，或者像上帝的天使那样，在伦敦街道充满污泥和排泄物的上空飘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但是第二天早晨——即4月18日星期二，当两个仆人向马厩走去

时，杰克·迈格斯没有寻求指导，直接驾着马车绝尘而去。没有人告诉他，如何保持松弛的膝盖，下巴抬高，等马车停稳再下来。即使是总带着批评眼光的爱德华·康斯特伯也对他的表现印象深刻。

他们的第一件差事是去位于嘉德勋街道的专利办公室图书馆。尽管没有重大的事情，他们的主人只不过是想审阅一下辅助发动机的企划，但他们还是以飞快的速度向目的地驶去，超越了小马车和出租车，毫不顾忌和蛮横无礼的驾车样子让伦敦最好斗的司机——大多数都是这样，都纷纷躲让门上刻有金狮纹章的漂亮的蓝色马车。看到杰克·迈格斯这样高速驾车却又游刃有余的样子，爱德华·康斯特伯明白地感觉到，如果不要太言过其实的话，他的恩人确实有“才”。

在专利办公室门口，康斯特伯打开马车的门，领着他的主人跨过一个小水塘，看着他急匆匆上了台阶。珀西·巴克尔凹陷的双颊、向外弯的罗圈腿和像鸭子一样走路的样子很容易地让他内心产生一股无名火。确实，对他来说，伺候一个像他那样出身卑微的主人是一种持续的折磨，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早晨，爱德华·康斯特伯对巴克尔先生几乎没有兴趣。倒是他的同伴让他集中了全部的心思。从这点来讲，他站在脚踏板上的技巧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两个用人并排站在官署巷的人行道上。他们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但是新来的仆人故意与康斯特伯拉开了距离，这让内心被感激和懊悔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康斯特伯感到忍无可忍。

“你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家伙，”他开始说。

迈格斯侧过身来，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如果我对你不友好的话，”康斯特伯说，“甚至说不上‘如果’，因为我知道我是……”

“已经过去了，伙计。忘了吧。”

“我的朋友死了。这件事让我很痛苦。我痛苦的时候，就说了一些让我后悔的话。”

“不要再说了。”

“但是我必须说，”康斯特伯声音很大，“因此帮帮我，迈格斯先生。我必须多做。我总在为他还债。”

“那个老女人要抽打你。我很高兴阻止了她。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你认识那个赶我们马车的人吗？”

“福斯特。”

“你跟他很熟，是吗？”

“我们在巴斯时，他与昆廷先生在一起。”

“那时你给过他很多帮助吗？”

“我们相互认识，迈格斯先生。你想要什么？请讲。”

“告诉他杰克·迈格斯想要他的娘们儿一用。”

“迈格斯先生，我想帮你。”

“这就是机会。去问他。”

“但是，迈格斯先生，你问的这个事我不能做。”

“你木头似的腿没有断，是吗？去告诉那个又笨又老的农夫，他的兄弟仆人要与他妹妹弗莱思科小姐跳舞。”

“我自己喜欢喝杜松子酒，迈格斯先生，但是一个穿着这身衣服的仆人是不可能喝长颈瓶酒的。”

“你说过我是一个恶棍，不是一个仆人。彩虹骑士不会口渴的，但是一个恶棍……得了，稳重先生，我脸上又疼痛了。你是不是更愿意我去那边的小酒馆？我想他们肯定乐意挣我的钱。小酒馆很有趣，他们对我们这些恶棍很喜欢。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施主中的圣徒。”

“我去跟福斯特说，迈格斯先生。”

长得很瘦的马夫是西部乡下人，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一片地毯裹着自己的膝盖。在这个高座位上，康斯特伯与他进行了很长时间和很彻底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他把手中的“酒”递了过来。

“你给他钱了吗？”迈格斯问。

“我乐意效劳。”康斯特伯上下看了看，发现此时此刻街道上没有用人。“现在，你喝吧。”

哎呀，就在迈格斯把酒瓶放在嘴上品尝之际，珀西·巴克尔从专利办公室的台阶上蹦蹦跳跳地下来了。

“去哪里，先生？”在看出珀西·巴克尔还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马夫大声问道。他皱着眉头，戴着手套的手紧握在一起。“啊，你们知道吗？”说着，突然看着迈格斯和福斯特，“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想去一个新地方。”

“一个新专利办公室吗，先生？”福斯特说。也许他担心他将永远失去他的银酒瓶。

“一个新书店，”珀西·巴克尔说，“伦敦最大的书店。”

康斯特伯为他的主人打开车门，“是博斯与博斯书店吗，先生？”他紧张地问。

“你错了，伙计，”巴克尔先生从他的旁边口袋里掏出一封有地址的信，“不是的，是莱肯顿的缪斯教堂。”

“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康斯特伯说。

“啊，你没有我熟悉伦敦，”珀西·巴克尔说，“在芬斯白瑞广场。”

“霍波恩山以北吗？”马夫低声说。

“应该是，”珀西·巴克尔说，“应该是霍波恩山正北。”

在霍尔伯恩山脚下，迈格斯和康斯特伯在两边跑，马夫则用鞭子抽打马背。最后，是由又热又累的迈格斯帮助珀西·巴克尔在芬斯白

瑞广场走下马车。

“给它，”主人命令道。

“请你再说一遍，先生。”

“酒瓶，”珀西·巴克尔说。他的双颊上已经出现了红点。

康斯特伯看着迈格斯，看见他是怎样凶狠地瞪着珀西·巴克尔的眼睛，主人又怎样在仆人的注视下抽搐。但是后来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看见杰克·迈格斯从他后面的口袋拿出银酒瓶，放在了主人的手里。

18

如果一个仆人被抓住当街喝酒还能保住工作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但对于不是仆人的杰克·迈格斯，马夫的酒瓶被没收，使得一股忘恩负义的怒气——恶魔的血——充斥着他脸上的毛细血管。

回到房间后，他依然心情不佳，但他忍受了这一切，接受了哈弗斯蒂尔太太送到他跟前的麻布和蜂蜡，她让他去房子后面一个狭小的地方。在那里，他看不到街道的景色，被迫把巴克尔先生书籍的封皮擦拭干净。为一个盲人欺骗我。他来到伦敦不是为了蒙受羞辱。为了一匹马而咒骂我。他来这里是为了见到亨利·菲普斯。那位先生随时可能回来，而他却一无所知。

晚饭时，他坐在一张能看到街道的椅子上，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喝着品特啤酒直到失态为止。他很反感哈弗斯蒂尔太太询问有关欧茨先生实验神秘性的问题，匆匆吞下牧羊馅饼，没有吃面包和布丁——没有散席或者获准离开——就上了昏暗的楼梯，留下其他仆人。他们一声不响的坐在那里，内心十分恐惧。

一进自己的房间，他就把门闩插上，脱掉驼丝锦衣服和白袜子，换上了他刚来时穿的颜色更黑、更结实的外套。

他昨天晚上没怎么休息，眼睛昏昏欲睡，眼圈很红，头发满是伦敦的烟灰，斑斑点点，但是他没有心情用粉扑妆扮。他打开关得很严实的小窗子，身子挤着出去，眼睛盯着下面的街道。他偶尔叹了口气，有一次他似乎想爬出窗外，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动，很不舒服地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听着街道里车水马龙的声音。

接着，突然，他从窗子上直起自己高大的身躯，爬出窗外。

他一手抓住窗台，腿慢慢地往亨利·菲普斯的房子挪去。在那里他伸开双臂的样子活像一个蜘蛛——这时从街道下面、马车轱辘声的上面，传来了让人更加吃惊和亲近的声音："嘿。"

在没有月光的晚上，他像树懒一样又返回他刚来的地方。

"嘿。"

他手扒在窗台上，转身朝房顶望去。他不能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是在巴克尔先生家的第三个窗口，他看到一个人影。

"是康斯特伯吗？"

没有人应答，但他惊奇地看到，一个影子从窗户爬出来，它在滑动，并且沿着石板瓦朝他的方向爬过来。

他看到了头发，衬衫，原来是一个用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回去。"

只听见她吃惊地叫了一声，滑了一跤，他斜着身体去拉她，但是

那个愚蠢的娘们滑向了天沟，她的衬衫像气球一样胀开了，如同溢出的墨水。她苍白的手像鱼一样拍打着瓦片。

杰克·迈格斯没有救着她，但是什么东西救了她，因为她还活着，正在向他爬来。

“该死，”他轻声说，“回去。”

“老天爷，”她说，“这些瓦片滑得像圣诞猪一样。”

他抓住了她的袖子，因为她对自己的安全漫不经心。她一手抓住他的腰带。“你要干什么？”她问道，“一个仆人深更半夜爬房顶干什么？”

“与你无关，朱迪。”

“我是梅西，迈格斯先生，你应该很熟悉。”她把脸凑得离他更近些。他曾经怀疑她是不是酒喝多了，但是现在他发现她的呼吸里有糖茶气味。

“回到房子里去。”

“可以，”她说，“或者不可以。”

“如果你不想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话，朱迪，请离开，快点儿，忘记你今天在这里看到过我。”

她对这样的威胁沉思了一会儿，“那么我可否从你的窗子里进去？”

“不。”

“从这里再回去太可怕了。我可能会掉下去的。”

“上帝。”

“你很不礼貌，不是吗？”

“我会对你很礼貌的。”他帮助她进入了自己的房间，然后自己爬进来，顺手在她后面锁了门。他的心在他耳边怦怦直跳，很不舒服，

但他还是回到了房顶。一分钟之后，他从没有上锁的窗户进入亨利·菲普斯的房间。

一进房间他平静了很多。他小心翼翼地下了楼梯，手里抱着从卧室里拿的毛毯。在昏暗的客厅他把毛毯放在长背椅子上，然后把他夹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一个淡黄色桃木五斗橱里——一叠纸，细绳，骨把折叠刀，米色大蜡烛，一支黄色大号羽毛笔，一个药剂师用的小瓶，他在里面加了一种奇怪的墨水，可以用来显形。他原打算把他放在桌子上，但是又改变了主意，把这个小东西重新放回自己的口袋。

接着，他把桌子拉到窗户旁边，脱掉鞋，拿起毛毯，站在桌子上。这样就可以把毛毯挂在窗帘上。他用刀把绳子割断，把毛毯和绳子系在一起，再把它们绑在杆子上。他干活很麻利且有章法，当他干完这一切，有一种——所有这些都是权宜之计的摆弄——匠人的平衡在里面。

他跳下桌子，把它放回原处，然后把蜡烛点上，烛光发出劈啪声，接着越烧越旺，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椅子，镜子，相框，甚至是天花板的线脚装饰，到处洒满了金黄色，熠熠生辉的房间显得很整洁。

身材魁梧的他在宝石箱中央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羽毛笔和纸张放好。当他拿起蓝色的药剂师小瓶，准备揭开毛玻璃塞子的时候，听到了上面楼梯的脚步声。

他把蜡烛吹灭，静静地站在飘着烟的黑暗中，心跳得很慢。他知道这是他要找的人。他不用亲眼看见，不用别人告诉他已经回来了，就知道是他。当脚步来到客厅时，他先咳了一声给他一个体面的警告。

“是我，”他说，“杰克·迈格斯。”

“我知道是你。”梅西说，“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呢？”

19

梅西·拉金的父亲是瓦坪伍德威尔泡菜厂的一名机械工，挣的钱足够养家糊口。梅西的母亲夏季时为别人做点针织活，梅西曾经在麦克法伦太太的学校就读，抛开污渍和泥迹，她甚至像一个学者也不为过。

但是在5月的一个宜人的夜晚，十三岁的梅西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削土豆上的烂块，看见一队奇怪的人从又陡又窄的街道走下来。两匹难以驾驭的母马拉着板车，两边跟着一伙人。男人们吁吁地吆喝着，害怕马滑倒和掉下去。起初，他以为是剧院的男演员们在拍戏，但是当他们停在她面前时，她朝板车的后面一看，只见脸色煞白的父亲躺在草垫子上，胳膊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平放在自己的制服上。不是别人的错，男人们说，因为霍拉斯在扮小丑开玩笑时，后仰掉到传送装置上。虽然只断了一根骨头，但是当工头把霍拉斯·拉金抬上床时，它像空袜子一样扑通一声落下。只是断了一根骨头，但是带来了什么样的悲伤呢，所有的一切都太快了：坏疽和死亡，贫穷和驱逐。所以在1829年5月炎热的一天，没有成堆的男人，只有一个工友帮助这个寡妇和她女儿搬出在芬斯白瑞的小木屋。他们在人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就离开了，因此没有人看到丢脸面的一幕。他们步行走过鹅卵石

街道，然后坐上一辆狗拉车，到了非特街道后面又潮湿又破旧的贫民窟。在那里梅西和她母亲尝试着做点面包和李子干果布丁等小买卖。

这种活是很累人的，收益也非常不稳定：好几次她母亲回到家，总是衣裳破损，人也受到伤害。玛乔莉·拉金过去一直闷声不响，而她的丈夫则话很多，几乎占满了所有空间，因此她的沉默寡言倒是一种调剂，至少没有人注意到。现在，她成了寡妇，她的沉默变得更加忧郁、严重和令人吃惊。她把长发剪成了奇怪的短发，对泪流满面的女儿的问题一言不发。她是用刀子锯掉自己头发的，就是她们用来将李子干果布丁削成小片的那把刀。

梅西困在闷热的小房子里，她整日闻着底下院子里弥漫着的干鱼贩子身上的腥味。她母亲从来不说她到哪里去，干什么去或者她有多少钱。她的眼睛似乎在凹陷下去，没有人会想到她还年轻，曾经是一个大美人。

晚上，她把干果拿到外面，装在藤条篮子里，用布把它盖上。然后她用链子和黑色的大挂锁把梅西锁在家里。有时她外出的时间不长，但多数时候却很长时间不回来，以至于她以为她妈妈已经死了，或者在别人发现之前她自己也死了。

院子里充满着杜松子酒味道，被锁在家里的日日夜夜令人郁闷。梅西秉性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女孩。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在闷热房间里来回踱步、如同在地狱里的夏天，她向上帝祈祷，阻止她吃一口珍贵的布丁面粉，或者用湿手指蘸着偷吃，但她还是禁不住尝了又想尝。

接着，一个星期天，她母亲没有过多的解释，就开始给她做很漂亮的衣服，在紧身上衣处缝了蓝丝带，腰上加了中国绉纱。这不是平时穿的那种衣服，但没人会否认它是很华丽的。尽管女孩对这种时尚的样子感到惊奇，但让她很受鼓舞的是衣服不是黑色的。她没有询问，

但她明白丧期已经结束。

由于房子里再没有做李子干果布丁，因此这一天房间比平时干燥、凉爽。就在晚祷钟声即将响起之际，母女俩终于出发了。整整一天她们都没有吃东西，但是梅西心里很兴奋，顾不上想吃的。

她们走到福利特大街，母亲穿着很黑的衣服，女儿则像天堂里的小鸟。她们昂起头，穿行于上流人士中间，沿着斯特兰德大街走着，拐进秣市广场，九点钟到达令人兴高采烈的地方。在这里有一个祖父辈的老人，戴着一顶凹进去的大礼帽，搭起了咖啡摊位。焦炭烟随风吹进了她们的眼睛，令人胃口大开的咖啡味和菊苣香飘进鼻孔，两个女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年轻女孩的衣服引人注目，但是在向她侧目的人眼里，她的衣服显然落伍，就像她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

她们还没有在摊位前站稳，一个身材高大、留有红色络腮胡子的先生脱帽向妈妈致敬，他与她谈话的样子显得严肃而熟悉，梅西以为是她父亲以前的老板。几分钟之后，她母亲把她推到他面前说，“跟他走。”她很乐意地走了。

从这一刻起，暴风雨突起，不是在无风、湿热的大街，那是他们的目的地，而是在梅西的心里。几年之后，在她迷惑不解的记忆里，尘烟刮过那条街道，卷进了夜晚的天空。

出发时她心里单纯地想着，他会给她买冰水或者茶水。实际上，当他们经过瑞利的排骨餐馆，她的肚子就发出很不淑女的咕噜声。但是，她与同伴去了一家赌场的后面，停在一个门的旁边，门后传出瓷器的碰击声和奶油炖洋葱的气味。

这个先生几乎不与她说话，当他抓住她胳膊时，她心想他很害羞。

他叫她“莱蒂”或者“莱西”。他用词不太清楚，后来她才知道他嗜酒如命。他帮她进了门廊，她抓住门把手，希望门是开着的。当她发现门是锁着的时候，她已经没有时间转身，她感觉到陌生人的胳膊抱住了她的腰，把他的身体压在她的背上，把她死死地夹住，与她说了一会儿话，就掀开她后面的裙子。

她感觉空气压着她的皮肤，她不知如何是好。

该发生的总归发生了，就像一个打碎的盘子，瞬间就变成了碎片，大多数消失于黑暗之中——疼痛、奶油炖洋葱，他胡子上散发出的烟草味和她腿上湿湿的东西。

当他把一些钱放到她手上时，硬币掉在地上，滚进了小胡同，他——现在满脸通红——停下来去撵它们，拿回来还给她，还脱帽向她致敬。

“谢谢你，小姐。”他看起来像是要哭的样子。

“谢谢你，先生，”她说。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去了咖啡摊。她从门廊里走出来，离开了他。她找到小胡同的一个阴暗角落，在这里，她感觉湿湿的东西不能让人在白天看见。

她返回熙熙攘攘的人群。男人们有时跟她搭讪。她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一个身材高大而凶狠的女人，递给了她一张纸条，帽檐下的眼睛瞪着她。对天堂王国的悔悟就在跟前。她终于找到了咖啡摊，手中依然拿着那张条子。她母亲一看到她就给她一个耳光，接着马上又哭泣起来。

当一个卖干鱼的小贩自我介绍时，母亲停止流泪，把她的怒气全撒在陌生人身上。她说他“粗俗”和“下流”。她说他“贬低地理解了”她们的境遇。

“你认不出我了吗，太太？”珀西·巴克尔说。他从混乱的秣市广场冒出来，浑身都是干鱼的味道。他不是玛乔莉·拉金所说的下流的人，事实上，他长相不赖，灰色的紧身长外衣很时尚地与黑色缎子罩衣扣在一起，细细的脖子上用皮带吊着一盘鱼。

“你滚开，赶快走开。”玛乔莉·拉金吼道。她的声音很响亮，周围的人开始围过来。咖啡摊的老板大声吼着让他们离开。

“我是你的邻居，太太，”矮个子男人恳切地说，“我也是这个姑娘的邻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带她回家。”

但是母亲没有理解他的提议，以为他实际上是想提出与她之前被诱惑一样的事情。现在可怜的人——她的眼睛很黑并显得愁眉不展——她转而求咖啡摊的老板帮助她把这个卖鱼的赶走。

咖啡摊老板是一个身材很高大的粗人，声音十分响亮，他开始大声吼叫。他称玛乔莉·拉金为骚货或者其他之类的东西。他把杯子的脏水从鹅卵石街道的那头向她泼过来。

“我是你的邻居，”卖干鱼的男人小声对年轻的姑娘说。

“你是个坏蛋，”玛乔莉·拉金大声说。

珀西·巴克尔不顾嘲笑他的人群，坚持说，“我是你的邻居。”

只有当他打开充满鱼腥味的小钱包，将一个银弗罗林塞在她手里，梅西的母亲才开始屈尊地看他。接着她跟在他后面——就像他要求的那样——他没有碰她——走出秣市广场，折回去沿着斯特兰德大街行走。

他们返回了菲特胡同后面的无名小院，在那里拉金母女俩发现，正是这个给她钱的人，应该为他们房间里每天闻到的臭鱼味负责。他就住在她们楼下。

那天晚上，这个真诚的小个子男人给他们煮了鱼肉土豆汤。接着他要她们答应不要离开房间，一定等他回来。他给她们带回来了做早

点的新鲜干鱼。

梅西与珀西·巴克尔长期的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即便是他有十个工人为他卖鱼，他总是抽出时间陪她们坐坐，给她在床边讲故事。

正如梅西经常说的，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有教养的男人。她宁愿砍断自己的胳膊——后来她告诉杰克·迈格斯——也不会贬低对他的良好评价。

20

“我知道是你，”梅西说着，从楼梯黑暗处现身，眼睛里闪烁着烛光反射的一丝光芒。“除了你还会是谁呢？”

杰克·迈格斯所做的秘密工作暴露了：他手里拿着蓝黑的药剂师瓶子，一件格子呢毯子裹在他宽大的肩膀上。

“我的上帝，朱迪。你喜欢惹事。”

傻瓜也会知道，装出没有什么好奇的是明智之举，但是显而易见，她记下了呈现在面前的所有神秘线索：羽毛笔、纸张和严丝合缝地挂在窗帘上的地毯。

他把瓶子藏在夹克的口袋里，但是有什么用呢?

“你害怕我吗？”

她轻蔑地抬起眼皮，“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

他哼着鼻子说，“你只是一个小家伙，朱迪。你妈妈现在应该在你

的床边给你讲童话故事。”

“我妈是一个疯女人。”

如果这句话没有让杰克·迈格斯吃惊的话，那肯定是骗人的，但他装着好像没有听到，继续说。

“现在，”他说，“我为什么不让你看到椰子再胆怯一次呢？为什么不回到床上去睡觉呢？不许说出去。”

“如果你是一个凶残的恶棍，”她说，“你为何要救艾迪？”

“我不认识艾迪。”

“康斯特伯先生，仆人。你曾经说你要把他谋杀在床上。”

他很沮丧地坐在镀金的椅子上，椅子被摆放成环形，置于这个豪华房间的中央。他用手搓着自己的脸，胡子茬上抹了些烟灰。

“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说，“曾经被虐待过。学了很多本来不想学的诡计。你还年轻，有很长的路要走，朱迪。”

“是梅西，”她坚持说。

“那就梅西。”

她说，“我也是一个老女人了。”

“梅西，我是个太老的家伙了，不值得你去幻想……”

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但是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幻想？我的上帝啊，哦，亲爱的迈格斯先生……”

他很生气，将双手交叉地放在自己的胸前，一言不发。

“你想干什么？”她问他。

“我要干什么呢？”

“啊，你想在菲普斯先生的房间里干什么呢？”

“我要干的是……”他走到桌子前，开始整理他的一叠纸，“我要做的是，小家伙，就是找到落在这个房间里的推荐信。”

“但是你没有信啊。艾迪发誓说你没有。”

“是这样吗？”

“他得学着怎样帮你弄头发。”

杰克·迈格斯正准备回答，但是，上帝啊，她举手示意他安静，“嘘，听。”

现在他也听到了马车的声音。他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亨利·菲普斯。他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隔着毯子向外偷窥。

“是巴克尔先生，”他说，“从他的信函学会回来了。”

“哦，上帝啊。”梅西马上站起身来说，“我的上帝啊，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在这个时间，他不会需要你。”

“不，不，我得走。哦，上帝，救救我吧。”

说完，她转身就跑上楼梯。

迈格斯跟在后面，但是步伐很悠闲。当他到达宿舍窗子时，她已经在窗外了，只见她穿着长筒袜，很快滑过长满苔藓的瓦片。他毫不怀疑她妈妈是个疯女人。

21

拂晓时分，在四支蜡烛的光亮下，杰克·迈格斯终于用信天翁羽毛笔蘸了蘸药剂瓶。

他用紫色墨水写道：亲爱的亨利·菲普斯。

他没有从左到右写这些字，但是倒着写：斯普菲·利亨的爱亲。他写得很流畅，好像对这种不可靠的艺术得心应手。

他停顿了一下，盯着镀金的天花板发呆，墨水变成了很淡很淡的紫色。接着他继续写道：

我确实是在告知过你的那一天到达的，但是发现你不在住所。

他看着新写的几行字褪色，显示淡紫色，接着变成了白色，直至消失。

他继续写道：

我曾经希望你今晚能够回来。也许是我在匆忙写信的过程中犯了错，把23写成了28，但是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现在就坐在你漂亮的核桃木桌子边，但是没有结果。

一个人傻等在我确实给予很多期盼的地方，是一件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我相信我的失望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我会很快派一个信差过来找你。如果你读到这封信，那是因为你已经碰到他了，捕贼队队员。他会告诉你怎样使字迹显现。我希望他记着告诉你，读完这封信后，马上烧掉。许多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是我害怕被我的敌人用来对付我。

捕贼队队员已经给你了一面镜子。如果是一面很便宜的镜子，就说明这不是我给他那面镜子，因为我是一个有钱人，把伦敦能够买到的最好的镜子送人，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如果你对伟大银匠的纯度印记很熟悉，你就会在镜子的手柄上读到很了不起的故事。

那么，亨利·菲普斯，你将会透过镜子阅读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故事。

请原谅我在上一封信中太过鲁莽。它是我登陆不久在多佛尔酒店

匆忙写下的。我敢说我的措辞没有像过去那样考究和仔细，我所写的事情可能让你感到害怕，一个罪犯要来伤害你。

亨利·菲普斯，从小你就被培养成心地善良和遵纪守法的人。这些在你充满感情的信函中表达得明确无误，但当你听到杰克·迈格斯要闯入你体面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生活时，你感到惊恐万状，这一点我没有过度歪曲。

我有很多年为你做准备，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但是该做的已经做了，现在你让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我所有的一切一下子都展现在你面前，让你私下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信息，如果落到坏人手里，就可能把我送上断头台。

我的名字叫杰克·迈格斯，这个你已经知道多年了，尽管迈格斯不是我的父姓，而是我的养母给我取的，她认为我说话太多。我不知道我父亲的姓名，因为我只有三天大的时候，被发现躺在伦敦桥下一个泥土垒的平房里。

我被玛德拉克斯捡到了。我并不经常回忆这些，但是他们都说我很幸运，后来的很多年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们：阴魂把我从泰晤士发臭的烂泥中拉起来，这些饿得半死的乞讨者为争夺我的披巾和童帽大打出手，其激烈程度总是被锡拉斯·史密斯——我的恩人——津津乐道，他认为我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被所罗门一撕为二，简直是一个奇迹。

请注意这个锡拉斯·史密斯，因为他将在后来进入历史。是他，一个长着长脸和紫红色鼻子，身材瘦长的小偷，牧师的儿子，给玛德拉克斯半个便士买下我，然后又付了半个便士把我抱到一个地方，将我身上溅的污泥洗干净。

他问乞丐们是否知道接生婆住的地方，但是他们个个都是傻瓜，

请求他原谅，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样的事。锡拉斯问他们孩子要出生时，谁会处理这些事。但是玛德拉克斯从来没有在房间里住过，没有见过孩子出生，也不知道怎样得到那个钱，直到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想到玛丽·布莱顿可能知道怎么办。

——那么把我带到她那里去，锡拉斯说。

他跟在颤抖的小河贼后面，爬上胡椒巷楼梯，再穿过到处都散落着发臭垃圾的街道——但听别人说，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在一个腐朽的棚架下面钻来钻去，然后他来到一个院子里，到处都挂着晾晒的衣物，水沟里溢出的是肥皂污水。他是一个总用左手拉小提琴的人，但从来没有想过，他最终会从这里发家。

当这一群人来到院子，婴儿哭个不停，玛德拉克斯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走了。抱着我的那个人，一直不停地向下弯着他的小尖脑袋走到一个走廊，它通向院子里最远的一堵墙，但是锡拉斯坚持要向导领着他穿过那个阴暗的门。

他手里拿着半个便士，那个玛德拉克斯仍然抱着孩子，在漆黑的走廊的尽头只有一个入口，锡拉斯用他的拐杖敲了敲，直到一个骨架很大，留着乱糟糟一头红发的女人来开门。她赤着膀子，阴暗中皮肤显得很白。

——太太，锡拉斯·史密斯说。

玛丽·布莱顿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油光的红鼻子。她经常告诉我，她只注意到了我，并且她并不想要我。她听到了饥饿孩子的微弱哭声，闻到冰冷且没有洗过的皮肤的臭味。她开始用砖头威胁那些小偷，好让他们死了心。

——你把你的垃圾带到别的地方去，她说。把他带到育婴堂，她说，以为锡拉斯·史密斯是一个牧师。

但是接着锡拉斯做了对他而言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打开了他至尊的箱子。

他这样做是敞开心扉给别人看吗？我不确定，他只是一个小偷、收赃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有“家室”的人，一般来说对钱很精明的。

——我不想看到你处于贫困状态，他告诉玛丽·布莱顿。

他给了她名片，玛丽·布莱顿给他行屈膝礼，把砖块放在地板上。

她说——很抱歉，先生，怎么说呢，但是这就是我们目前处于地狱之门的现状。坐这里，她说，看着魔鬼偷钱的样子等等。

锡拉斯给男孩子们扔了半个便士，脱去他黑色的高帽。

玛丽把门打开，邀请我和锡拉斯进入她的生活。

我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喜欢。我听了一百遍我是如何挨饿、瘦弱，皱纹像一片破布模样等等，她是怎么给我洗澡，怎么用一条干净的灰色毛毯把我包裹好，并哄我喝点大麦汤。

还有肉，总是谈到肉。玛丽·布莱顿讲故事离不开肉的。

——他是需要吃肉的。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肉吃才变得笨。我们很幸运，她说，因为我儿子汤姆·布莱顿在南边史密斯菲尔德[1]市场上是一个能找到东西的人。我们家总是有肉吃，她说，而且一直都是这样。

——现在听好了，锡拉斯·史密斯说，你是一个贫穷的女人，但是你会因为自己的善行而变得富裕的。

接着，好心的他把金币给了她。一个在迈格斯门码头有更多阴谋的无赖把一个金币给了一个可怜的女人。

对于玛丽来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摸到了一个金币。

---

① 伦敦的一个区域，设有伦敦市最主要的肉市场。

——他需要吃肉，她说。颈肉，羊颈肉，腹肌肉——这些是他缺乏的。

第一天的日记就到此结束。

22

第二天早晨八点差一刻，一个男孩在女王大街敲门，手里拿着欧茨亲笔的一封长信，他为过早打扰向珀西·巴克尔致歉，但是请求珀西·巴克尔担任一项活动的赞助人，这项活动将"满足你的仁慈心与好奇心"。

作为他奇怪的习惯，珀西·巴克尔只由女用人伺候着吃早饭，所以男仆人不在，他只好打铃让杰克·迈格斯来大声朗读信函，信中要求他出席催眠术实验。

杰克·迈格斯断断续续地听着，因为他更关心梅西·拉金，并想象着那些昏昏欲睡的眼睛里所包含的忧伤。

"他现在就要我们去，"珀西·巴克尔大声说道，把他的奶油土司扔到一边。

"我现在不能去，先生。"

"不，你能去，先生，"巴克尔先生眨眨眼睛说，"世上的任何事都不能让我错过这件事。"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先生。"

巴克尔站起来，咕噜咕噜地喝下茶水，“野马也不能阻止我。”梅西·拉金给杰克·迈格斯打手势，但是他没有领会。

“你的腌鲱鱼做好了，先生，”他说。

没有时间吃腌鲱鱼了，甚至没有时间备马。巴克尔径直大踏步地走下门厅，迷惑不解的仆人紧跟其后。在前门的台阶处，主人停下，低声地给出如下指令：

“现在，迈格斯，我相信你做仆人的时间比我做主人时间要长，但是你的腿那么长，而我的，开门见山吧——我是罗圈腿——我要让你小心自己的脚步，我们在走的时候，你稍微往后一点，不要踩着我的脚。如果流氓出来挑战，随他们去吧，随他们去吧。你对他们听而不闻就是了，不要感觉一定要为我的面子而站出来。毫无疑问，我的橱柜还有点乱，需要马上整理一下。但是现在，老伙计，我们走了。如果你能离我三步远那就太好了。”

因此，作为一个在私人生活充满激情的基督徒，珀西·巴克尔以一个偏激的托利党党员出现在霍波恩。他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防水的旅行罩衣，沿着那条著名的大道阔步向东走去。他的罩衣太长，几乎拖在人行道地面上，因此他不时地要将衣角拉起来，以免溅到泥浆。他的用人跟在他的后面，三步之遥，做过头、抹过粉，戴着手套，穿着鲜亮的黄色衣服和整齐的驼丝锦马裤。

谁能说清楚是什么让路过的人看着他们微笑——跟屁虫走路摇摆的样子，矮个主人焦急漫步的样子，脑子里有一百多个小线索就是难以言明，也许是他们扮演角色太过认真而忸怩作态的样子。

在兰姆康迪特大街，珀西·巴克尔敲门后主人应答开门，他们还没有看到他就感受到了热情，接着托拜厄斯·欧茨就站在他们面前——穿着鲜绿的马甲，就像一个骗子那样快。

“太棒了！好极了！”作家说着，就伸出他那瘦弱的小手戳了戳杰克·迈格斯——手指戳在他两边的肩膀上。“请进，请进，我们有很好的火，被小心地看着。”

就这样杰克第二次进了托拜厄斯·欧茨的家。他被领进前面确实有火的房间，火偶尔发出劈啪声。房间被摆设成了演讲的样子。碗里的苹果不见了，红色的躺椅靠在了墙边，直背的椅子装上了绿色绒垫，摆放在中央，四五个餐椅排列成兵卒一样，守护着被围困的国王。

在巴克尔和欧茨两人在厅里面窃窃私语之际，杰克就坐在这个加过垫子的椅子上。他是一个爱担心忧虑的人，当听到门厅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他就变得不平静了。他坐在椅子上，好像那是行刑的地方一样。

接着巴克尔先生进来了，后面跟着个子矮小而奸诈的欧茨和两个年轻的女子。

第一个女人是欧茨太太，她身材丰腴，长相一般，身体有轻微受伤的痕迹，或者也许是因为怀里抱着婴儿累了的缘故。另外一位是更加热情漂亮的姑娘，不是因为她小五岁，而是她的举止没有那么造作。两个都不是大美人，但是年轻的那位——迈格斯听人叫她莉齐——有一张渴望的小嘴和很好奇的眼睛。

当欧茨太太在门口犹豫不决地徘徊时，这个姑娘径直坐在离仆人最近的椅子上。

所有的人都要偷窥我吗？

欧茨没有马上开始他的催眠术，而是一直在忙着拨弄挡火隔板，就像他之前抚摸杰克的肩膀一样抚摸着它。他忙于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而其他三个人无事可做，只好直勾勾地看着椅子上的实验对象。

迈格斯起初还能很好地忍受，但是随着被人盯着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变得几乎难以容忍。他不想与此有任何干系，但是他有选择吗？

“啊，先生，”他对托拜厄斯·欧茨说，“能够有观众对我来说是件荣幸的事，先生。是不是我变成了低级杂耍演员了？”

“记住我的话，杰克·迈格斯，”欧茨说，但眼睛依然盯着挡火隔板，“从来都没有像这样重要的低级杂耍。”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房间里人的眼睛都转向他，“看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托拜厄斯·欧茨将两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扔向空中，然后在他背后接住。

“那是什么？”杰克说，现在彻底惊呆了。“我们从来都没有说到过。”

“变戏法，”珀西·巴克尔叫道，“很好，先生。”

“催眠术，”欧茨说。他把手掌打开好让巴克尔先生仔细看看金属片。“我们将用这些把杰克·迈格斯身上的魔鬼拉出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杰克·迈格斯说，“你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在大伙面前的，先生。”

“老兄，”欧茨说，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现在不要说这些了。”

迈格斯看着他那漂亮眼睫毛后面凶狠的眼睛，感到阵阵寒意。

“你不想得到给捕贼队队员的推荐信……”

“我需要跟他谈谈，先生。”

“是的，我们要跟他谈谈。正如我们双方都同意的那样。已经有十三天过去了。迈格斯先生，对我来说，这个交易一直是对你有利的。”

“但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不是在公众场合。这是我妻子，她妹妹沃伦娜小姐和我的小儿子，我确信他是你判断力的灵魂。现在，我们要照常进行吗？或者我们放弃这场交易？你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马上告诉我。”

“我们照常进行吧。”

“好伙计。”

欧茨把一个小钢琴凳子拉过来，把他旋转到适当的高度，他正对着实验对象坐着。接着他开始围绕着实验对象充满忧郁的额头实施催眠术。

“用这些小的催眠术我们能治愈你。看。”他展示了他已在两个手指之间安放的磁石，“仔细看。”

他开始在那张激烈抗拒的脸上慢慢传送。

迈格斯感觉自己就像关在水手笼子里的猴子。他看了一眼那位年轻的姑娘，但她很快转移她的视线。

“看着我，先生。”

他看着手在缓缓穿过。他看着手指间的银光在闪耀。

他让自己不受磁石的影响，或者他是这样想的。当欧茨问他，“你今天疼得咋样？”他想象着自己很清醒。

23

托比总是对人物赋予很多情感，莉齐·沃伦娜反思着：清洁工、魔术师、小贩、小偷。他没有想到在牧羊广场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类型，并在他的小故事中记下他们的历史。催眠术展示的这个对象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有可能在托比的下一部小说中以改造过的形象出现。可能会有杰克·马克或者约克·克雷斯佛伦——一个拥有小贩的声音

和马戏团中高大威猛男人胸肌的仆人。

到现在为止，莉齐整个早上都不开心，因此她一个人坐着，希望能忘记最近几天一直折磨她的令人害怕的事情。

玛丽·欧茨也在演示的现场，尽管她妹妹希望她最好不在那里。可怜的玛丽本来希望她来这里，是为了能够讨她丈夫的欢心，但更多的证据却表明，他们很不般配，是悲剧性的结合。就像莉齐一样，她是在书房长大的，但是她从来不像她妹妹那样，装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兴趣。比起看书，玛丽更愿意做针线活。令人尴尬的是，在不止一个的场合，她显示出没有理解《克拉姆雷上尉》这本书的要义。

现在，哭闹不止的婴儿坐在她的大腿上，很显然，她对科学和文学几乎没有耐心。她称这次展示是一种娱乐活动，问了一些关于为何产生噪音、何时结束等愚蠢而鲁莽的问题。如果说她有显摆她丈夫天赋的任何迹象的话，那就是她很粗心地显示出对这种天赋并不欣赏。

当姐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大腿上的婴儿时，莉齐很害羞地观察被演示的对象。只见他在椅子上朝后仰着，双手放在穿着长筒袜的大腿上。她心想，他看上去活像伦敦老国王坐下来看人跳舞一样。

接着，他的眼睛也停留在她的身上，对视中她发现他的眼神充满忧郁和敌意。她急忙把头转过去，看见她亲爱的托比正朝那家伙迈进一步，着手忙他的事。

"看着我，伙计，"托比说。

他举起手时，莉齐感到腹部一阵令人恐惧的寒意向她袭来。它们像是要把这个野兽控制住的精密仪器。

但是这个仆人肯定感受到了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当他打量作家的双手时，令人陌生的十字状皱眉，突然出现在他的额头上，他猛地把头甩开，扫了房间一眼，然后恶狠狠地盯着玛丽和她的婴儿。

"眼睛朝我看，先生，"托比说。

但是仆人又将令人恐怖的眼睛停留在莉齐·沃伦娜身上，让她不寒而栗。

接着托比又说，"杰克·迈格斯，我命令你。"

那家伙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了，让别人凝视。他闭了一会眼睛，不久又睁开了。过了一会儿，仆人开始点头，接着耷拉着脑袋。当这个怪人的身体终于屈服时，莉齐·沃伦娜感到她的热情被意外地激发起来。

"你能看到我们的幽灵吗？迈格斯先生。"

回答非常清楚，"他就在我的身后。"

他抬起头，睁开眼睛。如果不是莉齐事前知道仆人被实施了催眠术，她一定认为他很清醒。

"我们把他赶走。我们把他吓走好吗？"

"我认为我的幽灵并没有被吓住了，先生。"

托比现在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他事先藏好的短马鞭，悬在空中，一端离梦游者的头只有几英寸。这很好，莉齐想，确实非常好。托比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曾经在吕克昂演讲厅演过斯宾塞·斯彭斯骑士，喜爱根据那位高傲老医生的幽默，来为亲朋好友逗乐。说实在的，他确实很有才气，善于模仿各种方言和声音，玩各种把戏、魔术、扑克牌变戏法和哑剧表演。

现在，当他举起鞭子，莉齐安慰地拍拍玛丽的胳膊，因为玛丽像往常一样，总是很害怕，眼睛挤成了一条缝，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你认为我们的催眠术害怕双股九尾鞭吗？"

"不，先生。"

作为回答，托拜厄斯挥舞着鞭子。它擦到了天花板，抽到了长背

靠椅。然后把它收回，并向下抽，发出很响的拍打声。一个黄色蜡烛架从壁炉台上倒了下来，沿着地板滚到窗子下。

孩子醒了，嚎啕大哭。玛丽站起身来，用手护着孩子的小额头。现在，仆人也坐了起来，他慢慢从椅子上抬起身子，好像无形的链条把他捆住了一样。他的脸扭曲得很难看。

“哦，不，不要抽打他！”他喊道，“你不要这样做，先生。”

“托比，亲爱的……”玛丽怯怯地小声说。

“坐在那里别动，先生，”托比说。他向他妻子挥了挥，做出让她到门外去的手势。

哭闹的孩子被抱了出去，在她身后，门嘎吱一声终于被关好了。托比为了让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不声不响地展示仆人身体的痛苦。他用手指着他烦躁不安的肢体和扭曲的嘴巴。

“是的，也许我们应该抽打幽灵？”他大声说。

“啊，上帝，不，求你了……”

“你认为他会喜欢这样吗？”

“不，让我醒过来。”

托比向他的观众撅撅嘴：仔细看。然后用一种宜人和善意的口气对他的实验对象又说，“你为何那样愤怒？杰克。没有人会伤害你。我们今天是对付你的敌人。是他让你痛苦不堪。你能看到我们去对付他的地方吗？”

“我已经习惯这种疼痛了，先生。是老毛病了。”

“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没有听到它吗？”

杰克·迈格斯开始用拳头拍打自己的胸脯。他确实像一个疯狂的野兽，而托比是一个驯兽高手。

“你能看到我们去对付他的地方吗？”

“让我一个呆着，求求你了。”

“折磨你的人已经附体了，迈格斯先生。你能看到那个地方吗？”

最后一个问题话音未落，就响起鞭子的劈啪声。

“是的，是的，”迈格斯说，明显吓住了，“我看到了。”

巴克尔先生站起身来，他抬起胳膊好像要提出抗议似的。

“求你了，每个人都要安静。”托比说，“迈格斯先生，我们想知道他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求你了，先生，我不能忍受看到鞭打。”

“那你想看到什么？”

“大海，河流。”

托比现在靠他的实验对象更近。他把手放在靠近这个人嘴巴的地方，好像要把恶魔从他身上引开，拉回到他张开的手指里。“现在你告诉我，河流是什么样子？你知道鸟吗，杰克。你能看到鸟吗？”

“啊，是的，先生，大量的鸟。”

“肯定是伽蓝鸟。”

“伽蓝鸟，先生。哦，是的。”

“你可以给我一个伽蓝鸟吗？杰克老兄。”

“可以，先生。啊，天哪，有一个很漂亮的鸟。”

“给我画一张，杰克。给我一张画。”

“哦，它个子很大。”

“给我描述一下。”

“它有一个很大的胸脯，很长的嘴巴。它像战舰一样进来了。是很漂亮的，先生，伽蓝鸟。”

“还有其他鸟吗？”

“幽灵还要被抽打吗？先生。”

“告诉我有关鸟的情况。有鹦鹉吗？”

"我看不到鹦鹉。你把那该死的呈三角状的东西竖起来，我怎么能看到鹦鹉呢？"

"告诉我有关鹦鹉的事，伙计。"

"我不要看，该死的，我不要看。你不能把我怎样。你不知道你在对付什么。"

"还疼痛吗？"

"是的，是的，你瞎了眼了，老是疼痛。该死的。"

"请安静，杰克。请注意讲话体面。这里有女士。"

"那还不是该死的你把她们带到这鬼地方。"

"老伙计。请你一定放心，今天不会再有人挨鞭子了。"

"不鞭打了吗？"

"不了。"

"哦，上帝，先生。谢谢你，先生。我已经忍受不了。"

"不要哭，老伙计。今天是美妙的一天。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可爱的阳光已经照到你的脸上了吗？"

"那太阳要杀了你，相信我。"

"确实，杰克，非常可怕的热。"

"酷热难耐，先生。"

珀西·巴克尔的身体向前倾，拍了拍莉齐·沃伦娜的肘子。沿着杰克的肩膀朝外看，窗外已经又开始下冰冷的雨了。

"我很渴，先生。"

"把你的夹克脱掉，如果你愿意，还有衬衫。"

"但是，女士……"

"女士们已经走了。"

看到一个男人要脱衣服，莉齐感觉很不自在。她起身，但是她的

姐夫使劲地摇头，她又坐下，眼睛朝别处望去。

“我不能脱掉衬衫。”

“你必须脱。”

“洛根上尉不让脱。”

“这里没有这样的规定，”托拜厄斯说。

杰克·迈格斯脱掉自己的夹克，接着脱丝绸轮状绉领，然后是粗羊绒背心，站在他们面前，一直裸到腰。

莉齐·沃伦娜坐在座位上，眼睛看着地面。

“转身，”托拜厄斯说。

仆人转过身去。莉齐·沃伦娜抬起眼睛，看到仆人的背上到处都是伤疤，被撕破或者折磨的皮肤，有很多因疼痛而蚀刻的印记，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站好，”托拜厄斯说。“你稳稳地站着不动，你不要去任何地方。你明白吗？”

“我太热了。”

“这里很阴凉，”托拜厄斯说，“你会很舒服的。”

接着，他马上护送莉齐·沃伦娜和巴克尔先生离开了房间。

24

托拜厄斯·欧茨锁住了通往前厅的门，然后他的目光从沃伦娜小

姐转到巴克尔先生，他的嘴巴因怪异的微笑而扭曲。

“我抓住了一个恶棍。”

“亲爱的兄弟，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托拜厄斯·欧茨挥手示意沃伦娜小姐和巴克尔先生到楼梯口去，像一个老妇人把一群鸡赶进笼子里一样。他领着他们上楼，进入了小木屋。巴克尔先生意识到这肯定是密室。小杂货商禁不住摸摸桌子，好奇的他用手不停地摸着鸟笼式分类架光洁的表面。他想天才就是在这里创作小说的，这里就是克拉姆雷上尉和莫夫林太太的诞生地。

“巴克尔先生，你差一点被谋杀在床上。”

巴克尔先生马上把手从桌子上挪开。托拜厄斯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小姨子。

“你难道没有为我的直觉感到惊奇吗？莉齐。我猜想他是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逃犯。”

沃伦娜小姐拉住他夹克的衣袖说，“亲爱的姐夫，如果他发现自己暴露了，他会对我们怎样？他是一个特别魁梧的人，托拜厄斯。他肯定会很愤怒，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他被实施了催眠术，”年轻人不耐烦地说，“我看他什么都记不住。”

年轻女子拉紧方形披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就是在他描绘伽蓝鸟时，莉齐，我就知道定理被证明了。你明白我现在有什么吗？你明白别人给我什么了吗？”

“我明白，托比，你把一个非常危险的人带到家人面前了。”

“在我放他之前，他是不会醒的，莉齐。你难道不明白我现在拥有什么了？一个我可以自由进出的记忆，离开，接着又返回。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呀。这房子真是个宝库啊，嗯，巴克尔？你可以从他的谈

话中听到黑话。他用衣服把它罩着，但是他身上有新南威尔士的烙印。”

“你不能把他留在这里。他不是你可以放在瓶子里的脏手。”

“我会去监狱里看他。”

“向你致敬，年轻的先生，”珀西·巴克尔说。

“我非常清楚，先生。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作为……”

“现在，巴克尔先生，过来，过来。”

“我并不想让你难堪，先生。能够目睹那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实验，我感到十分荣幸。”

“巴克尔先生……”

“但是，在我看来，先生，我好像在这一点上与你的观点不同……”

“请继续。”

“我们没有资格这样去评判他。”

欧茨轻蔑地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他的背吗？他是一个恶棍。”

“啊，我看到了他一页的历史，”小杂货商倔强地说，“不管他犯了何种错，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人都看到了，他已经为此买了单。我要把他送回去。”

“我相信你肯定不想与他一起回到你家。”

巴克尔先生变得沉默不语。

“被打劫？或者被谋害？”

珀西·巴克尔温和的眼神与年轻的主人对视了一下。

“他还没有伤害我。”

“巴克尔先生，”托拜厄斯·欧茨把手放在他很瘦削的肩上，“我想一个整天想着为诚实的公民提供服务的杂货商，是不会像一个记者那

样看待事情的。”

“恕我直言，先生。我想你忘记了我历史中的一些事情。”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托拜厄斯骄傲地说，“我五岁时就能够说出路边花草的名字。”

“我曾经是一个在七刻度卖干鱼的可怜乞丐。我看到了那里的一切，先生。你和我以恶换恶，但是我们最好不要用自己都更愿意忘记的残忍来吓着沃伦娜小姐。”

“没有人忘记。一直都在那里，巴克尔。我们的这个澳大利亚人把他的生活装在自己的脑海里。他带来了伽蓝鸟、鹦鹉、鱼、幽灵和那些皇家植物学家愿意花一两英镑想得到的东西。当他提到双股九尾鞭……”

“上帝佑我，先生。名字本身。”

“当我们上次相遇，他提及双股九尾鞭时，那就是他秘密的线索。那是在新南威尔士发明的一种惩罚措施。”

“你难道从来没有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吗？我感到那该死的东西。原谅我用该死的这个词，沃伦娜小姐，但该死的确实是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它。”

“巴克尔，亲爱的巴克尔。猜测是我自己的事。”

珀西·巴克尔的嘴巴已经变小，脸颊也变得苍白和凹陷。他在回答前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托拜厄斯·欧茨。

“是这样吗？先生。我认为是的。对我而言，我有一个姐姐，她被流放到同一个该死的地方。我曾经很荣幸地站在纽盖特监狱，亲眼看见法官宣读判决书。当可怜的老太太倒下时，我抱着我母亲，先生。请原谅我哭泣，先生。我的姐姐也不是一位天使。上帝知道她变成了什么。”

“你肯定最后听到了。”

“我怎么可能听到？”珀西·巴克尔生硬地说，“她没有信函。我怎么可能听到？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她怎么才能让爱她的人知道？她勇气过人，我们的珍妮。她认为我卖干鱼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上帝啊，我的祖国英格兰会对她的子女做出那样的事。”

“我认为你是个好人，巴克尔先生。一个基督徒。”

“我真的不想与你的意见相左，”珀西·巴克尔说，眼睛看着地板，声音很低，听众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我不是信徒。”

“你肯定不想让这个家伙再回到你家。”

“我认为我没得选择。”

“但是你的安全呢？还有你其他用人的安全呢？”

“我想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是事实，但是我看不到。先生，我们能否不要站在这里交谈而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谁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恐惧？想象着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可怕的地方。”

托拜厄斯·欧茨笑着说，“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把一头狮子带回家。”

“不勇敢。你可以问任何人，我胆小得如同榛睡鼠一样。我希望我能勇敢一些，因为那样会使事情变得简单点。”

托拜厄斯·欧茨测量了一下他与墙之间的距离。他先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拿出一把梳子，很快地梳了梳头。“我会继续保持对这件事情的兴趣。”他宣称，“我不会放弃他的。”

珀西·巴克尔翘起头说，“根据法律你得放弃他。”

“啊，是的，但是如果你坚持我们应该留住他……”

“是我要留住他，”珀西·巴克尔纠正道。

“但是，托比，”莉齐说，“我们不能把他放走。”

托拜厄斯不理睬她，“在夜晚，巴克尔先生，我在城市里走动。我经过你在克雷肯威尔的商店，再到利姆贫民区，再折回到可怕的七刻度，沃雷公爵的住所，霍彭·托德和石福·巴雷。我把它们都藏在我的脑海里。但是你给我带来的是一个像伦敦那样丰富的世界——在纵横交错的可怜的灵魂深处存在着生命的奥秘，在他肮脏街道的地下室里隐藏着被偷窃的黄金。”

“我听不懂你的话，先生。”

“是一个罪犯心理，”托拜厄斯·欧茨说，“等待它的第一个图表绘制员。”

25

每天晚上，杰克·迈格斯都在亨利·菲普斯房间的双层窗帘后面焦躁地踱步，机敏地打量着抽屉和梳妆台，用他那双大手，来回抚摸着上饰波形花纹和银色饰带。虽然他在高背长椅上断断续续地睡觉，但对预示他想见的人可能已经回来的任何响声都很警觉。他继续写信，想让捕贼队队员把它交给目前不在家的主人。

每天早晨，黎明之前，他回到巴克尔先生的家，当圣乔治教堂早上祷告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他就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托拜厄斯·欧茨的前门，话语不多的管家让他进来，他端着一杯茶进了欧茨先生的

书房，八点一刻在那里他被实施催眠术。

他知道被施了催眠术之后，他就成了磁铁的实验对象。这些磁铁以某种方式牵引着催眠液体，一种在灵魂里他看不到的物质。他明白，在磁石的作用下，他能够描绘在这种液体里游动的鬼怪，托拜厄斯·欧茨不仅要与这些东西搏斗——如巨兽[①]、达斑瑞勒、阿撒泻勒[②]撒姆塞威尔——而且，还会像一个植物学家，发表在他的主人以后能看到的杂志里。

起初，流放犯读到达斑瑞勒辞藻华丽的演讲感到很吃惊——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那样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存在于他的体内——但是不久他就接受了它。欧茨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杰克·迈格斯从未料到，这些副本是作家为掩盖他探测的真相而编撰出来的。

正如所有骗子的把戏一样，它有两个版本。如果杰克·迈格斯看到过第二个版本，他肯定会认出更为熟悉的场景（或者零星的碎片）：伦敦桥边房子的一角，一个在流放地被折磨的身体。但是即使在这里，场景永远也不会很清楚。因为作家对罪犯黑暗的过去支吾其词，在影子里摸索，所描述的经常是镜子里所看到的自己混乱而恐怖的灵魂。

第二套笔记记录在一个红皮本子里，它是托拜厄斯的工作日记。这个小本子里面有很多为写小说和散文而做的笔记，以及为晨报所写的简单草稿。但是从 1837 年 4 月 21 日以后，即杰克·迈格斯到达伦敦后的六天，它全部用来记录他隐藏的历史。

4 月 23 日，在塞金特酒馆的午宴上，亨利·霍桑发现作家脸色苍白，但是依然充满活力且很健谈。他用餐巾擦拭着刀叉，在上汤之前

---

① 源自基督教《圣经》，据说指河马。

② 《圣经·利未记》中所指旷野里的恶鬼；犹太教赎罪日，祭司将众人的罪置于负罪羊之首放至旷野交与恶鬼；有时亦指负罪羊。

喝了三杯红酒。他没有问起霍桑的《李尔》，这本书前天夜里获得负面评价。他轻快地把自己比作辛克莱。他说他是在墓穴里的考古学家。他邀请亨利·霍桑偷偷地观察一场实验，亲眼目睹他是如何进入犯罪心理那布满灰尘的走廊的。

虽然霍桑为这位年轻朋友的狂热所震惊，但他确实在第二天拜访了他家。当他看到一个穿着号衣的仆人坐在椅子上，大声吼叫和凶恶地谩骂，他惊呆了。也许是李尔的角色让他有如此的想法，但是霍桑确实信服仆人是在醒着的时候发疯了。说实在的，霍桑在说再见的时候并没有离开房间，而是手里拿着铜火钳躲在育婴间。他一直等到罪犯离开屋子时才出来，这让他的朋友很吃惊。

26

4月25日，星期二的晚上，从不安宁的睡眠中醒来之后，杰克·迈格斯又一次坐在亨利·菲普斯客厅的核桃木桌前，拿起羽毛笔，蘸了蘸药剂瓶，写下如下的内容：

看，亨利，不管你是否喜欢这里的景象，阅读这段话，想象一下被一排镀金的椅子围着会是什么样子，这不是你的生活，应该是我的。

求你了，过来与我的大恩人——锡拉斯·史密斯见个面。他在我的历史里被视作善良的人。长着又大又红的鼻子，穿着过时的翻领衣服，他走进昏暗的院子里时，我正在玩男孩们经常玩的骨牌游戏。

——现在，杰克，他说。你和我一起去做功课。

玛丽·布莱顿（我称她妈妈）和她那个长得像美洲大赤猩……的儿子汤姆都在。他的下巴很长，眼睛小且充满孤独感。他有一双大手，但从来没有握过笔。当锡拉斯·史密斯敲门把我带走做功课时，他是冲着我来的，不是汤姆。

汤姆对此很敏感。他坐在地板的一角，脸颊枕在他瘦削的膝盖上，闷闷不乐。对我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放弃所有的功课来换取玛丽·布莱顿的爱，并叫我儿子。

那时玛丽年轻漂亮，生汤姆的时候还是一个女孩，在不到二十三岁的时候领养了我。她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女人，总是在擦擦洗洗，也总是在发脾气，从没有安静过，从不坐下来享受一会儿不发火的快乐。但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她依然是我希望她能把我视为己出的那一位。她身上有一种自然的力量，做妈妈的秉性——长长的胳膊，蓬乱的头发，她的皮肤闻起来老有总状升麻和艾菊的味道。她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她能够坚持她的立场。在那座粉刷过的小房间里，她是英格兰女王，接送邻居家的小孩，侍候进餐，检查摇摇欲坠的松木桌上的骨头和杂水。

除了对我粗暴和凶狠、一看到我就揪我生了冻疮的耳朵之外，她在我小时候也算尽了责任。她把我抚养成人。

四岁时我总是跟在她大裙子旁边，穿过伦敦桥去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需要走一个小时，没有一次是被抱着走的——她九岁儿子汤姆工作的地方，他在那里是一个“寻觅者”，也就是小偷的一种委婉说法。他在满地都是木屑、又脏又滑的地板上，像猫和老鼠一样跑来跑去，这里有一块胸骨，那里有一块肥肉的下脚料，那里还有为他带来麻烦的钥匙孔。直到他冲了冷水澡，我们才看到哪些是他的血，哪些

是动物的血。

妈妈，她对肉的好处坚信不疑。在集市的那些日子，如果你看到，她与跟在灰色长裙后面脸色苍白的儿子一起，从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回来，你就猜想不到我们是怎么看待她背上扛的收成的。她从这些偷来的肉块里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她认为胡椒巷的孩子，由于没有肉吃，才变得很笨拙、无精打采。她喜欢把坐在暗黄绿色发霉的墙边玩骨头的比利·哈根和斯凯帕·琼斯指给我们，好像我们不认识他们似的。他们从来不知道所在国家的名字，除了知道哈根一家和史密斯一家之外，他们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

但是我确实认为汤姆很笨。然而，对此，她却说不是讨论的问题。

在集市的每一个晚上，布莱顿妈妈总是把一袋子骨头扛回我们的小屋。这并不是说起来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经过的每一条穷人街道都是某个人的领地。在我们住的桥的这一边是哈根一家和史密斯一家的势力范围。他们与他们的朋友和同盟者之间总是争斗不断。没有依附于一方是很危险的。

但是玛丽·布莱顿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随身带着一把军刀，用旧报纸和帽带裹着，以躲避官方的耳目，刀出鞘了好几次。有一年夏天的夜晚，在伦敦桥边，她砍了一个年轻人一刀，胳膊上的肉被削掉一块，可以看到他从肘子到手腕处闪闪发亮的蓝白色骨头。

她让我在公共场合干点活，因此我急切地想使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孩子，好像我的生活有赖于此。五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拾荒者，把捡来的煤块在河边冲洗。有时，我会打架而丢掉了捡来的煤块。但是如果我能把煤块带回家，她就会把我抱起来，搂在怀里。我很喜欢她粗壮胳膊抱着我的感觉和她身上散发的芳草味道。为此我可以做任何事。

五岁的时候，我的地板擦得跟家务杂工一样好。六岁的时候，我会洗骨头和杂水，并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摆成她喜欢的样子——我相信对你高贵的眼睛来说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但是对我来说，把内脏摆成她认为有用的样子不算什么，并且我认为自己已经积累了很多屠夫的知识，能够辨认出阴曹地府里动物死尸的器官形状和颜色。

她把有的挑出来做汤，有的卖掉，有的与艾菊、葡萄桧、总状升麻掺在一起做成她的“肚子痛”香肠，悬挂在天花板上，别的女人要买的话，需要付六个便士硬币。在那个年龄，我无法体察她内心里的巨大苦恼。

正如我所说的，我绝不是她宠爱的孩子，但是我是家中较小的。当她夏天要去肯特做短期旅行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汤姆被丢在家里，他大声哭喊着自己没人理，但不管他怎么哀求，她也不为之所动。汤姆很伤心，当我们八月底回来的时候，他在厨房里吼叫，用拖把把她的窗子砸碎了。

这件事情之后，锡拉斯第一次为了我的功课而把我带走。意味着他与我们家的联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目前为止，他到我们家来总是时断时续的。

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套衣服。他和妈妈仔细地看着我把衣服穿上。衣服很脏，就像糖蜜一样黏在我身上，气味很难闻，你会想到我像是在河里的泥浆中打过滚一样。

——很好。锡拉斯说，很漂亮。

妈妈有爱干净的恶名。我想她绝不会让我穿成这个样子。但是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关注她的炉子，当她揭开盖子，猪鼻子慢慢地浮到已磨损的黑锅边缘。

她说——你把他带回来。

锡拉斯说，你不要恼火。我们不会走太远的。

但是我发现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上了伦敦桥。

当我们站在大桥上，锡拉斯转身对我说——现在看这，傲慢的小家伙。你不要走在我旁边。我走在人行道上，你沿着街道走。你必须跟着我，看，不要走在前面。不要跟丢了，因为我们会走得很快。如果警官拦着你，你就说为一个叫帕克斯的烟囱清扫工人跑腿。

我说——我不认识帕克斯先生。

他说——哦，是的，你认识他。他揪着我的耳朵让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说——路德哥特大街的查理·帕克斯先生要你帮他在肯森顿做一件很特别的事。

我问他那个地方远吗?

——不太远，他说。你跟着我，当你看着我走进一个马厩，你就拐进旁边的小胡同，在门口等着。过一会儿，你叔叔锡拉斯就会来，让你进去。

我问他接着会发生什么。

——接着你就开始学习功课。

因此我一直在繁忙的街道上跟着他，躲闪着马的蹄子和大板车的轱辘，心里总是想象着要去上学。

锡拉斯以前告诉过我有关学校的事。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曾经与柯尔律治在海边散步，或者他这样说过。不管怎样，他能够背诵莎士比亚的剧本，并且经常在我们胡椒巷楼梯的房间里这样显摆。

现在已是九月，但依然温暖，天空湛蓝。桥上各种车辆飞驶而过的样子十分可怕。四轮大马车，还有公共汽车。举止优雅的售票员高声地喊着，“肯森顿！查勒斯！班柯！班柯！班柯！”我奔跑于饥饿的老马拉着的出租车中间，眼睛一直盯着锡拉斯。他却在达官贵族中间

行走，把我带到离伦敦很远很远的地方，对此我心知肚明。

我想，我是在体味未来可能的样子。对于看到的周围景象，内心充满着喜悦。

人行道上走的都是穿戴考究的男人和女人。房子确实都很豪华。我看见有些仆人穿着长毛绒马裤和整齐的白色长袜赶着马车。有些人穿着华丽的衣服站在有黄色铜扣的大门边。我不知道锡拉斯为何让我穿着如此脏的衣服，还演练着关于烟囱清扫工人的吹牛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地跟在他后面。直到我们走进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自己感觉很渺小，有点害怕。如此漂亮而宽敞的地方，在最顶端，大门可能由彼得把持着，即便是在很远的地方，也熠熠生辉。

但是即使我到了白金汉宫，也没有人盘问我到此的目的。他们看到一个攀爬的孩子，可能比我心里更清楚我是做什么事的。

我在王宫的墙边行走。没有人拦我。我在沿路抚摸着墙壁时，脑海涌现着锡拉斯为我选择的风景如画的学校，心里想着是否有地方睡觉或者我是否要天天这样行走。

我们快到最终目的地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我们走在有富丽堂皇白色房子的街道，然后到了一个小胡同，那里有很多熠熠生辉的黑色车厢和车辆，男人们都在忙碌着装马具和缰绳，这就是他所说的马厩院子，现在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穿着他那色彩鲜艳、闪闪发亮的鞋子，而我却穿着破衣烂衫，跟着他进了马厩，直到我发现一个气味难闻的小胡同。我看见在光亮的黑色大门上钉着很多银制的马蹄铁。

不一会儿这个陌生的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

我等着看到自己的课桌摆放在哪里，因为锡拉斯经常给我描述学校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在那里学的拉丁文，但是这里没有课桌，只

有一间房顶很高但很灰暗的房子，里面充满着皮革和亚麻油刺鼻的气味，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马具。

墙壁上靠着一个梯子，直通阁楼。锡拉斯登上梯子，在黑暗中敏捷得像一只蜘蛛。

我跟在他身后，只见他在一扇窗子边朝外张望。看到我在他旁边，他把外套脱掉，爬到隔壁人家的房顶上。

他向我伸开双臂，对我说——脚步走得轻点，头低下。

我跟着他穿过房顶。这时我恍然明白我并不是去学校。当他把我领到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烟囱前面时，我还是不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

锡拉斯小心翼翼地把烟囱管帽拿掉，放在房顶上。他说——好了，年轻的烟囱清扫工，下去吧。

我说——去干什么？

——去干什么？他眉头皱起的样子显得十分惊讶。去干什么？她没有告诉你吗？

——如果你指的是妈妈，我说，答案是没有，她没有告诉过我。

——她多健忘啊，他说。但是不要紧，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差事。从烟囱溜下去，然后把房子的后门打开。就这么简单。

我问他接着会发生什么？

他说——我会进去。

我说我很可能掉下去，骨头会摔断的。

——废话，锡拉斯说。进去。

我说我很害怕不敢下去。

——没有什么可怕的，锡拉斯一边做鬼脸，一边把我抓起来。你会发现很容易，就像走楼梯一样简单。

说着，他抓起我，把我溜下去，简单得就像是往大炮里塞炮弹一样。

27

不久，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锡拉斯是否了解烟囱里面的情况。首先它像管道一样紧，内壁的烟灰结块达几英寸厚，我被烟灰包围着，动弹不得。如果不是头顶被人使劲推了一下，我肯定塞不进去。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像格罗格酒的瓶塞一样，卡在离顶端几英尺的地方，我不停地咳嗽，哭喊，害怕得几乎要窒息。

接着我的肩膀被推了一下——很可能是用脚踹的——我慢慢地往下移动，黑暗中身体像活塞一样拧得更紧。我非常害怕，想象着自己会死去。

但是死亡没有光顾我，我使劲蹬腿，扭动着肩膀，试图向上爬回去，但却滑向更深的坑。

我不知道烟囱向下有多长，但是不管怎样我被卡在里面很长时间。

接着一大块烟灰松动了，非常厚的一块，我惊恐万状，尖叫着掉了下去。烟囱变得越来越宽。惊恐之中，我极力抓墙壁，带下了更多的肮脏的烟灰，吸入了自己的肺里。我不停地咳嗽，呛得很厉害。如果不是像一个婴儿一样手脚乱蹬乱踢，我肯定会掉到下面的壁炉里。我抓住了一个隆起物，毫无疑问，它就是锡拉斯所说的烟囱内壁，像一段楼梯一样。

至此我肯定往下移动了一半的路程。我很吃惊自己依然活着。我

也十分害怕，因为四周漆黑一团。我一直在不停地咳嗽，掉下的烟灰呛得我要窒息。但我相信，烟囱很快将会变得很宽，我不可能再这样扒着。

我仰望天空，除了看到黯淡的夜光之外，什么也辨认不出。我心里想，锡拉斯一定在上面俯视着我，我喊了他的名字，没有任何回答，只有不断往下掉的烟灰。

我开始哭泣，哭了很长时间。锡拉斯肯定在后门口等得不耐烦了。即便是我开始移动，我也变得小心翼翼。在下滑落地之前，我肯定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一阵风把我吹出来，我落在了壁炉边。我躺在冰冷的壁炉里，像一条在码头上的狒鲤鱼，使劲张嘴吸气。

等我缓过气来，很吃惊地发现自己没有死。我的腿有点受伤，头上有一个大包。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我从壁炉里跨出来。我环顾了一下贸然进来的房间。我的眼睛现在已经习惯了黑暗，因此比想象中看得更清楚。

我到达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首先是气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苹果和橘子的气味，可能还有肉桂。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种甜甜的、陌生的气味。没有排水沟的味道，也正由于此，其他气味更甜，让我感觉非常惬意。这是一个长长的带有玻璃门的双人房间，不久我发现，玻璃门关上的话可以隔成两间房。但是现在门敞开着，空间显得比玛丽·布莱顿的家还要大。在那间潮湿且房顶很低的屋子里，我们三人共睡一张床，外加两张椅子。在这里有足够大的沙发和椅子垫，我们小院子里一半的人口睡在这里都绰绰有余。在房间里有躺椅、沙发、睡椅、双人座椅——没有一个我可以说出名字，并且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兴奋之余，我挨个在

上面试坐一下。只有到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回忆起曾经被抛在脑后的乱糟糟的煤烟。

但是那扇门——我让锡拉斯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

说打开后门很容易，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后门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当然了，不是从里面——而是从厨房下去到楼梯一半的地方，需要经过另一个门厅下面又长又窄的楼梯。

在锡拉斯情绪不安的口哨的指引下，我最后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自己的路。但是即使我找到了门，我也没有完成工作。我只有六岁，不是锁匠。我在链条和门扣面前站了五分钟左右，没有任何指导，只听见在门另一边的谩骂，直到最后一根链条被解开。接着门被推开，门把手一下子撞到我额头的中间，霎时间我被撞懵了。

醒过来时，发现锡拉斯正在抽打我的头，他扯着我的耳朵，问我是否想被送到美国去？我说我不要去，我说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了，几乎死在烟囱里面。这就是令我伤心的地方，不久他变得很文雅，甚至给我一条手绢让我擦眼泪。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蜡烛，并点亮了它，告诉我跟在他后面，我会学到将来对他感激涕零的东西。

这时候，他已有了几位同伙，在我还无动于衷之际，他们冲了进来，在房子的其他地方忙碌着。锡拉斯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间大房子里面，他说这是用人的房间，他把小蜡烛举起来，吹了一下口哨。

在噼啪作响的灯光下，我第一次看到他咧着大嘴笑，原来是：三个大梳妆台像西班牙的帆船一样巨大，装满了银盘子，像许多月亮一样——盖碗、托盘、蜡扦，大得像盾一样的大盘子——在锁着的玻璃门后面闪闪发亮。

——看那里，锡拉斯说，语气很轻柔。看那里，我亲爱的小东西。

原以为他是用亲切的口吻跟我说话，不一会儿我意识到他是对那些银器说的。

他说——看啊，你是我可爱的冷美人。

他走向这些碟子的样子就像一个人走向圣坛。

——是你的锡拉斯伯父带你在城市路上跳舞。

他一直在不停地讲，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文尔雅过。他从自己的衣袖里抽出一根很长的钢制撬棍，他把它藏在衣袖里，从摩尔一路带来。

——我可爱的小杂种，他说。接着他以一种最野蛮的方式开始撬动梳妆台，满嘴歪牙的嘴里还不停骂着。直到第一个梳妆台的搭扣从栎木上脱落，发出刺耳的声音，露出了柜子里的秘密。

——拿着蜡烛，他说，举高点。

蜡烛很小，只是灯芯蘸了点油脂。它烧到了我的手指，融化的蜡油流到了我的胳膊上。当锡拉斯把梳妆台的门推开，拿出一个很大的银托盘，我举着蜡烛也兴奋起来。

在我头顶上的另一个房间里，我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把蜡烛拿过来，过来。

当我转身看他时，他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他在左眼上装了一个单片眼镜，它在我面前像一条鱼一样成长，摇晃。

他看着我的脸，咯咯地笑。

锡拉斯说——看这里，满脸是煤灰的小杂种，我要向你展示一系列划时代的事情，当你变成儿孙满堂的老人时都会记住的……他说……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当然，当我凑过去看那个漂亮的东西时，锡拉斯已用一块破布把它包了起来，把它装在我从伦敦桥一路带过来的麻袋里。

此刻，这个麻袋装着的东西并不比煤灰更有价值，在这刺鼻的东

西里面，他小心翼翼地包裹着他十分喜爱的银器。他把许多很好看的碟子放在一边，不止一次地把一件东西拿了起来——一个外形一般的调味品瓶——它在我这样的小孩眼里一文不值。

就这样，他慢悠悠、格外小心地装着袋子，洗了洗他又长又白的胳膊，最后花了点时间，仔细检查了一下梳妆台抽屉里的东西，然后把一整袋子东西架在我瘦小的肩膀上，让我跟着他，一头扎进夏天的夜晚。

我们是沿着来的路线回去的。我在臭狗屎和滚滚车轮间步履蹒跚地走着，而锡拉斯则在林荫道上与达官贵族一起大踏步地朝前走。

麻袋把我肩膀的肉摩擦得很痛，有时实在疼痛难忍，我就停下来换一下肩膀，但我不敢耽搁太久，害怕因此而看不到锡拉斯了。

当然，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肯定十分紧张，并一刻不停地盯着他的宝贝，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这一点。当我们到了伦敦西区时，我似乎有时间辨认出他的绿色外套在人群中时隐时现。虽然现在我可以说是“伦敦西区”，但在当时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地，心里想着，我可能冒着永远失去玛丽·布赖顿和可怜汤姆的危险，他们现在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亲的人了。

让我最难受的是，不知道这种旅行将在何时结束。即使是我们最后终于到了一家渔网厂房边的小胡同，这里到处都是老鼠——肯定是在维平——锡拉斯把沉重的麻袋从我肩上拿开，但是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永远地摆脱这种负担。

我跟在他后面，踏上一个摇摇晃晃的木质楼梯，尽管我极其不乐意——楼梯与一个砖质结构连在一起，摇摇欲坠的样子，如同一个豆茎与藤杖捆在一起。到了顶端，锡拉斯弯着腰，十分小心地打开了某种沉重的锁链，于是我们走进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小房间，我的鼻子告

诉我，不久之前这个房子是用来储藏干鱼的。

不一会儿它证明了我的猜测是对的，我的恩人仰头在这里休息，但是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地方比我家还要破旧。

他把满是烟灰的麻袋放在门里边，接着又点燃了一支短而粗的蜡烛。我看到远处墙角堆放的破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起初我以为是老鼠，但是接着我看到了一只又瘦又白的胳膊，然后是一双黑色大眼睛——一个小女孩，年龄跟我相仿——睡意朦胧地看着我们。

——爸爸。

她从黑暗的角落伸出双手，锡拉斯一边应答着这个最不可靠的称谓，一边跪在她身旁，用手抚摸着她的头。我对——我依然记得——这个男人所展现的温柔感到十分吃惊，他残忍地让我背负那么沉重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却在一堆乱糟糟的干草和木屑中间忙个不停，从中摸出一个长着黑发的破布娃娃，像小女孩的头发一样。

但是，这个小女孩并没有看布娃娃，而是看着我。

——他是杰克吗？

锡拉斯点头称是。

——可怜的杰克。

她把手伸给我，我看着锡拉斯，希望得到他的批准，于是便把自己的黑爪子也伸了过去。就这样她继续转身睡觉，但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锡拉斯把我丢在那里，让我的手里一直抓着女孩的手，而他自己握着蜡烛，到房屋的另一个拐角，我听到了他在那里掀地板的声音。

——过来，小鬼。

我从她的小手上挣脱开，去了锡拉斯跪着的地板凹槽边。在噼里啪啦的烛光下，看到了他屈膝弯腰的影子。在我向他走去的时候，我

心想，他肯定要向我展示他藏着的宝贝，事实上我也没有错。这是一个黑色的小册子，上面镶嵌着镀银的字迹。当锡拉斯把它交给我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这肯定是他经常引用的莎士比亚书籍。当我问他，是否是诗歌集时，他大笑起来，然后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的，如果我能背出一两行，就会受益终身。接着，他说他一会就回来，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听着他下楼梯轻盈的脚步声，我尽量不去想被丢在一个十分陌生地方的现实，转而把注意力放在这本书上。

不一会儿，我猜出这不是诗歌，而是一系列很怪异的符号，在每一个符号旁边有手写的注释。









有很多页这种符号，一行又一行冲压的小符号：方形的，饰有纹章的盾、三叶型军徽、两叶军徽章。在这些形状里面，有狮子、圣餐杯、皇冠和我认为像国王一样的人。正当我看着这些东西、揣摩它们可能的意义时，我听到了锡拉斯上楼梯的脚步声，想象着自己马上就要被吸纳进入重要的协会了。

但是锡拉斯回来后，似乎对我的教育问题失去了所有的兴趣。他非但没有给我解释这些符号的意义，相反，他把书从我手里拿走，放在了地板原来的地方。尽管我能闻出干鱼的味道，也看到了隐藏于夹克里并使衣服鼓起来的一个包，但是不管他去拿的是什么，他都不会告诉我。

如果他要与人分享鱼的话，他肯定不会叫我。取而代之的是，他从夹克里取出一个很漂亮的银勺，让我交给我妈妈——告诉她我明天过来，这样她就可以用她的锅来煮我的香肠。

我很害怕，不敢问他回去的路线，因此出发后就沿着凹凸不平的路往回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到把我带到这里的路线。我沿着弯弯

曲曲的小胡同走着，尽量让发出恶臭的河在我的右边。我总是迷路，一直处于恐惧之中。路上我被一个醉鬼追赶，他说要把我的耳朵割下来吃掉。但是我也碰到了一个水手模样的人，他把我当朋友，陪着我一路走到伦敦桥，并给我一便士让我带着回家。

现在我回到家里是多么高兴啊。玛丽·布莱顿，即便是倾注所有的激动和热情，一般也是一个与孩子有距离的母亲，但现在她看见我后，就冲了过来，把我揽在怀里，全然不顾我身上的烟尘和其他东西。当我拿出那个便士和银勺，她绿色的眼睛立刻光亮起来，她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桌子边，然后把一大碗汤放在我跟前，此时的汤姆正坐在床上，用折叠弹簧刀，削一个木制的鱼钩。

——他身上味道很臭，他说。

布莱顿妈妈正在翻看手中的银勺。

——他现在变得有用了，她说，对我的鼻子而言，这是一种有用的气味。

我吃汤的样子显得很饥饿。她给我又盛了一大碗，长柄勺插进锅里，比她平时的习惯要深得多，因此原汁清汤里有很多肉和大麦。这是一种不输给汤姆的待遇，他来到桌边看着我吃。

——他看起来像个黑鬼。

——啊，黑得样子如同黑鬼，但却拿着国王的银器。

她把茶匙立在桌上，用手指不停地翻转，这使我想起了猫玩膝节骨肉的样子。

——他让你看他的书了吗？她问道。

她把自己漂亮的头侧向一边，眼睛眯着看银勺。

我说让我看了。

——他让你学符号的意思了吗？

——没有，妈妈。

——他肯定会让你学的。她把银勺又转了九十度。她说——你将来读茶壶比牧师朗诵圣经还要好，并且你将因此做得很好。

就在这时，汤姆斜着身子来拿银勺，就在他伸手拿的一刹那，玛丽看到了。她想一把抓过来，结果汤勺被碰飞了，哐当一声掉在床的旁边。

布莱顿妈妈尖叫着站了起来。

——他并不是有意的，我说。汤姆已经用手捂住他的耳朵，蜷在那里。

玛丽说他确实不是故意的，说着用脚踢了他的后背。但是他却做了，她说，这跟故意没有两样。

这时她揪住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的耳朵，把他拽到床边——它在哪里？它在哪里？

——在那里，在那里。

玛丽·布莱顿看到了银勺，捡了起来。她开始用围裙擦拭它。

——我为什么就不能学习符号？汤姆喊道。我想做得好些。我能够做得好些。我不是泥老鼠，我是你的儿子。

他又长又苍白的脸现在涨得异常通红，这让我十分吃惊。我意识到他哭了。我想这也让他妈妈十分吃惊，因为她温和的样子很少见到，她把嚎叫的男孩揽在怀里，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

——你也是好样的，她说，你是一个能够弄来肉的男人。

这使他停止哭泣，不久我发现，他很舒适地躺在他妈妈的怀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恨他，他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心里似乎明白，他不仅很嫉妒我，这让我很吃惊，

而且他也很害怕。当他妈妈想从他紧握的手里挣开时，他不让她走。

——我要杀死他，汤姆说，我要把他淹死。

玛丽·布莱顿不想再与他儿子的心情相悖。她现在踮着脚尖站在椅子上，把偷来的茶勺藏在屋梁上面。

——他确实恨你，她对我说。从某种方式上来说很自然，也很真实，就像你很自然地害怕他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两个离开对方的帮助都会失败。

接着，他转向汤姆对他说——你可能会杀死他，但是你也可能被砍掉胳膊，因为正是这个满身灰尘的人，将带你走出这个地方。他被养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也是你为家里带回肉的目的。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为你写下这些，让我感受许多年前我自己应该知道的事情。有时我感到头晕目眩或者很受伤，我很疲倦，喝了很多汤。一旦发现我没有被谋杀，我不想要任何东西，就想睡觉。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壁炉内的怒火：那个狗杂种在小孩面前就这样说，让他知道，就像猪和母鸡一样，他被抚养成人就是出于这样卑鄙的目的。

28

圣贾尔斯教堂半夜的钟声已经敲过很久了，此时杰克·迈格斯依然坐在桌子前面，他重垂的眼皮朝下，这样就能够像很久以前那样，

更清楚地观察胡椒巷楼梯里这间刚刚粉刷的小屋。他是如此全神贯注于这种幻想，以至于当他听到楼顶上的脚步声，他马上想象到——只有一瞬间的工夫——这是布莱顿妈妈的脚步。

但是当急促的脚步声从楼梯底端传来，他意识到那是那个疯女人女儿的脚步。

他蹙了蹙眉头，放下手中的羽毛笔。

自从她第一次从很滑的房顶穿过之后，已经四天过去了。对于她朝他瞪眼的习惯，他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她以为他对此毫无察觉。他曾想，第一次见到她时很漂亮，但现在他只关注她偷窥所引起的危险后果。她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爱嚼舌头。她和莫莉·康斯特波小姐总是在一起窃窃私语、挤眉弄眼。

现在她像一个急于登台的女演员那样，匆匆走进他的起居室。她没有穿鞋，没有戴帽子。她的黑色鬈发一直披到了肩膀。

“迈格斯先生，”她说，“你的秘密暴露了。”

尽管他没有表现出来，但这已经让他很吃惊。他将羽毛笔在墨水中蘸了一下，开始写另外一个句子。他的客人非但没有为他的冷淡所气馁，反而走过来，站在他肩膀的旁边。他马上意识到，她想看他写的东西。他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像在餐桌上偷了点油腥的老鼠一样，胃口比廉耻心更大。她一直读到信的最后一行，直到它由淡紫色变成了白色。

“很聪明，”她说。

杰克·迈格斯以狂躁不安后惯用的平和语调说：“很高兴得到你的首肯，女士。”

“但是如果是为了掩盖一个秘密的话，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有人在与菲普斯先生交谈。他们在哪里看到他的？”

“现在是谁让你想象到那样的事呢？”她说话抑扬顿挫的样子更适合对一个小孩说话。“我说什么让你想到了菲普斯先生？我刚才是说你的秘密暴露了。”

杰克·迈格斯并不明白这个女孩的意思。但是他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纸张。他把信卷了起来，放进自己外套里面的口袋。简言之，他准备逃走了。

“你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女孩，”他厉言道，“并且人也很漂亮，这一点你也知道。我敢说当你嘲笑他们的时候，年轻的雄鸭很能原谅别人。但是我已经过了玩这种游戏的年龄，你懂吗？你这样与你的用人说话很无礼。”

“很无礼！”她愤怒地说，“我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那告诉我呀。”

“我的主人，欧茨先生，他的妻子，他们都知道你的秘密。”

“是我在这个房子里的事吗？”

“不是的。”

他把手伸向她的胳膊，而她，误解了他的意思，把手给了他。他几乎有点残忍地紧紧抓住她的手。

“你听到他们说我的灵魂充满了妖魔鬼怪吗？”

“是的。”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把她的手松开。“他们是我的客人，在他们的好奇心里待了六天多。”

“他们说，”她小声嘟囔着，用围巾把自己裹起来，“你是来自新南威尔士的流放犯。”

“这帮狗娘养的。”

"他们说你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什么时候?"

"我确实是在这个时间听到的，尽管我不能说他是何时听到的。"

"他? "

"主人。他给我朗读。他现在应该朗读给我听的，但是我说我生病了，必须上床睡觉。如果他发现我不在，那我就有好受的了。"

杰克·迈格斯拿了他放在壁炉边立着的靴子。它们不是死人的鞋子，而是他穿起来很舒服的黑森靴，是一位在帕拉玛塔市的驼背老人做的。

"你会逃跑吗? "

她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小家伙。他把绿色鞋带系紧，打了双结。然后转过身去，这样他就可以悄悄地把匕首藏在他右脚踝那个隐秘的地方。

"不要逃跑，"她说，"你和我们在一起更加安全。"

杰克·迈格斯一把抓住小女人摇摆着的下巴，捏得很紧，他的大拇指和中指卡住了她下巴的骨头，"他们派你过来拖住我，而他们去叫警察了。"

现在她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他把她夹得紧紧的，她的眼睛里显出急切的哀求。

"想想看先生，当我知道你自己在拖延的时候，当我知道你整夜不睡觉而在这个椅子上幻想一切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拖住你呢? "

他放开了她，很不情愿的样子。他用瓶塞塞住墨水瓶，然后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他把羽毛笔拿起来，然后又放下。他真不知道如何去做。

"巴克尔先生有一个妹妹，"她说，"他很爱她。他的这个妹妹被流

放到博坦尼湾。”

听到这里，他的注意力变了。她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他看到你受的伤他在流泪。他告诉我时又流泪了。他几乎不能给我读《艾凡赫》了，一个字也不能读了。他为你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十分伤心。”

接着杰克·迈格斯在桌子后面坐了下来。梅西·拉金也同时坐在垫子绣有打猎场景的镀金椅子上。

“我们在一起流泪，”她说。

“你流泪了吗？女孩儿。”

“你的秘密是安全的，”她坚持说。

“只是主人和他的家人知道了而已？”他苦笑着说。

“我不是家人的一分子。他们称我为小姐，但是那不是我在这个家里的真实地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巴克尔先生。他一直为我朗诵了很长的时间。”

“你在发抖？”

“你不应该吓唬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他把毛毯递给了她——那条他有时用来睡觉的灰色毛毯。“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实情。那位先生到底说了我什么？”

“欧茨先生用了催眠术。”她说，“他有小的磁铁，有便士那么大小。”

“这我知道。”

“这些磁铁与你的灵魂连在一起，它们像是敷的膏药……”

“这些我也知道。”

“他用这些磁铁把你的灵魂拽到另外一个世界，劝说你这是夏天，于是你就当着女士的面脱掉衬衫，喊着说看到一个人被鞭打。你描绘

了一个异域鸟。你经常发火并咒骂上帝。你泄露了自己，现在他们都知道你是一个从新南威尔士州逃来的流放犯。”

“狗杂种。”

“你错了，你将发现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主人。”

“不是他，是另外一个。虚情假意的狗杂种总是在我面前隐藏这些。”

“他们不敢告诉你，”梅西说，“他们想，他们会被杀死在床上。欧茨先生有妻子和孩子，现在看来如果你逃跑的话，他们也因为窝藏你而触犯法律。”

“窝藏？”

“是的。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事。巴克尔先生本人也会被扭送到纽盖特监狱。”

他不知道对她如何是好。她似乎已经知道此事，因为她谈及此事的时候，身体斜靠着他并拉着他的衣袖。

“你尽管对我们放心，”她说，“我们是你的朋友。”

他内心感到恶心，但是他没有伤害或者威胁她，而是放她走了。陪她上了楼梯，并把她身后的老虎窗锁上了。

29

窗外暴雨肆虐。在杰克·迈格斯梦中昏暗的起居室，一个穿着制

服的男人正坐在阴影里。

是你吗?

是我，幽灵回答说。

迈格斯将自己紧紧地裹在格子呢地毯里，而他迷迷糊糊的眼睛试图辨认出这个人的编制。幽灵似乎洞察到了他的企图，点亮了一盏汽油灯，刺眼的灯光，使得睡觉的人不得不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为了保护国王而制作的制服。夹克是群青色，裤子是黑色，在胳膊下面，他夹着头部带铃的有檐平顶筒状军帽。

我在第十五粗野女子队，幽灵说。

轻骑兵团，杰克说。

粗野女子队，幽灵坚持道，打开大衣，露出一个裸体女人，毛发柔软而浓密，胸脯娇小而可爱，乳头富有弹性并呈现玫瑰色。

非常有趣，杰克说，他熟睡着，嘴角露出笑容。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梦。他知道如果他伸手去摸的话，胸脯肯定不在那里，但是如果他躺着不动的话，它可能就在那里。他感到很温暖和舒适，汽灯的亮光温暖了他的双颊。

汽灯是他妈的一个奇迹。

这里没有汽灯，幽灵说。

杰克看着汽灯。灯光很亮。在它后面有装着鱼的盘子，鱼鳞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想应该是汽灯。

这里没有汽灯。

接着变得很暗。某种东西在杰克的脸上轻轻地擦过。他闻到了皮革的气味，他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一个马笼套。

你想骑马吗？杰克。

马笼套又在他的脸上擦过。

是的，先生。

我正向欧文山方向骑去。我想，你可以用一个经纬仪。

是洛根上尉吗？

在他的梦里，杰克·迈格斯能够看到自己依然在微笑。当他跨步向前看看幽灵的脸，他看到的是洛根上尉极其愤怒的形象。

我想你已经死了。

不是我，幽灵说，他看起来不再像洛根。他的头发变成金色。他变得更加年轻。但是他的制服是57步兵团的，马笼套也不再是马笼套了。

我们去做点绘图的事吗？先生。

但是杰克心里感到寒气袭人，空荡荡的，很害怕。没有绘图的事情。这个不是马笼套。

一百鞭子，洛根上尉喊道，打得让我要看到骨头。

迈格斯先是站着，接着就倒下去了。他难以容忍被人看到处于这种状态。他走过帕克的小木屋。在他前面，在俘虏兵营的拱门前，放着该死的三戟刑具，鞭打者拉德聚精会神地站在旁边。

杰克·迈格斯哭着转向幽灵，恳求他对他仁慈一些。接着，幽灵骑着带笼套的马，沿着小道驶去，杰克搬起一大石块，砸在幽灵的头上，幽灵倒在地上，做梦的人把石头举得高高的，向他的头扔过去，他的头顿时像烂水果一样被劈开了。他重复着这个动作，并持续很长的时间。

在伦敦，风刮得窗子呼呼作响。

30

珀西·巴克尔确实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不是为一个流放犯提供住处。这并不是说他让杰克·迈格斯住下去的决心变弱了，而是说这个决心是以和平为代价，唯有此，他才能最终继承遗产。

现在巴克尔先生难以入眠，令人伤心的是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午夜过后的一个小时，他依然需要他称之为好伙伴的她陪伴。

梅西，依然穿着用人的围裙但没有戴帽子，坐在他主人的脚边。他有点心不在焉和烦躁不安，总是拿起一本书又放下另一本。今晚，首先是《艾凡赫》，接着是哈兹雷特的长篇，一本关于年轻女子使他名誉扫地的书，接着，——哈兹雷特的书让梅西很不耐烦——一本所谓维莉夫人撰写的法国小说，由英国亿墨金出版社出版。

他决定选读一本法国小说，这使得他的好伙伴集中了精力，这时，楼梯上好像传来了脚步声。

“留神听！”他叫道，接着他站起身来，把手放在耳边。

“没事啊，”梅西说，“你继续读吧。”

“是他，”他说，然后把书放在了一边。

“上帝啊！”梅西感叹道，“你难道一直会想他整夜在房间里转悠，密谋杀死我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是个傻瓜，因为他有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而我们两个都不能像无名小卒那样忍受这样

的折磨。”

“嘘，他走了。”

“这比哈斯勒更糟。”

“哈兹雷特！”珀西·巴克尔说完，放下手中粗俗华丽而充满忧郁的小说，佩带上作为他遗产一部分的短剑。

梅西无助地看着被扔的小说，它只打开了几页。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弄明白舞会这个词的意义。

“是风。”

“不是风，”小个子男人一边说，一边重新系好他的吸烟衫，拔出短剑，“吹灭蜡烛。”

梅西很不情愿地照着吩咐去做。

珀西·巴克尔非常缓慢地打开他卧室的门，静静地在黑暗中站立着，试图弄清楚房子里的响声到底是什么。

他是一个个头很矮的男人，不到五英尺两英寸高，胸肌很小，手指有一些关节炎，但是卖干鱼这一职业让他认识到，面对打劫和偷窃的人，他别无选择，只有面对，否则就会遭人欺负。现在他心跳得很厉害，几乎听不到任何动静。在黑暗中他慢慢走下楼梯，手里握着短剑。

“谁？”他喊道。

没有人回答。

夜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云层向伦敦方向飘去，月亮有时会露出来，借助这种时隐时现的光亮，巴克尔先生摸到了去门厅的路，然后沿着极其陡峭的楼梯进了厨房。

现在天色变得暗了一些，但是他清楚，在楼梯一半的地方，有一个人。

"谁？"他叫道。

他听到了一点声音——不是风声或者窗子发出的声音——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匕首手柄正在敲打梳妆台的情景。

他朝黑暗处一看，发现一个黑影簇着，就像墨水浸染在一起。正当他盯着看时，发现它在移动。

"我看到你了，"巴克尔先生说，"防护好你自己，我的匕首已经拔出来了。"

"你在说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说。

"迈格斯？"

"是的，巴克尔先生，是我。"

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巴克尔先生平息丝毫的怒气。他脖子上头发又一次直立起来，令人窒息和刺痛的感觉侵入骨髓，"迈格斯，你在我的厨房里做什么？"

"我正在吃点奶酪三明治，"他这样说道，"我错过了晚饭所以很饿。我没有吓你的意思，但是哈弗斯蒂尔太太让我把你的包裹送到阿尔达菲剧院的霍桑先生那里。我在他那里等了一个小时，回来时晚饭都吃完了。"

"但是我们会让你吃东西的，"珀西·巴克尔说，"天哪，我们并没有让你挨饿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喜欢你像贼一样，在房子里蹑手蹑脚。"

"现在我像一个贼？"

"那你为什么不点一根蜡烛？"

"我在黑暗中可以看见。"

巴克尔先生无语。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贼。你知道吗？"

"不，迈格斯，我不知道。"

“你确定吗？”另一个问道，声音轻得让巴克尔先生的汗毛直竖。

“是的，非常确定，我发誓不知道。”

“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会砸你的门锁，巴克尔先生。”

“谢谢你，迈格斯，那样很有教养。”

“我不愿意砸你的门锁是因为——它不值得我这样做。”

“啊，是的，我相信。”巴克尔先生说得很快，“但是街道上的贼是不知道这么回事的。”

“他只需要看看你厨房的窗子就知道了。”

“我厨房的窗子？他从那里能看到什么？”

“特拉法尔加·道尔顿。”

“特拉法尔加·道尔顿？”

“厨房碗柜里的特拉法尔加·道尔顿。我知道，在同一户人家不可能找到很有价值的银盘和特拉法尔加·道尔顿产品。但是看得出，你感到害怕了。对不起。我现在可以点灯了。你想让我现在点一根蜡烛吗？”

“你知道有关道尔顿家族的事？”

“啊，是的，先生，那是一个规则。”

“他们有这些……规则，在干那种活？”

“你能让我为你找一个蜡烛吗？”

“我与许多名人在一起吃过饭，”珀西·巴克尔说，“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他们都对特拉法尔加·道尔顿情有独钟。”

“也许我离开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我在国外，先生，就像别人告诉你的那样。”

很久的沉默无语。

“任何一个人都会猜到，迈格斯，你曾经在国外。”珀西·巴克尔

盯着黑暗处，黑影在移动，“你在干什么？”他叫道。

“我把奶酪扔掉。”

“啊，很好。”珀西·巴克尔说。“我们可以找其他时间再谈你旅行的事。但是现在快回床上睡觉，迈格斯，因为明天我们还需要你这个好劳力干活呢。”

说完他赶快跑到自己的庇护所，并迅速锁好自己的门。

房间里现在很黑，他摸着找到自己的床，投入他好伙伴的怀抱，此时她已迷迷糊糊，快睡着了。

“是他吗？”

“嘘，小点声。是的，是他。”

“他没有谋杀你吗？”

“他可能不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承认他是一个贼，并胆大妄为地告诉了我。他说，我是一个贼，并且也是一个很好的贼。他告诉我他所有偷窃的勾当，他们偷什么，不偷什么。”

“这么看来，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喝醉了。我对他太软弱了。”

“那么他在做什么坏事呢？”

“嘘，梅西，他正在做奶酪三明治。”

“你想做你自己的三明治吗？”

“你真是可爱的孩子，”珀西·巴克尔说，接着沉默了一会儿，又轻声叹了一口气。

“想吗？”她说。

“转过去。”他说。

“你应该说，转过去，我的美人。”

“好。”珀西·巴克尔说着，让自己的脸在乌黑的头发面前忙碌起

来，“转过去亲爱的，把你可爱的白屁股抬高点。”

就这样，主人终于使自己不再想特拉法尔加·道尔顿的事，以及是人而不是猫在黑暗中能看清的可能性。

31

玛丽·欧茨说：“你父亲说你正在慢待你在舰队街上的朋友。”

她丈夫听到她说这样一件事感到很吃惊，肯定是因为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以为她已经睡着了。

“他说你想象着报业是在你的支配之下。”

“玛丽，”他小声说，“已经半夜了。”

“他说他们给你电报，但你从来都不给《记事报》回复。”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父亲是个傻瓜。”

“你经常这样说，亲爱的。”

托比转向格格作响的窗户，向下看了看窗外兰姆康迪特大街。夜晚早些时候，风从东面刮起，现在已经转向，从北面呼啸而来，把空桶都吹到了路中央。

“你何时与我父亲谈的？”

“他今天下午过来把画拿走了。”

“什么画？”

“马克李斯那一幅画。”

"我的上帝啊！"他叫道。

"嘘，你会吵醒约翰的。"

"玛丽，你不应该让我父亲偷走我们的画的。"

"不，不，"她说着，就在床上坐了起来，"他是让怀特查普区的老朋友帮他把画擦洗干净，上面都是从弗内威尔酒店壁炉里飘出来的烟尘，他跟你说过这件事。"

"我的上帝。"

"托比，不要老是这样，我相信他肯定会拿回来的。"

"你比我更清楚，"托比说，他很恼火。他一直算计着由他自己卖掉，"我父亲为了弄到钱从来都不说实话。"

"但是《记事报》一直要你写东西也不假呀。"

托拜厄斯听到她提及《记事报》很不高兴。在两个场合，第一次是他们结婚后的头几个星期，玛丽向他提出了有关做生意的观点，但他坚持认为丈夫的工作是他自己的事情。

"《记事报》非常希望你能为他们写东西。"

"但是我太忙了，不能满足他们。"

接着是沉默不语。他感觉到在黑暗中她变得很冷酷。这种不友好的情况最近频繁出现。确实，她现在在床上的情绪变得很激动。他感到必须改变对她性格的理解，他本以为很了解她。

"太忙还有时间玩接子游戏，"她嘟囔道。

"我亲爱的，"他开始说，尽管内心怒火中烧，托拜厄斯还是把他的手温柔地放在她丰腴的肩膀上。"亲爱的，我并没有玩接子游戏。你是那样想的吗？我是与杰克·迈格斯玩游戏？"

"你是这样告诉我的。"

"你误解我了，亲爱的。这是上个世纪人们在胡椒巷楼梯玩的接子

游戏。我发现它在我的梦游者的记忆里。他会玩骨牌，并且能够描述放在地板上面的样子。我刚把所有的这些记录在我的本子里了。钱会随之而来的，你必须相信我，恩特威斯尔会为这个系列付给我一大笔钱的。”

但她仍然坚持说：“是你自己说的你没有故事了。”

“是这样的，但故事马上就有了。”

最后，她抓住他的手说：“你过去从来都不用磁铁的，你用笔和墨。你自己可以编造，托比。上帝啊，想想看你塑造的那些人。莫夫林太太。你过去需要磁铁让她做梦吗？”

“钱难道不是总会来的吗？玛丽。我难道没有照顾好你吗？你难道不喜欢你的新家？”

“莉齐喜欢。”

“你呢？”

“我不敢喜欢。”

“为什么不呢？”

“我知道我们会不得不离开的。”

“多么愚蠢的话呀，亲爱的。如果我们离开的话，我们会有更好的房子。”

“但是如果账不付的话，屠夫是不会给我们猪肚子的，我将怎么说呢？”

“啊，求你了，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还有杂货店，上帝救救我，他们不想在商店里看到我。求你了，托比。去布莱登好吗？”

“布莱登？”

“是的，为《记事报》。”

“我的上帝啊，我父亲怎么会知道这个？”

“是五英镑和开支，只花一天的时间。求你了，托比。你从利兹回来的路上可以在车里写。”

“玛丽，你一直在看我的电报吗？”

“它是打开的，在你桌子上。我怎么做呢？你当然可以一天不用去管你的磁铁。”

“你认为我对钱没有想法吗？”

“不，亲爱的，我知道你对钱有很好的想法。你在钱的方面很聪明，但是我们一无所有。”

尽管妻子这样说话让他很不高兴，但她说的没错，这更让他感到不爽。他不可能告诉她，他会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因此，即使是他为去布莱顿到自己的房间拿黄色的包，她也不知道他已经屈服让步了。年轻的女人坐在黑暗的房子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在想用西米和土豆能做出什么样的饭菜。

32

正如每天早晨所做的那样，杰克·迈格斯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暮气沉沉的墙上那该死的污渍，这些都是以前住在这个阁楼里的人留下的。

去世的波普先生的房间是一个令人压抑且阴暗狭小的地方，与杰

克留在斯内尔湾的豪宅相差甚远。在他完全清醒之前，他对此感到愤怒和耻辱。

他在床上不停地翻动着自己好斗的身躯，沉重的小腿穿着长筒袜，从毯子里伸了出来，荡在床边，这时只听见格洛格空酒瓶重重地摔在地板上。黑印特制苏格兰威士忌酒，由巴克尔先生的酒窖馈赠。他坐了起来，双手捧着自己的头，看着它滚到了洗脸盆架的下面。

昨天深夜，他又去找同样的东西，但是被房子的主人撞了个正着。醉了，他羞辱了主人的特拉法尔加·道尔顿。好斗，他坦白自己是一个骗子。

他从床上起来，心里明白他的安全取决于别人的善意。因此，令人非常厌倦的是他不得不又一次装成用人。用别人提供的豁口碗盛着冷水刮胡子，尽力用海绵擦拭衣服，也就是说，很不受用。他把头发弄湿，想整出一个新发型，最后只好借助于很多粉状物，而这些粉状物几乎无法掩盖建筑的破损。现在他心里一直盘算着必须与他的恩人消弭隔阂，因此他一瘸一拐地下了楼梯，内心想使自己显得和蔼一些。

当他从楼梯的背面走下来时，他看到了梅西·拉金正从餐厅离开。他蹑手蹑脚地朝门厅走，但又有点犹豫。

“杰克·迈格斯？是你吗？杰克·迈格斯？”

是主人从餐厅里喊道。

“是的，先生，”他回答道，“来了，先生。”但是当他站在珀西·巴克尔面前时，令人沮丧的是，他发现他态度冷淡。

“站在那边，”珀西·巴克尔蛮横地说，“背靠墙。”

这个，无论多么危险，对于杰克·迈格斯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命令。

“我现在要到厨房去。”

“我想你原打算是要去的。背靠墙。”

杰克·迈格斯折回来，但是他没法到墙那边去。

“有别的事吗，先生？”

珀西·巴克尔不理睬他的抗拒，“你看我正在吃饭。”他说。他没有直接面对迈格斯说，事实上，如果不是他提高薄纸般的声音，别人肯定会以为他在自言自语。“你看我吃雄鲑，从特拉法尔加·道尔顿那个可怜的老家伙那里弄来的。”

接着是特别长时间的沉默无语，显而易见，在这期间，巴克尔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他不应该受到羞辱，杰克想。早餐桌上的银器实际上应验了前天晚上的预言。那就是，不值得去偷。但是，对于这样低劣的东西，珀西·巴克尔似乎还像过去那样无知。他坐在桌边，喝着奶茶，偶尔给依偎在他腿边哼哼唧唧的橙色斑猫喂一小撮雄鲑。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今天早晨你不用去欧茨那里了。”

“噢，为什么呢，先生？”

“那不关你的事，杰克·迈格斯。”

杰克·迈格斯不想再与他理论。他只想显得和蔼可亲一点，同样，取消催眠术也使他变得惶恐不安。他不能浪费一天的时间。

“尊重点，先生。”他开始说。

“尊重，杰克·迈格斯，现在有一件事。”

“啊，是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先生。”如果他的微笑有点奇怪，那不是他的本意。他只希望表现出一番好意的样子，“我与欧茨先生有一个交易的，我希望他能信守诺言。我是很信守诺言的，不是吗？我现在正在等着他。”

“一个悠闲的绅士。”

“哦，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绅士，先生。我是一个用人，我并不像过

去那样悠闲，但是我用自己生命中的两个礼拜时间与他交换，先生。这就是我与他之间的交易。如果那位先生两天内不来找我，这必须算在他身上。我要把这些日子都算上。”

“但是你与我有什么交易呢？”

“我不想与你争吵，先生。像过去一样，你还是一位很好的主人。这是我与欧茨先生之间的交易。”

这时，珀西·巴克尔煞有介事地往茶里放了很多糖，搅拌了几下，心满意足地做完这个动作后，郑重其事地把勺子放在碟子上。

“杰克·迈格斯，你穿的是我的衣服。”

“是的，先生，很荣幸，这是事实。”

珀西·巴克尔用餐巾擦拭了一下自己的胡子，“那么我要求像你这样地位的人，应该表现出对我应有的尊重。”

“说得好，先生，但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处于你这样地位的人，”主人开始说。

“是啊，”杰克·迈格斯打断说，“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开门见山，先生。我承认，你看到我的背了。”

但是巴克尔先生不能承认与此事有任何关联。确实，现在看来他不能说任何事情，于是他又拿回原先扔掉的面包皮，并开始涂抹黄油。他精力十分集中，即便开口说话，他依然像在砖头上涂灰浆一样乐此不疲。“我们的交易是你是我的仆人。对我来说，希望得到你的尊重，杰克·迈格斯。”

“是的，先生。”

“你对此满意吗？”

“啊，是的，先生。满意。”

“现在看来你今天没事，我想让你帮我擦拭我的银器。”

“好的，先生。”

“所用的抹布都会在斯宾克斯先生的小客厅里。哈弗斯蒂尔太太会领你去的。”

“与此同时，巴克尔先生，你知道我的一个小秘密。”

但是巴克尔先生不愿意染指这件事情。

“每一件事都保存在它合适的地方，迈格斯，你不用害怕。”

“你这是什么意思？”

珀西·巴克尔终于抬头，第一次在整个交易中与用人的眼神对视。

“我的意思是，”他说，“你不用害怕。”

就这样，在没有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杰克·迈格斯离开了。

两个小时之后，康斯特伯在后客厅里发现了他。所有的失去光泽的碟子都摆在他面前，但一件都没有动过。

“你好。”康斯特伯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

对方郁郁寡欢地点了点头，开始用奥克洗涤剂刷洗看起来十分肮脏破旧的格鲁吉亚茶壶。

康斯特伯则像在聊天那样，把自己尖尖的肘子撑在桌子上。

“你不是一个用人，迈格斯先生。”他说，“你装成一个用人，这会让你很难受。”

杰克·迈格斯听得很专心。

“你来到女王大街是由于你对亨利·菲普斯的‘情结’，当你发现他不在时，你决定留下来并寻找他。

杰克·迈格斯仍然沉默无语。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能帮你找到他。”

“你能找到亨利·菲普斯？”

“亲爱的迈格斯先生，这不是我应该自荐的事情。”

他话说得很轻柔，考虑也很周全，但却极大地冒犯了杰克·迈

格斯。

康斯特伯说："我能否问一下，你为何对那位绅士情有独钟？"

"只是个人情感。"对方冷冷地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扔掉这份情感。"

"哦，是吗？你真愿意吗？伙计。"

康斯特伯没有明显地叹气，但是他的胳膊垂了下来，陷入了忧郁寡欢的沉默之中，这种沉默并非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你跟他很熟吗？"迈格斯终于开口问了。

"我认识他的朋友。是的，很熟。"

"他们能领我去见他吗？"

"有人可能不太愿意拜访，迈格斯先生。"

"那你可以帮我给他送一封信吗？"

"那还是很可能的。"

"你的朋友能把回信带给我吗？或者领我去见他？"

"如果我的朋友能够找到他，他们会帮你捎信的。我只能说到这个分上。"

"远不止一个便条。告诉你的朋友说杰克一直在等他。告诉他我会继续等下去。不，不说这个。只说他们有信给他——我会在他们出发前给他们信的——他读信时他们要等在那里。他们能等一个小时吗？你的朋友。我会给他们出高价的。"

康斯特伯懒洋洋地微笑了一下。"我的朋友都很够哥们的，他们不会要求付钱的，迈格斯先生。"

"你与他们直接联系吗？"

"我下周一会与他们碰面。"用人疲倦地站起身来，"我休假。"

但是周一是三天之后。杰克·迈格斯不可能再住三天。

33

令人糟糕的是，梅西一直在试图偷听巴克尔先生和杰克·迈格斯之间的谈话。尽管直到后者被突然派去清洗银器前她都没有进入餐厅，但是她知道，杰克·迈格斯无意中泄露了她告诉他的信息，他背部的疤痕被人看到过。

当她把新茶壶放在凌乱的早餐桌子上时，她知道主人肯定会问有关谣言的事情。他是一个宽厚大度的人，但是如果被惹恼的话肯定会怀恨在心的，所以当她从他那里收走空茶杯时，她害怕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

她是一个年轻高傲的女子，特别在意伺候谁和为什么。但是如果能得到她主人的良好评价，她愿意完全抛弃自己的自尊。

在目前情况下，她的唯一希望是巴克尔先生可能对她火冒三丈，直接指出她所犯的错误。坦率地说，她也许或者至少会请他原谅。她会拍他的马屁，并且乐此不疲。她愿意变成一个小虫，钻进他的耳朵里。她愿意沿着他的血脉，在他愤怒的心里蜷起来。当她把一杯茶水放在他面前时，主人投给她一种冰冷而奇怪的眼神。她意识到他不会发脾气了。他甚至都不提她行为不检点之事。

他说今天是很不错的一天。

今天天气根本不好。天气阴沉并且下着小雨。

他说他今天吃了很多。他把椅子往后一拉，冲她淡淡地微笑了一

下，就离开了房间。从被扔在盘子里雄鲑的惨状可以看出他十分伤心。

梅西一直非常喜欢摆有大圆桌子、窗子镶嵌着琥珀色与紫罗兰色花格玻璃的餐厅。偶尔在伺候主人的时候，她幻想着有一天她会最终成为巴克尔太太。即便外面下雨、刮风，要做的只是站在他挺直的腰板后面，双手藏在身后，手指做出圆圈状，等待带上结婚戒指，想到这些是一件很令人陶醉的事情。

现在，当她把刀叉和瓷餐具堆放在盘子上时，她想起了曾在菲特胡同住过的贫民窟。想到如果被命运戏弄，再一次住进那样的地方，她的内心禁不住一阵颤抖。她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再回到那样的生活。由于无法消除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她知道必须直接找到杰克・迈格斯，亲自向他解释她个人的处境。他绝不能将她再置于这种危险之中。

此时莫特小姐正在厨房里切猪肝，但是梅西几乎没有关注她。她开始洗刷碗碟，接着离开了。她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必须找到杰克・迈格斯，并请他保守秘密。如果她曾经在房顶穿过的事情被泄露出去，她肯定会永远失去工作。

因此她急匆匆地穿过走廊，她知道他在哪个房间干活。但当她来到转弯角时，她发现圆脸的管家，正在走廊里数泡菜瓶子。

"啊，梅西？"

"我来拿柠檬皮。去餐厅擦黄铜器，太太。"

哈弗斯蒂尔太太给了她两半发霉的柠檬外皮。梅西编造不出她来到管家面前的借口，而现在她却成了自己所编借口的受害者。她必须回到餐厅擦黄铜器皿。

在餐厅，她发现和事佬先生正与主人一起摆放桌子。和事佬先生曾是给巴克尔先生带来好运的律师，现在好像也给自己带来了好运，因为经常看到一个一瘸一拐的男孩总是往他的邮箱里丢进往来账单。

他自己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至于他的长相，确实很难讲，最明显的特征是他的嘴巴、下巴和鼻子都淹没在他肥胖的身体里，即使是他的声音也显得造作有余，因为身体溢出来的下坠本身弱化了高声调，从而使他的声音更难听到。梅西把柠檬皮放在一边，悄悄靠近他们，从而能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幸运与否，”和事佬先生说，“不管是在哪种情况，看起来我发现你的重罪犯都记录在最前面的卷宗里。”

桌子底下有面包渣子，由于没有小簸箕或者小盆子，梅西只好用手做替代工具了。

“是名字里有两个 gs 的迈格斯，”和事佬先生小声嘀咕，“有个1813 年的迈格斯，名字里只有一个 g，但是他是来自谢尔德的铁匠。”

上帝啊，梅西想。

“我不知道有关 gs 的事，”巴克尔先生说，“但是他是一个伦敦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样的话，我这里就有一个恶棍。”和事佬说。

梅西抬头，看见他在桌子那头正把一个皮革封面的书放在书架上。

在梅西看来，与一个法律人士谈论杰克·迈格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对她来说，律师与法官属于一类，法官和警察没有区别，警察与在纽盖特监狱的刽子手哈罗德·霍班一模一样。听到他们这样谈话，她变得很愤怒，于是赶快退回到门厅。这里有很多雕刻品，她把每尊雕刻品都认真地弹了弹灰尘，放整齐，一直到令人伤心的谈话结束，客人离开。

和事佬走了之后，巴克尔先生没有叫她，这证实了她的担心：他对她很生气。

她开始侧身慢慢地移动到他面前，好像是由于干活需要似的。当她最后来到客厅侧门，用力擦拭黄铜把手时。引起她麻烦的呵斥声从

楼梯那边传出，并在餐厅里爆发起来。

“这是错的！”杰克·迈格斯一边喊，一边在空中挥舞着一听奥克银器擦洗剂。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她才看清楚他可怕的一面。她看见主人的手里拿着一听奥克，眼睛凝视着上面的标签。

“如果它是银……”珀西·巴克尔开始说。

“谁他妈的说是银器？你对我不坦率。”

主人挤出冰冷的微笑，“我对你不坦率？”

“现在我听说康斯特伯已经知道我的过去了。”

上帝啊，原来麻烦出在这里。

“我身体裸露的时候是你让他在房间里吗？还有她？”他用手指着正在用柠檬擦门的梅西，她感觉血液在脖子和耳朵里膨胀，而黄铜把手却熠熠生辉。

“你邀请她进入房间是看我丢人现眼了吗？”

“坐下，迈格斯。”

“不管是站还是坐，你都会把我送上绞刑架的。”

“上绞刑架？啊，先生，你错了。”

杰克·迈格斯不是坐在巴克尔先生让他坐的椅子里，而是坐在桌子上，双手搓着自己的脸。

主人没有理睬他的放肆，而是在椅子上坐下，然后打开和事佬先生给他带来的大部头书。“我把这件事冒昧地告诉了我的朋友，林肯酒店的和事佬先生。”

哦，上帝啊，这更加糟糕。

巴克尔先生非常镇静地把眼镜戴在自己尖尖的鼻子上，然后眯着眼睛费力地翻阅着他书里的几页内容。“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研究了你

的刑期，和事佬先生精通法律，对于你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是我他妈的自己的事。"

"1813年伦敦有一个名叫杰克·迈格斯的人被终身流放。这是你的情况吗？先生。"

看到这句话在这个男人身上产生的效应让人心如刀割。他的胳膊耷拉了下去。他轻轻地摇着自己的大脑袋。

"我是歹徒，不是吗？"他朝书的方向点点头。

"歹徒？"

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他的下巴松弛下来，眼睛也变得呆滞。"不要这样说。"

"我是一个屎壳郎，是吗？我很清楚地知道一旦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将会发生什么。我被终身流放。不就是这些事吗？难道上帝要把我踩死不成？"

"这里没有屎壳郎，"珀西·巴克尔说，语速很快。"但是，确实有一个叫杰克·迈格斯的人于1820年在莫顿湾获得有条件宽恕。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你能够重新回到新南威尔士就好了，为了所有的一切……哎呀，没有人希望你被绞死。"

"我知道。见鬼去吧。我确实知道，先生。但是，你看，我是他妈的英国人，我有英国的事情要解决。我不会背负歹徒的恶名就这样生活一辈子的。我到了属于我的伦敦。"

"说话尊重点，"珀西·巴克尔说，显而易见他生气了。

杰克·迈格斯停顿了一下。

"你对我尊重，杰克·迈格斯，我就对你尊重。我是来救你的人。现在我准备做你的代理人，卖掉你的财产。"

"你怎么知道我的财产？"

亲爱的上帝，他在瞪我。

“是我，”珀西·巴克尔说，“昨天发现了杰克·迈格斯是一所房产的主人……”

“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要那样查问的？”

他再次看了梅西一眼。

“怎么可能是我呢？”她喊道，“你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事情呀。”她坚持对主人说，“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事，先生，我发誓。”

“我会保护你的，杰克·迈格斯，然后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巴克尔先生，我刚刚来到这个国家，做了很细的计划。我在多佛尔有人，我给他付钱。但当我把所有的文件交给他后，他马上变脸。每一件事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它的变化也都是瞬间的事。但是现在满屋子都是爱管闲事的人，争着谈论我的生活。”

“是你闯入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闯入你的生活。”

杰克·迈格斯轻轻地摇摇头。确实如此，但也不是这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他们的过错。他看了看梅西，又转向满脸忧伤的巴克尔。

“我将对你们怎么做呢？”他说，“这是一个问题。”

34

玛丽·欧茨听到楼梯上传来丈夫的脚步声非常吃惊，她知道他要

去布莱登，撰写有关最近火灾的事。她本不该吃惊的。他心里总惦记钱的事，这从他手稿中找到证据——手稿边总是有首字母的计算符号 £-s-d。

托拜厄斯·欧茨对猪肉和培根肉的价格了如指掌。他也知道自己欠了屠夫、杂货店老板和裁缝多少钱。他在大圣马丁拉乘坐邮车时，就像一个工厂老板那样，将各种支出和收益算得很仔细。在从布莱登回来的路上，他决定坐在里面，点蜡烛通宵撰写。但是当马车嘎吱嘎吱地驶出伦敦时，车顶上只有他一个人——两便士半一英里，是坐在里面费用的一半。

到了科拉普汉姆科门，天下起了小雨。托比把自己裹在彼得山姆大衣的里面，竖起了丝绒的领子，眼睛盯着湿漉漉的黑夜，脑海里做着加减乘除。马匹的胃气胀响了，笼套发出了碰撞声。他在计算赊欠管道工、制鞋匠和文具商的钱。看到令人恐怖的总数，他只好把大部分欠的债掩藏起来，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与可能的意外收获相抵消。

在赊账方面，他把父亲偷的画也计算在内：十几尼。对于这个，他又另加了五十镑，这个钱是预支给他的，作为尚未完稿的杰克·迈格斯故事的报酬。

迄今为止，他确实从未收到过如此大数目的稿酬，虽然他目前连让剧中人演出的剧本都没有，然而眼睛深处的疼痛却使他胆子更大。他知道这种疼痛是老毛病了。与他第一次脑海里显现喜剧人物老上尉克拉姆雷的感觉如出一辙，眼睛后面一跳一跳的，间歇式的剧烈阵痛，手腱也是胀胀的。当他进入杰克·迈格斯的灵魂时，如同跳进了一个焦躁不安且功率强大的发动机内脏。也许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或者知道什么，但是他感到就像飓风穿过破碎的玻璃窗一样，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拂晓时分，虽然他的眼睛看着苏塞克斯郡丘林地带嫩嫩的绿草，但是内心依然千头万绪，独自沉浸于心中隐藏的风光之中。清晨的时候，马车在哈弗穆转向，但他的眼睛却因为心中的如意算盘而变得明亮、锐利并充满生气。

在到布莱登之前，他一路都是如此。然而当最终到达老船客栈时，他却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昏睡状态。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在格博思胡同的霍克父子丧事承办所。

其他作者可能已经开始从火灾现场，或者从幸存孩子的床边报道悲剧，欧茨却从殡葬场询问开始，至于为何如此，他不可能告诉你，但毫无疑问，这实际上存在于他直面最恐惧之事的习惯之中，根据粗略分类法，顺便提一句，这可以解释他为何对杰克·迈格斯如此痴迷。

孩子的死总是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年轻的遇难者是穷人家的孩子，这就使他十分愤怒。这种愤怒使《记事报》编辑有理由相信，它对报商的利益大有好处。因为托拜厄斯曾经出身贫寒，十分关注对受虐待孩子的保护，并因为维护工厂的遇难孩子和工厂主抗争而家喻户晓。

在布莱登，搭建简易锯木架的人在安放煤气线路时导致了灾难的发生。现在只要碰一下丧事承办者的手，就可以使他所有的热情浮出表面。

"你想看死去的人吗？"小霍克先生问道。他是一个个头高、头发沙黄的人，朝下撇嘴表明他对生命有不以为然的习惯。"你想亲自检查他们吗？"

"是的，我想把它留给《时代报》来报道对医院的损坏程度，"托拜厄斯·欧茨说，"我相信他们的人此时已经开始检查受损害的情况了。《时代报》的人还没有到这里来，我保证。"

"是的，先生。"

"《观察家》呢？"

"你是第一个想到这件事的。"

"我是来写孩子的，霍克先生。我相信只有我一个。"

霍克先生转过身，打开了像教堂一样的门廊，探出他尖尖的鼻子，"思拉德先生，"他喊道，"公司钥匙。"

一个年长的先生拖着脚步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黄铜钥匙。霍克先生接过钥匙，没有对托拜厄斯说一句话，便径直走出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作家才想起来别人邀请他参加一项活动。因此他跟在弯腰弓背的霍克后面，走进一个胡同，然后拐到更小的巷子，再从那里走进一条后街。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有点甜味的烟雾，但是周围颜色单调的红墙太高，他不知道这烟雾是由医院散发出的，还是其他不相干单位造成的。最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很窄的死胡同，经过几番扭动，铜钥匙终于打开了沉重的门。接着他们迅速冲下磨损得很厉害的石阶，这里光线很弱，空气潮湿，并弥漫着泥土气息。

他们来到一个木制小门厅，由此进入一个很大的拱顶地窖。托拜厄斯后来才知道，这个地窖就在市政厅下面，但是此时他感觉像是在地下墓地似的。他被眼前所见到的惊呆了——在不平的砖铺地板上，整齐地摆放着特别小的棺材。

霍克先生在第一个棺材面前弯下腰，"那里，"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当他转身面向作家时，他的脸显露出相当丰富的情感。

托拜厄斯跪在棺材的旁边。这是一个小女孩，不到八岁，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很小的圆叶风铃草花束。

"窒息而死，"丧事承办者说。

她的眼睛已经闭着，即使如此，霍克先生依然要给死去的小女孩

一个成人警报礼遇。

“你肯定辨认不出他们了。”他生气地说，“跟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时的样子根本不同。”

验尸报告说她的名字叫马维思·克拉夫茨，一个孤儿，她躺在棺材里，神色庄重得像在祭坛前围栏的遗孀似的。托拜厄斯感到眼睛深处火烧火燎的。当他沉浸于描写这个意志坚定的小脸时，到布莱登来的一路上所积压的强烈情感一下子在太平间找到了归宿。

“这是谋杀，”他宣称道。

霍克先生使劲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另一个棺材。与其他的不同的是，它盖着一块穆斯林白布。

“汤姆·格列夫我们最好就别看了，先生。”

托拜厄斯盯着这块穆斯林布看，跟莉齐睡衣的面料是一样的。

“它可能不仅仅是烟熏死的，先生。”

“把布掀起来，霍克先生。”

“你没有必要看，欧茨先生。”霍克先生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托拜厄斯自己把手伸向那块布。这块穆斯林布跟穿在他小姨子身上的感觉完全一样。他把它拉到一边，看到的一幕很不自然，他甚至一下子辨认不出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人，湿湿的，泡状的，像肉一样。蓝白色的骨头在烧焦和起疱的皮肤中间折断了。

“啊，我的上帝啊！”他转过身，非常痛苦，手捂在嘴巴上。

“汤姆·格列夫，”霍克先生说，“一个木匠的学徒，他对于他弟弟而言如同父亲一样。”

“上帝啊，”托拜厄斯·欧茨说，额头靠在离他最近的冰冷潮湿的墙砖上。“亲爱的上帝，原谅他们所有的人吧。”

霍克先生更换了穆斯林布，从作家身边走过，然后打开了通往街

道的门。

“你最好到公司去看看信函。”当托拜厄斯和他一起向小胡同走去时他这样说。

“信函？”

“女总管写了很多有关煤气的信。你可以看看1月2日发生了什么。”

托拜厄斯在他的记事本里记下了1837年1月2日，但是在他心里依然浮现着可怜的汤姆·格列夫——烧黑的皮肤，令人恐怖的蓝白色骨头。他与承办方告别之后直接去了火灾现场。在那里，一个年轻的警察陪着他，他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查看煤气的线路。接着他去了公司的办公室，审查了女总管写的信函。三点之后他又回到火灾现场，这一次他是由为这次煤气泄露负责的建筑公司的头陪着，汤姆·格列夫的尸体老是在他面前浮现，他在依然冒着烟的残骸现场询问了建筑商很多问题，直到他们的鞋也冒烟了。

他采访了疲惫不堪、眼睛红肿的护士，收集了许多死去孩子的故事。他给撤离到圣斯蒂芬教堂的幸存者带来了一些硬糖，从耳朵后拿出一些便士，让围巾出现在病人的吊袋里。他是一个很好的魔术师，如果不是被一个年轻人打断的话，他会陪他们玩更长的时间。显而易见，疲惫不堪的年轻人正等着他完成任务。他是麦克阿尔品医生，苏格兰人，他被派来询问作家是否愿意与医院的医生们共进晚餐。

托拜厄斯没有听他讲什么。他眼睛盯着忧郁的年轻人，但是眼前浮现的是可怜的汤姆·格列夫的脸。

上帝救救他吧，这就是杰克·迈格斯的结局。他自己也不清楚他为何知道，或者为什么这个可怕的景象让他产生这样的念头。

“毫无疑问，今天对你来说也是很艰难的一天。”医生一边安慰地

说，一边把手放在托拜厄斯的肩上，这时一股无名火突然在作家的心里冒出来，“除非你还有别的事情。”

托拜厄斯有雀斑的眼睛回头盯着询问的人，但是他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杰克·迈格斯被困在着火的房子里，呼呼的火苗围着他。

“不，不，”他结结巴巴地说，“一点都没有。”

他转过身，看见受到惊吓的蟑螂和蜘蛛在烧着的地板上爬行，脑海里突然显现他正要写的那本书的结局。

35

托拜厄斯·欧茨小说的读者都知道医生在他作品中的作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主人公，抛弃他们，对于穷人总是表现得很势利眼和变化无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托拜厄斯被邀请与医生们一起共进晚餐时，他才知道这些有头有脸的人不仅知道他的名字，并且是他喜剧小说的崇拜者，于是他立刻做出决定，因身体太过劳累而推迟到第二天回伦敦。

当然，这就意味着他将失去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那天早上他还顾不上想这些，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可以坐黎明那一班邮车。他可以在船旅馆停留。他把自己的衣领竖起来，这样就可以不用给服务生小费。

现在已是春天，夜晚清新宜人。他本应在广场上呼吸新鲜的空气，

但他却懒洋洋地窝在酒店的房间里，两手紧握着放在大腿上。虽然眼睛盯着窗外的巷子，但满脑子做的却是取得巨大成功后若隐若现且令人心旷神怡的白日梦。

过了约会时间五分钟。他来到希波克拉底学院雄伟的门前，先是管家迎了上来，接着交付给了一个用人。当他跟着负责礼仪的人上了宽大的大理石楼梯时，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思忖着接受这样的邀请是否是一个错误。他衣着亮丽但稍显凌乱，步子充满活力但却有点潮湿。夹克的左侧因笔记本的重量而显得有些下垂。

门在他面前打开了，他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大房间，从拱形窗户望去，灰色的大海一览无余。在这里有八位衣着优雅的先生在等着他。有骑士勋章的先生还佩戴着表示头衔的丝带。

他们都比他高大。他们都在牛津或者剑桥读过书，从小就学习希腊语或者拉丁文，读柏拉图或者亚里斯多德的文章。如果他们很钦佩客人小说的话，他们很难接受他就是那个把英语用得像里拉[①]一样的人。跟他们握手时他感觉到了他们的失望。

斯蒂芬·沃爵士写过一个备忘录，其中他回忆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那个“红嘴唇伦敦佬”怎样坐在桌子边，怎样用餐巾擦拭刀叉。斯蒂芬·沃爵士描写了托拜厄斯是怎样不停地摆放酒杯、水杯和每一件刀叉，因此“他给医生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神经性发怒的患病者。”

但是如果托拜厄斯感到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不会就这么束手就擒的。他很严肃地盯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好像他是被派来坐在那里审判他们似的。刚开始坐在桌边时，气氛有点紧张，接着没有任何

① 里拉，古希腊的一种弦乐器。

铺垫，他开始讲述他与辛克莱先生偶遇的故事。故事对他相当不利，尽管不久之后，听众们就开心地大笑起来。

接着他又讲到珀西·巴克尔。他送给他们能够带来好运气的干鱼，此时喵喵叫的猫在客人的腿间穿梭，两个穿着黄衫的用人站在旁边。他给了他们一个草稿，后来这一篇被选录在“一个在女王大街的杂货商”的集子里。

这时酒的作用开始显现，他们个个都变得像学生在过学期末的最后一天那样喧嚣嘈杂。托拜厄斯吃着带有血丝的烤牛肉，味道很美。他是这样说的。味道很美这句话不足以表达他想说的意思。他害怕勾起很多童年的回忆，以及他母亲做的面包和滴水的三明治。当他发现客人被彻底迷倒时，他也洋溢着被爱包围的喜悦。

当蛋奶沙司被端上桌子时，麦克阿尔品医生向在座的各位透露说，去年冬天在伦敦奥菲姆大剧院，他看见托拜厄斯·欧茨扮演了行为乖张的外科医生斯宾塞·斯彭斯爵士的角色。坐在边上的人能够吟诵他的台词。

事实上，他选择了托比自己没有写过的台词。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都不是真正的文学，仅仅是一个短剧，用来讽刺摄政外科医生赫伯特·卡茨维勒爵士。

现在，在布莱登，这漫长而令人不安的一天即将结束，但对于能够为这一帮医生尽兴“表演”，托拜厄斯感到很高兴。

他开始只是用声音，再加上不过是布丁勺子和一杯波尔多葡萄酒的道具，不久壮观的旧风箱也被派上了用场。他在房间里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行走，拷问外科医生，骂他们是“该死的恶棍”和“笨蛋”。

我的上帝啊，他让他们在座位上笑得前仰后翻，即便他们当中最

具绅士风度的人，一个高个子、皮肤呈灰黄色名叫皮帕瑞吉的绅士，也笑得胡子上都是湿湿的眼泪。

在这三个小时里，托拜厄斯感到了自己成功、机智和著名。午夜之前，外科医生们都驱车回家了。作家的欢乐消失殆尽。

站在希波克拉底学院外面的小道上，他突然感觉，他的举止不像个文人墨客，更像一个普通的魔术师，街道玩杂要的。辛克莱这样表演过吗？从来没有，永远没有。他曾经去过杰拉美尔、斯提齐姆比利巴顿，在布莱弗莱路上从用人那里拿走了六便士。他是托拜厄斯·欧茨，约翰·欧茨的儿子，一个有名的恶棍。

他先是在海滨人行道上走着，干净而带有咸味的空气迎面而来。不久他回到了轮船酒馆，小房间里不合时宜的壁炉火正燃烧着，他开始彻底审视自己，重新做他过去失败的每一件事，他闭上双眼，面部有点扭曲。他不粗俗，也不是一个小丑。他将羽毛笔再一次伸向墨台。

36

托拜厄斯回到兰姆康迪特大街时，心里就仔细地盘算着早晨如何度过。由于是周六，所以他知道妻子和孩子应该已经回到她母亲家里，他们会等到孩子午睡醒后才回来。琼斯太太肯定已经把大水壶蹲在了炉子上。回家十分钟后，他就马上洗澡，洗去疲惫身体上的污垢和烟尘。十点半钟他用毛巾擦干身体。十点四十五分他去做健美操，接着

他穿上绸子睡衣。当客厅里的钟敲响十一点的时候，他会从起居室窗户向外观察，只见琼斯太太手里提着购物袋，走上庭院的台阶。他从后楼梯下去，插上厨房的门闩，再上楼，插上前门的门闩。除了莉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之外，整个家空荡荡的。

他扭动了兰姆康迪特大街 44 号的钥匙，心里想着他的小姨子，尤其要解开她珍贵项链的锁扣，并把它从脖子上取下来。

想象一下，他恼怒地步入门厅，从起居室开着的门看见昨天晚上曾被自己诙谐地描绘过的杂货店老板，正端坐在壁炉边红色沙发上。

旅行者把公文包丢在门厅衣帽台上，拿起他不在家时寄来的邮件。他一边翻阅着寄来的信件，一边向来访的客人走去，他想借此来掩饰他的愤怒，但却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请原谅，先生，”珀西·巴克尔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但是我感觉，在我行动之前应该告诉你。”

“是什么事，巴克尔先生？”

“我相信是我的错，先生，不是别人的。”

“巴克尔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在说，”巴克尔先生说，此时他的脸颊显示出情绪激动的标记——有弗罗林大小的红色斑点，一边一个。“我是在说我们的杰克·迈格斯，不是要说他的好话，先生。他已经疯了。”

“坐下，巴克尔先生。如果他疯了，我相信不是你把他弄成那个样子的吧。”

“他心知肚明。”

“在那里坐下。我也坐下。对不起，巴克尔先生，但是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处理。我们会很快处理你的事情。”

“现在吗，先生？”

"现在。"

巴克尔先生说话声音很低，再加上一辆路过的大板车轱辘作响，托拜厄斯·欧茨要绷紧了耳朵，才能听清楚。"他知道我们看到他身上的疤痕了。"

"很好，"托拜厄斯·欧茨说，"这还不是那么糟糕。"

"他肯定是个逃犯，先生，因此他想得很糟，认为他自己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他相信我的话，我会保持沉默。告诉他。"

"好的，先生，"珀西·巴克尔一边说，一边反复拨弄着平放在膝盖上的海豚皮帽檐。

"因此，"托拜厄斯快速地说，"就这样。"

"啊，先生，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有一个厨房用人，她是他秘密的同伙。"

"用人知道他是一个逃犯吗？"

珀西·巴克尔双手紧握着。

"是你告诉用人的吗？"

"不太多，欧茨先生。"

"然后她再告诉他，"托拜厄斯问，声音提了起来，"你和我看着他把衣服脱掉的？"

"她本意是好的。"珀西·巴克尔小声说。

"很好。"托拜厄斯·欧茨说，"你的杰克·迈格斯关注……"

"哦，我说不是关注，"巴克尔先生打断说。

"那你说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暴跳如雷。"

"对我，是吗？"

“他把用人押做人质，先生。”

“用人？”

“他把她锁在我的私室。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她在用人间传播谣言。但是上帝知道他会对她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时，托拜厄斯·欧茨抬头看见他的小姨子，她穿着长长的白色穆斯林衣服，站在敞开的门口，冲他微笑着。

“你回来了，欧茨先生。”

“是的，沃伦娜小姐。”他半站起身来。

“你要留意着时间。”

“确实，确实是的，马上就好。”

她微笑着转身离去。

“现在，巴克尔先生。”

“他拿了我的剑，先生，”巴克尔先生说，“把它架在我的脖子上。”说着，小个子男人就把他的衣领往下拉，只见他的鸡脖子上留有一个紫青块。

托拜厄斯·欧茨看着小杂货店老板，很蔑视他的破牙和肮脏的微笑。“巴克尔先生，”他站起身，“我们今天下午再详谈。”

“他相信那个用人会在其他用人中间嚼舌头——斯宾克斯先生、哈弗斯蒂尔太太和莫特小姐。他让我下令要他们待在家里。”

托拜厄斯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坐下：“你按照吩咐去做了吗？”

“哈弗斯蒂尔太太明天要到她哥哥那里去，如果被阻止的话，她会很伤心的。我试图将这些告诉迈格斯先生。我不能束缚她。但是当我告诉他时，他勃然大怒，伤了我的脖子。至于那位用人，他不会让她离开他的视线的。她必须锁进私室，从黎明到……”他停下来，转过身去。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哭。”

“对不起，先生。我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但是我想还是在我去圣玛丽·勒·博大街之前告诉你为好。”

“圣玛丽勒·博大街？但是你窝藏了一个逃犯。你不能去圣玛丽·勒·博大街。你疯了吗？”

“那么，你去叫警察吧。”

“不，不，巴克尔先生。现在这样去做太晚了。”

珀西·巴克尔像一匹马拒绝马笼套一样，开始摇头晃脑。

“那么，把他带走，先生，”他叫道，“请你过来把他带走。把他带到你家来。”

“是你收留了他，”托拜厄斯严肃地说。

“你不能这样对我，”珀西·巴克尔说。

“告诉我，”托比微笑着说，“你是不是写了一本书献给你自己的，巴克尔先生？”

“这两件事风牛马不相及，有关系吗？”

“巴克尔先生，请你镇静——如果你回到迈格斯先生身边，请你告诉他我保证为他保守秘密。”

“他不会信我。”

“告诉他，我会将整个房子隔离的。告诉他没有人可以进出。这样他总会高兴了吧。”

“你会把我的管家锁起来？我的用人？先生，尊重点，你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托拜厄斯不知道如何让他按照所说的去做，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信心满满。

“如果你能把这个口信传给他。那么我正在撰写的这本书里也会有你的名字的。”

巴克尔先生停顿了一下："写我的名字？"

"是的。"

"哪里？"

"哪里？"托拜厄斯诡秘地说，"你是在与我讨价还价吗？"

"为什么不与你讨价还价？"满眼是泪水的杂货商叫道，"你让我违法。"

"它将会在书的前部，书名的前面。"欧茨更加镇静地说，"会这样写——'向我的朋友珀西·巴克尔，一个文人，懂艺术的人致敬。没有他这本书是不能完成的。'怎么样？难道不像回事吗？"

"我的教名是珀西·威尔。"

"是的，是的，珀西·威尔。"托拜厄斯把他的手放在杂货商瘦骨嶙峋的肘子上，"我晚上会到你家。你告诉他那些话。至于献辞，我会写出来供你仔细研究。我们再商量措辞。"

珀西·巴克尔被送到门口，不久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很礼貌地领到了大街上。

托拜厄斯·欧茨悄悄地在他后面插上了门。他下楼到了厨房，确认琼斯太太已经离家去了市场，他锁了庭院门，匆忙上楼去见莉齐。

37

巴克尔先生有商店老板的处事风格，那就是通常看起来胆小怕

事，甚至有点媚态。但是当他发现杰克·迈格斯除了控制着他的好伙伴之外，还占有了他的书桌，他便满怀怒火，几乎到了不可自控的地步。

他低头看着梅西，仔细检查她是否受到伤害，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他心里依然难以平静。

“你坐在软椅上，”他说。

“我想站着，谢谢你。”她把针织活放在了一边，“我不累。”

“坐下，”巴克尔先生命令道。

他把粗糙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斜靠着墙，等着托拜厄斯·欧茨如约到访。

不久之后，感谢上帝，铃响了。远处传来很轻的说话声，接着是康斯特伯上楼梯的脚步声。当他们到了私室时，珀西·巴克尔急不可耐地走向门口，但是被杰克·迈格斯很粗野地推到了一边，他正准备去盘问用人。房子的主人被扔在了身后，所看到的是袭击者汗沁沁的后背。

听到来访者是一位医生，迈格斯破口大骂，接着又回到了书桌旁，尽管这是一件精美的家具，但他还是用手砸向它。

巴克尔先生感到不知所措，只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

“是克朗医生吗？”他向用人询问道。

“不是的，先生，”康斯特伯说。出于职业素养，他对于发生在私室里的爆炸性形势没有丝毫的反应，“不是克朗医生，但是那位先生说话有点奇怪，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

“那么就说我不在家里……”

“见他，”杰克·迈格斯打断他说，“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里有什么问题。”

"见他？"巴克尔先生的声音几乎提高到要尖叫的地步，"你处于极度惊恐状态，不让任何人相互交谈。我为何要见他？"

流放犯不理睬巴克尔先生的话，他径直对康斯特伯说，"你和他一起去。确保没有任何人泄露秘密。"

巴克尔先生说："康斯特伯要在这里与梅西在一起。"

"与你的主人一起去，"迈格斯继续说，"确保没有任何人说起杰克·迈格斯。"

看到他们之间令人心烦意乱的对话，梅西·拉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是巴克尔先生看穿了她的佯装，当他看到她假装平织和反织的样子，他明白她正为他羞愧难当。他与康斯特伯一起离开房间，感到气恼和羞辱。

他的来访者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身材肥胖，穿着摄政时期的男礼服大衣，背靠着空壁炉站着，两腿岔开，肚皮上顶着个大皮箱。

房子的主人把手伸出去说道："珀西·巴克尔先生愿为你效劳。"

"送他出去。"

"对不起，先生？"

"用人，出去。"

"也许，我会……"

"送出去，送出去，"医生喊道，同时作出别做声的手势。这时康斯特伯像一个长腿的怪异沼泽鸟一样，小心翼翼地退出几大步。

"现在看这里，"珀西·巴克尔大声说，他已经厌倦了被别人推来推去，"我认为这样很不好。"

"不好？"医生用他那短粗的手指戳着他的肋骨说，"我要给你不好的消息，先生。女王大街有瘟疫，我到这里就是要让你迅速行动，避免所有的人有更大的灾难。"

38

不一会儿，爱德华·康斯特伯被叫回到了起居室。过去那里点着六根蜡烛，而现在只有两根。由于这些蜡烛在房间的另一头，再加上窗帘被拉了起来，因此房间里显得很暗，用人几乎看不清来访者的样子。接着，从主人的翼状靠背扶手椅昏暗的背光处，传来了陌生的喘息声。

“哎，那里的伙计，给我来一块三角柴郡干酪和一杯波尔多葡萄酒。”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柴郡干酪，先生。”在蜡烛的映照下，来访者的皮肤像碑石上的肖像一样，显得平滑而苍白。“但是我们确实有非常好的格洛斯特双层硬干酪。”

“这人是你唯一的用人吗？贝尔特先生。”

“巴克尔，先生。”主人从椅子的阴影里站起来。

哦，求你了，先生，请不要为他站着。

“巴克尔先生，这是你唯一的用人吗？”

坐下，坐下，巴克尔先生。

“不，我有两个。”

“那么，就把另外一个送给我吧，”医生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家伙。”

“哦，不要。我们没有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把他送给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得看着他们。”

康斯特伯已经站了一刻钟了，耳朵一直用力靠着起居室的门，但是这没有用。尽管现在他按照吩咐去做，叫迈格斯先生到客厅里伺候，但是他没有搞明白医生到底要做什么。

“看起来很诡秘的样子，”梅西说，“艾迪，你在那里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叫迈格斯先生？”

“他是一个他们称之为‘怪异’的人：意思是他有钱但没有教养。”

迈格斯转身对康斯特伯说：“去到街上看看。”

“看什么呢？”

“去他妈的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人在埋伏。”

“难道让你说个请就这么难吗？”康斯特伯问，声音已经紧张到嗓子眼了。

流放犯转身使劲盯着他。

“请，”他说。

康斯特伯在寻找轻蔑的证据，但是令他满意的是没有找到。于是他出门走进了下着小雨的街道，除了一个挎着竹篮路过的妓女和一个打着灯笼牵着马的小伙子之外，街道上空无一人。他回到家里，蹑手蹑脚地经过起居室。在楼梯上他发现杰克·迈格斯正将一把锋利的匕首藏进自己的靴子里。

当康斯特伯给他描述外面情况的时候，杰克·迈格斯听得聚精会神，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眼睛藏在眉后的阴影里。

“很好，”他突然说道。接着他回到厨房，从主人的桌子上撕下一叠纸，卷起来，用丝带扎好，然后把这些纸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如果要做的话，”他说，“就要动作快一点。”

梅西开始求他不要再把她锁起来。她把手掌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发誓到死都不会背叛他。

结果是两个用人前后脚下了楼梯，把梅西·拉金丢在厨房里，门没有锁。但当他们步入昏暗的起居室时，康斯特伯的心跳得很快。他认出了叠在一起的阴影——医生——从翼状靠背手扶椅上站了起来。他向杰克·迈格斯伸出手。银器闪出一道光芒。

“过来，伙计，伸出你的舌头。”

“我为什么要这样？先生。”

医生手里拿着一个银色的器具，“因为，”他说，“这个房子里有瘟疫。”

迈格斯抓住医生的手腕，把他扭得高声惨叫，金属器具掉在了地板上。

“杰克·迈格斯，”巴克尔围着两个男人激动不安，“杰克·迈格斯，我命令你。”

但是他要命令什么他并没有说出来。现在杰克·迈格斯像扭动和拍打着的肥硕的飞蛾一样，把医生拽到起居室的墙角。

“上帝，救救我吧！”来访者喊道。

杰克·迈格斯用左手把外科医生的手腕夹住，然后右手空出来拿着两个蜡烛中的一个，把来访者扔在地板上。

“你这个该死的单峰驼，我要宰了你。”

“马上住手，”珀西·巴克尔说，“是欧茨先生。”

康斯特伯转头朝门口望去，但是发现空无一人。

迈格斯手里拿着蜡烛靠近这家伙转过来的脸，发现油腻腻、粉扑扑的，跪在地上的托拜厄斯·欧茨睁大着眼睛看着蜡烛，“我认识这条狗，”他龇牙咧嘴地叫道。

“听我说，伙计，”珀西·巴克尔急切地说，只见身高马大的人手里拽着恐惧万分的‘医生’，主人在他耳边小声嘀咕着。

39

杰克·迈格斯跟在‘医生’的后面进了厨房，在那里他看着他演示洗手的正确方法。一个接一个，斯宾塞·斯彭斯先生要求用人与他们的主人都要按照示范去做，没有人能够例外。斯宾克斯先生想免去这种练习，却惹得‘医生’暴怒，不断抽打他，吓得他浑身发抖。

最后，当用人们洗完手，并擦干到令医生满意的程度后，后者把一个大黑袋子放在松木桌子上。打开之后，他拿出一件长长的东西，去掉裹着的黑色绒布，原来是一把令人不寒而栗的锯齿状刀。

“哦，亲爱的，”莫特小姐说。

医生拿出一个像螺丝起子一样的卷尾器具。他一边拿在手里玩着，一边讲分泌器官的知识——当器官被瘟疫削弱时，就会相应地改变颜色。他说，其结果是，器官变大，肠胃胀气，像一个蓝色的大气球。接着，他拿起螺丝起子，好像马上要给每个人穿孔一样。令人长舒一口气的是，他最后把两样器具都放在了一边。

但是痛苦远没有结束，医生宣布他将在洗涤室检查家里的每一个人。

尽管洗涤室的窗帘被放了下来，等候在厨房里的人都能听到刮擦的沙沙声。哈弗斯蒂尔太太是第一个，接着是斯宾克斯先生。一个接一个，被检查的人咳嗽、作呕，并吐在小银碗里。走出洗涤室时，他

们个个脸颊通红，眼神沮丧。

杰克·迈格斯是最后一个。进入这个狭小的地方，他意识到托拜厄斯·欧茨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生命是创造者内心某种很激烈的魔幻，这个嘴巴红润但有些扭曲，眼睛明亮但有些狂野的医生，真是难以置信和滑稽可笑，但是他确实存在。这个善变的小作家就这样变成了隐形者。这个瞪着眼睛的魔鬼已经占据了他的位置，用他那干燥而宽大的手掌抓住了他的下巴，好像是用一把刮刀刺向他的喉咙似的。

杰克·迈格斯抓住他的手腕时，他没有反抗。他抬起黑色的眼眉，把自己柔软的嘴巴凑到他的耳边，蔑视地嘀咕道。

“你想被绞死吗？”

在窗帘后仔细地看了看，杰克·迈格斯明白了他话中暗含的意思：有一帮危险的嚼舌头的人聚集在厨房，他们都在回头盯着他。

“痰，”医生叫道，接着把刮刀塞进了他的喉咙。

五分钟之后，整个房间被宣布处于隔离状态。因此，作为嗓子痛的代价，杰克·迈格斯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坝堤被堵住了，谣言被遏制了。但是在他巩固了自己的地盘之后，流放犯的心里又有了新的焦虑——在内心黑暗的角落——变成了某人的俘虏，其强大的心智远非他所能理解。

40

斯宾塞·斯彭斯先生一离开住所，迈格斯就下了地窖，在那里他

找到了一个生锈的锤子和一包钉子。

他在前门锁上方两英寸的地方钉上第一个钉子。他选好角度，用锤子往里砸，钉子被砸进了栎树门框。每一锤子下去，都会减轻他的心结。

“我的房子，”巴克尔先生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迈格斯砸进第二根钉子，门锁的三英寸以下。“这是你的医生下的命令。”

“他没有说过这种事。停止！我命令你！你不能破坏我的房子！”

迈格斯踮着脚尖，在门顶上砸进第三根钉子。

“你会把门劈开的！”

迈格斯继续钉钉子。他转动门把手，用力拉。

“这就是我所说的隔离。”

“看看你在干什么！它已经被劈开了。请马上住手！我命令你！这不是隔离，这根本不是欧茨先生的意思。”

但是迈格斯已经走到起居室的中央了。他把厚厚的褐紫色窗帘绑起来，连续快速砸进九根钉子的时候，也把自己短暂地暴露于夜色中。

“你误解这个词的意思了，”房子的主人说，“我去拿词典来。我去拿书的时候，离窗子远一点。我命令你！”

但是杰克·迈格斯不再是任何人的用人了。他从餐厅里拖过来一把椅子，嘴里噙着一排钉子，三个窗子一个接一个都“砰砰砰”钉上了。

“来了——”珀西·巴克尔又进来了，手里的字典打开着，“隔离状态下没有提到要钉钉子。

但是起居室已经钉好了，窗帘已经拉起来，窗子的顶端和低端都已钉好。迈格斯把椅子又送回餐厅，并点起了蜡烛。

珀西·巴克尔把书重重地摔在餐桌上."这是我的房间。"他说。

但是此时的杰克·迈格斯已经到了下一层楼面。

41

房间终于变得温暖舒适了，杰克把钉子和锤子送回地窖。这里不在哈弗斯蒂尔太太管辖范围之内，是一个由过道组成的迷宫，潮湿而腐臭，堆放着盘在一起的绳子，遭弃用的舞台布景和悬挂的衣服，是昆廷先生生前剧院创业时用的。杰克在地窖里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听见楼梯上面的门打开了，在烛光的照映下，一个影子在往下移动，传来用人叫他的温柔声音。

"在这里，"他生硬地说，手里举着油灯。

一阵骚动，他们在堆满了古代服装的走廊里相遇，舞会服装宽大的袖子上长满了霉菌。

"你把我卧室的窗子钉死了，"她说，声音似乎很轻，没精打采的样子。

他承认进了她的房间，并实施了隔离。

"为什么哈弗斯蒂尔太太的房间不隔离呢？"

她在哭泣吗？在阴暗的光线下，他看到了她撅着嘴唇。

"你认为她会在房顶上奔跑吗？"他带讽刺地反问。

"我确信你知道，她会染上瘟疫的。"

杰克知道不会有这样的事。黑暗与肮脏对他来说，总会与淫秽联系在一起，这时他被这种气味包围着，但是霎时间他也知道，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了，”梅西说，“它不是真正的瘟疫，不管医生怎么说。你自己知道，它只是一种梅斯麦崔克液体。那个肥胖笨拙的老女人已经把它抹在自己的胸口上了。”

迈格斯抬起额头。

“哦，你认为我很无知吗？”她说。

“不。”

“那么告诉你点信息，先生。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和康斯特伯先生去了文德梅勒大街参加梅斯麦崔克晚会。我可以告诉你那真是受教育。他们让一位女士跳舞、唱歌，接着她浑身发抖。是用磁铁在她喝的液体里做了手脚。他挥动自己的手，给你做了同样的事情。一模一样，千真万确。他就是如此这般让你的脸停止疼痛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这与哈弗斯蒂尔太太有什么关系呢？”

“你认为我不知道这里没有医生？这是欧茨先生在他头上用的粉剂。”

他平静地问：“其他人也知道他是欧茨先生吗？”

她把蜡烛吹灭，丢到她围裙的口袋里。“即便是打喷嚏，他们的鼻子也闻不出来。”

“但是你不是已经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他们了？”

“还没有，没呢。”

“那么，跟我来，”杰克说着，就抓住她的胳膊。

“不。别动我！”她挣脱了。

“见鬼，”他吼道，接着他抓住她的腰，动作太突然了，她的帽子都掉在了地上。她的头发轻拂着他的脸，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烟尘味道。

“我不想被锁起来。”

“我该死，你会愿意的。”

她跑得很快，轻巧自如，但被他按住了，抱了起来，她的脚在离地面六英寸的地方不停地一阵乱踢，他用一只手把她从石铺楼梯上抱到了底层，另外一只受伤的手则勾着那个破油灯，灯在离她裙子很近的地方危险地摇晃着。

这时底层空无一人，他把她放在地上，两个人气喘吁吁地看着对方。

“把我锁起来，”她叫道，“我不在乎。”

“好。”

头发垂了下来，她用手把它从眼睛上拨开，“我不在乎。”

“很好。”

“把我锁一整夜。”

他们很默契地上了楼。主人的门缝里依然闪烁着灯光。他们穿过后楼梯，爬上阁楼。梅西的黑色裙子擦到了杰克的膝盖三次。他对此感觉是十分灵敏，他相信她也能通过裙子感受到他的膝盖。当她进入房间时，他紧随其后。

她用许多刺绣小垫子和带框画把自己的小屋弄得很漂亮，画里的小女孩坐在风车下面，膝盖上放着一个布娃娃。

“你多大年龄了？”

“女人是不会透露自己的年龄的。”

他把油灯递给她，她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阁楼房顶的一个钩子上。当她正集中精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门上的钥匙取下

来。一听到锁里金属的转动声，她头晕目眩。

“不！”

但是他已经走出了房门。

“晚安，”他说，在改变主意以前他把她锁在了里面。

过了一会儿，他爬上房顶，带着强烈的情感，他来到隔壁遭遗弃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写了一页又一页，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向他秘密的历史。他在椅子上睡了两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写，“子孩的爱亲……”

六点钟，他又穿过很滑的房顶回到巴克尔先生家。当他打开用人的门时，她已经穿好衣服等着他。

42

梅西·拉金涂上“保姆”的胭脂，拧着自己的双颊，充满恶意地扭着，一直到脸被扭歪，嘴里呜呜喔喔地小声嗷叫。这种化妆术是从她母亲那里学来的，在被推到秣市市场之前，她母亲很起劲地为她涂脂抹粉。

现在，梅西一边等着门锁打开，一边撅着上嘴唇。她没有镜子看看自己的手艺如何，但是当嘴唇和双颊有刺痛感时，效果已经出来了。她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手撑着大腿。朝门的脸上呈现出肿胀和乌青，对于这些，巴克尔先生总会产生情意绵绵的反应。

等待杰克·迈格斯的时候，她在反思自己的鲁莽。她没有忘记巴克尔先生是多么喜欢给她朗读《帕米拉》，也不会否认自己对故事的喜爱。虽然用人和主人从未讨论过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的事，但对她来说，如同白昼一样清楚，她可能像帕米拉那样，成为这家的女主人，而不是现在这样，常常伺候别人。

门终于打开了，他站在她面前，她本该退缩的：杰克·迈格斯双眼红肿，胡子也没有刮，头发特别凌乱。

"你会把我扔到洗涤室不管吗？"她说。

作为应答，他把门打开，这样她可以从他面前通过。当他们一起经过主人半掩的门时，梅西的嘴唇开始痒痒的，不好的征兆，她心里明白，他们不久就会接吻的。

他们一起下楼去厨房。在那里，她看见哈弗斯蒂尔太太的蓝色小眼睛正打量着她。她拧得太重了吗？管家似乎要张嘴责备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她叹了口气，双手握着，扎着辫子，耷拉着脑袋。

在沉默无语之际，梅西系上围裙，从莫特小姐的手里拿走雄鲑锅。她侧着脸好让厨师看不到她的嘴唇。

不一会儿莫特小姐就坐在桌子前。这很不寻常，因为莫特小姐从来不坐，连一杯茶都不喝。但是过了很久梅西才意识到，没有人想到她的嘴唇，她那充满诱惑的期待，对于其他用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生病了：莫特小姐、哈弗斯蒂尔太太，斯宾克斯先生。

在梅西往他们的土司上抹奶油的时候，她听到了用人的咳嗽声。她听到了黏性的磁铁液体在他的胸口冒泡。是瘟疫，毫无疑问。

她很快吃完饭，然后就像过去一样，去为主人摆放早餐桌。

她还没来得及干完活，杰克·迈格斯就来到了餐厅的门口。她感觉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背。知道主人随时都可能来，她向上帝祈祷不

要在这里发生任何事。她把桌子摆好，让杰克·迈格斯送她回到他们昨天在一起的那个房间。

在洗涤室，她急切地转过身，对着他。她的嘴巴很干，内心很恼火。

她看到他黝黑的眼睛在犹豫。她想他会冲她微笑，但是他从她身边走过去，到了书桌旁边。她很失望地看着他从主人的抽屉里挑出一片新鹅毛。

"他不喜欢你这样的，"她说。

杰克·迈格斯对她挤挤眼睛。他把羽毛的顶端砍剪掉三英寸，清理了一下杆子，然后很快砍了六刀。就这样他制作了一支新的羽毛笔。他又开始书写。

"它一定很重要。"

"是的。"

"一个好朋友，毫无疑问。"

"我希望如此，是的。"

因此，他光顾着自己的事情，而把她晾在软垫椅子上。除了织毛衣和等待之外没有任何事可作，她想等等看，是否会发生点什么。一次又一次，她偷偷地重新修饰自己的容颜，但是却希望渺茫。

整个早晨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对话。她无事可做，幻想着陌生之手会有充满激情之举。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杰克·迈格斯突然停止写作。只听见门厅外面的地板嘎吱一声响了。于是他把一个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小心翼翼地把羽毛笔放下，起身走向门口。

接着她看到：一把匕首。她过去从未看到过男人手里拿着它。但是它很陌生，又十分熟悉——丑陋的黑色刀口，尾部顶端连着一个小勾子。看到这些，她应该很反感他，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她一直看着

他走向门口，感觉他的步伐十分优雅。

楼梯底端传来低沉的呻吟声，接着是杰克把门扭开的撞击声。她赶忙跑过去看。

“乔迪的血，”杰克·迈格斯喊道，在她看到斯宾克斯先生躺在地上不停地呕吐之后，他很粗野地把她推回洗涤室。

门被锁住了。她一个人被扔在那里，她听到迈格斯迈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梯，到用人那一层楼面去了。

就在这时她意识到他的秘密信件被放在了桌子上。

43

锡拉斯和布莱顿妈妈——杰克写道——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不需要染指任何东西，就可以做一系列聪明的入室盗窃。一旦他们拥有了培训过这种艺术的索菲娜和我，正如锡拉斯所说，就像有了侦察兵，就连他扛袋子的麻烦都省了。

从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小飞镖。首先，本人会从烟囱里爬下去——这种把戏现在做起来，就像从床上跳起来一样容易——接着我会点燃蜡烛，检查箱子和柜子的锁。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把厨房的门打开，然后吹口哨让撬锁的人来，他是一个头脑迟钝名叫维克斯奥的拳击手，大脑被震坏了好几次。维克斯奥除了把锁撬开后逃跑之外，别的什么也不用去做，为此他每次总能收到六便士的奖

励。接着索菲娜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束花——我不知道为何总是这样——还戴着她好看的帽子。她被委以重任，来挑选最有价值的银盘子，而我，她的黑脸伙伴，把这些宝贝打好包裹，装在满是烟尘的麻袋里。我们像八岁孩子那样，高兴地出去干活，还喋喋不休地聊个没完。

与此同时，锡拉斯安排了一个叫费戈斯先生的老清洁工，来把我放在门口的袋子背走。锡拉斯告诉我，费戈斯先生原来以为他扛的不过是灰土而已，并且很高兴为他把麻袋扛到在维平的阁楼，每次一个便士。这肯定是谎言，但是当时我对此确信无疑。

在1801年的夏天，我们做了超过二十次这样的差事。我们干得富有成效，在伦敦开始烧壁炉之前，我们与锡拉斯和索菲娜一起，从伦敦桥那个潮湿而发霉的小院子搬到艾斯灵顿。我们在北街烟草店的上面，住了整整一个楼面。在这个地方，布莱顿妈妈像过去一样忙，做香肠，照顾来这里的女性客人。过去她曾在炉子边一个用窗帘围起来的小地方接待来客，现在院里背面的小屋成了她的会客厅。

我们搬过去住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是艾斯灵顿很体面的人住的地方，这里的窗子都是蕾丝窗帘，男人们都穿着礼服去教堂，我们都很高兴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汤姆被送去做学徒。他喊着叫着恳求做原来的工作，并且说他很乐意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来回跑，但是布莱顿妈妈坚持让他做木匠。不久他跟着一位在诺丁山的师傅开始学艺，每个星期天可以回家跟我们团聚。

没有人再到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去了。布莱顿妈妈给我写一张条子，让我带上半克朗钱去一家像样的肉铺，店铺老板会给我包一些羊排和一块肝脏。在那里有许多脸蛋红红的人，他们都叫艾瑞斯

先生。

因此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善。汤姆很少有机会拧我的手腕或者伤害我。我每天有烤肉和烤土豆吃。如果不让我们与有身份的孩子一起玩，索菲娜就和我在一起做伴。公正地讲，锡拉斯经常带我们去公园，我们在那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用硬币砸大圈，或者玩袋子里找盲人。

哎呀，生活对汤姆来说并不是那么开心，他很想家。每个星期天，天还黑着的时候，他就离开师傅的家，到达艾斯灵顿时，教堂的钟声还没敲响。他上楼沉重的脚步声常常把我弄醒。一旦进了家门他就跑到妈妈的房间里，爬到她床上哭。

汤姆既不喜欢锡拉斯，也不喜欢索菲娜。这对我有利，因为他好像不再像过去那样讨厌我了。事实上，我现在是他的同盟，星期天我们一起出去，分享他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九月的一个早晨，在寒冷的天气来到之前，他把我带到圣詹姆斯公园。从奶牛摊位那里给我买了一杯牛奶。在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女用人在喝牛奶，据说喝牛奶对她们的皮肤有好处，汤姆毫不介意地给她们都付了账。

他一直看着我。他总是这样。他又瘦又长的脸很警觉，似乎有点不高兴。

——锡拉斯给你买牛奶吗？

事实上，他给我们买过很多次牛奶，但是我知道最好说从来没有过。

这个畜生把你们都拴住，汤姆说。他骑在你的背上，他卷走所有的钱，但连一杯牛奶都不买。

我冒昧地说他也教了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不需要陌生的人睡在我们的房子里。他说。

我误以为他说的是布莱顿妈妈的女性顾客，她们最近住在家里后面的小房子里，晚上总是呕吐、呻吟。我知道他不喜欢这样。

——我们应该把他踢下楼，他说，让他把使其聪明的拉丁书带走。

——谁？

——锡拉斯，你这个小笨蛋，你认为我们在谈论谁呢？

我提醒汤姆，是锡拉斯的精心安排，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可能还住在胡椒巷楼梯的那个房子。

——我们在那里很开心啊，汤姆说，在他进入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之前。你，我和妈妈在一起很幸福，晚上也没有魔鬼在打呼噜。

——不过，汤姆……

——不过，我们必须把他赶走。

——索菲娜是我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说过她什么事，汤姆说，你想知道我的观点，她是个傻瓜，但是我不会和她吵架。我们对付的是他。

——我们怎么做呢，汤姆？

——我现在谈论的不是怎样的问题。我今天谈论的这一切都是事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他把脸蹭到我这里了——锡拉斯是个骗子，撒谎者，他不是我们家的一员。

那一天汤姆把我吓坏了，在我们往回走到秣市的路上，我在想，我甚至更喜欢那个时候的他，尽管我们是敌人。

他走得离我很近，总是撞在我身上。他一边走，一边说，嘴巴老是离我的耳朵很近。他说我们可以弄到很多钱，然后跑到布里斯托尔去。他告诉我，他的师傅有一个钢制的柜子，里面有金条。我应该跟他一起去，从烟囱里爬下去，然后打开门。

我现在写这些，我看到了那时候没有看到的：汤姆的心态不正常，也许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或者也许是，由于他妈妈不让他陪着而使他心态失常。当然了，那一天我一点也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想着肯定是我的过错，也许正如他所说，我太笨太愚蠢了。当我指出他已经在他师傅的家里了，不需要我从烟囱里下来。他勃然大怒，不依不饶，直到我同意跟他一起去布里斯托尔。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忘记了这个约定。

在那一周的中间，他回到了家里。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进了房间里的，但是只记得我醒来时，发现他在摇我。他告诉我必须马上悄无声息地把衣服穿好。他的大嘴巴又一次离我很近，他的呼吸很难闻。

我从与伙伴一起睡的床上溜出来，被他领到后院。我们站在一棵梨树的阴影里，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不停地发抖，什么也没有说。

我问他我们在等什么?

他把我簇到他耳朵边告诉了我答案，接着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我们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听到了很重的敲门声和叫喊声，接着一支蜡烛点亮了，不久我看到，在窗边，有各种各样拿着灯笼和蜡烛的人。是警察。

——一定要教训这个马屁精的。他说。

接着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锡拉斯不见了，布莱顿妈妈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看着汤姆，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问他为什么这么早会在这里?

我去安慰可怜的索菲娜，她哭得很伤心。

——杰克，杰克，她说。他们把我爹带走了。现在我爹不在了，谁会照顾我?

44

洗涤室里很热，又紧挨着，因此一旦他伸腰，杰克·迈格斯身上就散发出男人的味道，就像早上起床后温暖的亚麻床单。有时候，梅西想，离他那么近，她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对他而言，他几乎没有注意她，但是她感觉到，前几天他对她兴趣浓厚，当她没有注意到他在意的时候，他看她的眼神有些异样。

如果她对于他来说毫无吸引力的话，那是因为他在厨房里听到的流言蜚语。他知道她是富人碗柜里的一个破碗。对于他，或者是对于看过她眼神的每一个人来说，很清楚，她被玷污过。

他也被玷污滥用过，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她的吸引力。确实，正是他的不幸遭际才使她的内心产生巨大的痛苦。那么他为何不能把这种怜悯施舍给她呢？

她曾经十分形象地想象过他的疤痕。她想象他的后背时，脑海里特别清楚，她愿意为他的后背涂膏擦药，但是他一直忙着给家人写信，根本没有在意她。

书桌与房子的主人很般配，但是与杰克·迈格斯有点不协调。她看到粗壮的大腿挤在精致的书桌底下，情绪来时，它们把桌子撑得离开地面，以至于雪松桌子如同船在海上一样倾斜着。即便在这剧烈的震动中，他依然不停地在书写，像中国人一样，从后面到前面，直到

梅西想，她看到了一种发红，从他脖子和肩膀后面看到的，就像是从壁炉门反射过来的光。他书写的时候，厚嘴唇在不停地嚼动，眼睛眯得要闭上了。

他要去把斯宾克斯先生抱回到床上，所以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时分，她才有机会去看：汤姆不喜欢锡拉斯，也不喜欢索菲娜，但是整个一页的内容都消失了，尽管她把信拿得很近，靠着灯，但是它依然是个谜。每一页都是如此。

听到了他上楼梯的脚步声，她马上坐在软垫凳子上。

进来之后，他看也不看她一眼，低头看着他的信，时间很长，她开始害怕自己是否在信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尽管她看不出是什么，但他的胳膊底下一直夹着什么东西，直到他把这些东西放了下来她才明白：三个柠檬，一些细绳子，一些糙纸和一个豪华银镜子。

“斯宾克斯先生怎么样了？”她极力使自己听起来亲切随便，但是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他看着她，恶狠狠地。

“生病了。”他拿出镜子给她。起初她以为是给她的礼物，因此她手接着的时候都在颤抖。

“太漂亮了，”她说。

“他是那么聪明的家伙。现在死了。”

他把手伸过来，这时她明白她要把镜子还给他。他开始用棕色的纸把它包起来。

“是一个礼物？”她微笑着，企图掩饰着内心的恶心。

他继续在折叠着棕色的纸。

“唉，让我来包。如果你这样包的话，她会以为你给她买了个鲽鱼呢。”

她又把纸重新摊开，小心翼翼地把镜子包好。她感觉他在看着她，她想象着他的呼吸已经挨着她的脖子了。

“你想让我把柠檬也包起来吗？”她随意地说。

没有微笑，他把柠檬放在她的面前。

他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她感觉到在她包柠檬的时候，他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做完之后，她又把信包了起来。最后，当三个包裹都被封了蜡，她把它们一个个叠加在一起，放在桌子中央。她感觉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她必须挑明了，不管他怎样看她。

“我并不介意你把我锁起来，”她说。

他眼睛里有一种莫名的怒火。

“我从来都没有泄露你的秘密，”她说。

接着他弯下腰来吻了她。在她的额头上，就像一个大主教或者叔父那样。

“巴克尔这个老家伙是怎么抢到你的哦？没有别的意思，你们是一对。”

“有意思。”

“你爸爸去世了吗？”

“什么？”

“你爸爸去世了吗？”

他的眼睛柔和而黝黑，所有凶悍都没有了，就像他们昨天晚上在地窖里一样。她看着他，极力想弄明白他的感觉如何，接着他抬起畸形的手去抚摸她的头发。

“你爹不在了？”他粗暴地说，“可怜的人没有爹了。”

她靠着他有麝香气味的衬衫抽泣起来，她感到他是多么地同情她。他没有拥抱她，但是他在继续很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如果不是听到不可避免的敲门声，那么快，她可能愿意一辈子都这样。

他从她身边走开。

“是康斯特伯，”他说，“他来拿包裹。”

不仅仅是康斯特伯，还有，哎呀，房子的主人。后者现在冲了进来，抬着眼皮使劲看着她。惊慌失措的可怜人把剑系在大衣边，进门时却撞在了门上。

“每个人都没事吧？”他问道，一直盯着梅西。

杰克·迈格斯似乎没有看他。“现在，听着，艾迪，你认为你的朋友能找到这个亨利·菲普斯。”说着，他把三个包裹扔到康斯特伯的怀里。

梅西想，不是情书。

“告诉他们，菲普斯先生必须把柠檬汁挤到碗里，然后把汁涂到信上，再用这个镜子。他们应该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好的镜子，他会在第一封信里发现被提到的。他们应该告诉他，还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他最好能很快来听我亲口讲，因为我不会在这个房子里住很久的。你能记住我说的这些吗？”

梅西擤了她的鼻子。

“柠檬、刷子、镜子，”康斯特伯说，“还有更多。”

“他们应该告诉他——建议一个我们私下见面的地方。他可以给我写个条子”——迈格斯转向巴克尔先生说——“你很快就会自由了，我会从你的生活里消失。”

“不，不。”主人说，但是巴克尔先生忧愁而真诚的小脸明显变得轻松多了，梅西就像没见过他一样看着他。她希望不是如此，但是她的救星已在她的眼里刻画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

45

在气味难闻的福罗拉大街，爱德华·康斯特伯从出租汽车上下来，拿着三个包裹到了马福茨父子、海枣与咖啡进口商的门口，这个死气沉沉的公司因门口悬挂着一个小灯笼而醒目，它似乎没人管，但整晚都一直亮着。

他按门铃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但是不一会儿，门上的猫眼门打开了，远比他想象的时间要短得多，他说明了来意。

回答令人满意，他被请进了一个昏暗、烟熏的走廊，在那里，一个两颊涂着胭脂，眼袋松垂姿色已颓的人热情地接过他的帽子和手套。

这是马格努斯，就像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新柱子一样，对一些伦敦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马格努斯有很多奇闻轶事，大多数是源于他塑造的一个非常英俊的人，他生活在乔治三世时代，他现在的假发套就是来自那个时候。

这个俱乐部曾是那个年代科文特加登剧院的一个机构，它对于那些沿街叫卖水果、蔬菜和鱼的小贩来说是很有名的，一些先生（他们的说法是工头的朋友）经常光顾马福茨商店上面的房子。众所周知，当小商小贩们在道格与惠斯酒店喝完白兰地之后，就会恳求店主让他们进来，接着各种寻欢作乐的活动此起彼伏，他们经常跳舞至凌晨，

周六的晚上更是跳到周日的早上，有时甚至到了爱德华·康斯特伯过来询问亨利·菲普斯先生情况的那个时间。

不管是语言还是行为，马格努斯都不会让菲普斯先生这样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也不否认这种可能性。确切地说，他领着康斯特伯进了小屋，门上赫然铭刻着斯特威尔爵士的称谓。房间里的装饰全是男人的风格，有各种各样的旗帜和战旗，扶手椅是用摩洛哥皮包的。

康斯特伯在这里坐了下来，耐心地等着，三个包裹依然放在他的大腿上。他对书柜里皮面装帧的书籍不感兴趣，除非在他高兴的时候，也许在内心里会激起某种该死的欲望。他背对着书柜，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当身后的门开了的时候，他站了起来。

很明显，亨利·菲普斯一进门就让人看出他喝醉了。只见他重重地坐下来，两条腿伸得长长的，男人的外形在驼丝锦衣服下面被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

他个子很高，体型好，属于传统型的英俊男人。拥有金黄色的直发，长长的络腮胡，高而直的鼻梁和清澈的蓝眼睛，但是他的嘴巴是他面容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时而感到他魅力不可抗拒，时而感到他粗暴无礼。

现在他眯着眼睛看着康斯特伯："你是来自女王大街的那个人吗？"

"我想你与我很熟了，先生。"

"赛马，啊？"

爱德华·康斯特伯的嘴巴绷得紧紧的。

亨利·菲普斯还没有醉到看不清他面部表情的地步。

"啊，上帝，"他闭上眼睛，"求求你，不要再让那个用人来烦

我了。”

“我就是一个用人，先生，你可能会想起来。”

亨利·菲普斯睁开眼睛，仔细地打量了康斯特伯。

“我是爱德华·康斯特伯。是我已死的朋友……”

菲普斯向前倾了倾身体，用他迄今为止更加轻柔的声音说：“就像我过去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不想再谈论那件事。”说着，他似乎起身要走。

“请等一等，先生，是其他的事情。”

菲普斯叹气道：“也许你想为昨天晚上的雨而责备我，我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先生。也许是我引起的。”

“那不是我的目的。”

“因为天空爱我，哎，接着就下雨了。诗歌就是诗歌——为什么——”他又重重地仰坐在扶手椅子里“——那么我应该被指责。”

“菲普斯先生，不是那件事，是另外一件事。”

“不会涉及到我对你的义务吗？”

“不，不会的，先生。涉及到别人。”

“啊，上帝，这很无聊。”

“我来这里是为杰克·迈格斯送信的。”

“你这个魔鬼。”

“我是的，先生。”

亨利·菲普斯的行为马上彻底变了，他起身坐在了俱乐部椅子上，十指交叉握在一起，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康斯特伯。

“他好吗？杰克·迈格斯还好吗？”

“我想说的是他渴望见到你，先生。”

“渴望见到我，你说的？多奇怪呀。但是，请坐，爱德华。告诉

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肯定是一个恶棍，我坚信。”

“事实上，他很和蔼呀。”

“哦，他很和蔼，是吗？一个赛马者？”

“有时候有点忧郁，但是女士们都被他吸引住了。”

“女士们？”

“他行为举止的某一点确实背叛了他的过去，但是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他背上的伤疤的话，你就不会知道他经历了多大的痛苦。”

“他有疤痕？”

“他被鞭打过，先生。尽管被那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想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艾迪，老朋友。我根本都不认为，我会有机会‘找到’他，有人找我了。”

“你曾经被叫走过一次，不是吗，先生？迈格斯先生相信，他的到来是你离开的原因。”

“现在我要被叫到，我们不妨说，更远的地方。”

“国外吗？”

“比你那该死的事情需要的地方更远。”

“不管怎么说，先生，他让我把这些小包裹给你。”

他把三个包裹递给亨利·菲普斯。

但是这位先生没有马上伸手去接这些礼物，而是眼睛斜看着它们。

“这是什么？”

“我知道其中一件东西是一面镜子。”

“一面镜子？蛮有讽刺意味的吗？他给我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上面的包裹里有三个柠檬。”

"柠檬？"

"我理解这三个当中最大的是迈格斯先生想让你看的某些文件。"

康斯特伯接着把三个包裹递给他。

"法律文件？"亨利·菲普斯问道，难以掩饰他内心增长的激动情绪。

"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不是一个房产的名称，比如说。"

"我认为是一种信函。"

"一封信？"亨利·菲普斯叫道，突然发火，"你认为我会和他那样的人通信？并且你是否考虑过你所处的令人怀疑的位置？你知道他藏在哪里却不报告，你是在犯法。他是个危险的人物，赛马先生，一个应该永远被放逐的家伙。如果你向他透露我所在的地方，我发誓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先生，我得到的信息是他几乎整夜都不睡觉给你写信解释。"

"他这样说的吗？"

"求你了，先生。他只想念你。如果他曾经伤害过你的话，我相信他很后悔。"

第三次，康斯特伯试图把杰克·迈格斯的礼物给他。

"他说挤出一点柠檬汁在纸上是很必要的，然后通过镜子的反光来阅读。"他停顿了一下说，"他很喜欢你。"

"但是我不喜欢他。告诉他我认为他很肮脏。"

"我不能给他安慰吗？"

"是的：你可以告诉他，我对他赋予我的义务很清楚，他可以放心的是我目前会保持沉默。"

就这样会面结束了，亨利·菲普斯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间。

46

康斯特伯找遍了整个房子，终于在斯宾克斯先生的卧室里找到了杰克·迈格斯，他站在门口没有惊动他。

这个澳大利亚人坐在男管家的病床前，背对着门，用汤匙给老人喂原汁清汤。

“你永远也不要看眼睛里的鬼怪。眼睛是这些险恶魔术师的强项。”

他把汤匙拿得离他近一点。但是管家把头侧向一边，汤匙又缩回来了。

“每一种动物都有强项，”老人继续说，“整个鬼怪都在眼睛里。如果没有眼睛的话，他们就像刚孵化出来的小鸡一样无助。”

斯宾克斯先生把汤匙推到了一边，一些汤洒在了他的床单上。

杰克·迈格斯很有耐心地把汤碗和汤匙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发烧的管家总是尽力往后退缩，直到他坐直，费力地靠在床头上。由于他们专心于此，所以没有注意到门口站的用人。

“不要这样看着我，老朋友，”杰克·迈格斯说，“我不是给你念咒语的鬼怪。”

斯宾克斯先生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

“他的名字是欧茨。”

“鬼怪！”斯宾克斯先生以讽刺的口吻小声嘀咕道。

“如果吃的话就张开嘴。”

他又给他喂一汤匙原汁清汤，但是他的嘴巴紧闭着。

“很好啊，”迈格斯抓住老人胡子拉碴的下巴，然后把拇指和中指伸到牙床之间的中心位置，“我在新南威尔士州就是这样给羊灌药的。”

“唔，”斯宾克斯喊道。

当管家挣扎着避开原汁清汤时，他充满黏液的双眼落在了康斯特伯的身上。用人鼓励地微笑着，斯宾克斯开始说话，在他张嘴的一刹那，汤就灌进去了，迈格斯再用他那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抓住老人的嘴巴和鼻子，他别无选择只好吞下去了。

“用液体对付液体。”

在他苦恼之际，斯宾克斯先生用手指着门。

一看到康斯特伯，杰克·迈格斯马上把碗放在桌子上，“他挤柠檬了吗？他理解镜子的用处了吗？”

这时斯宾克斯先生又钻进被子里，康斯特伯先生则拿出没有开封的包裹，然后看着对方检查每一件包裹里没有打开过的结。

“很明显，他还不知道。”

就在这时，斯宾克斯先生开始打呼噜，杰克·迈格斯又忙着给他萎缩的小腿盖上被子。当他终于露脸时，他的眼睛变得呆板。

“如果这个人不愿意被找到，”康斯特伯不无同情地说，“肯定找不到他。再没有比伦敦更好藏身的地方了。”

杰克·迈格斯对这个话题不再有任何兴趣。

“梅西在为妇女做事，”他说，“我说过我会在这里为主教做事。”

“你有新亚麻布床单，”康斯特伯主动提出，“如果你把斯宾克斯先生抱起来，我来帮着调换。”

接着，康斯特伯脱掉他的夹克，小心翼翼地把它披在椅子上。当

杰克·迈格斯把管家抱起来时，他迅速地抽调床单，并在老人旧垫子上面，铺上一条干净而凉爽的床单。做这些的时候，他身手敏捷得像一个卫兵一样，但是看到斯宾克斯遭毁坏的身体被他的同伴放在摇篮里，其效果如同风刮得更大了，心里充满着圣玛丽勒伯小教堂花纹窗上所赞美的基督形象。从他被抱起后旋转得头晕目眩，到迈格斯身体疤痕累累的动荡景象，他魁梧的身体里，产生了巨大的欲望，不是用来照顾被欺负的老斯宾克斯，而是自己被人照顾。杰克·迈格斯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另外一只手则轻轻地抚摸他。

现在他感觉内心有一股危险而强烈的欲望，他坦白确实已经发现亨利·菲普斯身居何处，并且很愚蠢地将迈格斯的住处告诉了那个不想他好的人。

他知道这样做很不明智，但是他只想解脱自己，告诉人他很早就认识亨利·菲普斯，并且在很私人的意义上认识他。他被那位先生恭维的话冲昏了头脑并被他误导了。

他去隔壁邀请巴克尔先生与他一起喝茶。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轻的主人，他正在谈论西部乡村和它迷人的地方。他被带上了楼，去看一幅离开布列斯托尔后遭遇暴风雨的小油画，其结果是油画没有按照主人的要求，挂在它应该挂的地方。接着，他被吩咐留下来帮助洗年轻主人的头发，用毛巾擦干，把他的头抱在怀里。他听到了温柔的诺言。他听到自己被称为天使。他把自己的男子汉气概都寄托在他身上。

为咒骂真理，想着他自己是公主。

在1836年的两个星期里，爱德华·康斯特伯整天与亨利·菲普斯在一起喝酒，做的梦也是亨利·菲普斯，被亨利·菲普斯责骂、性交和挫伤，以至于他都不能站起身子走到桌子跟前。他曾经被邀请跟亨利·菲普斯一起去意大利旅游，但是刚刚接受邀请，他却坦白了邀请

亲爱的阿尔贝特·波普的情形，在过去十五年的服务里，他是他诚实的朋友和亲密的伙伴。

第二天阿尔贝特用那把可怕的手枪射穿了自己的头。

他应该告诉杰克·迈格斯，在阿尔贝特死后，亨利·菲普斯表现得多么糟糕，但是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如同一把沙砾顶着他的心一样。

他试着帮斯宾克斯盖好被子，但是这个老人又变得很恼怒，翻来覆去，把盖的东西踢开，抓住他干净的睡衣领子，好像要把它从他身上扯下来一样。

康斯特伯从地板上拾起老人的脏衣服，把它扎成一束。尽管依然穿着他周日最好的衣服，他还是把这一捆衣物搭在肩膀上，从房间里带走。在走廊里，他很吃惊地发现杰克·迈格斯跟在他的身后。

47

五月的阳光照在浸泡在水里的亚麻布上，布上的疵点显得很鲜亮，洗衣房大锅上面形成的泡泡如气球般到处乱飞。

眼下爱德华·康斯特伯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尽管起初他想找点时间晒晒太阳，但现在他发现杰克·迈格斯总是黏在他旁边，不离其左右。那个黑乎乎罩满水汽的洗衣房显得比阳光更加诱人。

现在他的伙伴懒洋洋地靠在一堵旧墙边，除了抽玉米棒子芯烟袋

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有益的事情可做——香气逼人的烟对于用人来说犹如有力的强心剂——康斯特伯搅动着床单和枕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肥皂泡和黑烟草混合的气味。

“梨树在开花，”他说。

“是的，梨树。”

说完之后再没有说话。康斯特伯感到在脖子处有点轻微刺痛和一般的紧张感，绝不是不友善的，如同身边有人在闲逛但对他又不熟悉的那种感觉。

“我严守秘密很久了，”杰克·迈格斯终于说话了。

康斯特伯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杰克·迈格斯说：“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

“不知道。”

“毫无疑问，我们的小姐已经告诉你了。”迈格斯使劲抽了一口烟，“我来自新南威尔士。那里。现在是我亲口告诉你。”

康斯特伯低头看着弥漫的烟雾。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迈格斯先生？”

“那时候的三年我很不幸，一直在莫顿湾那个鬼地方。一个人如果知道别人的秘密可能会被杀死。”

“被杀死？”康斯特伯想到了像他这样有秘密的人：步兵少尉约翰·赫本，窃贼汤姆斯·怀特，还有其他一些被迫害、流放或者责令在纽盖特监狱外面“永远出海”的大好人。“你的意思是绞死？”

“不，不，”迈格斯不耐烦地说，“听着，如果你知道像我的情况一样的任何危险事，啊，你对我来说就是个风险。”

“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杰克。”

“我在努力这样做，艾迪。听着，在莫顿湾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

人的间谍。这就是他们如何压制我们的。如果你和我都在一个地方，如果你碰巧知道我的秘密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告诉我你的一个秘密，这样的话我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杰克，你是在向我坦白吗？”

“不是的，我要与你做交易。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但是你已经告诉了我你的秘密。”

“我需要知道你的。我给你付双倍的价钱。”

“我没有秘密，”康斯特伯小心地说，“什么秘密？”

“当你走进斯宾克斯先生的房间时，我从你脸上看到的秘密。”

“你认为你看到写在我脸上的秘密了吗？”

“啊，是的。”

“是我的行为举止吗？我怎么说的？”

“在你的脸上。”

“那么清楚吗？”

“是那么清楚。”

“但你会告诉我什么呢？”

“那个亨利·菲普斯是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康斯特伯犹豫地说，“你当真，儿子？一种儿子，像一个儿子？”

“这个词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你的意思是他是你的小辈？或者你的意思是你是长者，就像一个父亲对年轻人……有许多方式。”

“不管怎么称呼，很清楚了，”迈格斯说，康斯特伯感到自己被迫看着那黝黑而激动的眼睛。

“亨利害怕我，是吗？”迈格斯问，“你的朋友看到了他，对吗？”

康斯特伯有点犹豫。

“那么他肯定被告知说，他不害怕杰克的任何事。我是他的父亲。我宁可死也不会伤害他的。”

“他母亲是干什么的？”康斯特伯小心地问，“她在哪里呢？”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那么你说的就不是儿子。”

“不要太过分，伙计。”杰克·迈格斯说，“我说得已经很明白了，现在，来吧，来吧，我要知道你的秘密，老弟。”

接着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康斯特伯感到很困惑，开始把第一个床单从大锅里提起来，然后把它牵向轧布机。

“我可能没有秘密，求你了，”他终于张口说话了。

“求或者不求。”迈格斯来到把手处并开始慢慢转动。两个男人都满腹心事地看着床单被轧压，冒出蒸气，然后从轧布机里铺展开，摊在石槽上面。

“我的秘密吗？”

“是的。”

“我喜欢你，”康斯特伯说。

转筒停了下来。

“你喜欢我？”迈格斯迷惑地问。

“是的。”

“这就是你走进去时心里所想的。你喜欢我？”

“是的。”

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他们的谈话被十分悲切的哭声所打断。两个男人跑进小院子，抬头寻找哭声是从何而来。他们看见梅西·拉金站在斯宾克斯先生高大的窗子前。

"上帝啊，"她哭道，"快来啊，快来啊。斯宾克斯先生快不行了。"

杰克抓住康斯特伯的肩膀："告诉我——你的朋友看到了亨利是吗？他不想认识我？那就是你的秘密。"

康斯特伯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撒谎的人，当他看到这双热切的眼睛，他就急着要告诉真相，比任何事情都急。但是康斯特伯感到害怕的是，如果亨利·菲普斯被找到的话，就会失去杰克·迈格斯。

因此，他撒了谎。

"不，"他说，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我发誓，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他。"

48

5月第一个下午的三点钟，杰克·迈格斯发现个头矮小的杂货店老板没有出来享受春天的阳光，而是躲在他卧室里死气沉沉且烟雾弥漫的火炉前。窗帘放了下来，蜡烛点着，穿着刺绣丝绸吸烟衫的巴克尔先生正聚精会神地看书。难闻的乳酪气味弥漫着整个房间，杰克·迈格斯不久发现，刺鼻气味的源泉是放在他肘子边的一块三角形黄色斯提尔顿干酪，它与托盘里的一杯酒放在了一起。当巴克尔先生最终突然感觉到迈格斯在他房间时，他吓得急忙跳起来，险些把盘子打飞。

"那里是谁？"用人大声喊道。

当他往壁炉那边逃跑时，巴克尔先生的拖鞋在裤脚的翻边下面闪烁，像东方小船的船头。它们怪异但充满活力，几乎干扰了迈格斯对珀西·巴克尔的注意力，他看起来很好斗，捡起火钳并藏在腿的后面。

"不要怕我，巴克尔先生。"

"害怕！"巴克尔先生嘲笑道，他直起腰，背靠着壁炉。

"请坐下，先生。"

巴克尔先生把藏着的火钳拿出来，为显示他对它的情感，用它拨了拨火。

"坐下。"

巴克尔先生突然坐下。"好的。"

"是斯宾克斯先生的临终喉鸣，先生。"

"临终喉鸣？"

迈格斯很吃惊地看到，他恐惧的眼睛变得更加恍惚，举止更加强硬。"你意思是咳嗽吗？"

"临终喉鸣就是临终喉鸣，不用怀疑它是什么。我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帮他请医生了。"

"除了咳嗽之外还有其他症状吗？"

杰克·迈格斯告诉他症状，巴克尔先生听着，头朝一边歪着，双手紧握着放在大腿上。他的举动看起来很同情的样子，但是不久就发现，与他早些时候的恐惧和恼怒相反，主人几乎没有为斯宾克斯先生着急。

当杰克·迈格斯主动拉他到管家的床前亲自察看时，巴克尔先生仅把自己瘦弱的脊背往椅子上靠了靠。

"那欧茨先生呢？"他喊道，"我们在那边怎么办？"

“哪方面？”

“要是没有征得欧茨先生的同意就跑去找医生，那我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

“为什么是这样呢？”

“应该是欧茨去找医生，”巴克尔先生继续说，“他应该为受伤负责。”

“他念了咒语？”

“他念了咒语。一点没有错。”

“很好，”杰克·迈格斯答应说，“那我去给欧茨先生一个口信。”

“但它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珀西·巴克尔一边说，一边拨弄着壁炉，“看，这就是改变的情况，这就是你必须要小心行事的地方。如果我说我的人因他的恶作剧要死了，他会怎样想？他会认为我在责备他，而事实上我没有权力这样去做。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但是我是学法律的。欧茨可以告我诽谤。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他完全可以。我听说他是一个十分在意自己名声的人。”

“你去告诉他斯宾克斯先生肺部有催眠术液体，并且快死了。除非他能够发善心把它拿走。”

“不，我不去。”

“见鬼吧你！我自己去叫他来。”

“他可能不在家，”珀西·巴克尔说。

但是杰克·迈格斯已经在摸口袋，看看是否有一先令坐出租车的钱了。“还有一件事，先生。”

“我听着呢，”他说，开始梳理他的胡子。

“你会听到我把钉子从前门拔出来。”

“很好，迈格斯先生。”

"但是如果谁出门我就杀死谁。"

"好，好，"珀西·巴克尔说，心不在焉地应声着，杰克·迈格斯后来怀疑他是否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巴克尔先生听得很真切，在罪犯跑下他家楼梯的时候，他坐了下来，看着火，仿佛看到火苗里的山羊和魔鬼在跳舞。

49

巴克尔先生很喜欢自己的房子，不仅在每个月的 14 日（他回到酒吧间重温遗嘱），而且几乎在每一天的每一时刻都在庆贺自己的大好运气。

人们经常看到他站在那里看着天空发呆，在他的用人看来这是一种痴迷。正如莫特小姐所说，主人好像能看到厅里的天使。但是门厅里没有天使，他是崇拜自己的房子。对于他来说，拥有绿色墙纸，染色玻璃气窗和栎木地板光洁的油漆简直是一个神话。

如果你给他吃发霉的培根肉，他可能也不会抱怨。你也可以把床单放在那里连续两个礼拜不洗，但是老天啊，地板千万不能不打蜡，壁炉的灰尘必须每天要打扫。他希望他的遗产光洁闪亮。其结果是，杰克·迈格斯的离去使得前门出现新的损害，看到这些对于房主来说，比料想的伤害更大——他看到生锈的钉子第一次破坏了性感的黑色表面。

他像是气喘不过来一样在门前跪了下来。钉子被粗野地拔出来，造成了齿状突起：弧口凿、凹坑和粗的裂片。很温柔地，他把裂片放回伤口里面，但是由于野蛮的损害而无法修复。

一回到客厅，他就不停地按铃让康斯特伯来。没人应答，他又回到前门，亲自捡起可怕的钉子。他把它们放在他夹克的口袋里，然后匆匆地走下陡峭的楼梯进了厨房。他发现这里的火灭了，一只奇怪的粉灰色猫正在吃桌子上残留的面包屑。巴克尔先生眉毛之间的三角线变得很深。起初看起来他好像要打猫的样子，但是接着，所有聚集的能量使他剧烈地颤抖。他迅速回到底层，从那里又上了背面楼梯。

在洗涤室那里，他发现梅西与康斯特伯在靠背扶手椅子上并排坐着，像舞会上的寡妇一样心满意足地聊天。

他很客气地跟他们说话。他们懒散而随意地回应着。

他要求他们下楼把乱七八糟的钉子和碎木屑扫一下，还没有等到他们对他的命令有所反应，他已径直去了起居室，拿起——他本可以选择任何事——工人联合会分发的新宣传册。尽管他可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阅读样子，但是由于过度伤心而难以静心地学习。尽管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用人身上，但是他们下楼的时候还是像原来那样很随意地聊天。

扫完灰尘和木屑之后，他们感到很凉，未经邀请就进了起居室。

梅西坐在斜面窗洞里，康斯特伯站着。他意识到，他们站在那里，忙着等罪犯回来，在他们看来，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我要告诉他，梅西，"康斯特伯小声说，"对我来说对他保守这个秘密是不对的。"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艾迪，让你不得不做决定是不公平的。"

巴克尔先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秘密是什么。他也不在乎。他把宣

传册又翻了一页。

"还有谁能决定呢？"康斯特伯问道，"只有我知道。"

在宣传册后面，主人的脸毫无血色，如同他发怒时的表情一样。梅西小声嘀咕了点什么，但他没有听清楚。康斯特伯懒洋洋地回答说，"不管亨利·菲普斯如何发誓，它一文不值。"

巴克尔先生把宣传册放到了一边。

"康斯特伯先生，"他说，"你不能以那种口吻去说一位先生。"

梅西冒昧地抬起额头。

"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小姐。"

"我很吃惊，先生。"她说，就像是在半夜而门被锁住了那样粗暴无礼。

"你为什么很吃惊呢？"

"没有理由，先生。"

"回答我！"他叫道。她终于意识到他是多么恼怒。语气变得更加郁郁寡欢。

"我想起来了，你认为隔壁那位先生并不怎么样？"

"你看重你的地位，姑娘？"珀西·巴克尔嘘道。

她直挺挺地站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很抱歉，先生。"

接着一阵沉默不语。

"对不起，先生，"梅西说。

"我也请你原谅，巴克尔先生，"康斯特伯说，"我忘记自己是谁了。"

珀西·巴克尔眼睛眯着，嘴巴缩得很小地看着女用人。她终于看到他眼睛里可怕的眼神。他抚摸着他的胡子，然后十指交叉地握住苍白而干燥的手，并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腿上。"你清理了我的浴室

吗？”他问道。

“是的，先生。你第一次叫我的时候就去清理了。”

有人在街道上喊：“吁！”

“是他吗？”

“不是他。”

“你围裙里是什么？梅西。你在玩什么把戏？”

“没有什么，先生。”

“那把你‘没有什么’拿到这里来。”

女孩走得靠近一点，接着珀西·巴克尔突然抓住她的手腕，把她往自己跟前拽。

“啊，”说着，把她的手掰开，“是一小绺孩子的头发。”

“两绺。”

“两绺，”他点头称是。缠着头发的羊毛年代久远并且已经褪色。

“这是夹克口袋里的，先生。”

“因此我们的流放犯是一个有家的人，”他看着她生气的眼睛说，“你怎么得到那么私人的东西，我的姑娘？”

“啊，先生，”她语速很快地说，“你看我是很聪明的。他把夹克脱下来去写信。接着斯宾克斯先生生病了。然后，迈格斯先生留下我照看斯宾克斯先生。它们被放在他胸口口袋里的一个信封里面。是婴儿的头发，先生，是吗？”

“也许，”康斯特伯建议，“是斯宾克斯先生的头发。”

“不要愚蠢了。”梅西说，“怎么可能是菲普斯先生的呢？这些婴儿的头发是黑色的。”

用人离开他在窗边的岗位，询问他可否抚摸一下这两绺婴儿的头发。

巴克尔先生不能决定这是否鲁莽，是否合适。他坐在椅子里，忐忑不安地看着用人用他那灵巧而纤细的手拿着两绺头发。他们就是这样变成一伙的。正当三个人围着这些遗留的东西的时候，前门突然传来敲门声。

50

托拜厄斯开始很尽职地为《晨报》写报道，标题是："布莱登的大火"。在此处划了两道下划线之后，又在其下面做了一个小而别致的手写花体字花饰。

还没等花饰的墨汁干透，他就被一件事情打断了：一位脚上穿着沾有泥浆靴子的年轻郡副司法长官来到他面前，手里拿着约翰·欧茨凭借他儿子的良好信誉签的期票。

托比用自己的一张条子换了三张期票，条子承诺二十天以后支付七十八镑。

接着，他拿出一张空白纸，写了一封充满苦恼的信，告诉父亲他将不再为其偿还债务。这占用了他不到五分钟时间，但是，他花了近半个小时，十分谨慎地起草相同意思的公众声明，并准备给《晚报》交稿子时把这则广告交给报社。起草满意之后，他把三份东西分别装进三个信封，寄给《时代》、《观察家》和《晨报》。这些广告的额外开支使得他又拿了一张纸，重新修改在接下来一个季度里的支出与收入估算。这些总数看起来确实让人感到郁郁寡欢，因此他把"布莱登大火"的稿子放

在一边，着手为《观察家》撰写一个应急的人物素描。现在这家报纸支付五镑购买这些东西，不一会儿他站在椅子上，寻找为写“艾斯灵顿的女告密者”“卡姆顿小镇的老汤姆维克斯”而做的笔记以及为这个目的而收集的其他典型和人物。他的目光终于落在人行道清扫工人身上，于是，他坐在桌子前，拿出一页干净的纸，开始写道：

> 那些熟悉菲特胡同的麦肯尼排骨餐馆的读者，一定毫无疑问地享受了提齐泰特扫帚的好处，但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挥舞着有如此剧烈效果的工具，居然相信自己是伦敦最幸运的小伙子。

要不是他不得不去跟莉齐偷偷摸摸地开协商会（尽管他不知道会议是关于什么的，但是在写到一半时她就溜走了），他就能在午饭前写完“提齐泰特”和“布莱登的大火”。

他妻子处于极度忧伤之中，因为孩子的胸上长出了很多令人恼火的红色小脓包。托比看到这些十分惊讶，建议用盐水给孩子洗澡以防止传染。妻子似乎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之后他回到了书房，又一次拿起了羽毛笔。

这时杰克·迈格斯在他的门口出现，要求一个医生去看生病的管家。他别无选择，只好把“提齐泰特”放在一边，又拿出一张纸，给在格林酒馆的格勒维斯医生写条子，恳请他去女王大街29号为管家看病。他把纸条给了琼斯太太，要求这个健壮的老女人穿上披肩，即刻去昌德瑞胡同的一家酒店，他知道那个医生正在那里吃午饭。

他怀疑管家的病情是否很危险，但他是一个谨慎的人。考虑到他开的有关隔离的小玩笑，他想应该去女王大街，当面把病人介绍给医生比较礼貌，因此他去换了衣服，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不得

不忍受罪犯在他楼下厅里充满威胁的踱步声。

几分钟之后，他跟着杰克・迈格斯穿过下着小雨的街道来到霍尔伯恩，他经深思后明白那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五英镑。因此他有意识地惩罚自己。

以牙还牙，在劈开两颊和下巴骨头的时候，他记着要让杰克・迈格斯的皮肤刺目闪亮。他可能明天就要用这些骨头。为此第二天他要返还这些更深更痛的东西，它们是从杰克・迈格斯记忆里割下来的更软的组织。

他每时每刻都在为这部小说构思令人头晕目眩、血脉贲张的计划。《克莱姆雷上尉》是一部喜剧，童话剧，视野开阔，有趣好玩，一个旧伦敦喧闹的故事，里面的大卫森先生是一个发烧的屠夫，他在等下一次的分期付款。但是在所有英国文学里，再没有比他现在筹划的进入罪犯心理更黑暗的旅行了。在行进的过程中，他不停地策划着情节。他通过抽象的理性来勾画一个路线，几乎是像做代数题一样。从生到死，从光明到黑暗，从水到火。让他有些生气的是，他发现旅行已到尽头，他必须为现实世界而放弃这个活动。

在珀西・巴克尔的起居室，他发现医生已经到了，他背对着壁炉站着。格勒维斯医生是一个穿戴整齐、衣着考究的人，尽管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面容明显地像运动员一样。他总是话语不多，言谈举止非常有修养，所以当托拜厄斯看到他严肃的面容和紧闭的嘴巴，他马上开始向他道歉，为把他从午饭桌上拉过来而感到歉意。

"如果你把我从早饭桌上拉过来更好。"

"病人很严重吗？"

"非常严重，坦白地讲。"

说完，大家沉默不语，此时欧茨听到了从楼上传来的令人心碎的

呜咽声。

“哦，我的天啊，”托比说。

医生没有反应。

“一个好人，”托比说。

巴克尔先生使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他很快就下来吗？”托比问珀西·巴克尔。

在房子的主人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医生转过身来要求与欧茨先生单独在一起。

巴克尔先生一离开，医生就在翼状靠背手扶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长时间地使劲盯着熏得黑黑的木柴。

“你的衬衫露出来了，先生。”

托拜厄斯·欧茨顺着医生指的方向看，发现颜色鲜艳的绿衬衫在自己的拉链处露出了三英寸。他脸色变得很难看，整理衣服的当口，格勒维斯医生继续说。

“至于其他事情，我他妈的真不知道怎么给你说。”

“如果不是我的医生，我怎么会去请呢？”

“啊，上帝啊，欧茨先生，你不能走人歧途去杀人。”

“我向你保证……”

“你不能扮演一个外科医生大学的一员，再进这一家人的门了，先生。如果你被指控你作何感想？如果听到你曾向死者证明你是一个外科医生，法官会怎么说？”

“只是一个恶作剧，一个笑话。”

“欧茨先生，这个老家伙已经死了。”

“但这不是我的恶作剧。”

“欧茨先生，你不能假装你是贝利奥尔的毕业生。”

在托比听来，这等于拐弯抹角地说他不是绅士。

“仅凭此，”他苦笑着说，“就认定我是一个谋杀犯？”

“我会在死亡证明书上写明他是肺炎致死的，但是你想知道我真实的观点的话，它是因为你施魔法而导致的结果。”

“先生，你是一个懂科学的人。”

“一个人是靠行动为人所知的，先生。你施魔于他。先生，就像你施魔于厨师和管家一样，你没有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听到伙伴死了，他们肯定会很伤心的，当然现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老人。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染上肺炎。”

“请不要告诉我专业方面的事，欧茨先生。我很高兴你来我家作客。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夜晚。”

“我也一样。”

“但是我不会为在死亡证书上造假一事而感激你的。”

“也许，医生，它不是伪证。我没说我没有疏忽，但是……”

“是伪证，这一点我不能原谅你。”

托拜厄斯双手抱着头。

“我请求你的原谅。”他终于说。当他抬头看的时候，脸上流露出哀伤的神情。

“但是要恳请上帝原谅你，”医生严厉地说。“你心里装着上帝去处理你的事吧。我无意毁了你。”

这最后一句话不是没有效果。

年轻人抬头看着医生，卷着的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为解决这件事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医生站起身来。“那么你就必须祈祷。同时，你知道死亡证明书保护了你的名声但同时也威胁着我的。如果我说我不再为你的家庭服务

了，你肯定会理解我的。”

“但是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怎么办？”

“那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去看医生，医生会治疗的。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但是我不认识别的医生，他今天早上身上就起脓包……”

“欧茨先生，伦敦是一个大城市……”

“我了解伦敦，先生。我比其他人都了解，甚至比你都更了解。它是一个超大城市，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

“它是一个大城市，你可以找到很多优秀的医生。”

“你会给我介绍一个吗？”

“求你了，欧茨先生，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已经让自己的名声扫地了。”

“你就要这样抛弃我吗？”

作为回答，医生站起身来，按响了铃。

“我还能指望别的谁呢？”

罪犯应声前来，他穿着狂野而邋遢的衣服。当医生叫这位满身污垢的人去拿衣服和包的时候，处于悲伤之中的托比注意到了医生脸上吃惊的神情。

“如果我妻子生病了，我应该找谁？”

医生稍微正式地鞠了一下躬，然后走进门厅，杰克·迈格斯已经为他准备好大衣，只见他慢慢地披上，扣好扣子，没说一句话，离开了。

罪犯随后把门关上，站在门前。

“谢谢你，”托比说，显示出他也要走的意思，但是罪犯没有动，而是僵硬地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

“欧茨先生，”他说，“我要与你谈谈。”

“我现在不想……”托拜厄斯·欧茨说。

罪犯向前跨了一步，离他很近，欧茨甚至都能闻到他嘴里朗姆酒的味道。接着小说家发现自己被举起来，双脚离地，浑身发抖，牙齿格格作响。

接着他又被轻轻地放下，但是胳膊被抓得牢牢的。酒精气味又变得很浓。他能看到折磨者鼻子上的毛孔，铁褐色的络腮胡，脸颊上的抽搐和眼睛里的黑色怒火。

托拜厄斯·欧茨的生活正在揭开。

51

托拜厄斯四岁的时候，在什罗普郡的孤儿院度过了可怕的一年，在那里他总是被欺负。其后又与一位妈妈在德文郡住了一年，但是她总嚷嚷不方便。在年幼的五岁，她把他带到了伦敦，不久就交给他父亲照顾，他从这位先生那里得到的照顾是很严厉的，从那时起就不得不学会自己谋生，学会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但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发现自己陷进了泥潭里。

他被人抛弃，但是他不愿意做一个流浪者。

他没有机会接受好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学会了读与写，并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为了这个伟大城市的魔法师。

现在托拜厄斯·欧茨通过每一天的《晨报》、每两周在《观察家》“塑造”着伦敦城。带着自己几乎都不理解的激情，他给它命名，画地图，把

大街加宽，把肮脏的胡同变窄，用他忧伤童年的窗子为景色加上边框。用这种方式，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一个妻子，一个孩子和一栋房子。他因为写喜剧故事而出了名。在这过程中，他自己也开始变得有点大腹便便，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一位有称号的女士，第二个朋友是一位有名的演员，第三个朋友是一位不列颠王国骑士，第四个朋友是一位作家，也是年轻公主维多利亚的导师。他不敢回头看曾经走过的路。

今天早晨，他的游戏玩耍却杀了一个人。

接着医生抛弃了他，这个罪犯，一个本身被抛弃的人，感觉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找茬，就像抓住一只兔子那样摇晃着他的身体。

"你最好镇静，先生，"他告诉杰克·迈格斯，尽管托拜厄斯·欧茨由于命运的捉弄，突然间也变成了罪犯。"如果你要这一切相安无事地结束，"他胆战心惊地说，"你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行。"

他挣脱开来，并试图扣上在扭打中被拉开的夹克。

"这是扣子，先生。把你的大衣给我。女用人会把它缝好的。"

"别动，"托拜厄斯说。

"好的，先生，我不动。"

这个恶棍站着没有动，他一直盯着作家，黝黑的眼睛里充满着蔑视。

"你把我的扣子拉掉了，"托拜厄斯用怀疑的口吻说，"你不是一个用人吗？杰克·迈格斯。你不是一个仆人吗？伙计。"

作为回应，杰克·迈格斯傲慢无礼地坐在翼状靠背扶手椅上，跷着二郎腿。

"我在这里陷入了泥沼，"他说，"两个礼拜了，陷入泥浆动弹不得。"说完用手搓他黝黑的两颊，托比看到他又开始抽搐了。"你因为我陷入了泥沼，我因为你也陷入泥沼。为什么每天都过去了，但每个

人都在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在我看来，这都是你传染的。你肯定知道它有致命的危险。”

“我不可能为肺炎负责任的！”

“正如我说的，你肯定知道。”

托拜厄斯在随后的沉默里，开始相信他正在受到威胁。

“我是渴望，”流放犯继续说，“步入正轨，但是这一切要等我找到亨利·菲普斯先生之后。如果我找到他，我就会走。我并非计划如此，而是生活原本如此。”他停顿了一下，“至于你对斯宾克斯先生的催眠液做了什么……”

托拜厄斯·欧茨看着流放犯的脸——粗黑的眉毛，干裂的嘴唇——发现它充满邪恶。

“你认为你能敲诈我吗？”

“我要你欠我的——捕贼队队员的名字。”

“你见鬼去吧，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听到这话，他抽搐得更厉害了。托拜厄斯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你说过的。”

托拜厄斯看着对手充满好斗的眼神，知道自己承受不了失去他的后果，“你卖给我十四天，杰克·迈格斯，我用你还不到十一天。”

“但是两个星期是从我们达成协议的那天算起的。”

“你只为我做了十一天。”

罪犯举起他畸形的手，使劲压自己的脸颊。

“两天，”托拜厄斯解释说，“花在去布莱登来回的旅行中。”

迈格斯从来不求人，从来都不屈服，从来都是站得直直的，头昂得高高的，这些都流淌在他的身体里。但是，现在他处于——托拜厄斯看到——崩溃的边缘。

“我有钱。”流放犯试图微笑，但是抽搐又在他脸上层叠凸现。“二十几尼，怎么样？只要你告诉我那个人的地址我愿意付给你。如果你还有其他费用，直接告诉我好了。”

钱的数目确实让托拜厄斯震惊。他表示怀疑地大笑起来。

“你说个数字吧。”对方在椅子的边缘往前挪了一下身体。面瘫已经改变了他皮肤的质地，使其变得异常苍白，并起了皱。“如果你坚持的话，三十几尼也可以。从此我就会从每个人的生活里消失。”

“抱歉，老伙计，”托比冷冷地说，“但是你必须给我你欠的三天时间。”

“看在上帝的分上，行行好吧。我不能再等三天，我已经无法忍受了。”

“你依然是我的人，不管你拿着什么样的赃物。”

但是迈格斯几乎没有听到他说什么，眼睛直往后翻。他双手抱着自己的脸，低声呻吟着。

托拜厄斯·欧茨一边慢慢地往后坐进翼状靠背扶手椅子，一边看着他的对手。他对从阴暗角落里跑出来的用人说，“明天早晨九点，你把他送到我的家，我会给他治疗的。”

52

托拜厄斯·欧茨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发现一家人——妻子、

小姨子和管家——聚集在厨房，站成一圈，在金属浴缸里为哭闹不止的孩子洗澡。

"谁呀？怎么回事？"

女人们都没有转过身来，这让他的脉搏跳得更快。

"是谁呀，"他大声叫道，冲进人圈里。在那里，他看见自己的小儿子脸色煞白，小胸口异常红肿。今天早晨的脓包现在看起来更严重了，又红又硬，他用手指摸了摸，小家伙就发出微弱的哭声。

"是什么病，上帝啊？是什么病啊？"

"是女巫的奶水，"管家说着，就把她宽大的手指尖轻轻地放在鼓起来的脓包上，"硬得像石块一样。"

"他在发烧，"妻子说，"我去请了格勒维斯医生。我让杂货店的小男孩去请的，但是那个男孩可能惹恼了医生，因为他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口信回来。"

"那个男孩！"老管家叫道，同时继续用海绵擦拭着小声嘀咕的孩子，"他最好回到爱尔兰向法国人祈祷。他不应该在这里，他妈妈也不应该在这里。"

"该死的格勒维斯，"欧茨大声说。三个女人异常吃惊地看着他，他马上开始微笑，嘴里嘀咕了点什么，并在空中拍了拍自己的手。

"格勒维斯……啊，格勒维斯，"他说，"可怜的老格勒维斯。"

"格勒维斯医生怎么啦？"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才好，敷衍说要亲自去叫医生。接着马上从家走出来，站在兰姆康迪特大街上，这时一辆出租车刚好经过。他甚至连自己要做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就向车子招

了手。

他抬头看着倔犟的司机，对方在座位上也怒目而视，只见他穿着多层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看起来像一个暴徒，眉毛很黑，嘴里的大黄牙像墓碑一样。

“先生，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在附近找一个医生，你知道吗？”

“医生，先生。是的，直走就是。”

就这样他们从兰姆康迪特大街出发，沿着格林酒馆路，往下穿过撒涪陵山的另一边，途中经过许多挂有灯笼的建筑物，灯笼上面有医生广告。

“现在，听着，小伙子……”

“是的，先生。”

“我身上只有一两个先令，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啊，去梅顿街，找哈德维克医生的诊所。”

“他是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怎么知道，先生，”司机大声说，“但是他是个医生，评价很高的，我确实知道。”

托拜厄斯在想哪一阶层的人对这位医生评价很高，为什么。但是他别无选择，“很好，”他说，“去哈德维克医生的诊所。”

不久他们到了克拉克威尔的一个昏暗小街。出租车在一座很高但很窄的房子前停下，只见它的大门前挂着一个烟熏得很黑的灯笼，灯光很弱。如果不是这个可怜的灯笼作证，托拜厄斯一定认为这是一个遭弃用的房子。

“如果你只给一先令的话，”出租司机说，“你赶快下车吧，先生。”

“很好。”托拜厄斯·欧茨说完便下了车，忐忑不安地向那座遭遗

弃的黑色堆砌物走去。前门的锁链处已经弯曲，通到街道的石头台阶，闻起来就像一群老鼠曾在这里安营扎寨过。

他敲了门，一下，两下。

不一会脚拖着地面走路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接着有人在喊，“是谁在叫门？”

“我孩子生病了，我需要医生。”

一个男人应答了一下——一个字——但是托拜厄斯没有听清楚。他又使劲地敲了敲门，“我需要一个医生。”

接着听到链子掉在地上的声音，大门被开了一条缝，在黑暗中——由于蜡烛是在里面点燃的，所以似乎不太明亮——他看到了一个人脸形的影子，或者说他猜想应该是一个老人的脸，因为传出来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是老年人的。

“是谁？”

“对不起，你是哈德维克医生吗？”

“是的，先生，一直是，将来还会是一个好医生。我能否知道前来敲门的人是哪位吗？我正吃鲱鱼呢。”

“我的名字叫欧茨，我的孩子病了。”

“你的孩子多大了？”

“三个月。”

“那你应该知道——婴儿总是生病，这是他们的体质所决定的，他病情怎样？”

“他发烧，胸上有一个很大的红色脓包。”

“如果你只坐一先令车程的话，”街道上的司机大声喊道，“我可没时间等着你签好和平协议。”

“那人是谁？”医生问道。

“出租车司机。”

“你欠他钱吗？”

“先生，你能跟我去吗？”

“你能付我钱吗？”医生问，“这永远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我会付你钱的，”托拜厄斯·欧茨说。

“我的出诊费是五先令，自从滑铁卢之后一直都是这个价钱。”

“请吧，先生……”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不给钱的的话，我也收瓷器。不止一次，曾收过代尔夫特精陶。你知道代尔夫特精陶吗？我并不想追着讨要，但是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谢谢你，”托拜厄斯·欧茨说，他既没有代尔夫特精陶也没有钱来付任何账。

“我只是有话在先。”

“谢谢你让我考虑那种方式的可能性。”有了这些保证，焦急不安的父亲让医生上了出租车，事实上他没有在钱的问题上撒谎。

一路上两人几乎沉默不语。后来，除了强烈的鱼腥味之外，托拜厄斯再也不记得什么了。他猜想一定是鲱鱼的味道，显而易见，医生肯定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车到了兰姆康迪特大街后，他才有机会看看自己的同伴。在大门口，他妻子将蜡烛举得高高的，烛光下，他看到哈德维克医生大概有六十岁，令人吃惊的是，除了一绺黄、灰相间的头发外，头顶上是光秃秃的。他的眉毛也是姜黄色的，拧结在一起，配着阴郁眼睛，成了他脸部最醒目的特征。他的衣服很旧，大衣的褶边和衣袖处已显破烂。玛丽·欧茨与丈夫同时看到这些，顿时她脸变得跟蜡烛一样苍白。

“这是哈德维克医生，亲爱的，”托比说。

他的妻子哭了起来，跑进了厨房里。不一会儿只见她怀里紧紧地抱着正在呜咽的孩子。

衣衫破烂的老医生就像在他自己家一样走进了厨房，把他磨损的旧背包放在桌子上，叫人端水洗手。

他搓了搓满是雀斑的大手，转向欧茨太太，这时她已经跑到洗涤室去了。她抱着孩子摇晃着，嘴里对他喃喃细语。

“现在，太太，”他说，“请把病人给我。”

玛丽·欧茨看着丈夫，他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医生的要求。年轻的作家看着儿子交给这个老人，脑子里回忆着发生在瓦坪的斯诺普斯医生案件，这个医生杀死了三个女病人，把她们的残肢用来喂他的猎狐狗。他本想大叫“住手”、“够了”，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陌生人把宝贝儿子的长布条绷带去掉，用他那关节上满是疙瘩的手挤压肚子。

“托住他。不是你，太太。是你，先生。”

托拜厄斯·欧茨照着吩咐去做，把儿子放在桌上，这时，医生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个小酒精灯，并点燃了它。托比把头稍稍地扭过去。回头看时，只见老人手里拿着手术刀，在酒精灯明亮的火苗里来回晃动着。

“抓紧他，先生。太太，把头转过去。”

托拜厄斯·欧茨看着三个女人，她们在洗涤室边上挤在一起，妻子站在中间。两个姐妹的表情近似，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张着。

托拜厄斯·欧茨的眼睛从她们身上移开。

“爸爸在这里，”他说，感觉自己是一个撒谎者和笨蛋。“爸爸在这里，亲爱的。”

但是当手术刀要挨到小男孩胸口的时候，眼泪开始在他的眼睛

里往外涌。当刀刃举向鼓起来的红胞时，当孩子的脸因疼痛而扭曲时，当小孩尖叫时，当柳叶刀切开脓包使得脓水像河水一样喷涌而出时，托拜厄斯·欧茨不顾体面地哭了起来，或者对看到的人来说是这副模样。但是，事实上，当看到传染的证据从儿子无辜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时候，他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感染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53

伤口缝合之后，老医生用颜色很深的紫色碘酒擦拭了小约翰的胸口。当病人的哭声终于变小时，家里的女人就把他抱到婴儿室去了。医生把手术刀和酒精灯收起来，然后扣好医箱。接着他充满稀黏液的眼睛和烟草色的眉毛转向了托拜厄斯·欧茨。

“现在……”他开始说。

他不需要再进一步——托拜厄斯知道接着将是什么，他从击球手区域跑出来直接迎上去。

“我等着你的账单。”

听到这句话，老人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担心，手指上所展现出来的轻快敏捷，拔刀善意地切割孩子身上的脓包，这一切都收回了。托拜厄斯·欧茨看到老人的脑袋缩了下来，肩耸到了耳朵，皮肉在骨头周围缩成了一团。

哈德维克医生交叉着前臂，放在发白掉色的马甲前。浓浓的眉毛蹙成一团。

“我没有账户，”他冷冷地说，“我不是酒店老板。我需要五先令，先生，我在被你从晚饭桌上拉出来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

“求你了，别让我难堪，”年轻人说。

“求你了，别让我发火，”医生说，现在确实很平静。

他迅速把背包关上，抬臂松肩穿上破烂的大衣。托拜厄斯松了口气，以为令人痛苦的事会马上结束，于是跟在破衣烂衫后面上楼到了门厅。在那里，他发现这个陌生人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而是准备更加深入地介入他的家庭生活。

哈德维克医生从壁式烛台上拿了一根蜡烛，然后走进前面的房间，开始仔细查看墙壁和桌子上的物品。“你刚到这里不久吗？”他询问的方式更像拍卖行的顾客，而不像一个私人住宅的来访者。

托拜厄斯本来不想回答这么鲁莽的问题，但是一贫如洗的地位削弱了他，“有几个月了，”他回答说。

“你是干什么的呢？先生。”

“我是一个文人，先生。”

医生拿起放在壁炉上的一个瓷器小饰品，翻过去看了看，接着又放下了。

“如果你在结婚之前再等一等，可能更加明智，那时你就有一小笔钱了。”

托拜厄斯想笑。“你怎么知道我的财富情况呢？”

医生拿起了蓝铃盘子，它是玛丽引以为豪地放在壁炉中央的东西。“只是以我所见这么一说，但是证据都指向了这一点。”

那人走了之后，托拜厄斯·欧茨才承认哈德维克医生是多么笨拙

和无礼，但是在遭受无耻羞辱时，他就像一个人，从远处看到滑铁卢桥上一个人影儿摔下去——他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就在医生最后清点存货的时刻，莉齐下楼来说孩子终于睡着了。托拜厄斯的举止没有显示有任何不当的事情要发生。事实上，他一直努力给她留下一切都好的印象。

“我刚才告诉哈德维克医生，”他说，“我们只是刚刚搬到兰姆康迪特大街。”

“啊，是的，”她轻快地说，“我们过去住在弗尼瓦尔酒店。”

医生把发出噼啪声的蜡烛举得高高的，“那个项链是你在弗尼瓦尔酒店收到的礼物吗？”

“哦——”莉齐举手抚摸项链，它是一个经典款小礼品，由银子和蓝色小石子做成的。“啊，确实是在弗尼瓦尔酒店收到的，也是一件令人伤心的礼物，因为它是我深爱的祖母传给我的。”

“给我，”医生说。

莉齐很犹豫。

“不需要拿下来，”托拜厄斯一边很快地说，一边伸手去拿蜡烛，“我举着蜡烛，这样哈德维克医生可以看看。”

“不，不，”医生的眼睛盯着年轻女子，“麻烦把它取下来。”

“不，”托拜厄斯·欧茨叫道，“不能取下来。”

他心里很清楚医生的用意，这时莉齐悄悄地走到姐夫身边，当她举手要解开链扣时，他知道自己无力制止她。就这样，珍贵的东西——那是她在这世上最钟爱的装饰品——递给了那双陌生而布满雀斑的手。

哈德维克医生低头看着这件珍宝，头往一边偏着。托拜厄斯想，那样子看上去就跟一只乌鸦落在了土堆上一模一样。医生抬起头来，

眼睛似乎变得明亮清澈。

“这确实很漂亮，”他说。

“谢谢你，”莉齐面露喜色地说，“但我姐夫原来根本就没有在意它。”

“伊丽莎白！”

“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五先令，”医生说。

“哦，是的，”莉齐说，“霍波恩街上的犹太人没等我开口就说要出两个几尼呢。”

“那么它应该值四几尼，”医生说，“如果我答应非常小心地保管，你能否允许我借用一两天呢？”

莉齐满脸疑惑地看着这个衣衫不整的老人。他冲着她微笑，她脸红了，看着她的姐夫，他没有——因此他后来抱怨——给她任何帮助。

“我一定在周三前把它还给这位年轻的女士。你不会不同意吧，欧茨先生？”

“托拜厄斯……”

老人继续说：“你肯定会让我再回来的，我说，周三前，或者周二，如果烧还没有退的话。不管怎样，我确信你肯定会很高兴地看到我的。”

“你当然得给我们一个收条，”作家说。

“如果你有笔和纸的话，”医生对莉齐说，“能清楚地描述一下这东西更好，我会签名的。”

“我会写它是我祖母的项链，先生，但是你要它干什么？”

“我是一个学生，”老人说着，就把项链丢进了他脏大衣的口袋。“一个学习人类身体、人性和描述各种物体的学生。”

“托拜厄斯？”小姨子问。

但是托拜厄斯装作没有听到。他在窗边的小桌子上忙着描述这条项链的设计和扣件。在写这几百字的时候，他的心绪又一次想到了钱的问题，想着怎样弄到钱，怎样弄钱更快，这样他就可以把项链安全地赎回家。

54

姐夫护送那个怪异的老医生走出临街房的时候，伊丽莎白·沃伦娜靠在蕾丝窗帘边，看着月光如洗的街道。

失去项链让她心烦意乱，而这只是情感暴风雨来临前的小雨滴，隐藏在她弱小的身躯里。看着那个怪异医生的身影在窗前经过，她转而去找占据她心灵的人，发现他已站在她面前。心爱人的脸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最好点上蜡烛，”他小声说。

“她已经上床睡觉了。”

“还有琼斯太太，她如果发现我们在黑暗里会感到很奇怪。”

“琼斯太太在保育室里，与小约翰睡在一起。”莉齐从托比手里把没有点燃的蜡烛拿过来，等着他的拥抱。“她已经睡了，”她坚持说。

她看见他的嘴巴在发抖，下巴露出一丝笑容，“非常抱歉，”他说。

她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

“哦，托比，你是笨蛋。”

接着她抱着他，但是他的身体因心事重重而显得很僵硬，当听到头顶上地板的嘎吱声，他马上从她怀里抽身。

“我们必须点上蜡烛，”他坚持说。

她抓住他的手，他也使劲握着她的。

“项链的事我很抱歉，”他说，“明天就能拿回来。”

“托拜厄斯，我一点也不在乎那愚蠢的项链。”

“亲爱的伊丽莎白宝贝，”这一次他彻底地拥抱她，充满激情地搂着她的腰，用力往她身上靠，靠得那么用力，你会想象，他肯定感觉每一件事都使她的心很受伤。

“亲爱的伊丽莎白宝贝，它是你唯一的饰品。我听到你是怎么告诉克罗斯特妻子有关那条项链的故事。你不是说哪怕只是盯着它的小盒，就给你带来无限快乐吗？”

“现在它变得不重要了。”

“它变得不重要了，是因为我足够愚蠢，让别人把它从你那里偷走了。”

“托比，你并不想让人偷走啊。”

“中午前就会拿回来的，我答应你。”

“即使是被偷了，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其他事情看起来好多了。”

“是的，小约翰看起来很快就会康复的。”

她看着他的脸，发现没有一点让她不高兴的表情，“他是一个勇敢的小家伙，”她小心地说，“亲爱的托比，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他神情严肃地看着她。

“说呀，亲爱的。”

“说什么，亲爱的姐夫。”

“说呀。”

“老公，”她说，听到这个禁忌的词，他再一次抱着她，吻得她透不过起来。

“你爱我吗？老公。”

“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是这样的。”

“爱我所有的一切吗？”

“包括你剪下来的可爱指甲。”

“还有……”

“来，给你一个吻帮你想想。”

她挣开了，“我害怕你不会接受我的想法，亲爱的。”

“哦，莉齐，”他责怪道，“你怎么会那样的呢？”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孩子……”

“甜心，那不能呀。”

“但是托比，有了，真的。”

他从她那里倒退了一步。

“我的上帝啊，莉齐，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想法。你不应该打听我的想法？”

“莉齐，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老公。”

“你在编造什么？”

“编造？”她的声音提起来了，“没有。没有一点编造。没有，至少那天帮我折床罩没有编造吧。”

就这样，他们压低声音气鼓鼓地交谈着，直到看见噼里啪啦的灯沿楼梯而下，离他们越来越近，像幽灵一样，灯光照在门外的地板上，接着，一个身穿白色睡衣体态丰腴的人来到跟前。

玛丽站在门口，手执蜡烛，烛光照在妹妹的身上，只见她依然站

在窗前黑暗的角落里。托拜厄斯靠着壁炉边。当他妻子走进屋里时，他把一根蜡烛凑到她的火苗上。

“托拜厄斯？你和莉齐在拌嘴吗？”

“没什么，亲爱的。”

“但是莉齐，你在哭泣。”

确实，当莉齐看到善良而无聊的姐姐向她走过来，小圆脸马上显出很关切的样子。她无法遏制内心巨大的伤痛，眼泪不听使唤地从脸颊上滚了下来。

玛丽用丰腴的胳膊搂着她的肩膀，“什么事？亲爱的小莉齐。”

“我的项链，”莉齐哭着说。

“她项链怎么啦？托拜厄斯。”

“让那个卑鄙的医生偷走了。他让那个肮脏的老人把项链放进了口袋。他没有阻止。他一点都不在乎。”

“我很在乎，”托拜厄斯情绪激动，“我非常在乎。”

“他不在乎，”莉齐哭着说，“他只关心自己的快乐。”

最后一句话使得大家沉默了很久，气氛也很怪异。“托拜厄斯，是真的吗？”玛丽终于张口说。

“医生确实把项链拿走了，但只是作为费用的抵押。”

“他是一个很可怕的老人，”玛丽说，“下次我见到格雷维斯时，我会不客气，我们把小儿子交给那样一个人——一个当铺老板。托拜厄斯，你必须马上把莉齐的项链弄回来。”

莉齐看着托拜厄斯，只见他很不自然地把肘子撑在壁炉上。他在她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凶狠，如同严父一样。但是现在，她看到壁炉太高了，他只有撑直了身子才行。这种场景令人灰心丧气，她真希望上帝不要让她看到这些。

55

托拜厄斯·欧茨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指控在沃德街酒馆的一次斗殴中谋杀了一个名叫杰德的人。约翰·欧茨在老堡场受审，被判处绞刑。

托比对早期伦敦的记忆依然停留在那个恶臭的小牢房里，父亲每日每夜坐在那儿，不停地书写请愿书，恳请原谅。

纽盖特的监狱看守很喜欢“约翰老兄”，给他带来了馅饼和很多啤酒，允许托比进来与他做伴，因此他能经常看到他的情绪状况，时而高涨时而低落。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俯在疏远的妻子和儿子身上，哭喊着说不想死。

所有这一切，很自然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最后他终于获得原谅，对此，他妻子说“这对他的性格很不好”，从那时起，他就在索霍区住了下来，在城镇的马贩子和书商中间成了一个名人。

多年之后，托拜厄斯相信他父亲极有可能是杀害杰德的凶手。在大众报纸上，大幅报道了死者的凶残，而被告的事却很少见报，这种力量上的悬殊，正如托比所知道的，为他父亲这样的攻击性行为开了绿灯。

约翰相信必须面对令你恐惧之事。如果是一个黑暗的角落，你要

走进去。如果是一匹烈马，你要骑上去。如果是暴风雨，你要迎面而上。托拜厄斯有跟他父亲一样的身高，也遗传了他面对恐惧的习惯。

他害怕贫穷，很卖力地写穷人。他做过绞刑的噩梦，搜寻过行刑现场，写报道就像执法官一样不动声色。就在斯宾克斯先生死去的可怕一天，得知痴迷的漂亮女孩有了身孕，他感觉就像是乌云在平静生活的地平线上腾空升起，内心冲动地要直面搏击把他吞噬下去的可怕洪水。

那天晚上，他睡在福克斯科特一个很差的出租房间里，离家很近。他曾经为晚报报道这里糟糕的条件而到访过，但是从来都没有在木屑床垫上睡过。这是一个条件很差的地方，布局凌乱的宿舍和小房间围绕着庭院中央，管道溢出来的水使地面很湿滑。一个声音刺耳、穿着围裙的老头问他要一个或者半个先令，就带着托拜厄斯去了一个很大的橱柜——没有窗户——两个恶棍躺在那里，里面的艾尔啤酒和洋葱味道刺鼻难闻。

在这里，《克拉姆雷上尉》的作者佯装睡着了，同室的人则在翻他的口袋，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是恶棍，眉毛很黑，鼻子厚且宽，令他吃惊的是，他们用轻柔的手指在他枕头和薄床罩下面搜东西，手指掏摸的样子就像老鼠从他身上跑过去。

接着他们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不一会儿他们轻声细语地嘀咕着，再过一会儿，他意识到他们之间在做肮脏的事情，一边做着一边呻吟和谩骂。

最后他们终于睡着了。托拜厄斯·欧茨溜了出去。这个场景或者具体细节不仅出现在《杰克·迈格斯之死》和《米歇尔亚当斯》里，而且几乎出现在托拜厄斯·欧茨所有的作品里。院子里总有肮脏而黏糊糊的绿裙子，小房子像令人窒息的碗柜，充斥着溢出的艾尔啤酒和

生洋葱味。你总是能够找到剥落的墙纸，鸡蛋溅在汗衫上的看门人，这情景一次又一次贯穿在他的系列作品里，如果这是他出彩的部分，也可能是仅此一点。由于托拜厄斯·欧茨在霍波恩街出现，因此他恐惧的不是被抽打而是被放大，可以肯定的是，他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带着家人落入那样的炼狱。

但是一旦他背叛妻子、毁了小姨子的事被人知道，谁还愿意碰书脊上印有他名字的书？当他沿着泰晤士河行走，穿过林荫大道时，他幻想着自己变成遭人谩骂，永远都抬不起头的恶棍，他会变成穷人，遭人憎恨。走在有回响的大街上，他心里惦记着钱，就像他在《法国大街》里塑造的那个有名的守财奴一样。这个守财奴比读者猜想的更像创造者本人。是的，托拜厄斯没有斯科特·美格特那样的财富，但是现在他一边走在《法国大街》第一章斯科特·美格特行走的同一条大街，一边做加、减、加、减，就像在做祷告那样。

但是不管他如何计算，托拜厄斯得到的不超过八镑六先令。不够，根本不够。

黎明时分，他依然在新伦敦桥上走着。当第一缕金色阳光照射到这条毒墨水似的河面时，他意识到新桥是建在拥挤的街道顶部，在那里梦游者度过了他童年的时光。

胡椒巷楼梯不见了，剩下的屋顶都变成了灰色和粉色，在晨雨中熠熠生辉。恶毒的杰克·迈格斯的记忆存活在他的脚下面。汤姆把带血的骨头拖上灰色发亮台阶的记忆也依然藏在罪犯内心的秘密过道里。看到这些情景，他发现了书的伟大之处，那就是：他将在某一天写这本书，而这是其真正高贵的预兆。怎么才能珍惜这个预兆呢？啊，像一个当铺老板一样，用珠宝商的镜子来审视这部伟大的小说。他可能谋划着把这部作品的版权卖掉，虽然一个字都没有写，但他今天要把

它全部卖掉。

现在还不到早晨六点钟——与出版商谈生意还太早——但是现在这笔极端交易的前景使他变得有些激动。他出发了，脚步轻盈，急吼吼地想把属于他的每一英镑都攫取到手。当他再次跨过伦敦桥的时候，看见坐着菜农的驳船正迎浪驶向科文特加登。是的，现在去拜访彻里·恩特威斯尔太早了，但是现在去见为得到捕贼队队员住址而想支付一大笔钱的人并不早。

就像美格特老人，托拜厄斯并不真正知道他的钱会如何保护他，他可能逃向哪里，建造怎样的抗洪大堤能够防范暴雨，但是在七点钟，他敲了巴克尔先生的门，急着与杰克·迈格斯做生意。

厨房女用人接待了他，她还为斯宾克斯先生穿着孝服。

“是你啊，先生，”她用一种熟悉但令人不悦的语气说道，“我正要去叫你呢。”

没有别的解释，她领着他上了阴暗而空荡荡的楼梯，而不是起居室，这在管理有方的人家肯定会点上一个像样的灯。

从她的声音来看，小用人很快就比他跑快了整整一层楼，“这边请，先生。很不好，确实很不好。”

现在托拜厄斯·欧茨有些迷惑了，他抓住楼梯扶手，准备赶上她。他只需要加快步伐就可以了，但是危险且无规律的脚步声使他放弃这个念头。

这是个怪异而毫无生气的空房子，比他想象的高，窗户也不亮堂，当他到达第二个楼梯顶端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男用人，直到后者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纸条。托拜厄斯吓得叫了起来。

“很抱歉，”爱德华·康斯特伯小声地说，“我不知道对迈格斯先生说什么，先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托比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纸条，但是光线太暗，什么也看不清。

“上这里来，先生。”女用人喊着。

托拜厄斯转过身，发现男用人已经走了。他把纸条装在口袋里，准备再一次上顶楼，直到被很低的天花板碰到头才知道到了。听到前面很低的说话声，他闷闷不乐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我的上帝，另外一个用人也死了。

门打开了，微弱的灰色光线照到楼梯顶端的过道处，他成功地跨越了堆放在那里的卷起来的地毯，迈进了空气污浊的阁楼。

他害怕找到哈弗斯特尔太太或莫特小姐，但是现在他认出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家伙，他要从他那里拿到五十英镑。托拜厄斯注意到了他两颊上怪异而蜡黄的皮肤，是那该死的三叉神经痛所致。

他慢慢地掀开灰色毛毯，抽掉了他身上盖着的唯一物品，杰克·迈格斯像小孩子一样在小声嘀咕着。

“早上好，杰克·迈格斯。”

听到他的声音，迈格斯试图站起来。他看起来穿戴整齐，甚至包括他的黑森靴子，但是他确实病得很厉害，眼睛肿肿地看着客人。

“是你啊，先生？”

“是欧茨先生。”

“不管怎么说，你要帮我找到亨利·菲普斯吗？”他可怜巴巴地问，“这是我要的一切，然后我就走。”

“五十英镑，那是我们谈妥的吧？我会给你捕贼队队员的。”

“那是我要的人。”他抓住托比的衣袖说，“然后我就离开。我不会再麻烦你了。现金给到你手里，还给你平静。啊，上帝，这该死的东西又疼了，先生。你谈的是那该死的幽灵吗？”

"你今天有五十英镑吗？"

病人再一次挣扎着站起来，但是失败了。他仰面躺在垫子上，手遮着双眼，"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

"很好。让我们首先把鬼怪赶走。"

托拜厄斯特别累，但是他斜靠着床，开始给病人实施过程很长的催眠术。让人平躺着是件尴尬的事情，但是他们两个训练有素，配合得很默契。托拜厄斯熟练地做着手势，不久杰克·迈格斯的头就倒在枕头上。

托拜厄斯拖过来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膝盖朝上，摆出像浅水客货船乘客那样的姿势。他的胃里发出辘辘的响声。他吸着气，闭上眼。说话的时候，他声音平淡，毫无热情。

"你能看到什么？"

"什么也看不到。一片黑暗。"

"你能看到幽灵。"

"我不能透过那该死的砖墙看到什么，我能吗？"

托拜厄斯露出疲倦的笑容。对于杰克·迈格斯，总是有一个障碍——一堵墙，一条护城河，一座桥——要进入罪犯心里的城堡必须越过一些障碍物。

"那么我们就拿掉一块砖，杰克。我们要磨去砂浆，看看我们能看到什么。"

"朋友，没有必要这么麻烦。相信我。"

"别对我撒谎，伙计。你知道这是哪里吗？你知道这边和那边都是什么吗？"

杰克·迈格斯撇了撇嘴，但没有回答。

"把砖块拿掉。"

"相信我的话，先生。不能这样做。"

"杰克·迈格斯，我命令你。把砖拿掉。"

"见鬼去吧，"病人喊道，在他的床上挣扎着，"不要让我看到已经做过的。"

托拜厄斯在凳子上向前凑着身子，"把砖拿给我看。"他要求道。

没有回答。接着，突然地说，"索菲娜。她心碎了。"

这不是催眠术者想找的答案。他已经有四十多页的铜凹版了，都是关于杰克·迈格斯与索菲娜爱情的内容，他不想在他很脏和很累、等着他五十英镑的时候再听到更多。

"那么索菲娜将从墙上拿走砖头。"

"没有墙。"

"在索菲娜的背后有一堵墙。拿走一块砖头。"

但是梦游者正处于强烈的发情期。

"看她怎样拿起了汤姆的手。看他怎样假装去安抚她。"

"杰克，幽灵正藏在砖墙的另一边。"

"我不要看，我受不了。"

"看，是汤姆，他正在用锉刀凿砂浆。"

"他要让我看，狗杂种。我要闭上眼睛。"

"砖已经拿掉了。"

身材魁梧的人在床上开始小声说话，用手捂住了他的脸。

"把你的手从眼睛上拿走。它不是幽灵。"

事实上，杰克确实很情愿地把手拿开，他睁开眼睛，使劲盯着房间被雨水玷污的窗子。他并没有说他看到了什么，但是开始哭泣，哭了很长时间并且很伤心。听到这些，作家低下头，闭上了眼睛。

56

流放犯紧贴磁铁链子扭动着身体。他坐起来，用力往前拉，黝黑的眼睛瞪得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托拜厄斯进行这个交易只是为了拿到五十块钱，但是现在，所有敛财的想法都被放在了一边。

“撑住，”他叫道，大胆地站在杰克·迈格斯面前，两条腿跨着，双手向前伸展，像是要挡开进攻或者为人祈福。

杰克·迈格斯看着他，但是谁能说出他愤怒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

“撑住，杰克，撑住。”作家用柔软的手掌使劲往下压他和实验对象之间的空气。在他推出双手时，杰克·迈格斯半斜靠在床的围栏上。为了更好地掌控，托拜厄斯往他跟前移动了半步。杰克·迈格斯不愿意被彻底降伏，只好用肘子撑着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承载着巨大压力的弹簧。他被夹住，实施了催眠术，尽管托拜厄斯在这个工具的力量方面缺乏信心。

过了一会儿，他担心会在这场战斗中失利。杰克·迈格斯张大了嘴巴，哭喊着疼痛难忍。从他的胸膛深处大叫一声“不”。如果他能更好地抗拒小人国的绳子的话，他就会像格利佛那样慢慢地站起来。他直起身来，高大的额头碰到了天花板。他似乎占据了整个房间，挡住了光线。托拜厄斯鼓起所有的勇气站在他对面。

“坐下，”托拜厄斯·欧茨大声叫道，“我命令你坐下。”

他担心自己做了违反自然秩序的事情，释放了不太了解的魔鬼，惊动了一些神秘可怕的害虫巢穴。在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实验对象的情况下，他试图看看有没有什么棍子和火钳之类的东西可以武装自己。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命令你安静。”

杰克·迈格斯停顿了一下，眨了眨眼。

“安静，”托拜厄斯叫道，“请你安静。”

病人倾斜着身体，弯腰弓背地在阁楼中央搓着他没有刮过的脸。

“现在你躺在床上。不要再起来了，除非我让你起来。”

接着杰克·迈格斯坐在床的围栏上，把鞋脱掉，鞋子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上帝，”他叫道，接着躺了下来，手依然摸着脸。

托拜厄斯想着他如何让这个鬼怪永远地休息。如果他还记得的话，不过现在可能早已忘记了，这个幽灵就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在别人心里播种的痛苦化身。他命令梦游者描述经常折磨他的那个人。他自己当然能够把它描述成有冰蓝色眼睛、残忍直鼻子和玉米地色头发的样子。但是他的目的是让他的实验对象把精力集中在幽灵身上，接着，通过他还没有想象到的过激方法，像把猪扔进大海那样永远把他扔掉。

因此他指着阁楼墙上的污点说：“他在那里，杰克，他在那里。”

杰克·迈格斯抗拒着。他摇晃脑袋，紧闭双眼，使劲用直起的手指扯自己的脸颊，好像他的手是挖壕机、肉是挖进去的湿土一样。

“他很黑吗，杰克？”托拜厄斯问，他知道杰克·迈格斯喜欢争论。“他是一个黑人吗？”

“哦，不，”流放犯叹气说，“他皮肤很好。非常好。”

“他的皮肤白吗？”

“他有我的孩子。”

托拜厄斯很累很脏，希望能躺一会儿，但是他依然平静地继续进行，克服最新的障碍。

“那么把孩子拿回来，”他说，“向幽灵走去。伸出你的手，他不想要孩子，他会把孩子还给你的。”

“他在墙的另一边。”

托拜厄斯以为实验对象是在说幽灵。“你已经拿掉了一块砖头，”他生气地说，“你现在要再去拿掉一块。如果需要的话，你要把整个墙推倒，这样才够得着他。”

实验对象像孩子淘气那样不停地撞墙和抓脸。托拜厄斯交叉着双手，放在大腿上等着。当杰克·迈格斯又一次安静的时候，他问：“你拿掉砖头了吗？”

对方伤心地做着鬼脸说：“他们要把他往污水坑里扔。”

“幽灵被扔出去了吗？”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死了。”

“你的幽灵在哪里？杰克。再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

“哦，他是国王的士兵，”流放犯痛苦地说，“他是一个该死的甲壳虫，但是我可怜的孩子现在正躺在污水沟里。”让托拜厄斯·欧茨惊愕的是，他的实验对象开始无节制地抽泣了。“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他可爱的脸颊被划开了。”

杰克·迈格斯躺在那里，哭泣着，像孩子一样，粗壮的双腿又蜷回到膝盖处。

“不要让我看到这些，”他一边嚎哭着，一边抓住自己的脸颊，用

自己宽大的手指使劲把肉往下拽。"哦上帝，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那是真的。"

"要照顾吗？先生。"

"让我一个人待着，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会治愈你的儿子。"

"你不能治愈他了，他已经死了。"

"我们把他的伤缝合吧，求你了。"

"让我一个人待着，你这个好干涉的杂种。"

但是托拜厄斯·欧茨突然顿悟："看，杰克，看，伤口愈合了。若他的伤口愈合了，你的伤口也会愈合的。是同样的伤口。"

"我要它。"

"不，看你的伤口愈合了。你的痛苦消失了。"

"我要它，"杰克·迈格斯一边喊着，一边撑着自己的肘子站了起来，十分警觉地瞪着托拜厄斯·欧茨，那样子很难让人相信，他仍然处于被催眠的状态。

"我要它，蠢人。这是他留给我的一切。"

57

三叉神经痛根本就没有被控制，但是磁铁大大缓解了杰克·迈格斯的痛苦，从而使他能够乱摸床垫的底部。现在他泄露了藏在那里的

大部分财富。

他把自己的脊背对着托比，弓起宽大的肩膀，这样作家就看不到他藏的宝贝。

“不用怀疑，我给十镑，”他说。

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的脸依然苍白，但是过去的流氓特征又在他眼睛里闪现。他生硬地说：“与你达成交易确实很难啊。”

接着他抓住托比的手说：“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会看到我信守诺言的，朋友。”

他把惊魂未定的作家拉得离自己很近，近得托拜厄斯都无法不闻到他生病呼吸的臭味。托比的手攥成一个拳头，但是杰克·迈格斯用自己残疾的勾手指把他的拳头撬开了。

“明天早晨，”他说，“我们就能见到那位先生本人了。”

“他住在格罗斯特。”

“那么我们就去格罗斯特，朋友。当我见着他的时候，那么剩下的四十英镑的美人钞票就会到你的手里。”

说着，他很严肃地数了十镑的硬币，放在托拜厄斯·欧茨的手掌心。

后来，在他的出租车开往女王大街的途中，作家的手指反复拨弄口袋里的金币，内心的场景一直忐忑不安，变幻莫测，但他看到了它们走进他的机缘。像过去一样，他总是相信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场景，想着它们如同女王大街上的任何事情一样真实。他看到了月光下的橱柜，刺人的匕首，掉落的灯笼，在对拓地黑暗中突然燃烧的熊熊大火。这些场景，慢慢地把他引回到小说《杰克·迈格斯》中。他开始默默复述描写老彻里·恩特威斯尔的方式了。

不久他发现自己沉浸在杰克·迈格斯出生的细节里。通过磁铁器具，他了解到迈格斯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被人从伦敦桥上扔了下去。现在他开始戏说这个流放犯，就像理查德·赛维基那样，是贵族父母的私生子。从这里，他开始为彻里·恩特威斯尔讲述故事。只见他自己在出版商舒适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与此同时老人则双手交叉，心满意足地搭在穿着马甲的肚皮上。

从幻想深处回过神来，他发现出租车早已停了下来。向窗外望去，只见出租车司机和一辆公共汽车的司机都站在街道中央，握紧了拳头。

这里要付两个几尼。他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写出来。“在霍波恩街的争吵。”

加上给他的清洁工男孩（两个几尼）。

加上他的女歌手（两个几尼）。

如果他再给杂货商和屠夫付账的话，洪水到来之前，他的账单可能达到四百英镑。

出租车开走了，速度很快。他拿出记事本开始写，到了莫顿大街合上本子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两百多字。他让司机在这里等着他，然后沿着充满老鼠臭味的小道，跑到哈德维克医生的门前。

医生开了门，手里拿着灰色的脏台布。

“哈德维克医生，”托拜厄斯说，“正如我答应你的，我有钱了。”

这个信息似乎让医生很迷惑。

“我是托拜厄斯·欧茨。”

“是的，哦，是你吗？”哈德维克医生说，然后转身回到门厅，门半掩着。由于没有被邀请进屋，托比别无选择，只好在门口等着，心里想着什么样的医生会打开自己的门。根据影子移动的样子，老人已经走进了前面的房间，正前前后后地在找东西。

十多分钟过去了，他终于又回到前门，但他手里依然没有项链。

“这里是一英镑，”托拜厄斯着急地说，“我欠你五先令。”

哈德维克医生有点吃惊地看着他给的硬币，“我的病人怎么样了？”

“孩子好了。我希望你能给我找钱，先生。”

对此医生早有准备，但是他没有归还任何珠宝的意思。

“我相信你还欠我东西，”托拜厄斯终于张口说了。

哈德维克医生皱着眉头说，“你的东西？”

“啊，是我妻妹的东西。”

“哦，你是说那女孩的项链吗？”老人开始在夹克口袋里摸了起来。

“我希望没有丢失。”

这时医生慢慢地从马甲表袋里拿出了项链。

“你过于显摆自己，”他对托拜厄斯·欧茨一边说，一边把项链吊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先生？”托拜厄斯说，脸色通红。

哈德维克医生把项链放在了托拜厄斯手里，后者有些不耐烦。

“我相信你会像你妻妹一样小心，就像我对她的项链小心一样。”

托拜厄斯对此难以置信。他看着陌生人发黄的眼睛，发现他肆无忌惮地盯着自己。在这个人褪色的络腮胡下面，他看到了他的嘴角在动，一副善意逗乐的样子。在这一瞬间，他要冒险摆脱所有痛苦，他要找到一个医学办法来应对这个危机，而这个危机有破坏他整个世界的威胁。

但是接着他看到老人的嘴巴撇了撇，眼睛里充满着冷酷。他转身向他的出租车走去。

58

亲爱的亨利，我想你在等着、看着。我想你肯定在门外边的大街上，透过窗帘的缝隙往里面偷看。我想你在等着看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你很细心。

我也是一个很警惕的人，对汤姆特别警惕，我这样做并没有错。汤姆十八岁，个头高且可以说英俊。他的头发长得蓬乱而拳曲，因此刚好遮盖住他丑陋的耳朵。他的坏脾气集中体现在成熟的赤红嘴巴上，但嘴上讲的意思与心里的欲望相混淆。这是一个喜欢接吻的男孩，但也会有阴谋家的表情，眼睛里透着强硬和野蛮。

——我们是兄弟，杰克。他说，靠在有双颈天鹅雕刻的栎木桌边，我们不需要外来者来干我们的活。

所谓“外人”，他指的是锡拉斯，即便是他在很远的地方坐牢，依然控制着我们大部分活动，并且据汤姆所言，他拿去了利润的最大部分。玛丽·布莱顿不让他抱怨，但是对我，他可以把肚子里的苦水全部倒出来。他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你没有血缘关系，但你是家里的一员，我愿意为你去死，杰克。等等。

这种充满激情的话让我很不自在。即便是我学会伪装成他的同伙——因为他很容易动怒并且需要我这样做——说实在的我同情他。因此在看不起他的同时，我并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仔细地监视他。

当我试图让索菲娜和我一起跟汤姆开玩笑时．她严厉地责备我——你应该感到羞辱，她说，你哥哥愿意为你去死，而你却在这里瞎搞。

在汤姆身上，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只听和看那些她希望是真实的东西。她不知道他对她爸爸的仇恨那么深。

汤姆是一个在习惯上很隐秘、在使用工具上很仔细的人，这种幸运的结合给了他破房入室的巨大能耐。现在他不再设法逃脱做学徒了，而变成了师傅最宠爱的人。师傅不知道汤姆·布莱顿是一个贼。确实，他曾经吹嘘说，在伦敦西部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做鸠尾做得又齐又快。我并不怀疑他的断言。汤姆曾经告诉过我，找到了通往藏赃物房间的通道，感觉就像一头猛兽投降了一样。他做了一件漂亮的肮脏事。

汤姆本来可以过上一种有意义的诚实的生活，但是他是妈妈的儿子，他们准备干大事。

到 1806 年，我们吃的是最好的胸脯肉，羊臀肉和在北街肉铺里买的烤牛肉卷。布莱顿太太已是两栋可终身保有的不动产的主人，她的房子现在由出身更好的女人打理着——如果担心进入艾斯灵顿地区有风险——他们感到放心的是在那里不会碰到熟人。

现在妈妈穿着自己做的服装，全是白色，头上戴着一顶很奇怪的白帽子。她不再卖会引起肚子疼的香肠了，取而代之的是，做广告卖治疗妇女生理紊乱的布莱顿医生的快克骨刺丸。这种丸药是她复合一种麦角菌的物质，常常使双手沾上一种难闻的味道。索菲娜和我花了好几个早晨数这种粗紫色的方块，然后装进灰色的小瓶子里。

十四岁的时候，我长得块头太大，无法钻进烟囱里了，但是索菲娜和我都拥有了很多旧银器的知识。现在汤姆已经掌握了做学徒的所有技术，我们一起把偷窃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远远超出锡

拉斯的想象。

有时汤姆可能会凿锁，但是多数情况下只用线锯简单地切一下，就能把钥匙环勾到手指上了。索菲娜和我不在场，入室工作就开始了，汤姆带着涂有焦油的绳子，金属线圈和像头发一样的锯叶片，摸路进了房子，动静比临刑死囚的狱吏还要少，做完之后，就轮着我们了，房子就像翻书一样容易打开。

在约好的地点会合时，他指导我们怎样进去，这时他的脸色总是发红。他动作敏捷而轻柔，显示出高度亢奋和羞涩。我看见有着长睫毛的眼睛是如何给索菲娜使眼色的，在讲述进去的线路时，他会强调危险的地方。他希望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汉子。他没有跟索菲娜说话，也没提到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他流露出的强烈情感木知木觉。

来艾斯灵顿的住处看我们时，他不理睬我们两个，而与妈妈在一起待到很晚，在餐桌前弓着身子，花很多个小时研究他们的"文件"。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但是我相信那是包括与锡拉斯无罪相关的起誓证词和她两处房产的名分，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财产——她描述为在诺丁山"宽敞而舒适的先生住地"。

星期天下午，他们两个又坐在桌子边，一边喝着从黄色威尼斯玻璃杯倒出的杜松子酒，一边计算着一连串的数字，并发出嘘声要相互保密。这些秘密是什么，我至今都不知道。我难以确定她是否知道他已经背叛了锡拉斯，或者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她的指示下干的，关于他们两个，你可以做任何想象，但不能说没有可能。

有时汤姆带着怒气走得很早，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索菲娜和我在小屋睡了很久他还在那里。

多数时候，我们筋疲力尽，不是因为一周内的几个晚上我们要走遍半个伦敦——或者是不仅仅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们承受着看管

和清洁房子的精神压力。楼下的任何一个用人都没有我们工作得如此辛苦。

不是楼上的住所让我们很累，而是布莱顿妈妈现在全身心投入的“我的女士”的整个底楼。这些房间不能用作吃饭或者睡觉，如果发现放进了一片面包或者一滴水就会挨打，她要根据自己的主意装饰女士的房间。

玛丽·布莱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她高大的身躯活力十足，让你想到的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而不是一个保姆，但是她对于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充满着热情，在阮尼格拉不用被拦住询问就放了进来在圣詹姆斯教堂散步。她把临街房间做成一个神坛来满足她的激情，在里面摆了很多昂贵的衣裙上荷叶边，褶裥饰边，花盆，花瓶下的小垫子，一尊黑黝黝的女孩雕塑——她伸出来的手可以用作一支点燃的蜡烛台。令人奇怪的是，曾作为出生名门地位高的人，我也没有想过就她的知识和品位而争吵。

索菲娜与我理所当然地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那种品位的特别本质，因为打扫两种房间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称之为好的房间和一般的房间。

好房间是栎木地板（它必须打蜡）和沉重地毯（它必须敲打）的噩梦。上帝帮帮我们吧，如果我们没有把踢脚板擦得闪闪发亮，如果我们没有在壁炉上拼命干活，如果擦拭剂还残留在我从汉普斯泰德一个农民家偷来的银质花瓶上的话。

一般房间既容易又难——容易是因为它没有衣裙上的荷叶边和花饰，难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发现大量的血，足以吓走任何小孩，以及至今一直侵扰我、用粗帆布盖着的盆子里的那些东西。我们相互之间不谈论一般房间，但是会把盆子里的东西都倒在院子后面的污水坑里，并且屏着呼吸快速用肥皂和擦刷把它清扫干净。

从这些房间上楼梯就像是走进了剧院的“后台”。我们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与过去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碗橱”——实际上它是有窗户的小房间——妈妈把麦角菌都放在这里，然后做成药丸：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她要按模子手工制作每一粒药丸，这使得她很累，火气很大。有一间小厨房，里面可怕的黑色炉子一直烤着我们。还有一间妈妈睡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大箱子，装着所有怪异的物品，在锡拉斯被捕之前，它们都被放在维平的小阁楼里。

还有一间被妈妈当成了办公室的小餐厅，她把契据、神秘证书和许可证都放在锡盒里，并不停地查看。

她要索菲娜和我两个都叫她妈妈，但是我们这样叫她时，又被经常提醒我们不是她的孩子。汤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合伙对付我们，当他们窝在一起看他们票据的时候，我们没有想着去计算我们为这个家挣了多少钱，但是我们想，头顶上有天花板遮风挡雨只是由于他们心血来潮的善举罢了。

每次来到房间里的时候，汤姆都不正眼看锡拉斯的女儿。但是我知道即便他不看，他的眼睛里依然有一种厉色。

你可能会想我对他的行为如此了解，却还要置我漂亮的宝贝于无人保护的状态，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我经常这样做的话，是因为我已经变成了锡拉斯的女婿。当然，这并不是说索菲娜与我已经在教堂里结了婚，尽管我们经常谈到这些。我们渴望有一天可以这样提议而不会因此而遭到毒打。

阿蒙神，阿莫斯。

我爱小姑娘，

她是那样的甜美和温柔。

据我所知那时候我们十四岁。晚上我们躺在床罩下，彼此拥抱着睡觉，想着我们都很安全，至少在我们内心是这样想的。

59

亨利，你听过迪恩曼法官对陪审团做过的无知演讲吗？他认为我做贼的血管里流着有毒血液。如果你听说过似痰的老羊皮纸上记载着我的种种不端行为，你可能会认为我对入室盗窃如此投入，以至于在公鸡啼叫和午夜时分都没有时间休息。

索菲娜和我干活十分卖力，这是真的，但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打杂而不是入室盗窃。每次打扫完妈妈房间的地板，擦亮扶手栏杆，我们感到双手酸疼，十分疲劳。在阳光灿烂的夏天，除了躺在光地板上，用一个平底玻璃杯对着耳朵，试图偷听厨房下面房间里令人伤心的小剧目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娱乐。

锡拉斯在监狱比我们更自由。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穿着上好的灰色大衣，站在敞开的监狱门口，抽着印度的方头雪茄烟，跟路过的人聊天，打发日子。但是索菲娜和我被禁止走出离家很近的小胡同，包括玩跳房子游戏。

令人司空见惯的是我们期盼着能入室盗窃，而并不害怕后果。这

不是因为我们的血脉或者是犯罪的脑袋在作祟，而是我们自然的诉求，总比关在一个地方枯燥乏味更好。因此我们等着去冒险，等着底楼的人窸窸窣窣地说话，等着铁匠叮当叮当地敲打，等着家蝇扑向绿色窗玻璃，并嗡嗡地死去。

前门铃时常响起，但都是女士们来找妈妈的，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叫我们的话，最有可能是晚饭之后，此时我们都在厨房忙着擦餐桌。

——过来，我的宝贝。

手里拿着灰色香皂和粗硬的刷子，我们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出租车司机站在厨房门口。

——我是迪克伯伯，我来这里是要带你们去跑步。

三分钟之后，我们就穿好上街的衣服，噔噔噔地下了楼，把装有肥皂水的碗扔在了桌子上，交给妈妈去收拾——因为她永远不会阻拦我们去干活。

每个人都知道，出于兄弟情谊，出租车司机总与犯罪圈联系紧密，但是我们的迪克伯伯和帅小伙梅克斯是无辜的，至少暂时是这样。不管锡拉斯是如何让他们卷进来的，不管在周一早晨他们是如何躲避和诈骗的，在这甜美的夏季夜晚，他们除了送我们到一个酒馆之外，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正如锡拉斯告诉我们的，他们是金子链中的基本纽带。

同样，汤姆只是砸开门，但从来不进房子。同样，我漂亮的宝贝和我只是挑选银器并把它们装在麻袋里，最远不过把包裹送到厨房门口。

——你没有犯罪，锡拉斯告诉我们说。你没有撬锁，你没有把任何东西从住所拿走。

这是一个企划，充分体现了社会劳动分工，肯定得到了亚当·斯密[1]先生的批准。但是我认为，他并不是我曾经听锡拉斯提及的作者，尽管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能够大段吟诵《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即使是在纽盖特监狱，锡拉斯一直随身带着有关他的书，经常抱怨在监狱里无法满足自己想做的事。唉，他需要足够大的架子，来摆放波尔多葡萄酒和红酒，因为没有这些他是无法忍受的。锡拉斯从来没有缺少过这些使生活舒适的东西。他总是有火腿或者两三种馅饼，上面盖着麦斯林纱布以驱赶苍蝇。这一切都使得汤姆狂怒不已，但是我并不相信锡拉斯舒适的生活是我的劳动换来的。确实，我开始想，这些劳动出于自己的乐趣。多数情况下，当出租车驱车向西部驶去、夕阳余辉依稀可见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怦怦直跳。于是伸过手去，紧紧地握住我宝贝的手。在我们周围，马车、火车、狗拉平板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呼啸而过。我们两个孩子，则像小昆虫一样，被夏天的暴风雨卷进动荡的生活。

随着我渐渐长高，索菲娜依然形影不离地与我在一起。在伦敦温暖的阳光下，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就像手握在一起一样，渴望和好奇地看着对方。看得出，她眼睛里流露出郁郁寡欢的神情，交织着令人心醉的睿智和忐忑不安。

还有伤害。我的索菲娜内心默默地承受着伤害，除非你听到了，否则你不会感受到这种伤害，我经常听到，她晚上一个人在哭，其中包含着她对情感的谨慎，当你认为不需要花费心思赢得这份情感的时候，它恰恰需要争取。

---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国富论》作者。

但是我说她是一个美人，因此让我来给你证明：索菲娜拥有一头乌黑的鬈发，椭圆形的脸上长着一双智慧而温柔的灰色眼睛，大大的嘴巴棱角分明，看起来严肃的表情总被最灿烂的微笑所打破——她的嘴唇很柔软——那么柔软，我要停下笔来闭上眼睛，哀悼它。当我们在酒店里遇到汤姆，我就变得很不耐烦，急着到房子那里去，马上工作，在那里我可以亲吻她。

这样安全吗？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的。这得靠锡拉斯了。他很少让我们去有高风险的人家。当然了，这并不是出于善意，而是想着自己有两个好帮手，不愿意那么轻易地失去，于是也就理解了他为何在收集信息时很小心。

有过两次疏忽。有一次我们以为家里没人，但后来发现主人就在火炉边。另一次我们从萨克斯回来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但是富人家的主人总是把他们的房子关紧了，这是一个令人神奇的地方。这些人家正是我们被派去做点"现场购物的地方"。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人家——就像索菲娜与我交谈的那样——我们永远不会在其他地方睡觉。当我们在这些房子里练手的时候，我们幻想着这些房子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即使是我们在挑选要偷走的银盘子时，我们会扮演得像男女主人那样，挑选些东西送到乡下的住处。

我们干活很麻利，比那些要依靠我们干活的人想的要快得多，装满袋子之后，我就很小心地把它放在厨房门口，然后我会登上大户人家的楼梯，去找已经走在我前面的"妻子"。

她在床上，当然在等我。

亲爱的孩子，我祈祷这个故事不要吓着你，或者认为我们都是残忍的动物而怀疑我们的无辜。索菲娜不是那种突然发育成女人的女孩。她在伦敦的雾中慢慢地长大，但我拥抱她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男孩拥

抱一个女孩。

但是也是一个男人的拥抱，因为写这些的男人一直在拥抱着她，三十多年后，还渴望着她光洁的皮肤和我们周围的那些大房子。

这些都是我生活中最甜美的事情，一起与索菲娜去入室盗窃，一起撒动着后来俘获我们的极其危险的沉睡之网。

60

1807 年 7 月 28 日，我们被派往蒙彼利埃广场一位先生的豪宅。由于它后面有一条通往马厩的小路，因此这事易如反掌。我们先在金史福小旅馆与汤姆会合，它位于直通广场的狭小街道。

在那里，汤姆把煮过的冷牛肉和腌制的核桃抹在脸上，然后用艾尔啤酒把它们冲洗一遍。他用手指了指为我们选中的那栋房子，窗户开着，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四层"美人"，高高耸立的样子如同一个卫兵，被涂黑的铁制部件和铜制部件在柔和的绿色夏日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们等待着夜幕降临，然后把汤姆一人留下。他又要了第二大杯啤酒，独自玩着单人跳棋。

我们进去半个多小时之后，汤姆听到底下一阵骚动，他跪在垫子上向外望去，只见勒博街上有一群跑步选手，他们正在广场玩"公平跳"，边走边喊。在他看来，他们似乎要去那座房子后面的小路。

这让他大吃一惊，但是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发现房子的窗户依然

黑乎乎的，接着回去继续玩单人跳棋。他这样望风很多次了，并且习惯了长时间等我们挑选物品。这时已是半夜时分，酒馆老板问他是否要住下休息，他赶快付了钱，扎进了茫茫夜色之中。

他让一个叫斯特山科的先生在附近的一家旅店等着。如果袋子到了，他会叫斯特山科，并向他使眼色。现在他开始担心罗宾·瑞德布拉斯特家人在厨房逮住了我们，或者司膳总管的餐具室——很自然地——不会有任何光亮。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能送斯特山科进去，但是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他沿着广场转了两三圈，直到他的举动被一个巡视员问起，他想知道他在找什么。当这个家伙举起灯笼时，一辆出租车驶进广场，于是汤姆乘车而去，但去的地方不是找斯特山科，而是去了艾灵斯顿，他准备冒险去把布莱顿妈妈从床上叫起来。

妈妈睡眠不好，经常需要喝点烈酒或者吃两盒法国冰淇淋方能入睡。一旦她赢得一片珍贵的土地，绝不会轻易放弃。当她最终在深夜里被叫醒，面对着汤姆手里的灯笼时，嘴里气味难闻，骂骂咧咧。

现在我很兴奋地说，虽然当时并没有目睹整个事情的经过，但是凭我与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多年经验，事情的真实情况大概如此。

——你最好没把那两个小家伙弄丢，她说，要不然，上帝啊，锡拉斯肯定会让一帮人去找你算账。

——我没有丢任何东西，妈妈，他说。我刚要行动的时候，跑步选手就进了那个房子，现在他们还没有回来。

——你这个臭狗屎，她说。

——妈妈，他说，不要这样骂我，我不是一个懦夫。

——令人恶心的东西，她嚷嚷道。

她喜欢这样骂他，骂得他满脸通红，即便如此他依然很依赖她。现在他已长成大小伙了，随时都可以举起大拳头，但是当他们晚上出

去的时候，他就像一只哼哼唧唧的小狗一样，围在她的黑裙子边。

——如果你弄丢这些小诺克斯，她说，我会把你的耳朵割下来。等等。

她可以骂我们诺克斯，或者更难听的话，说实在的，她担心的是怕失去为她生金蛋的鹅，尽管她对钱看得很重，哪怕一便士，但是她不会犹豫花钱雇车再去一趟蒙特利埃广场。

当他们到达马厩旁边的后街时，汤姆确信那一帮选手正等在那里设套抓他，这使妈妈更有理由叫他臭狗屎。她将他一把推开，走在前面，一头扎进那个房子。

在那里，面对汤姆的恳求，她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布莱顿妈妈点燃蜡烛，找到厨房，看见了索菲娜和我仔细装好的一袋子银器。在妈妈看来，这些价值不菲的战利品没有被动过，它表明罗宾·瑞德布拉斯一家不在附近，大喜过望之余，她对汤姆耳语了一番（因此也是自己平静了一些），然后开始在房子里搜索。

但是汤姆对于流放很恐惧，他总是拖后腿，妈妈不得不揪着他的耳朵上楼，直到在楼梯过道处听到可爱的呼噜声她才松手。

上帝知道汤姆对鼾声是如何想的，但是它确实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妈妈叫道——拉上窗帘！但是这时他已经趁夜色从她身边溜走了，不得已她只好自己冒险——在她拉上窗帘的时候，迅速提醒他——站在广场外面开着的窗子前。做完之后，她把蜡烛举得很高。

——诺克斯，她叫道。

我醒来时发现她站在那里，穿着她至今都很喜欢的黑色长裙，头发很乱，好像是要上床睡觉一样。她把手里的蜡烛扶正，这时一滴烛油掉在我的肚皮上，接着又落在可怜的索菲娜身上，惊醒后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站在墙角，试图盖住自己。

——出去。妈妈对汤姆叫道，他站在门口，眼睛看着我们赤身裸体的样子。

——出去！她又叫了一遍。汤姆走了。但是我装得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滚出去，不要脸的东西！她叫道，眼睛一直没有从可怜的索菲娜身上移开过。

那个时候我抛弃了索菲娜，这是我永远的耻辱，像一个发抖的孩子站在门外，汤姆一直瞪着我，摇着头，克制着没有打我，但是他对于我们在里面说了什么一直很好奇。

——站好！我们听到妈妈这样说。手放下来！

接着她压低声音，门里面的谈话就像我们耳贴厨房地板偷听别人一样，回答，眼泪。只有在谈话结束时，才显示出布莱顿妈妈与谈话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五个月了！她喊道，你这个愚蠢的小杂种。

我想，她发现了我们男欢女爱之事，并且时间不短了。

61

托比在外面待了一天一夜，住在一家廉价旅馆里，给罪犯实施了催眠术，要回了项链，跟彻里·恩特威斯尔喝了点红酒，接着又喝了点白兰地。

他把《杰克·迈格斯》的版权卖了，签了六十镑的合同。现在，当他站在兰姆康迪特大街的家门外时，感觉自己的皮肤上粘有伦敦黏糊糊的脏东西，嘴里有一股硫酸腐烂的味道。

这时天下着小雨，薄雾笼罩，鬈发上的雨滴就像蜘蛛网上的露珠一样，沿着他脏兮兮的脸颊流下来，与鼓起的嘴巴和凹陷的眼睛一起，形成了一副令人同情的恶魔形象。他站在阴暗的角落里，满怀忧虑地看着自己的家。

走在小道上，他能够看到下面的厨房，只见琼斯太太正忙着擦拭桌子，为明天做准备。他是多么羡慕这个老太太啊，虽然有些无聊但却很踏实地度过每一天。

他轻手轻脚地进了前门，刚好碰到他最不想见到的人。

女孩坐在衣帽架旁边的长椅上，穿着睡衣和拖鞋。蓬松的头发披到肩上。她跑过来毫无顾忌地抱住他，将自己身体上最黑最隐秘的部分紧紧地贴着他。

“我的妻子在哪里？”

他把她拉到黑黑的起居室，让她面对面地坐在一个用来玩纸牌的小桌子边，接着，他很得体地点燃了一根蜡烛。

“我一直在等你，亲爱的。”

“玛丽在哪里？”

“在婴儿室，但是请听一直在等你的莉齐想要说什么。”

她伸手抚摸他的脸，但是他情不自禁地缩了回去。

“莉齐，”他解释说，“我的脸很脏。”

作为回应她隔着桌子俯身又一次亲了他。这时他看到，很清楚地看到她乳房的全部轮廓。

“托比——我准备，一个人，去法国。”

"我的天啊，快把你的睡衣往上提。"

她照要求做了，但是方式挑逗且不合时宜。

她继续说："你自己说过，我的法语很好。"

去法国？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去冒这个险。她只有十八岁，几乎不知道去皇家学院的路。

"你还与谁说过这件事？"

"我只是去半年。"

楼上的地板嘎吱地响了。

"我会在巴黎住很好的新教徒房子。"

"哪一种房子？"他小声说，"你怎么找到那样的房子？谁与你一起去？"

"我将在圣诞节的时候与孩子一起回来。"

"不！"

"哦，我亲爱的傻瓜，托拜厄斯，我不会说他是我们的孩子。"

他很吃惊地看着她，而她如同疯子一样开始大笑起来，"我告诉玛丽说我希望领养一个孩子。"

"你不要做那样的事情，你听到了吗？我的妻子比你想象的要敏锐一百倍。"

"不，可怜的托比，她比你想象的要笨一百倍。不管怎样，我今天早上告诉她了，我乐意做一个老处女，但是我要领养一个孩子。"

"你在如履薄冰，姑娘。"

"不要对我这么冷酷好吗？托比。"

"我不是冷酷。你与别人谈论此事，这让我很吃惊。我妻子是怎么回答的？"

"唉，你可以想象这种情景。我敢肯定。开始她总是喝茶，接着她

要考虑这个事情，好像在思考一个可怕的谜语一样。她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她相信英国领养医院肯定不允许这样——把他们的看管责任交给处女们。”

“她是对的。”

“她当然是对的，亲爱的。她已经考虑过了，你看不出吗？她总是这样考虑事情。她害怕出错，尤其是与你在一起。接着我问她，法国领养医院也有同样的规定吗？她说她不知道，但是外国人总做些非常之举。”

“亲爱的莉齐，我不会放弃你的。”

莉齐皱着眉头：“我们两个谁也不会放弃谁的。”

“玛丽将第一个知道他是你的骨肉。你难道看不出我们已经从根本上羞辱了她吗？”

莉齐是否听到，这不是很清楚，因为他的话很显然使她非常愤怒，她凶狠地瞪着他。这时他不失时机地把项链还给她，放在桌子上，作为证据。

“我一直在为你的事情忙碌着，”他说。

“为我的事？”

她抬起眉头，把项链挂在手腕上。不停地前后翻转，好像是在欣赏钻石反射烛光的样子。

“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做？托拜厄斯。”

“这是黑暗的一刻。”

莉齐沉默。

“那就是你要给的吗？”她把项链放在桌子上，“是黑暗的一刻？”

“不，”托比说，“这不是我要给的全部。我有一个计划但是我得首先与玛丽商量。”

“你不能与我商量？”她突然大声叫道，眼睛里充满着怒火。

“求你了，伊丽莎白。求你小点声。”

“那么你何时有空，先生。能把你心里的想法告诉孩子的母亲。”

他没有打算，这是很自然的。虽然已经积累一百十八镑六先令，但是心里没有任何打算。

“我有妻子。”他恳求道，“明天为了挣项链的钱，我只好做一个流放犯的仆人。”

“但是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你的打算？”她漫不经心地大声说，“你要我一个人头脑发昏多久？”

托拜厄斯站了起来，莉齐依然坐在椅子上，沮丧地耷拉着肩膀。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他说，“你要相信我。”

接着他转身上楼，发现妻子站在楼梯顶端的过道处，表情非同寻常。

“我要去格洛斯特，”他说。

62

托拜厄斯在去格洛斯特的旅行中没有带换洗衣服。但是黄色公文包总是不离左右，里面有他精心打包的锋利剃须刀，牙刷，羽毛笔，笔记本和墨水。在马车逃离拥堵的收费口之前，他就早早地打开了这个精巧的公文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作是旅行

书桌。

他打开墨水瓶塞，把瓶子放在一个凹槽里固定住，在德·昆西所说的牛津街“大地中海”处，开始撰写《杰克·迈格斯》的第一章。他写得辞藻华丽但又十分优雅：没有一个摇晃的笔划显示他是在马车上写的，也没有一处污渍和涂抹暗示这是一个绝望的年轻人，一个感觉自己即将遭受羞辱的人。

他并非不知道故事的主人公就坐在那里，眼睛瞪着他。尽管杰克·迈格斯在右手远处的角落里，背对着马，离他远远的，但是“真不拉顿”号马车并不比其他邮车大。邮局坚持认为车的尺寸要相同，从座位到天花板是三英尺四英寸，平面对角线是六英尺六英寸。

托拜厄斯写下了“第一章”，并在其下面划了两道。接着他开始写道：

这是1818年1月的一天，天色阴沉，整个早上都笼罩于黄色浓雾之中，下午时分浓雾开始散去，显露出来的仿佛是一堆令人沮丧的乱岩石，忧郁得让人无法忍受，接着，浓雾又重新聚拢来，罩在纽盖特监狱墙的上空。

“你好，先生。”

说话的人是一位牧师，坐在他的右边。托拜厄斯面带微笑，接着又蘸了一下羽毛笔。

“我在移动的时候读不了东西。”牧师说，“要说写东西，先生。那当然更了不起了。”

这些用威尔士蓝石造的墙是不那么容易被采石工人打碎的……

“我确实在阿莫山姆集会上看到一个小姑娘骑着慢跑的小马织围巾呢。”

说话的人是一个农民，挤在托拜厄斯对面。他是一个笨头笨脑的家伙，自己的膝盖总会碰到其他乘客，因此他好像有点恼火。“现在就这点事，”他想让杰克·迈格斯挪动一下，但对方不予理睬，双手交叉放在他的红色马甲前。

那个农民继而转向牧师：“那很值钱，那女孩。”

“确实如此，”牧师说，“但是我们的同伴正在创造更有趣的娱乐，先生。”

“哦，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展示，”农民说，“那小女孩不过十岁而已。”

……但是雾凭借其顽强，慢慢地穿透了石头的黑暗、野蛮的心……

“我不怀疑这件事，先生，”牧师说，“但是看起来，我怀疑它使那位女孩相形见绌。”

“你肯定难以说服我，尊敬的先生。”

起初牧师似乎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人，但是现在他的嘴巴拉得很长，脸涨得通红。他说，“告诉你克拉姆雷上尉和莫夫林太太的故事吧，为什么那是非常难做的。”

在农民和杰克·迈格斯之间坐着一个老太太，她身穿白色外套，头戴一顶退色的红帽，正悄无声息地吃着平底锅做出来的白面土司。听到了莫夫林太太的名字，她恶狠狠地抬起头。

“欧茨先生吗？”她说，“这不是托拜厄斯·欧茨先生吗？”

显而易见，这个农民突然变得沉默不语。

发生这种事肯定非同一般。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别人认了出来，

但是受到陌生人的尊敬使托拜厄斯格外高兴。他无法挽救他们的爱，不得不很快与心爱的人残忍地分开，这又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即将到来的耻辱。因此他没有点头致意，没有接话，给旅行同伴留下又冷又高傲的印象。

其他乘客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五月的景象了——圆叶风铃草，翰墨史密斯教堂旁边盛开的洋李树花，在收费公路上穿越而过的野兔。托比的眼睛则停留在令人更加可怕的事情上。

这一年纽盖特监狱有很多女人，她们来自英伦三岛：小偷、杀人犯，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成堆地被塞进了纽盖特大街。

马车经过丁雷爵士大花园时，他还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这时牧师与农民就冷杉的优点发生了争执，这是一件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农民开始大喊大叫了，牧师大笑的方式也令人难受。托拜厄斯对此几乎充耳不闻，但是一个沉默不语的因素却让他备受干扰，那就是杰克·迈格斯的凝视。

他一直在很勤奋地写着，但是现在他对于别人的凝视感到很不自在了，就像隔着镜片的一缕阳光，起初很温暖，但是热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他开始与流放犯玩起了对眼盯的游戏。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正是这种沉默的眼神交换使得旅行同伴的对话悄无声息地没了，就在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时，流放犯退却了。

不一会儿，托拜厄斯埋头写了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而杰克·迈格斯则眼睛看着窗外。到休思楼站后，车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你写我什么呀？”

托拜厄斯感觉有些脸红，“这些笔记不是关于你的，杰克。”

“我知道你一直在写我的事情。”

接着流放犯伸手要记录本。

“亲爱的伙计，这不关你的事。”

“给我。”另一个坚持说。

“不，先生。”

“给我。”

托拜厄斯有点犹豫，接着，他绝望地大声朗读前天晚上写的一个内容。

在坎登镇地区，这里曾经有过很多有名的怪异老人，但是，后来当我们睡着的时候，他们都“转移”了。现在，据当地人说，即使是快乐的箍桶匠约翰也去了瑞典，为国王和王后一家人逗乐。但是好奇人士确实发现，她在史克罗这些地方被人称之为加那利女人。

“给我！”杰克·迈格斯坚持说，托拜厄斯别无选择，只好把记录本子给他，用手指着他刚才读的那一段内容。

看到杰克把书本举到脸前，严肃的样子让他心跳加快。

“你看，”托比说，“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吧。”但是杰克·迈格斯铁了心要读完六百多字的内容。

“是关于一个女人的。”他没有微笑，尽管作家希望他如此，也没有把本子还给他，而是手握着本子，放在大腿上。

“正如我所说，不是关于你的。”

“我想说的是，你肯定没少嘲笑这个老太太。”流放犯又打开了本子。

“我原以为我是一个喜剧人物呢。”现在他慢慢地翻阅，接着停了下来。看得出他正在阅读有注解的纽盖特监狱计划，这一部分准备写索菲娜。右手边的那一页是他刚写的那一章的开头。

“嗨，杰克·迈格斯，请把本子还给我。”

杰克·迈格斯皱着眉头，似乎在很沮丧地思考着书里所展示的悲惨命运。接着像弹蜘蛛网一样，把额头上掉下来的长头发往后推了推，然后把本子合上，还给了主人，这让他松了口气。

“对于上帝来说我们都是喜剧人物，”托拜厄斯说。

“我们就像苍蝇一样，飞往放荡不羁的孩子。”

在把红皮封面笔记本系起来的时候，托拜厄斯心跳得很快。“如果你能站在高处看看我的生活，一团糟的样子肯定让你笑不动了。”

他把本子放进公文包里，然后把墨瓶盖拧紧，羽毛笔擦干净，放回各自的地方。接着他用丝带把一个系牢，用皮带把另一个固定好，做完这一切之后就关上了公文包。

“你是一个有计划的家伙。”杰克说。

“什么计划？”托比问。尽管他对怎样谈论新话题心领神会。

“你有一个地方放笔，另一个地方放墨水。我应该把这些规划得更好。”杰克说，“我在殖民地因规划而出名。”

这是他第一次在清醒的情况下告诉作家他的过去。

“在我被赦免之前，我就是一个很会计划的人，并因此而有名。我留出资金供人探索。我可以给出一个长达二十页的单子而不会漏掉任何东西。我在千里之外就想到了女王大街的那栋房子供给问题不算什么。”

“哪一栋房子？先生。”

“与你一起去。你知道那房子是我的。”

“巴克尔的房子吗？”

“他没有告诉你吗？我是巴克尔的邻居，或者本来就应该是。”

“你有租约吗？”

"是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朋友。"

如果说这让托拜厄斯大吃一惊一点也不为过。想想看，这么一个罪犯居然拥有租约，而他却在浪费时间写"喜剧的拉姆普斯"和"布莱登大火"。

"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从很远的地方提供必需品。我有一个单身公寓和一个在格莱恩酒店的律师。他给我送来一百个平方的墙纸，直到我选中其中一个我想要的。"

"这个房子是你租赁给亨利·菲普斯的？我们要找的那个小伙——那么他是你的房客吗？"

杰克·迈格斯皱着眉头说："我的观点是我们对待菲普斯先生要小心谨慎，就像我们对待他住的房子那样。但是你看，我耽搁了。我在悉尼很忙，一天接着一天地忙着我的砖。"

"你是一个砖匠吗？"

"在我有条件赦免期间，给了我一点资金，鼓励我开始新的诚实生活。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大概二十英亩，长的全是藤条和有害的灌木，在灌木下面是坚硬的黏土。"

"土地没有用吗？"

"你不可能在这种地里种大白菜的，但是如果有头脑的话，你能，"——他敲了敲自己的大鼻翼——"造出跟伦敦同种产品相媲美的砖头。那种黏土让我发了财，欧茨先生。它使我有钱在悉尼买豪宅，在女王大街买永久不动产。正如我说的那样，为它提供需要的物品。我买了墙纸，瓷器和最好的东方地毯。"

"啊，碰到了一个大财主！"

"菲普斯先生给我写过非常诚恳和充满敬意的信函。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花时间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过。"

“因为？”

“因为，朋友，我不能忍受的是他会把我想成一个普通的罪犯。”

他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令托比非常吃惊的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硬汉居然还会在意他房客的看法。

“我不是你的喜剧人物，欧茨先生。”

“你指的是在哪种意义上呢？”

“有她这样金丝雀的老家伙——你为她准备好铁皮盒子吗？”

“铁皮盒子，杰克？”

“就像你给我做了个铁皮盒子一样。在这个铁皮盒子里锁住你用磁铁拔出的鬼怪。”

“我把巨兽和大巴瑞尔锁得很安全、很牢实。我不会把它们带上公路的。”

“但是你有装加那利女士的铁皮盒子吗？这是我的问题。如果你有的话，你肯定比拍卖行老板有更多的铁皮盒子。”

“我把金丝雀装在这里了，”托比敲了敲自己的脑门，面带微笑，“在这个铁皮盒子里。”

迈格斯转过身去，眼睛看着往北的土地。过了一会儿，收费公路变得像胡同一样狭窄，灌木树篱开始向车挤压。

“所有这些，”迈格斯终于说，“都保存在我的铁皮盒里”。

“整个国家吗？杰克。”

“唉。”对方十分留恋地说。接着他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移动、叹气。

就这样马车一直朝前行驶着，流放犯越来越频繁地朝窗外看。

“这个国家你是指白金汉郡吗？”

“看看这黑刺李的长势，”当没有修剪的灌木树篱笆抽打着马车的

时候，另外一个感叹道。

“我把你当作伦敦鸟。”

“我也是，但是看呀，他妈的有树篱铃，常春藤。你闻一下那种气味。”

“是洋葱的气味吗？”

“除了洋葱味，还有其他难闻的气味。”

“我可以闻一下赫伯·罗伯特吗？”

流放犯听后冲着作家咧嘴笑了，笑得很坦诚，十分难得。“我妈称之为灌木树篱里的杰克。”他说。

“气味难闻吗？”

他耸耸肩说：“我妈妈是一个很奇怪的女人。”

现在托比通过催眠术看到了他所说的妈妈。知道她剑的图案了，但是还不能画出她鹰一般的眼睛，漂亮的红头发和白得让人吃惊的肩膀。在杰克·迈格斯的梦里，她是影子，激情，伤害和漆黑的邪恶。现在他试图从他的嘴里掏出更多的东西。“让你妈妈以你的名字命名难闻的气味是不可能那么温馨的。”

迈格斯又转过身去，但是当他转回身时，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从他身上能够看到那个男孩的影子，也不难想象这个孤儿对情感的渴望。

“我相信她给我起名时不会没有意义，”他说，“她是从巴克斯来的，在这些地区，他们称之为赫伯·罗伯特。但是即使他们说的是这样，先生。我要告诉你真实感受，我宁可在这里臭不可闻，也总比新南威尔士那该死的玫瑰好。”

从此之后，在去往梅登黑德的路上，他一直都沉默不语、郁郁寡欢。

63

在梅登黑德站，哈瑞斯一家登上了真布莱登马车，他们是到艾宾顿那里去赶集的。一共五个人，年龄最大的是一位留有白色胡须、带着银质怀表的祖父辈老人。孩子们把怀表当作娱乐器具，总是在寻找和查看时间，并以此为乐。长得很标致的哈瑞斯太太挺胸收腹地坐在那里，跟大女儿一起唱赞美诗和歌谣。还有她的丈夫哈瑞斯先生，他的胡子绝不比他父亲的逊色，稠密的胡须几乎遮住了他大部分胸膛。

一次又一次，哈瑞斯先生用宽皮带抽打自己齐肚的胡子来为孩子们逗乐。由于某种原因，这对于托拜厄斯来说是一个谜，但对于哈瑞斯一家人来说却是最大的笑话，孩子们总是恳求爸爸不断地重复这个动作。

这家人对杰克·迈格斯的影响尚不得而知，因为他趴在窗子上，背对着所有的人，要么打瞌睡，要么看着窗外的景色。托拜厄斯有将陌生人美德夸大的倾向，与可悲的贪婪相比，哈瑞斯一家对他是活生生的耻辱。在他们基督教的朴实面前，他相形见绌。

如果知道他家是那么令人不齿，他们将会怎样看他？

当马车沿着很长的山路往上爬，途经古老的酸橙树林时，处于痛苦之中的托拜厄斯将头转向了窗外。只见树林后面有一尊长满苔藓的德式教堂、一座牧师住所和庭院，牧师本人站在麦田中央。微风吹过，

麦子弯了腰，欧洲苹果花散落在教区的草坪上。

他打开记事本，把第一章全部划掉。他写道：

> 许多M——的同伴都不能忍受流放的折磨。在出海的时候就变成疯子了。他们也许是罪人，但是在他们心里他们是英国罪人。不管是背井离乡于农村还是心在化脓的伦敦，他们不能忍受永远再看不到他们亲爱的祖国的前景。
>
> M——没有疯，仅仅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不管迪恩曼法官如何宣判，他一定会再一次回到舒适而绿茵茵的英格兰土地上。

到这时他确信这将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写了一个充满勇气、厚颜无耻且脾气火爆的杰克·迈格斯，他离开原定途径，夺走了他的小说。

在沃林福德的十字路口，他写下了著名的词句，三十年之后，《迈格斯之死》最终将会这样开头：就像某些鸟会鸣叫它们要去的地方，杀人犯又回来追随他亲爱的英格兰，勇敢得就像一只穿着鲜亮红色背心的罗宾汉公鸡。

接着他开始描写一次海上的暴风雨并作为第二章的核心内容。踌躇于自己羞辱的边缘，他带着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同情心来描写充满敌意的主人公。在汹涌的黑色浪涛中，在流放犯藏身处冰冷而难闻的空气里，他找到了一个上帝都无法企及的地方。在那里M——被捆在甲板上，左手腕骨折了。旁边躺着一个名叫哈瑞斯的男人，湿漉漉的灰色胡须耷拉在他冻僵后失去知觉的胸前。

马车在艾宾顿停下，这是一个他很少见过的宜人小镇。直到哈瑞斯

一家下了马车，他才停止劳累的工作，抬起头来。这时影子拉得越来越长，真布莱登开始上山并向法莱顿驶去，然而他发现杰克·迈格斯正在凶狠地瞪着自己。虽然不太情愿，但他还是合上本子，跟他攀谈起来。

"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给你钱，杰克·迈格斯。"

"啊，你已经得到我的想法了，朋友，"对方一边小声说，一边看着其他的乘客：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年轻人，身上散发着酒吧间和马厩的味道。确定邻居已经睡着之后，迈格斯把声音提高到正常的程度——正常，那是指音量，不是指语气，语气比先前粗鲁得多。

"用钱来买我的想法，"他说，"很有钱嘛，朋友。"

接着，没有任何解释，他抓住托比的头，使劲夹住。然后慢慢地把作家的脸往他跟前拉，好像要亲吻他似的。

"我怎样才能把这些想法要回来？"

如同藤上拉瓜一样把人头拽着，很难进行正常的对话。为减轻压力，托比在座位上往前移动了一下身体，"我不知道你对它们如此在意，杰克·迈格斯。你从来都没有花时间阅读我们的会谈记录。但是我们回到伦敦之后，我会给你铁皮盒子和我所有的笔记。我们一起把它们都烧了。现在请你放开我。你伤着我的耳朵了。"

杰克·迈格斯凶狠地抓着他："你的笔记都是谎言，伙计。你的笔记里没有记录我脱掉衬衫。真实情况是：你让我在睡着时泄露我的秘密。"

"所有的秘密都会还给你的，请放开我。"

"闭嘴。"

托拜厄斯突然明白他断气是多么容易啊。

"当我读到你打趣那个加那利女人时，"杰克·迈格斯说，语气中有一种特有的平静，但是跟他黝黑眼睛里所显示的凶狠并不矛盾。

“啊，就像是杜松子酒一样清楚——你会对我做同样的事。你会把我的秘密告诉全世界。”

托比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他们会付你多少钱让你弄出点有趣的事，就像你跟那个老女人那样？一镑？两镑？花多少钱你才能把她的秘密扔进阴沟里？”

“我没有泄露她的任何秘密，杰克。”

听到这个，迈格斯抓得更紧了。“这就是我秘密所在的地方，”他小声说，“在这个盒子里，在脑袋盒子里。这就是我们必须破门而人的东西。”

如果不是警卫吹集合号和那个睡着的先生开始动了动身体，谁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他们进了一个乡村旅店，身材魁梧的旅店老板正冲着赶车人打招呼。杰克·迈格斯坐回到角落里自己的座位上，像一个中场休息的拳击手，他的胳膊交叉着放在自己鲜艳的红马甲上。

当他们下车进人院子之后，托比的心跳得很快。他走出院落，去了繁华的街道，却发现杰克·迈格斯也在身边漫步。当他转向另一小路时，杰克也跟着他转向。他再转向另外一条路，他还是跟在他的旁边。就这样转悠了五分多钟，最后没有办法他只好回到马车上，希望有另外一个诚实的人在里面。里面没有人，打呼噜的先生已经下车了，没有人坐他的位置。

马车又回到收费公路上。迈格斯变得平静，把双手放在他的膝盖上，但是继续瞪着他的同伴。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英里，直到托拜厄斯变得忍无可忍。

“唉，见鬼了。我非常抱歉拥有你那见鬼的秘密，杰克·迈格斯。它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真希望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它。”

“如果你自己有一个糟糕的秘密，”迈格斯说，“它就会使你免除

危险。"

"你在威胁我。"

"是的。"

"你真的认为那很明智吗？"

"我不是一个明智的人。我是一个恶棍。"

"我没有'糟糕'的秘密，杰克·迈格斯。"

"哎呀，真不知羞耻。"

"你认为我会给你敲诈我的机会吗？"

"这就是我想要的，"杰克以一种很轻松的语气说，"啊，如果你有一个的话，你可以像小孩一样一路睡到格洛斯特，并且知道没有人会伤害你。"

托拜厄斯盘算着，如果把杰克·迈格斯介绍给捕贼队队员，会使自己处于怎样的危险之中。但是他确实无法知道同伴的理智程度。在催眠睡觉时他见识过他遭受的折磨和愤怒的样子。他想杰克·迈格斯会把他掐死，然后扔出车外，这一点儿都不难。实事求是地讲，当黑夜降临时，他开始想象自己被捅死，被粗短棍打死，或者窒息而死。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被打得满身是血，被丢进污水沟里、看到了他的书被撕碎，扔在路边烧得冒烟。在他的心里，这些情景就像栩栩如生的预言一样。

马车经过一座石桥，进了一片黑暗的森林。

"我相信，你也认为我是一个有教养的公民。"

"我对你一无所知，朋友。我没有评论。"

"那么让我告诉你吧，杰克·迈格斯。我有一个比你坏二十倍的秘密。"接着，当他的心在怦怦直跳时，他感觉自己在同伴面前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

确实，这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64

“莉齐，”玛丽·欧茨说，“你帮我弄一下这个小夹克好吗？”

莉齐·沃伦娜停下手中的《拉克伦特城堡》，抬头看见姐姐正在忙着给孩子穿衣服。她认为玛丽缺乏给孩子穿戴的意识，甚至包括她自己。这不仅仅是她对颜色的感知出现偏差。对于这个缺点，她自己至少心知肚明，并形成了一套灰、白、黑搭配的调色板以避免尴尬。但是，可怜的玛丽，不管她怎么努力，展示给大家的总是皱皱巴巴的样子。她的孩子也是一样。她把小约翰放在沙发上，神态尴尬地坐在旁边，试图把一件很漂亮的刺绣夹克给他穿上，而另外一只手则很笨拙地托住他的头。看到这些，莉齐禁不住恼火起来。这就是大家喜欢的“好玛丽”和“甜玛丽”吗？

“你难道不认为衣服太大了吗？”她终于问道。

“是贝特阿姨送的礼物，”姐姐随意地说。

“但是如果贝特阿姨看到他的胳膊皱成那样，衣领已经跑到小家伙的肩膀上了会怎么想？”

“贝特靠一个职员的收入养了十个孩子。我相信她看到我们受益于她的体贴会很高兴的。”

“我也相信贝特阿姨愿意等到小约翰三个多月大才穿这件夹克。到时候肯定会很漂亮。”

“莉齐，”玛丽没好气地说，“你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

莉齐放下书，去了姐姐那边，用胳膊抱着她的肩膀说，“玛丽，亲爱的玛丽。我很抱歉，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孩子和穿衣服的事。此外，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万人嫌的人。”

“你并不是一个万人嫌的人，但是我确实在想你整天闷闷不乐。”

玛丽瞎摆弄了一阵子刺绣夹克，然后把儿子抱起来让莉齐看。“看，宝宝，你喜欢莉齐小姨。你逗莉齐小姨开心。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小孩那样让你开心了，莉齐。我常常会不开心或者担心这个、那个，但是当我把小约翰抱起来，搂在怀里。我保证……啊，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了。”

莉齐把孩子从姐姐的手里接过来，然后用鼻子顶着小孩柔软而毛茸茸的脖子，闻着孩子肥皂奶香的味道。

玛丽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随意地放在结实的大腿上。“你为什么那么伤心？亲爱的莉齐。”

“伤心？”莉齐眼睛扫了一眼小家伙头上金黄色的短发，“我没有伤心，玛丽。”

“不，”姐姐坚持说，“我想你很伤心。起初我以为是因为那个医生拿走了项链，接着我想可能是因为你跟托比吵架。他跟你提到钱的事了吗？你知道他爸爸又开始在签支票了吗？”

“他去哪里了？玛丽。我听到他很早就出门了。”

“你不要在意他所说的话。他跟流放犯一起去格洛斯特了。”

“他已经离开伦敦和他一起去了吗？”莉齐非常吃惊地说。

“你知道他喜欢到处跑。”

“但是他要去多久？”

“只有两天。”

"两天！"

"莉齐，你说话的样子听起来像是一辈子一样。"

"啊，也许吧，"莉齐脸拉下来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他是你的丈夫，玛丽。"

"那又怎样呢？"

"如果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就不允许他鲁莽地跟一个杀人犯去旅行。啊，可怜的小约翰，如果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莉齐，不会有事的。他在构思一个故事，这样就可以卖出去。我们不要对他太较真了。莉齐，你在哭鼻子吗？"

"我想到可怜的小约翰就会哭，"莉齐说，"我哭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把得到的幸福放在心上。"

玛丽沉默了一会儿。莉齐看见这个善良而笨拙的人在思考。

"你不是想我们的爸爸了吧，莉齐？"

不，莉齐没有去想她们的爸爸，因为爸爸从来不关心她。爸爸爱的是玛丽。

"不，"她说，抱着正在怀里舔她脖子的小约翰，在窗户前面来回踱步，"不，我在想托比。"她变得异常愤怒。她站在窗前，欣赏着窗外美丽的春天，还有从马厩里跑出来的小孩，他们在街中间玩金属玩具。

"任何人失去爸爸都是很可怕的事情，"玛丽说，"或者为那事丢掉丈夫。"

莉齐转身看着玛丽多愁善感的小眼睛。

"我是伤心，玛丽。我承认。我确实想领养一个孩子。我想这对我很好。我相信在伦敦这样做肯定很困难，但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呢？我可以把我的项链卖掉，玛丽。"

“是你看的小说让你这样讲的吗？还记得妈妈不让你读小说，就是因为你的很多想法都是来自书上。你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好丈夫的。”

“你能看到我的未来吗，玛丽？”莉齐说。

“哦，是的，”玛丽轻快地说，“你会有很多孩子，英俊的丈夫和漂亮的房子。与我们做邻居，我们的孩子都是朋友，我们围着椭圆形的大餐桌一起过圣诞节。托比会给我们表演魔术。”

“我的丈夫呢？”

“也许他也会玩。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我不喜欢他，”莉齐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领养一个孩子呢？”

玛丽皱着眉头，“亲爱的莉齐。过来吧，把约翰抱过来，我们都坐在一起。你可以告诉我你书上的故事了。”

莉齐的确照着做了，她花了非常奇妙、怪异、充满激情的一个小时，改编了《拉克伦特城堡》的故事。

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她的现状依然未变，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办。

65

亲爱的亨利：

我从托拜厄斯·欧茨那里借来了的羽毛笔给你写信，他是《克拉姆雷上尉》的作者。黄信封里这张纸上所写的内容将对那个人造成伤害。

亨利，即便你现在讨厌我，想想你从我这里得到了什么，看在我慷慨的份上，请做如下事情：如果我被捕了，并因那个人的告密而被指控，请以这张纸照猫画虎，再弄一份，然后交给他的妻子。她住在科特酒店北面的兰姆康迪特大街。我不知道他老爸住在何处，但是相信他的绰号是好斗的公鸡和约翰公鸡。请找到他，包括你能打听到的他家的亲朋好友。然后去舰队街，去牧场先生们喜欢光顾的酒吧。不管是什么，请给这些先生买点他们喜欢的东西，那个庙里的约翰·普拉斯先生将给你一千倍的费用。

如果我没有被捕，正义战胜了邪恶——把这封信烧了。

我和欧茨正在去格洛斯特的路上，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走到哪里了。这是杰克-显示-灵活的一个实例，因为天很黑，马车颠簸得像大板车一样，睡梦中经常被幽灵侵扰，瞪眼威胁我。这个家伙是最近由魔术家引领到梦里的。也许，你受过教育，知道如何把这家伙赶走。

他们承诺黎明时分到达格洛斯特。我们要在那里找到有名的捕贼队队员，他能找到伦敦和加迪夫之间的任何人——所有这些都记在你的账上。我对自己隐瞒真实的历史感到羞愧。我给你留下了空白地图，毫无疑问你肯定用最糟糕的想象力填写了它。

我会把这封信交给捕贼队队员。在这封信里，你会发现我和索菲娜的结局。我希望你知道真相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接着你会把这些纸张放在一边，感慨地说——啊，这就是我很恐惧的那个魔鬼吗？

在此之前我向你陈述过索菲娜和我怎样睡着了，又怎样被妈妈发现了。尽管五个月里做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我这样写过吗？我想是的。

索菲娜和我匆匆地从房子里出来，好像被秘密逮捕了一样。汤姆感到自己有责任扛这一大袋银器。妈妈让他放弃，但是他是个好儿子，

也是个愚蠢的贼，我们一路都在黑暗中穿行，直到到了皮卡迪利大街，叫醒了等人的出租车司机后，我们四个人上了车，挤在一起，包括偷来的东西，坐稳后妈妈就劈头盖脑地骂我。

她说要惩罚我，但在实施前可以提要求，这已经够仁慈了。这是一种新的惩罚方式，她给大家描绘了一下：汤姆会把我的胳膊从梯子中拉过来，然后钉在那里，由她用皮鞭子抽打。

回到艾斯灵顿的时候离天亮还有一小时。此时的天空依然黑暗，公鸡的啼鸣声此起彼伏，尽管没有必要，但是它们依然乐此不疲。

妈妈让我到门厅里把锡拉斯沉重的梯子扛过来，接着汤姆帮我把它斜靠在卧室墙上。妈妈让我背靠着梯子，身材魁梧的汤姆坐在梯子下的地板上，把我的胳膊使劲往下拽，力气很大，好像要把我的胳膊扭下来似的。我想这一定是对我的惩罚，因为我做了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是由于做了孩子的爸爸而遭毒打。

现在我明白了，妈妈关心的是生意而非道德问题。她不想小女孩要为人母而不能继续做女贼，或者我因为索菲娜也不干了。她需要我们两个仆人为她的事业而奋斗。因此，她惩罚我的方式很严厉。

她把我捆在梯子上，也把自己的裙子扎了起来，露出又白又粗的腿肚子。接着她退回厨房，然后跑出来使劲抽打我，嘴里还嘟囔着难听的话。她抽了我二十鞭子。尽管最后她已经气喘吁吁，但是没有一鞭子不是在警告索菲娜，让她看着我受屈辱，让她从耳朵上把手拿开，听着我懦夫般的哭叫声。

打完之后，汤姆放开了我。由于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耻辱，所以我没有注意到妈妈把索菲娜从房间里带走。对她的命运更是一无所知。但是当我听到她叫喊——杰克，杰克——就从自己的肢刑架上跳起来，准备过去帮助她。

我这一生一直在不停地回忆着这一刻，醒梦的时候，经常看到自己在楼梯上追赶我的爱人，想象着在那里出拳打了妈妈——是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确实用拳头猛击，有时候用刀捅，有时候用长剑砍。我做了很多次的梦，梦见救了索菲娜后幸福的感觉，黎明时分跑到街上——我们的孩子还活着——在我们依然年轻的怀里。

在那个令人郁闷的黎明，天色只亮了一半。我还没有走出厨房，汤姆就把我撂倒了。他用尽全身力气压在我身上，把我的双手扭在背后，紧紧地压在地板上。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大男孩，而他已经二十来岁，他坐在我流着血的屁股上，从来不管我到底疼不疼。

——你这个肮脏的杂种，他对我说。你这个流氓。他把我的头使劲往地板上磕。直到今天，我还感觉到有碎片的地面压着我的脸颊，听到索菲娜在那个可恨的小房间里撕心裂肺的喊声。我没有听清楚妈妈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是下面的话却听得真真切切。

你想让我把汤姆叫来，让他制服你？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也许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索菲娜可能会像我一样被毒打了一顿。

你想让汤姆看到你这个样子吗？

直到阳光照到厨房的时候，我才看到我的至爱。她站在门口，我——也是刚刚被汤姆放开，坐在桌子边喝茶——一抬头看见了她。

她脸上毫无血色，手捂着围裙那里。看见我时，她转身就进了房间。

我跳起来，但汤姆把手压在我的肩膀上。

——让她一个人待着，你这个狗杂种。

我本来要去她那里的，但是他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比我力气大，随便就可以把我摁住。

——你跟我来，狗杂种，汤姆说。他领着我下了楼，穿过一个房间，然后经过可怕的一般小房间，出门后向砖墙边的厕所和蓟草走去，接着沿着墙边的小污水沟，翻过一个要倒塌的管道，到了墙的另一端。在这里，气味非常难闻，有各种排泄物和腐烂的东西。

汤姆逼着我俯身跪在乳酪店铺下面的小管道旁边。他把我按住，胳膊扭在身后，叫喊着问我是否疼痛，同时用一根棍子戳着脏物。

——看这里，他说。

我担心他要把我推进污水池里，因此对他真正的攻击没有提防。

我往他指的方向望去。

——看，汤姆说，它看起来像只癞蛤蟆。

我们的儿子躺在那里——死去的小孩，那么可怜，那么小的东西。我本来应该把他捧在手里的。在他那熟悉而怪异的小脸上有一道残忍可怕的刀痕。

这时候我写不下去了。

又及：去睡觉了，醒来后，发现欧茨把他那熟悉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他说，你在做梦吗？杰克·迈格斯。

我告诉他，没有，我没做梦。

那是一个谎言——上面提到的鬼怪又出现了。我看见它在马车里，坐在我的对面。黄头发，两边都留有络腮胡子，蓝色的长外衣，上面有金色的铜扣。

我对它说，是你吗？

它回答说，是的。接着它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手很冷但是把我烧坏了，我大喊大叫，醒来后发现马车里坐满了陌生人。

我们在无尽的夜晚奔跑着，每小时十一英里，蜡烛发出噼里啪啦

的响声。

66

当他们来到巴勒普山顶时，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整个格洛斯特在巨大山谷凹口的薄雾中显露出来。马车停了下来，安保人员跟司机认真商量之后，建议女士和先生们可以下车在前面的路上看看景色。如果你看过巴勒普山的景色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何在一个春天早晨的五点半钟，杰克和托拜厄斯以及乘客同伴们决定放弃马车的舒适，而要在泥浆齐脚踝深的路上行走，与此同时，真布莱登马车则锁着车闸往下走，刹车挤着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

巴勒普山的路面很滑，已经不止一个乘客弄得满身泥浆，但是迈格斯却很急切地赶到那个斜坡，去见他们承诺的捕贼队队员。在这里，他看到——如同在英格兰任何其他地方都能看到的美丽景色一样——土地被树篱分成田地和果园，在整幅画面的中央是一个东正教教堂，远处是威尔士的莫文山。“这里的泥浆是你花两倍价钱都值得看的景色。”

当然恶棍很兴奋。看到周围的一切，他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他打了两次喷嚏，很响的，擤鼻涕也像在黎明时分吹喇叭一样。即便是大步流星地下山，他也一直带着三个包裹——镜子、柠檬和纸——好像捕贼队队员就在山脚下等着与他见面似的。

考虑到即将遭遇的耻辱，作家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起来。事实上，

他从没有见过捕贼队队员，也没有他的住址，只是伊利特森医生曾经保证过，在布尔酒店留下的口信一定会带给他的。尽管伊利特森十分受人尊敬，但也是含糊其辞和幼稚轻信的。他把自己置于愚蠢和危险的境地。

当马车到达南门大街时，是杰克发现了布尔酒店的所在地。他带着三个包裹，向十字路口走去。以步伐快捷、充满活力而著称的托拜厄斯也不得不连蹦带跳才能跟上。

迈格斯大踏步地在格洛斯特大街行走，被称为“伟大约瑟夫”的油布雨衣，由于纽扣松开，像披风一样在身后飘动。经过梅瑟尔（绸布商）入口，拐进布尔胡同，他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体面的小酒馆，招牌上写着“为马和男人提供娱乐”。由于现在只是清晨，小酒吧空无一人，桌子上依然放着椅子，肥皂味与酒桶、白兰地瓶的味儿混合，污浊难闻。这时传来倒液体的声音，它泄露了老板的位置，他在酒吧后面，坐在一条三只腿的凳子上，正抱着酒桶往一排瓶子里倒酒。

他是个几近中年的男人，身材偏瘦，长长的脸，一副凶相，开裂的嘴巴没有被胡子完全遮住，眼睛像水煮蛋那样往外翻，对所卖的东西钟爱有加。布满血丝、白中带黄的眼睛看见杰克·迈格斯相当吃惊。

“我的天啊，”他说。

“真是难以置信！”迈格斯说，语气显得非常高兴。

“我不欠你什么吧，杰克。”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乔治·康克林。”

乔治·康克林恶狠狠地扫了托拜厄斯一眼，但是又把注意力转回杰克·迈格斯。“我是赫伯特·霍特，”他犹豫地说，“我们的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不欠你任何东西。”

“啊，我们两清了，朋友，”迈格斯说着，开始打量这个酒吧——非常干净，前景看好，装修材料都是些金灿灿但华而不实的东西，还有人形水

罐。托拜厄斯觉得，这房子适合律师和商人谈生意，在这里你可能还会碰到法官，他们穿着长袍，戴着假发，坐在火旁边吃乳酪，边喝红酒。

“既然我们两清了，你为何还一直在找我？”

“我没有啊。”

虽然店主接受了他的说法，但显然有些嗤之以鼻，现在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杰克的三个包裹上，“如果你要谈银器皿的话，我已经退休了。对不起，杰克。不要带个人的东西。我这里是合法经营，只卖该卖的东西。”

“那我们都是绅士，乔治。”

“赫伯特，”他纠正道。

在店主直截了当地对客人的衣着评头论足时，大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我不会穿红色的马甲，杰克，”他最后终于说，“至少处于你那样的地位时我不会穿。红色马甲太扎眼。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在上面加上红色条纹是令人厌恶的事情。”

“废话，乔治。”

“赫伯特。”

“赫伯特，你认识一个叫帕特里基的人吗？”

这个长脸的人嘴巴咧了咧，沉默不语。

“你认识他吗？”

“啊，威尔福·帕特里基。他找到了失踪的公爵。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肯特还是一个名声不好、会溜须拍马的人。”

“他们说一旦他下定决心，能找到英格兰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店主耸耸肩，“他们说他是一个杂种，至少是一个结了婚的杂种。”

“这么说你认识他？”托拜厄斯问，“他在附近吗？”

赫伯特·霍特白了托拜厄斯·欧茨一眼，然后看着其他地方。他弯腰拾起半打的酒瓶，默不作声地给每一个瓶子都配上塞子。“我给你弄一间独用的房间，杰克，”他最后终于说，“但是你不能住在房子里，离开的时候可以从后门走。不，不用付钱。”

“很慷慨，赫伯特。”

“现在你和你的朋友，听着，”赫伯特说，“这个独用的房间是给一个叫做流浪者协会的开会用的。早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们一直待到中午，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他们如果知道我把房间给了一个穿红马甲的人，他们肯定不会高兴的。所以最好你从里面把门锁好，不要让他们进来。如果帕特里基进来的话，我会给他钥匙的。”

“没有人会认出来我吧，赫伯特。”

“我可以认出你，杰克。很高兴，很高兴见到你，但是那就够了。你住在这里，没事不要出来。我会让一个男孩去传话，让帕特里基过来。你可以祈祷他又不在布里斯托尔，如果到晚上他还不来，你就不要在这里住了，杰克。刀子在这里帮不了你。不是个人的事。”

“没有欺骗，赫伯特，就不会有刀子。”

“我朋友来了，在胡同里。”

“你不会把我卖了吧，乔治？”

“我还不会那么文明，杰克，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可不愿被人当作你们的同伙什么的。”

说完这话，瘦而结实的店主领着他不想见的客人穿过酒吧间，走到半截楼梯处，沿着走廊进入一个小房间，尽管门上有金叶子信函，但它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狭小地方。窗子很小，没有窗帘。墙只是粉刷了一下而已，配的家具只有一张长桌子和两个脏烂不堪的凳子，它们好像是刚从丢弃很久的仓库里拿过来的。

托拜厄斯对房间很不满，他坐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慢慢地弄靴子和裤子上的干泥块。杰克·迈格斯站在窗边，看着窗外了无生气的院子，在这里，马儿们大概能找到它们的娱乐。

时间过得很慢。天下起雨来。作家打开了公文包，但是手指上尽是从波利普山上带来的干泥巴，十分难受。他试图拧开墨水瓶的塞子，但无法打开。在窗外，他看到一个老人把鸡头剁了，无头鸡在院子里乱飞，见此情景，站在一旁的老人和马夫哈哈大笑。流放犯也看到了这一情景，不久，他宽大而结实的身体占据了斜面窗洞，因此挡住了光线。托拜厄斯想到了这个事情的象征意义。他陷入的泥沼多深啊，从一个罪恶到另一个罪恶。每一个危险又衍生出更大的危险，而现在他却与被欺骗过的人待在一起。他把包合上，锁了起来。他已经远离了上帝。

中午时分，门的把手开始转动，两个人都用很期待的眼光看着门。

“哦，讨厌的家伙，”他们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真糟糕，你知道，确实很糟糕。”

就这样，在一个小时里，两个人忍受着十个不同客人带来希望然后又破灭的痛苦。门被开过，转动了，但是没有任何人进来过，即便是送吃的仆人也没有，杰克相信他“过去的熟人”会给他送吃的。他们坐在那里，饥肠辘辘。当钥匙插进锁里时，很难说托拜厄斯到底更希望什么：是捕贼队队员呢，还是午餐？

但是两种情况都让他失望了。门打开了，进来一个牧师，穿着黑色的衣服，眉毛很稠密，遮住了下面的眼睛。

“对不起，”托拜厄斯说，站起身来，“这个房间已经有人了。”

来客对自己的权利十分自信，进来之后把身后的门关好。他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大棉布包裹，另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黑色的多节拐杖。

“房间弄错了，”杰克说完，就野蛮地往前冲，这让托拜厄斯想起

了他爸爸为了一间独住的房子与人打架，并因此坐牢。他把手放在杰克的肩膀上以阻止他。

“这个房间是我们的，”杰克大声说，他把托比的手甩开，抓住闯入者的肘子。

对于这样的攻击，牧师抬了抬眉头。

“迈格斯先生？”

“谁说的？”杰克问。

“你说的，先生，”牧师说着，摆脱掉被抓住的手，“如果你不是迈格斯先生，你会说，我不是迈格斯先生。那就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说，谁想知道？你就已经承认了。这就是所要证明的[1]。”

托比看到了流放犯的脸颊在抽搐。

“你间或也是一个流浪者，先生？”托拜厄斯问。

又有一个闯入者抢着回答他的问题，一个女人，她很快在桌子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

“我们不是。”

67

“你是杰克·迈格斯，”牧师说，他的声音显得比衣领更加粗糙，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就是你一直想认识的人。”

“你是捕贼队队员吗？”托拜厄斯问，感觉解脱了许多。

“如果你希望他和你们在一起的话，先生，”那个女人说，“请永远也不要这样叫他。”她长相很一般，身材低矮粗壮，灰色直发，留有野蛮的刘海。现在处于恼怒之中的她散发出刺鼻的地窖气味：土气，洋葱，甚至更难闻的气味，“这是一个无知的用词。”

托比对与出身低贱的人以这种方式交谈很不高兴。“确实，女士？”他看着她的丈夫，但是发现——让他相当吃惊的是——威尔福·帕特里基正在期待着一个道歉，因为他被人叫做捕贼队队员。

就在那时，那么早交易的时候，托拜厄斯认识到帕特里基一家人做事蛮横。上帝要救救我，如果要落入他们手里的话。他们要让我吃锯末，撬锁才能吃早饭。

但是杰克·迈格斯似乎已经忘记了帕特里基的品行。

“我们道歉，”他说，托比很吃惊地看到，那么好斗的人居然如此容易地屈服，“我们无意冒犯阁下。”他急忙从黄麻袋里拿出包好的纸张，镜子和柠檬，把它们一个个叠起来。

丝毫没有放弃受到伤害的姿态，帕特里基先生现在把自己的包裹放在桌子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包裹，尺寸与《时代》杂志差不多，但是厚度达三四英寸。

“我不是阁下，”他纠正迈格斯说。

“如果你真能找到任何英格兰人，”杰克说，“我愿意称您是公爵或者伯爵。”

“一般叫我先生就行了。”威尔福·帕特里基解开一个结，然后把绳子缠在满是褐黄斑的手上，接着又把细绳绕成一个结，放在凳子上。他把包裹一层一层地剥开，第一层是印花棉布，第二层是两层灰色粗

纸，第三层是服饰商经常用的黄色纸巾。最后，让杰克·迈格斯忍受了磨蹭所带来的巨大折磨之后，他露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有学问的硬皮书，封面上有很多金丝，书脊上压有艺术鸡冠图案。这本书的很有学术味道的封面让托比想起了同伴中有一个叫威尔福·帕特里基的名字。这使他对那个人的态度有所软化。

“我确实相信，”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

威尔福·帕特里基凝视着托拜厄斯·欧茨，但是好像兴趣乏乏。

“我的朋友，伊利特森医生。”

“有很多搞科学的人，”帕特里基太太冷冷地说，“研究过我丈夫的魔力。”

“帕特里基先生学过动物催眠术。你是跟着M·拉贝特学的，”托拜厄斯对那人的丈夫说，“伊利特森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你的催眠术的文章。他对那个……案例印象特别深刻，他是谁呢？你曾通过催眠术采访过这个证人，接着你自己被捕了？”

“伊利特森？”另一个心事重重地说，“我想不起来了。”

“发表在《自罗斯》杂志上。”

“我被到处发表。”威尔福·帕特里基说着，打开了他的书，在第一页，只见一张黄颜色的剪报被粘在一大片白纸中间。

“我难道没有，”帕特里基浓密的眉毛显示怒气，“我难道没有找到从她妈妈怀里被夺走的爱米莉·泰德博吗？”

“他找到了，”他妻子说，指着那篇用胶水贴的发黄的报纸。

爱米莉·泰德博被找到了。

“当每个人都说辛普森阁下在比利牛斯山旅行的时候，我难道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吗？”

“他找到了，”他的妻子声称，用她那被咬过的指甲指着那条新闻。

辛普森阁下死了

他们两个枯燥冗长的陈述足足花了五分多钟，在这个过程中，帕特里基太太的回答没有变化，只有那一个字。

“先生，现在怎么样，你依然在为你的艺术工作吗？”当所有的案例被复述完了之后，托拜厄斯问，“你对催眠液体有何高见？”

“不，没有任何催眠术者可以怀疑催眠液体，”威尔福·帕特里基边说，边指着皮革封面里关于他成功的报道，“但是如果对实验对象缺乏信任的话，液体就会积成小水潭。”

“信任？”迈格斯叫道，“上帝啊，我们来自伦敦。这难道还不够真诚而使液体涌出来吗？”

“帕特里基先生，”他的妻子说，“需要个人签名。”

“我就在这里，还有比这更加个人的吗？”

帕特里基先生把书合上，“个人的，”他说，“我的太太指的是两个最私人的东西。”

“钱，”她说。

“多少钱？”托拜厄斯问道。

“在桌子上十五。”

“先令？”

“英镑。”

托比吸了一口气，声音很响。但是帕特里基夫妇俩都盯着言谈举止始终十分随和的杰克·迈格斯。“第二件是什么？”

“第二件东西，”威尔福·帕特里基一边说，一边开始重新卷包裹，“可以是一件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有多小，都必须是很私人的东西。”

“怎样私人的东西？”杰克问。

“那人手摸过的某种东西，迈格斯先生。他的皮肤涂抹过的某种东

西。一个玩具，一把梳子。”

杰克·迈格斯把手伸进了他的“伟大约瑟夫”大衣里，然后把一个有奢侈装框的微型搪瓷人像拿了出来，它一直被藏在最深的裤子口袋里。现在他给大伙儿展示的是一个穿着蓝色外套，白色领结，特别有修养的年轻人。托比十分熟悉这样的形象，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看起来这个年轻人很高傲但容易交往，尽管淡蓝的眼睛看着其他地方，但面部表情却栩栩如生，银质的椭圆形框架在星星饰物的衬托下，显得很有异国情调。

“这是我的儿子，”杰克·迈格斯很自豪地说，“亨利·菲普斯先生，绅士。”

这是托比第一次接触与杰克·迈格斯有私人关系的人，他是住在女王大街的那个房客。当看到父亲把儿子的搪瓷画像交给威尔福·帕特里基时，欧茨为他眼睛里所表现出来的骄傲神情而吃惊。

托比想他在等待别人对他儿子的赞美。

如果是这样的话，帕特里基一定让他感到失望。他根本没有看画像，但是却很仔细地检查漂亮框架的纯度印记，然后给了他的妻子。

“他们总是留一点标记，”她说，托比注意到，她也在很仔细地查看标记。“他们用笔画，并留在了后面。”

“它很像。”

“问题是，先生，他最近抚摸了它吗？是他自己的东西吗？”

“问题是，夫人，我正在找我的儿子。”

帕特里基太太把画像从手里推开。“如果他没有抚摸过，它对于帕特里基先生没有任何用处。我们不要他看起来像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他在哪里？”

托拜厄斯看到，或者认为他看到，同伴脸上带着深深的忧伤，他

感到自己必须为同伴与折磨他的人争辩几句。“夫人，你说的话毫无意义。”

为了表示谢意，他的同伙转向他。“够了！”杰克·迈格斯说。

“等一等，”妻子说，“我感到你有我们可以用的东西。”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两缕孩子的头发。“他的头发！”帕特里基太太大声说，脸上闪耀着红晕的光泽。

“把手从我的口袋里拿开，”杰克·迈格斯大声叫道，从她的手里抢头发，“这是很私人的东西。”

“那是男孩的头发，”女人坚持说。“是我们孩子的。威尔福，是儿子的头发。不会弄错的。”

话说得很凶狠，很肯定。让托拜厄斯吃惊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迈格斯被吓住了。当他再说话的时候，脸上掠过诡秘和羞愧的神情。

“见鬼，这不是我想要的。”

托拜厄斯没有时间对这个信息妄加推测，因为此时的牧师正像士兵一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不能骂我的妻子，先生，”他说。

流放犯有点犹豫。接着叹了口气，慢慢地坐了下来，双手抱着头，“头发不是亨利·菲普斯的，”他说。

这时牧师从桌子上拿起画像，像珠宝商一样仔细打量着它，然后把它递给妻子，她把画像放在耳边，好像在听海贝壳一样。

对于托拜厄斯来说——对于任何一个聪明的孩子来说——很明显，帕特里基一家是江湖骗子。但是当鼻子不灵的小扒手把画像从耳朵边放下的时候，杰克·迈格斯很谦卑地等着她的判决。令他意外的是，托拜厄斯被他向那个女人身前凑过去的急切方式所感动。托拜厄斯想，这个梦游者变得多么伤心啊。

当两个帕特里基要求单独在一起再商量一下时，杰克·迈格斯建议他和托拜厄斯·欧茨离开房间。

68

托比把他的同伴拉到走廊的黑暗处，那里堆放的木制马鞍已开始腐烂。

“啊，迈格斯先生，”他小声说，“你怎么看？”

总的说来，流放犯面部表情呆滞，但是眼睛却流露出激动的光芒。

“他们精通本行，这是肯定的。唯一对我们不利的事——我的亨利从来没有抚摸过他自己的画像。”

“你注意到他们看它的眼神了吗？”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两个都是先看了标记。框架很值钱吗？”

“我肯定不会用垃圾来做像框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杰克，我们被骗了。”

“不是帕特里基吧？”

“是帕特里基，没问题。”

“怎么骗呀？不，我不相信你。相信我，朋友，我知道这种游戏。”

“相信我，迈格斯先生。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不可能把一个银质镜框放在耳朵边就能找到任何人。”

“不行吗？”

“不可能的。”

杰克低头看着托拜厄斯·欧茨，狠狠地盯着他，“但是这个人不是担保的吗？”

“现在，杰克，不是这样的。他是伊利特森医生担保的。我相信他表演了我朋友交给他的那一套。”

迈格斯的脸扭曲了，十分难看的痉挛从眼睛传到嘴巴。“你答应过找到我的儿子的。”他冷冷地说，眉毛皱成一团。“这是我们的共识。就是为了这个，也仅仅是为了这个我浪费了所有该死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的屁股转？我为什么要做那个丑陋坏蛋的走狗？”

托比很害怕，但是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流放犯的眼睛。

“从心里说声对不起，杰克。我也有一个儿子，不难理解你的心情。”

这并没有让杰克·迈格斯平静下来。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开始用脚击打地板。托比后退了半步。

“你什么都不明白。”对方叫道，很粗野地把他推开，又回到走廊里。“你能蒙骗我让我脱掉衬衫，但是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杰克·迈格斯的脸涨得通红。“你偷走了我的磁铁液，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无聊透顶的家伙。什么响声？”

“我相信，”托比说，心开始怦怦跳得厉害，“他们把我们锁在外面了。”

流放犯骂了一句，脚跟旋转一圈，两步跨到门前，猛地一脚踹下去，门链子哐当一声被撞掉了，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如同戏台帘子被突如其来地掀开了一样，只见两个演员非常尴尬地暴露在那里。

这时，窗户已经被帕特里基一家打开，帕特里基太太的一条腿

也已伸到了院子里，另外一条满是青筋的大腿还悬在房间里。帕特里基先生站在她身边，后脑勺被宽檐帽盖着，手里拿着部分包装了的画像。

杰克的三个包裹依然在桌子上，但是帕特里基夫妇装有封面的书不见了。

杰克穿过房间，体形魁梧而又不失优雅，移动的样子像个杂技演员或跳舞的人，由于平时训练有素，步子显得很自然。具体地说，他经过那个黯淡的小屋时，虽然蹲伏得很低，但他的阔步并没有减小，身体显得有些扭曲，这是他要从靴子里拔出刀子的缘故。

接着是很响的爆炸声，托拜厄斯还在纳闷是什么引起的响声，直到他看到一把手枪掉在地板上，闻出特别的火药味。但是即使是手枪露了出来，他依然不明白威尔福·帕特里基为何要向杰克·迈格斯开枪。

帕特里基先生坐在窗槛上。接着迈格斯从他那里往后退了一步，托比看到捕贼队队员衬衫上的血，想着他是被这把手枪伤着的。接着他看到了威尔福·帕特里基的喉咙被割断了。只见他的手捂着伤口，鲜血顺着手指流下来，沿着胳膊滴在微型画像的脸上，杰克·迈格斯现在正从他的手里撬开画像。

威尔福·帕特里基倒在房子里，头重重地砸在地板上。

流放犯转过身来，一手拿着沾满血的画像，另一手拿着黑色的刀片。他威胁地看着托拜厄斯·欧茨，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人掌管着别人的生死大权，呼吸紧促，另一个则大气都不敢出。

托比想：我死定了。

透过黑黝黝的眼睛，他仿佛看到了逮捕证，就在这时，他开口说话了，“来，杰克，快，我们必须跑。”

69

杰克·迈格斯已经逃走了，她不知道他逃到了哪里。就像第一次来时那样穿着便服离开了。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招招手。她从厨房的窗子抬头望去，看见他肩上挎着旅行挎包，走上女王大街。那天晚上，半夜过后，她又穿过房顶，但是房子冰冷恐怖。那时她知道了：他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

如果主人知道他的去向，他是不会说的。确实的，杰克·迈格斯的离开似乎让珀西·巴克尔所有受压抑的心情瞬间爆发出来。梅西知道她在哪些地方得罪他了，但是还不可以谈及。

在杰克·迈格斯的阴影里，主人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人物。但是在前者离开后的平静里，她看到这是一个多么错误的看法啊。巴克尔先生是她的生命，她的安全感。她与杰克·迈格斯的瓜葛已经使他蒙羞，甚至到了她对他太痴迷以至于看不到的程度。

现在他甚至连茶水都不让她倒了。三次未经允许去了他那里，三次都被责令退回到厨房里去。

她病了。她不能吃饭。她被吩咐帮助莫特小姐干活，工作的时候她总是背对着光线，这样厨师就看不到她的眼泪掉到她正在做的猪肝上。

“不管他去了哪里，亲爱的，”她说，“对你来说走了更好。”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跑到楼上，去拿一盘主人很喜欢的土司和肉桂。”

“他今天不想与我有往来。”

“你去那里把主人想要的好书都送回去，要么上帝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她知道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很清楚地知道。她看到了在菲特胡同里发出恶臭的小屋。她看到了秣市广场，华丽而俗气的丝带陪衬着污秽的衣服。

“去吧，蠢货。”莫特小姐强行把坐着抽泣的人推到一边，一把夺过三条腿的凳子。然后又从用人那里夺过刀子，“那是一个凶狠的人，可以从鼻子看得出。他不是你的男人，姑娘。去，洗手去。去给主人做土司，你还是一个好姑娘。”

莫特小姐接着负责做猪肝，她放低金属眼镜，这样就能更好地看清纹理。“按照我说的去做。也许有一天我会很高兴地称呼你为太太。把面粉拿过来，这就对了，姑娘。”

梅西慢悠悠地走进配餐室，腿很软，摇摇晃晃，腹泻。她回来时带了一杯面粉。她看着莫特小姐把它撒在桌子上，然后往切成片的猪肝上抹。

“现在把面包拿来，梅西，我要把它切成他喜欢的样子。”

因此，梅西第四次来看巴克尔先生，她犹豫地敲了敲酒吧间的门，进去了。只见他坐在珍贵的书桌前，手握着羽毛笔，但是她首先看到的是他的眼睛，多么明显啊，受到的伤害一览无余。

“一点东西，”她拿了出来。这是他们单独在一起的说话方式，对此她已经很习惯了，当然现在可能会有点冒险。但是他没有马上拒绝，

她小心翼翼地在靠近他墨水瓶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垫，然后把土司放在他面前。

“要我帮你弄一壶橙汁香红茶吗？先生。”

珀西·巴克尔默不作声地盯着土司。四片面包都放好了奶酪，上面还涂着碾碎的肉桂，它们堆在一起，并切成了女人指头那么大的细片。

“他一去不回了吧？”他恼火地嘟囔着。

“我不知道，先生。他没有这样说，先生。”

她看着他很谨慎地吃着土司，接着把她的宝贝给了他。她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了。这是她的全部了。

“如果他还没有走的话，先生，我知道我们怎样让他走人。我发现了亨利·菲普斯藏身的地方。”

巴克尔先生吃完了他的女人指，然后又拿了第二个。他的胃口好像又回来了。

“你没有告诉他你知道了这个信息吧？”

“哦，没有，先生，我不会这样做的，先生。”

“但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梅西？”

“哎呀，看起来康斯特伯先生在男人夜总会拜访了菲普斯先生。他发现菲普斯先生不是杰克·迈格斯的朋友，因此他没有把菲普斯先生已经找到的消息告诉杰克·迈格斯，也不希望让他生气，先生。”

“你肯定没有告诉杰克·迈格斯吗？”

“哦，没有，绝对没有。我也不想让他生气，他毕竟是一个流放犯。他如果知道他的儿子恨他，肯定会很伤心的。”

“他的儿子？”

“他告诉康斯特伯先生菲普斯先生是他的儿子。”

“但是菲普斯先生是一个绅士！”

巴克尔先生真是太吃惊了，他看起来，至少是此时此刻，已经忘记了他的不快。

“上帝啊，”他说，“恨他？我不奇怪。一个儿子，仇恨。被他儿子仇恨。不可思议。流放犯拥有隔壁的房产？假装做我的用人，而实际上拥有不动产？因此，菲普斯先生……他的儿子。为什么？我打赌他所有的财产都是来自杰克·迈格斯。是流放犯的钱，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我说不准，先生。”

“现在，这个菲普斯先生，他不喜欢杰克·迈格斯吗？”

“不，躲起来不想见他。”

“啊，谁能责备那位绅士呢？肮脏的钱。贼，杀人犯。当然他要躲了。他不想让杰克·迈格斯践踏他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个流氓切断他的所有经济来源？遗产继承权被剥夺：很有可能，梅西，肯定是这样。哦，天哪。”

“亨利·菲普斯确实希望康斯特伯先生能把财产契据给他带来。”

“这就对了，”巴克尔先生说，“这就完全对了。这是他担心的。这是一个绅士最大的担心了。无财产继承。他害怕会失去房子，可怜的家伙。”

巴克尔先生接着狼吞虎咽地吃着土司。

“这个菲普斯先生，”他说，“可能变成对我们的迈格斯先生最危险的人。”

就这样他微笑地看着梅西。她已经回来，她安全了。她永远也不会那么愚蠢了。

70

托拜厄斯可能从来都没有这么严肃地考虑过他会与杀害威尔福·帕特里基的凶手一起逃亡。但是一旦两人逃过了布尔胡同的警察，他就没有摆脱出来的机会了，因此他继续跟着杰克·迈格斯，并沿着他肘部所指的方向逃跑。他们两人都不说话。

托拜厄斯没有看同伴。但是他知道他的威力，他的愤怒和他施暴的潜在可能，对此他感到无能为力。

来到西门大街与码头衔接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置于一帮外国水手之中，水手们挤在一个坐着的军官周围，忙着往大鹅卵石上打结，结扎得很紧但却很蹩脚。这是托拜厄斯的机会，他抓住它，但滑了一下，倒向水手，急忙推开他们跑向警察。

几乎就在同时，警察进入了他的视线，他意识到这根本不是自由。让杰克·迈格斯在码头之外符合他的利益。如果杰克犯谋杀罪的话，托比也会因为是从犯而被判有罪。如果杰克是逃犯，那就是托比知情不报，窝藏了他。当然了，他是受雇于舰队街的文人，一旦知道他在码头，新闻记者就会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大肆报道。不用说杰克·迈格斯肯定会对爆炸性秘密添油加醋的。

因此他背对着罗伯特·皮尔的人，并且迅速找到了杰克。重新在一起以后，他们平静地走向塞汶河，很休闲地靠在铁栏边，眼睛注视

着被霾笼罩的河水。

“潮水，”他的同伙密谋者说，语调很随意。“正在退潮，”他说，指着顺水而下漂向南方的柳树枝。

托拜厄斯看着轻轻的绿叶被水卷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如同清凉的水从脖子上浇灌下来一样。他看看正向他使眼色的杰克·迈格斯，又看看被薄雾吞噬的柳树枝，托拜厄斯想他也可以有这种自由。当他还在伦敦桥上为他的先令和英镑发愁苦恼的时候，他想到了比任何事情都更大的自由。

他要逃跑！

杰克·迈格斯逃到哪里他就逃到哪里。他不得不逃跑并不是他的错。别无选择只有逃跑。他可以再造自我，就像牙买加的西蒙·文彻斯特，开普敦的塞西尔·冈纳森，或者是波士顿的费尼斯·奥布莱那样。

一旦他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一个野蛮的、没有良知的猛兽就会在胸中站起，脸颊就会变成粉红色，嘴唇就会变得异常的红。“我们可以在这里乘船，在格洛斯特？如果你现在帮我买票，我以后会弄到钱的。你相信我——我能弄到钱。”

流放犯眯着眼睛看着激动的年轻人。接着，没有进一步的反应，他将旅行包举到肩膀上，慢慢地走向码头的另一端，在那里闸门管理员的小屋矗立在船坞和河道之间。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解释，他就爬上了菜园的篱笆。

迈格斯的黑森靴子践踏了莴苣，踩断了胡萝卜茎秆。托拜厄斯也是一样。尽管小门上写着“私人”的标签，他依然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在里面溜达着，摇晃着身体。接着，他们沿着漂亮的鹅卵石小道（在五月的第五天，两边长的是金鱼草和蜀葵花），来到通向河流的陡

峭台阶。

从令人眩晕的峭壁上，托拜厄斯向下望去，有一艘用篙撑的很难看的方头平底船被绑在码头上。这不是他心目中的那种船。放眼看着塞汶河丝绸般的表面，他想起来这是条因河水湍急浪大而出名的河流，从海上冲过来的可怕的塞汶急潮最高时可达六英尺。

他停止了脚步。

流放犯在水边对着一只小黑鸟吹了口哨。

现在两人相隔很大的距离，大概三十步左右。杰克·迈格斯来到墙的底部，焦急地眯着眼睛朝上看，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多么容易地被暴露。从他十分疲惫的痛苦表情来看，他像盯着绞刑架那样看着远处一艘很难看且让他犹豫很久的方头平底船，托拜厄斯已经没有暴露之虞。不久，只见他飞快地跑下布满苔藓的台阶，向船坞奔去。他把绳子解开，迅速地登上了船。

薄雾像是有同情心一样把他们笼罩着。河流慢慢地吞没他们，不可逆转地漂向了大海。

71

起初的行程很慢，充满恶臭。薄雾散发出皮革的味道，但其阴暗的黄色恰好掩护着他们的逃亡。船行了十分钟之后，速度明显加快，不一会儿，小船在水里往前窜，速度远超出造船人的预期。宽大的平

面船头掌控性很好，不久杰克把撑杆放下，让自己蹲在船尾，给他的同伴使眼色。休息不到一分钟，大块头小伙子又站了起来，斜着漂进了薄雾中。

“那是什么？”他问。

“是一艘船吗？”

“听。”

托比渐渐知道了远处的喧嚣声。

“可能沿岸有工厂。”

“没有工厂，”迈格斯身子前倾，用力把旅行包夹在膝盖中间。

“有皮革厂，闻着的就是这个气味。”

“到船尾去。上帝。快点动，伙计。”

托比很不情愿地按照他所命令的去做。他坐在船尾，旁边是杰克·迈格斯。水的冲击声——明白无误的——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学着迈格斯的样子，他也把包夹在两腿之间，并且用脚跟牢牢地夹住。

“亲爱的上帝啊——这就是塞汶急涌吗？”

“抓紧，朋友。”

这不是塞汶急涌而是拦河坝，处于危险到来之前的边缘地带。接着，流放犯做的事情，让托拜厄斯后来回忆起来很感动，那就是他用粗壮的胳膊紧紧地抓住作家瘦弱的肩膀，并死死地把他抱住。

小船被弹向空中。

杰克·迈格斯叫道，“上帝救救我们。”

听到那样一声喊叫，并且是由他那样的人喊出的，托拜厄斯感到末日近了。

他也喊了一声，“上帝救救我们。”

就在这时，小船啪的一声，从三英尺高砸下来，船头掉进了冒着

泡沫的急流中，完全被吞噬了下去。

“游！”托比叫道。

但是年龄大的人紧紧地抓住他，直到小船再次出现，它仍然漂浮着，露出水面的甲板边缘还不足三英寸。

“我们在往下沉了。”

“舀水！把它给我。”杰克·迈格斯抓住黄色的公文包，“我们只能用它来舀水了。”

河水依然汹涌，且流速很快。船头是那样的低，似乎每一秒钟都要让更多的水进入船舱。托拜厄斯只好把他可爱的包打开，拿掉已经湿透的大笔记本，很伤心地把羽毛笔和墨水瓶扔进河里，然后把包递给了迈格斯。

“你让我来舀水？”托拜厄斯很吃惊地看着他眼睛里燃烧的怒火。“我现在不是你的跟班，伙计。”

托拜厄斯默不作声地把已经湿透了的笔记本塞进杰克的口袋里，开始忙着舀水。

就这样他们沿着河流而下。迈格斯站着用撑杆保护着船不要碰到浅滩和岸，托拜厄斯则用他贵重的公文包对付河水。

薄雾仍然很低地笼罩着河面，但是鼻子告诉他们船已经离开了水草地区，而且正在穿过新割草地的中间地带。托拜厄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把水减少到齐脚踝的地方——在如绸缎的冷水里，手都快抽筋了。

迈格斯把撑杆放了下来，满意地看着小船已在河中央漂流。他观察了一会儿小船的行进情况，满意地看到船能够自己行走一会儿，他就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那个要了捕贼队队员命的微型搪瓷画像。他把这个沾着血迹的东西放在船尾上，小心翼翼地脱掉大衣，把有血迹的口

袋翻过来，并抽出匕首把它割掉，然后就像扔杂碎一样把它扔进塞汶河里。仔细地洗掉刀口上的血迹之后，他便把画像翻过来浸到水里，也洗了洗。

过了一会儿船靠近了河岸，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和她的老母亲在河里钓鳝鱼。当托拜厄斯看到她们正看着薄雾中无声的小船，便抬起了一只手，招呼她们"晚上好"。那女孩也挥了挥手作为回应，但是接着老女人好像说了点什么，她女儿的手突然就放了下来。

不久他们又独自在雾中，迈格斯把珍贵的画像在塞汶河里浸了最后一次，然后把它递给了托比。

"如果是我钱包的话他肯定就受欢迎了，但不是我的儿子。"

相框在河水里很滑，作家很容易想到不久前溅在上面的血。现在光线很弱，但是当托拜厄斯把它拿起来近看时，他看到了在布尔酒馆检查时没有发现的东西，似曾熟悉，他现在意识到，这是乔治四世穿着平民服装的样子，但是嘉德勋章已经不见了。他穿的是一个很普通的蓝色夹克，而不是威尔士王子轻骑兵团的制服，但是这个微型画像，其实是理查德·克斯维的画像，托拜厄斯去年曾在皇家学院里看到过。

"如果他要偷走我的金表，也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杰克·迈格斯说着，就站起身来，拿起撑杆，使劲往河里插，"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居然要偷走我的儿子。"

船继续前行。他开始有节奏地挥舞撑杆，轻而易举地弯一下腰便可达到撑船的目的。

"你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吧？"托拜厄斯小心翼翼地问。

"对此我的回答是，"迈格斯说，伸出他的下巴，瞪了托拜厄斯一会儿，"从他妈妈生他的角度，他不是我的儿子，但是从其他任何角度他都是我的儿子。"

小船正绕着一个非常急的弯，它靠近一间小屋。这时候迈格斯忙着操纵撑杆，但是即便是已经将小船驾驭到一个很长的开阔的水面，他也没有说话，托比感到好奇，但是他认为最聪明的做法还是保持沉默。在任何情况下，他判断最好是让骗子自行其是。

“那是一个秋季的雨天，”迈格斯终于开口了，“很冷很糟糕的一天，沼泽地里的寒风刮得很低很大，马车右边的马开始蹬蹄子。

“我就是那样遇到亨利的。那时他坐在一个铁匠铺里，正试图寻找在虎钳旁边可以取暖和避雨的地方。当我们的马车走近时，他就在那里，那时只有四岁。”

现在夜色几乎降临，尽管托拜厄斯依然能辨认出矮小榆树的轮廓。如果岸上的人对这几个逃亡者感兴趣的话，他们还得小心地把自己隐藏起来。

“这是一辆真正的普通马车，里面坐着诚实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外面的两个可怜人被链子拴着。第一个可怜人是从霍尔来的有些疯癫的锻造工，他正用牙齿撕咬胳膊来伤害自己。第二个可怜人是我。疯子和我被两个士兵在外面轮番看着，他们把所有的伙食费都花在买艾尔酒上，没有任何办法来给我们或者他们自己买吃的。

“我的亨利手上有一个猪蹄，那就是我为何注意到他的原因。那个时候我是多么想吃那个猪蹄啊，托比，我想要它的程度就像你要莉齐一样强烈。我直勾勾地看着他，毫无疑问，非常凶狠和野蛮地看着。他是怎么做的呢？啊，开始他跑了。但是，接着，不一会儿，他的小脑袋又出现在马车的行李中间，他拿出我可能从他那里偷走的那样东西。当他看到如果不帮忙的话，我的手链肯定会妨碍我吃东西，于是他一直用手举着，这样我就能咬到骨头上的任何一片肉了。”

“非常善良，”托比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流放犯说，“并且很勇敢，他一直喂着我，那个从霍尔来的疯子确实也咬到了，但是他的咆哮声让一个士兵紧张起来。亨利看着他，很警惕的样子，但是他没有退缩。

“当我吃完之后，我问这个小家伙他爸爸在哪里，因为我希望给他个表扬，于是亨利指了指路对面的小教堂院落，意思是他妈和爸都住在那里。”

“他们死了吗？”

“去世了。”

“哦，上帝啊，”托比说，“可怜的人。”

“‘我是一个孤儿，先生，’他说，他是这样说的：孤儿[1]，‘明天我就要跟其他孤儿一起住在哈利史密斯的外面了。’

“我处于一种情感的折磨之中，托比。一个月前，哥哥汤姆背叛了我。我看到了孩提时代的恋人被判处绞刑。我听到了她的哭喊声，看到了监狱看守把她提走时她拼命挣扎和踢打的样子。我自己也将被驱赶出英格兰，不是一般情况下的一两年，而是一生，我的感觉非常痛苦。

“我看到这个小孩刚刚开始他的人生之旅，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上帝赋予他的美德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想，你肯定也一样，杰克，在你被训练成一个坏人之前。托比，它让我印象深刻。因此当我吃完这顿饭之后，我对这个小孩做了郑重承诺。我对自己说了什么一清二楚。我很大声地说：对任何一个听到的人承诺，我流放回来之后，一定会把他从孤儿院里带走，我会给他筑造一个拥有金银财宝的安乐窝，我会给他建造一个家，结实到没有人可以伤害他的善良的程度，我会

---

[1] “孤儿”的原文应为 orphan，但这个孩子说成了 orphing。

让他穿上学者的衣服，学习识数和认字，不仅仅是英文，而且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我的演讲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以至于疯子都停止了身体的扭动，静静地坐在我的旁边。

"'精神失常，'他对我说，'任何一个在肉店里的人都可以看出的精神失常。'

"他没有能活到看见我获得了赦免，因为就在我们乘坐企业号船的当天晚上，他被人用一把骨白色的刀捅死了。在最后断气之前他身上的衣服和皮鞋都被人偷走了。

"但是这个男孩——"迈格斯从作家手里拿回有框的画像。——"支撑着我活了二十四年，我不允许别人从我手里把他抢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我是他爸，他是我儿子，我不会抛弃他。"

托拜厄斯·欧茨仰靠在船里，抬头看天。这时他意识到薄雾已经退去：黑色的天空闪耀着明亮的星星，他呼吸着刺鼻山楂花甜甜的气味。小船在柔软的水里缓缓地驶向尼恩汉姆。作家弓背坐在那里，眼睛盯着黑暗的远方，他想起了血从威尔福·帕特里基脖子里喷出那令人恐怖的响声，还有两缕毛发，现在它一定还在杀人犯的口袋里。

继续沿着塞汶河下行一直到布里斯托尔湾是杰克·迈格斯的计划，他们之间有这样一种默契，或者说托拜厄斯就是这样想的，在那个大港口他们能够找到一艘船。但在塞汶河的格洛斯特下面有很多浅滩，十点左右，还没有经过尼恩汉姆时，他们就驶进了一片雾气很大很浓的水域。在这里船被沙子严重搁浅，迈格斯宣称如果继续走的话，他会上当受骗的。由于船的底部依然有两英寸的积水，两个人都没有躺在里面的意愿，他们试着向前蹲坐着睡觉。

现在又湿又冷。托拜厄斯能够听到水鼠就在周围乱窜，一想到这些湿湿的毛茸茸的灰色家伙爬上小船，在他们睡着的头边闻来闻去，

他心里就难以平静。周围什么地方有一头带着铃铛的奶牛。他听到它走近了，然后又退了回去。他刚刚睡着，接着马上被吵醒。

“托比？”

“啊。”

“你醒着吗？”

“是的，杰克。”

船倾斜了一下，但是依然在沙里夹着。托比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膝盖上。想着是水鼠，他拍打了一下，手指碰着硬而冷的东西疼得他叫了起来。

“小心，”迈格斯说，“我给你的是很好的白兰地，朋友。”

“好伙计，杰克。”

“能够让幽灵打瞌睡的东西。”

托拜厄斯伸出手，握住一个冰冷的银质酒瓶。

“给我描绘一下那个折磨我的家伙，托比。”

“我记下你在睡觉时说的每一句话，杰克。有一天你会读到的，在你脑海里的每一个梦和记忆。我肯定会给你的，我答应你。你过着艰苦的生活，我的朋友。比你应该受的苦难还要多。我永远也不会对你遭受的罪轻描淡写的。”

“是的，是的，你真友好。但是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高个子，白皮肤。他有很长的络腮胡子。”

接着在船尾有很长时间的沉默。

“但是你自己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幽灵是吗，托比？”

“当然，没有。他在你身体里。”

“但是这就奇怪了。在我遇到你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幽灵。我从没有见过他，不管是睡着时还是清醒时。”

“你的生活里充满着幽灵引起的痛苦。”

“如果我说，是你把他带进我的身体里，你会怎么说呢？”

“我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情？”

“我要是知道就见鬼了。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我的体内啊。”

“就像锡拉斯和索菲娜一样，幽灵对于你的第八感觉是真实的，我没有把她放在这里。”托拜厄斯笑道。“我可以担保。”

一会儿之后，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头被猛烈地撞击，呼吸紧促。流放犯巨大的重量压在他的胸口上，他被困住了，几乎上气接不住下气，脊椎顶着甲板和横坐板，痛苦不堪。

“不要再提那个名字。”

当杰克·迈格斯把沉重的身体痛苦地挪动到他自己身上时，托比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你提到她的名字，我就……你千万不要这样。”

迈格斯的手往靴子的方向摸去。想着自己要被捅死，托比扭动着肩膀，弓起屁股。

“救命啊！”他喊道，“救命啊！”

杰克·迈格斯开始大笑。他笑得声音沙哑，不仅放了他的俘虏，而且自己也重重地仰面摔进船头里。

“救命，”他以微弱而造作的声音喊着。接着他自己爬起来，坐在托拜厄斯的身边。

“救命，”他在作家的耳边小声说，但是没有恶意。不久托拜厄斯也相当谨慎地开始大笑起来。

“你把我怕你当作是对你的一种侮辱吗？”

“哦，不，托拜厄斯，我确实把它看作是一种明智。”

黑暗中托拜厄斯感觉到粗糙且胡子拉碴的脸正在朝他靠过来。

“我与你在一起，杰克。”

停顿了很久，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母牛身上的叮当声在黑暗里传来。

“在找到我的儿子之前，我们都会在一起的。”

说完，身材魁梧的人大声地笑着，胳膊搂着作家，充满爱意地往他胸前挤。

72

三星期前，亨利·菲普斯在自己可爱的房子里，很悠然地享受着大马哈鱼早餐。但当他打开印有多佛尔邮戳的信封后，很自然，没有一丁点迹象表明，装有官方原件的普通信封，预示着毁灭的到来。

现在他的房子被扔在了一边，春天的花草无人看管，最宝贵的东西也被藏在布莱克弗莱斯路阴暗潮湿的地窖里。

他站在俱乐部房间的窗前，看着窗外湿漉漉的鸽子正挤在窗沿上，远处是科文特加登广场肮脏的绿房顶，一只鹰正在污浊的黄色天空中缓慢地盘旋。

他想自己就像一只藏在洞里的野兔。

他的住所还是蛮宽敞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一直如此钟情，且有过很多冒险和欢乐的夜总会，现在住起来是那么一个令人郁闷的地方。

其实房间没有什么错，在早上阳光的照射下，绿色地毯已经磨光

见底，斑点到处可见。暗色的勃艮第墙纸已在接口处剥落了，椭圆形的镜框也已开裂。他又一次错误地决定在里面做早点，于是就不得不忍受可怕的咖喱味道，而这种味道似乎影响了他做的任何饭菜。

在女王大街他曾经雇用了一个很好的厨师，一个做事严谨但很漂亮的康沃尔郡女人，但是现在他已经送她走了。他要解雇所有的用人，就在季度日这一天——因此他要付钱到6月底。这就意味着忽略了几个很急的外债，需要与银行的人见面讨论他已经透支的一百几尼的账务。这笔账是否有额外开支还不得而知，今天是第五日，一般都会有额外开支出现，但是他不愿意拜访他的银行经理，害怕发现他的捐助人已经注销了银行程序。

就这样，在有人来敲门之前，他一直坐在阴暗的小窗前，看着科文特加登广场绿房顶的荒凉景象。是麦格纳思进来告诉他，有一位先生要来拜访。实际上，他一直在躲藏，这个消息让他的胃十分恶心。

"什么样的先生，麦格纳思？"

"我确实说不出，"麦格纳思说，表现出刚刚得到小费而要为人保密且神采奕奕的样子。

"他告诉你名号和事情了吗？"亨利·菲普斯问，经过三个礼拜的接触，他对麦格纳思非常厌倦了。

"是的，我想肯定是有事情，"麦格纳思说，他等在那里，眉头抬得很高，好像自己是猜字谜的高手。

"鉴于，麦格纳思？"

"鉴于它可能不是令人愉悦的，先生。"

"你在说什么？"亨利·菲普斯不耐烦地说，"他很粗野吗？"

"哦，不，先生。"

"他个头大吗？"

“哦，不，先生。”

亨利·菲普斯把他的茶水杯重重地放在橱柜上。

“他是一个个头很矮的人，”麦格纳思应声道，“他不会让你担心的，先生，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他只是一个个头很矮的人，短手短脚。”

“那就好，”亨利说，“谢谢你，麦格纳思。”

“你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先生？”

亨利叹了口气。一股怒火往他的鼻子上蹿，他弯下头，双手使劲压着他长而直的鼻子。

“那好，他叫什么名字？”他终于问道。

“他的名字叫巴克尔，先生。”

“谢谢你，麦格纳思，我马上直接下去。”

现在珀西·巴克尔与亨利·菲普斯已经做了一年多的邻居，当他们从马车上下来时，相互打过一两次招呼，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所有交往。今天亨利听到邻居的名字，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又梳理了一下头发，扣好第四粒扣子，开始沿着狭小的楼梯，朝斯达特威尔爵士走去，希望这些雕刻已经被锁在了玻璃盒子里了。确实，他进房间的第一眼就是看看那个盒子。已经被很安全地锁好了。

接着，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来访的客人身上，只见这个很特别的矮个先生腿很短，穿着贵重的鞋罩和燕尾服外套，头发很稀松。亨利·菲普斯不喜欢丑陋，任何形式和任何事情的丑陋。现在，就在他打量着珀西·巴克尔时，英俊脸庞上的细微迹象显露了他的心情。

“很荣幸，”珀西·巴克尔说着，伸出了他的手。

亨利·菲普斯听他的口音，心里想着：讨债者。

"你可能没有认出我，"珀西·巴克尔说。

"是啊，"亨利·菲普斯说，伸出冷冰冰潮腻腻的手，"我们见过面吗？"

"我们只是一墙之隔，"珀西·巴克尔以开玩笑的口吻接着说，"都对一个名叫杰克·迈格斯的人有兴趣。"

亨利·菲普斯感觉呼吸停止了。

"你是他的朋友吗？"他终于问。他小心翼翼地坐在皮革手扶椅上。"他让你到这里来的吗？"他的心脏跳得很快，坎坷生活的不确定性终于冒出来了。就从被送到噶莫森太太孤儿院门前的那一天起，他的脉搏就一直在跳。

"哦，不，"珀西·巴克尔说，也坐了下来——或者说是暂栖，因为他的腿很短，他想最好坐得靠前一点——在手扶椅子的最边缘。"不，我想如果他知道我在这里会很愤怒的。正如"——他很微妙地停顿了一下，脸颊有一块很特别的红晕，显露出他的焦虑。"我相信你肯定不会高兴看到，他坐在我现在的位置。"

亨利·菲普斯一直认为巴克尔先生是杰克·迈格斯的传信者，因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不是：尽管来访者知道杰克·迈格斯，但他不是为杰克·迈格斯的利益而来的。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亨利·菲普斯的衬衫已经湿透了，他不止一次地用手梳理一下头发，不止一次地用手绢擦手。他现在想调整一下混乱的心情。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不，"珀西·巴克尔说，"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亨利·菲普斯眨眨眼睛。"好啊，"他说，很吃惊对方很强硬的语气，"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为保护你的财产做过什么吗？”

“先生！”亨利·菲普斯站起身来，“该死的鲁莽。”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坐下，”珀西·巴克尔说，“请不要转来转去。”

亨利·菲普斯不能完全听那个人的，但是他真的站在那里不动了。

“房子不是你的，”珀西·巴克尔坚持说，“是杰克·迈格斯的财产。今天早晨我又看了一下财产证明，据我所知，房子依然在他的名下。”

亨利·菲普斯从来没有询问过房产证明的事情，但是一旦知道这个消息，他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现在房子也会从他这里拿走的。

“如果说迈格斯先生被逮捕了，你知道会对房产证明产生什么后果吗？”

“不知道，”亨利·菲普斯承认道，在椅子里坐了下来。

“啊，它就会归于零，”巴克尔说，用艰涩难懂的拉丁文嘟囔着使其更具欺骗性。“作为一个重罪犯，房子就会被没收，然后由陛下——或者女王陛下尽快拍卖。你不知道这一点吗？”

“你肯定吗？”

“你过去不知道，”巴克尔先生说，“现在你知道了。我想你会尽你所能阻止他被捕。”

“他被逮捕了吗？”

“没有，你也不希望如此。我也不希望如此。原因你没有必要知道。但是，另一方面，先生，我看得出你也不愿意做他要你做的事情。你不愿意坐在他的火炉边吃着蛋糕，喝着棕色艾尔酒。”

亨利·菲普斯情不自禁地一阵颤栗。

“你知道他对你情有独钟吗？”

亨利·菲普斯瘫在椅子上。他知道，悠闲的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十六年前，当他亲爱的老师维克托·雷特哈勒把他从孤儿院救出来的那一天，他就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的。现在享受优越生活的期限已经到了，他必须离开他的房子，他的银器，他的地毯，他的绘画。他必须成为一个士兵了。

“我想，”充满仇恨的小老头继续说，“有一个遗嘱……”

“我知道我是他的继承人，是的。”

“啊，”巴克尔先生说，“消息并不全都是坏的。”他端起亨利·菲普斯的茶杯，尽管它到现在一定还是温的，他使劲往里面加糖，并且一口气喝光。“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全是坏的。”

亨利·菲普斯看着他激动的眼睛，感觉很不舒服。

“巴克尔先生，我能问一下，你在迈格斯先生这件事上有什么好处吗？”

“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先生。”

“杰克·迈格斯是你的对手吗？”对方急切地问。

“是的。”

“那你不会为他伤心吧？巴克尔先生。”

“他背叛了我对他的信任，这一点他是很愚蠢的。”小老头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亨利·菲普斯很吃惊地发现自己被人盯着。“有一些像杰克·迈格斯那样的人看着我，先生。他们同情我，或者嘲笑我。——啊，我不介意，你知道，我可以看到这一点，我发现从被人同情到遭人白眼仅仅是一步之差。我不愿意遭人白眼，先生，被任何人。如果在我的家里遭人羞辱，好吧，这个人肯定会被惩罚的。”

“啊，我的天啊！”亨利·菲普斯抬起眉头。

“你要小心，先生。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这个人与年轻人第一次看到的判若两人。“是的，”他说，“我听到了。”

“杰克·迈格斯已经去了格洛斯特，没有告诉我，但是我发现了。是的，他去格洛斯特就是为了找你。但是，我知道，先生，他在伦敦藏身的秘密地方。那是为了找你。”

“让我知道这个消息，你要我干什么呢？”

“啊，”巴克尔先生叫道，很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把这个透露给你，先生。这与我无关了，但是我相信这是你的事情，因为他现在睡的房子很容易变成你的。”

说着，他拿起了他的海狸皮帽子，用手背小心地弹了弹。

亨利·菲普斯与他再一次握手。巴克尔先生离开夜总会之后，他独自坐在椅子里，感觉阴冷而颤抖。

73

从托拜厄斯·欧茨的嘴里听到索菲娜的名字，终于使他认识到他的秘密被盗窃的程度，杰克·迈格斯变得非常愤怒。

由于心里一直在想方设法弄明白，自己被怎样盗用，一个熟悉而可怕的东西又慢慢地俘获了自己，他无法入眠。当小船慢慢地驶离沙滩，他的心情越发沉重，他从大衣里拿出儿子的带框画像，双手捂在

自己的肚子上。他坐在船中间，弓着身体，就像过去许多夜晚一样，搂抱着孩子的画像。现在他能够感觉到，幽灵在他脸上拉扯着绳子，长长的肠线在他的皮肉里打了结，他感到魔鬼在搅动着他的肚子，并且无处不在。他想象着，可怕的似笑非笑情景又出现在他高贵的脸上。

他不知道别人对他做了什么，怎样实现的。他前后轻摇着，一个人待着，等待着天亮。

当黎明的金黄色阳光终于穿透薄雾的时候，他发现他们颠簸于"圆状物"的海边或者是小海湾。他的同伴依然睡着，坐在船尾的一边，他的头枕在弓起来的膝盖上。迈格斯往他跟前靠。起初似乎是为了摇醒他，但是后来实施了他在黑夜里一直想做的事情。他在座位上直起半个身子，扭着自己的身体——脸上带着淡而严厉的微笑——把他的三个手指伸进了作家夹克的口袋里，慢慢地把笔记本夹出来。一旦得手，他又坐了下来，非常轻柔地把湿漉漉的宝贝放在膝盖上。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本子里的纸张很湿，有些地方的墨水已经被冲洗掉了。他开始找笔记本的开头，在第三页，他有收获：M——不会变成疯子。

他眉头紧蹙。

M——不会疯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迪恩曼法官如何宣判，他都会再一次踏上英格兰充满绿色、令人心旷神怡的土地。

他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冰冷的恐惧与三戟刑具有关。他知道他的生与死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的眉头蹙成十字形状。他又翻了一页。

杰克·迈格斯是一个罪犯，准备流放之后再次回来。他已经积累

了大量的财富，买了豪宅，并借此烈火重生。

他翻了一页，发现：第一章。在前言与后续之间有：一个十字符号。紧接着的几页内容被全部删去。

74

第一章

这是1818年1月阴沉沉的一天，早上一直笼罩得很低的黄色尘雾在下午时分开始散去，显露出来的是一堆令人沮丧的乱岩石，忧郁得似乎让人无法忍受，接着，尘雾又降临了，像是遮盖着纽盖特监狱的一片尘埃。

这些用威尔士蓝石筑起的墙是难以被采石工人轻易打碎的，但是浓雾凭借其坚持不懈，已经慢慢地穿透了石头那黑暗而冷酷的心，触摸到了一个年轻女犯人的皮肤，她脸靠着监舍的墙睡着了。

这一年，纽盖特监狱有很多女人，她们是从英伦三岛带过来的：小偷、杀人犯，各种各样的坏事像灰色垃圾堆一样被塞进了纽盖特大街。在二楼一个很小的监舍里，八个女人等待着神圣法律将其疲惫的眼睛轮流投向她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监舍的一角有很厚的草荐。但是它被一个长着“火腿”的女佣“没有危急情况”地全部霸占着。据说她在贝斯沃特的收费路上抢劫并杀害了乘客。其他的女人——其中一个女人正在哺育婴儿——则为占

有从草荐子上溢出来的草而大打出手。她们相互间不说话。不过，当从猫眼里传来叫“索菲娜·史密斯”的名字时，她们相互在看谁是索菲娜·史密斯。

脸颊靠着墙的她现在站了起来，显露出的伤痕血迹斑斑，使她寻求不起作用的安慰：她的脸上有四道很深的抓痕。

门打开后她站了出来。手脚被戴上了链子，带走了。

索菲娜·史密斯是一个非常清秀标志的年轻女子。皮肤特别白，带着漂亮小卷的乌黑头发垂落在脸上。她个头很高，亭亭玉立。尽管有点瘦，但具有很女人味的身材。就是这样一个清秀的女人却冒犯了长着“火腿”的用人，后者把她的脸抓破了。

被带出监狱的边门之后，这个年轻的女人眨了眨眼睛，然后低下头，走了十步，接着穿越了二楼。这表明她已经由拘留状态进入审判阶段，因为现在她在老堡场里面。

她首先被带进了昏暗的房间，里面点着一盏沾满烟灰的灯。在这里，她与其他同样戴着镣铐的女人待在一起，等了一个小时后，被传唤进了法庭，在法官面前站着。

那天早晨听到了很多宣判：一个母亲企图淹死她的孩子，一个女人将烧红的火钳刺进丈夫的眼睛，但是对于这个犯人的宣判，整个房间显得异常肃穆。

判决书说索菲娜·史密斯曾经用锤子和锉刀，撬开了在索霍区福勒斯大街的一座房子，它是吉搏特·甘恩律师的财产，偷盗银器的价值达一百五十英镑。

这个数字高得可以判她被处绞刑三次了。

“因此，”法官说，“你对这样的指控还有什么要申辩的？”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慈祥的人，尽管穿着羔皮衣服，嘴巴往下翻，诚

实的人很容易把他想成是乡村板球比赛的裁判员，将板球手的紧身运动套衫裹在他的肩膀上。当提出的问题没有回答时，他依然保持优雅，又一次重复了同样的问题，其语气让记录员都露出了微笑。

但是年轻女人没有因为这样的取笑而开口。她眼睛朝上，一直瞪着陪审员坐的高高的长椅，姣好的面容因愤怒而扭曲。

法官问她的伤势如何。她把脸突然转过去让他看不到。

问了一两个问题之后，法官失去了耐心。他用手使劲拍打桌子。犯人畏缩了。

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看出了她的恐惧。现在她的眼睛终于因眼泪而明亮。她对法官说话的声音很轻。

“再说一遍，我听不见。”

年轻女人的声音大了起来。她说，由于她是一个贼，所以证词没有任何价值。

“你是指你天生就是贼呢，还是因这些指控证明你是贼？如果你本质上就是一个贼，这不是本法庭所关注的范畴，如果你因这些指控而有罪，那么你必须请求被判‘有罪’。否则，你必须请求被判‘无罪’。你怎么请求？”

法院里有四十到五十个人，每一个都知道这个清秀的女人可能因所犯的罪被判绞刑。因此她持续的沉默对所有的人产生重大影响。再没有比对某一个年轻男子产生的影响更大的了，他从一开始就很着急地目击着审判的程序。他是一个个头很高的年轻人，衣服华丽而俗气，脖子上围着一条绿色方头巾，上身穿着一件红色马夹。他的这身行头，与他相当好战的神情配在一起，让人容易认为他不会有什么好事，并且能够从他做的坏事中获益。他的头发剪得很短，

胡子剃得很干净。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掩盖他赤裸裸的感情，分散别人对他眼睛里局促不安的怒火的注意。但是如果头上戴着皮革风帽，他肯定会暴露自己，因为他在座位上不停地扭来扭去，一会儿往前靠，一会儿又朝后斜，当年轻女子小声说她是有罪的，他猛地站起来，大声说她是无辜的。

警察立刻来缉拿他，但在试图抓住这个捣乱者时，踩踏了一个小男孩。他块头很大，但是很敏捷，一下子跳到了后面的长椅上，一只靴子掉在长椅的后面，另一只则落在一个牧师的两条腿之间。他对法官说他是杰克·迈格斯，是他犯的罪。

这时，他被围了起来，他一个箭步跳到地面上，浑身很热，激动不已，发抖的样子像一匹马。

“把那个恶棍带到本席面前，”法官说。三名比他都矮的警察把年轻人带到法官面前。法官立刻宣称，他藐视法庭，因此不需要请示任何权力机构，就可以由他自己开始盘问年轻人。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法官问，尽管这个年轻人没有回答，但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向年轻女子发出嘘声，而她向他摇了摇头。

“她是我哥哥的妻子。”

“啊，”法官说，“你能讲话。疾病没有在家庭里传染?”

“是的，我能讲话。”年轻人说，“我那个时候也在索霍区的那个房子里，我可以告诉你，尊敬的大人，这个年轻的女子没有做任何事。是她的丈夫汤姆·英格兰砸开的锁。”

“那么你，我想，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咯？”

“我怎么可能呢？是我把银器包起来的。”

“很好，”法官说，“那么我相信你是目击者。”

听到这里，被告席上的女人开始前后摇晃。即便她被带离被告席，

坐在第一排，两边紧挨着警察，她仍然不停地大声而绝望地哀号。接着，全身发抖但腰板挺直的年轻人，非常正式地告诉法庭他的名字和住址，并对着《圣经》发誓，他所说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他抓着被告席最上面的栏杆，向下看着法庭。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震惊，脸色发白。他的好斗性消退了。

"你也进了福勒斯大街的住所，是吗？迈格斯先生。"

"是的。"

"你看见银器从箱子里拿走了吗？"

"是的。"

"谁拿走的银器？"

"是我。"

"有人协助你吗？"

"门被人撬开了。我说过，是汤姆·英格兰干的，他是诺丁山坡特瑞胡同的一名木匠。"

工作人员站起来给法官耳语了一番。

"请给法庭解释一下，"法官说，非常恼火，"为什么某人把门砸开后，接着自己叫了警察？"

"他该死，"目击者喊道，尽管大家并不知道他咒骂的谁。

"肃静！"法官吼道。

"汤姆的兴趣在别的地方。"

"我没听懂你的话。谁是汤姆？这跟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汤姆·英格兰，他被人勾引了。"

"杰克·迈格斯，请你对法庭讲清楚。"

"另外一个吉尔把他的心偷走了。"

“你的意思是他有另外一个女人了吗？”

“他已经厌倦了索菲娜。他想抛弃她，但是她没法离开他，因此他设计了圈套。”

“设计圈套？”

“设计圈套，尊敬的大人。他让她进了房子，然后叫了警察。他想甩掉她。”

“接着你先去了把银器偷走。”

“是的，先生。”

“你知道你将会被判处绞刑吗？杰克·迈格斯。”

“我不在意。”

“你不在意？”

“一分钟后就会断气。”

“你在《圣经》面前发过誓。当你站在上帝面前，你难道不在乎会发生什么吗？永恒不在，一分钟内结束。”

这个年轻人似乎像他住的街道一样坚定，坚定得都没法让他有任何停顿。“先生，我跟上帝发誓，我告诉你的是实情。”

“你认为，”法官说，“这个法庭就像街道市场一样，你可以随便怎么使坏和放荡吗？你认为你可以在我面前大喊大叫，编造谎言就可以中饱私囊吗，而每一个听到你证词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你和这个年轻女子是那天犯罪的同伙？你、索菲娜·史密斯被抓到是很不幸运的。你，先生，自不量力地认为你可以改变正义的航道。你应该从这个地方被带走，指控你作伪证和入室盗窃。”

“我告诉你的是实情。”

“你刚才当着所有这些证人的面说，你偷盗了福勒斯大街甘恩先生的银器。但是这件事会再找时间处理的。现在，”他说，“犯人

起立。”

接着，在一个浓雾笼罩的周三下午，当孩子们在玩滚铁环的时候，护士们在圣詹姆斯公园与士兵调情的时候，年轻女子索菲娜·史密斯被判处绞刑。试图挽救她的他在被告席上公开地抽泣。

75

杰克·迈格斯将笔记本放在大腿上，坐在水闸管理员的船中间，只听见从他巨大而弯曲的身体里传出非常怪异的声音，让人联想到一只受伤的动物：一头豪猪或者一只鼹鼠。

杰克·迈格斯在抽泣。他将身体弯成球形状，紧紧地抱成一团，捂着自己的肚子，前后摇晃着。接着听到车轮的嘎吱声，就在附近。流放犯立刻停止了哭泣，坐直腰板，充满血丝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薄薄的湿雾。除了榆树的影子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链子发出叮当的声响。杰克·迈格斯伸手去拿靴子里的匕首，右手拔出它，高高的鹰钩鼻则一直关注着行进中的鬼怪车。

大车（如果是这么称呼的话）缓缓地通过，但是即便它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迈格斯也没有把匕首放进鞘中去的意思，而是残忍地把弯刀顶端指向笔记本的作者。

托拜厄斯·欧茨继续将头枕在膝盖上睡觉。杰克·迈格斯在他身上挥舞着刀子。接着他停顿下来，把刀夹在牙齿之间，跪在船头。大

衣也不脱，他就下水进了塞汶河。

这个地方的河水大概有三英尺深，因此很容易把船身调过来，让熟睡中作者的脊背对着自己，迈格斯右手拿着匕首，左胳膊紧紧地抱住那个人的胸膛。

“你是一个贼，”他轻声地说，“一个该死的小贼。”

托拜厄斯·欧茨醒了过来，脚在船舱的水里乱蹬乱踢，但是当他感到刀刃架在了脖子上时，他停止了挣扎，像掉进网中的狐狸一样，一动不动，雀斑眼直直地看着前面。

“不要杀我，杰克。”

“闭嘴。”

“你要杀了我！”

迈格斯的大衣在他身边漂了起来，就像澳大利亚枪乌贼一样，“你知道我肯定会宰了你的。”他把水中的船转过来，恐惧的乘客面对着他。

“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宰了你呢？”

托拜厄斯·欧茨很快地瞥了一眼岸上，本来想逃跑，但现在又放弃了。他在船尾缩成一团，等着可能会发生的事。

“你偷了我的索菲娜，狗杂种。”

托拜厄斯摸了摸他的夹克，发现笔记本不见了，“不，不，她不可能被偷走的……”

“你偷窃得很不地道，托比。”

“你看了我的笔记本，杰克？你看了我的一个章节，是吗？”

“啊，你写了一章，不是吗？我的名字在里面？”

“我只是在做备忘录。你的索菲娜将永垂不朽。”

“不要说她的名字。”

“我写她的名字，杰克，就像一个石匠把她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一样。这样她的记忆就永远活在心中。在整个帝国，杰克，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石匠了。”

杰克·迈格斯没有作答，但是他稍微缓解的怒气鼓励着作家继续说，“你苦难的生活……”

“你在设计杀害我，我知道。这就是你所说的苦难吗？让我生不如死？”

“不是你，杰克，只是与你同名的人物而已，我早晚会改了这个名字的。”

“你对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物而已，托比。”

“很有意思，杰克。”

“有趣吗？我也没有不杀你的理由，托比。”

“除了我只是血肉之躯之外。”

“你看到人被鞭打吗？托比。你看到过一个穿着士兵制服的背被打得血肉乱飞吗？”

“杀了我是不明智的，杰克。不是现在。”

“但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托比。我是一个恶棍，通过黏土挣了一万英镑。在悉尼有一栋豪宅。有一个街道以我的名字命名，在我乘船出发前。我有一辆车，两个用人。我是杰克·迈格斯绅士，我抛弃了那里的一切，换来的就是今天这样的结局。你欺骗了我，托比，就像我过去被欺骗了一样。”

他慢慢地开始把船转过来，看起来要再次使年轻人的脖子伸手可及。托拜厄斯等着，使劲盯着杰克·迈格斯不稳定的眼神。

“饶了我吧，”他终于喊道。

“我为什么要饶了你？”对方问道。

“原谅我，杰克。我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我离开伦敦时就知道。”

很长时间的沉默。接着迈格斯说，“啊，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小伙子，托比。”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杰克。”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

“为钱。”

“你不是一个聪明人吗？你难道没有计划吗？如果你带我在伦敦找到我儿子，我会付你双倍的价钱，这难道没有进你的大脑袋吗？他在哪里？”

“我会安排带你去见他的。”

“他一直在伦敦吗？”

“看起来是的。是的。我从你们用人的同伴那里得到消息的。他一直为保守这个秘密而折磨自己。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为什么会受折磨？他为何不告诉我呢？”

“就在我们出发的那天晚上。因为绝望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事让你感到绝望呢？什么事让你这样残忍呢？”

“我告诉过你我的情况。”

“你妻子的妹妹吗？你是认真的吗？现在你在写迈格斯之死的故事，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她的情况吗？把我带到我儿子那里去，我会把钱给你的。”

“我的五十英镑。”

“五十英镑，见鬼去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远比你要的多。我们在去伦敦的路上停下来，再弄些药。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找不到我的儿子，那就是你的末日。我们可以成交了吗？你是在用命跟

我打赌的。”

“可以。”

“很好，把你的笔记本给我。”

“你拿着呢，我相信。”

“在船头，你的旁边。”

托比把本子拿起来。

“给我。”

本子被递了过去。

“现在我禁止你写索菲娜的名字，现在，永远都不许写。你明白吗？”

“是的。”

“你身上带磁铁了吗？”

“没有。”

“你不要用你的磁铁。不要在你的本子里写我的名字，不要写幽灵的名字。”

“好的。”

接着杰克把本子猛地扔向塞汶河的上空。当它飞进雾里时，书页翻开后像一对飞翔的翅膀。这时羊角号吹起，传来了车轮和马蹄的巨大声音。

托拜厄斯看着眼前的杰克·迈格斯，他的脸被吓得煞白。

“马车，”迈格斯说。

“马车？”

“别动！”

但是托拜厄斯已经跳出去了。他跳进了齐腰深的水里。迈格斯还没有来得及让船行驶，就匆忙爬向岸边，裤腿沾满了沙子。

76

如果托拜厄斯没有跳进一个岩石洞，他的腿就不会扭着了。如果他的腿没有扭着，在流放犯抓到他之前，他可能想象着自己已经跑到了纽纳姆村。

但是他的腿确实受伤了，因此很容易摔倒，他被按在风铃兰叶草丛中，脸朝地面。他躺在那里：呼吸困难，被打得鼻青脸肿，被流放犯压在身体下面。这时一驾载了干草的大车在路上驶过，离他们躺的地方不到六英尺远。

两个年轻人穿着鲜红的罩衣并排走着，一个人肩上扛着长长的夹木板或者铁头木棍，而另一个则没有带任何武器，走路的样子像一个悠闲的自由民。托拜厄斯永远也不会怀疑，他会为诚实的陌生人奋起自卫的。杰克·迈格斯的匕首让他沉默不语，就像是《米歇尔·亚当斯》里的主人公，看着他的解放者从旁边经过，内心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懦弱行为而自责：他被喉管割开的情景吓瘫了，气管里流淌的血令人恐怖，生命会像桶孔一样流失殆尽的。

当马车经过之后，迈格斯蹲在他的旁边，手中握着黑乎乎的刀刃。

“转过来，乌龟王八蛋，”流放犯严肃地说。

托比转过身来，当他看到抓他的人从旅行袋上割下一段绳子，他的眼角露出一丝恐惧。

"你要干什么？杰克。"

"把你的手捆在头上。"

"我只不过是要叫住马车而已。"

迈格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托比把自己的头埋在风铃兰叶草里。

"把你该死的手放在头上。"

托比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

他感到裤子皮带被抽动了，急忙把手放下来，保护着他的私部。

"求你了，杰克……不。"

他的手指被猛刺了一下，疼得叫出声来，眼睛里泪水汪汪。他感觉到这个澳大利亚人正在解开他的腰扣。

接着可怕的手伸到了裤子的纽扣遮盖处，他吓呆了，满含泪水地盯着天空，看着遮盖在头顶的树。他感到杀人武器正在割开自己的裤子。

"现在把你的手放在衣袋里。"

托比想象着最残忍的结果，但是当他开口说话时，声音显得很平静。

"你想要你的儿子，"他说，"你最好聪明点，我是你唯一的机会。"

"把你的手放进口袋里，托比。"

托拜厄斯照做了，动作缓慢。他发现口袋底部已经被割掉了。

"别动，"迈格斯说着，右手从口袋里穿过来，迅速用绳子扎好。不一会儿他又扎好了左边口袋。

"不要拉它们，"迈格斯说。

托拜厄斯确实拉动了一下，发现他的手腕已被捆住。

"如果不想留下乌青块的话，就不要拉动。"

接着，他又一次用嘴夹着刀刃，把作家的裤子扣好，并帮助他站

立起来。

托比看着土匪的脸，发现他正夹着刀，龇牙咧嘴地笑着。他迅速取下妨碍他欢笑的东西，面朝托比哈哈大笑起来。

“看看你自己。你以为我会割掉你的小鸡鸡。”

托拜厄斯站在那里，双手被捆在自己很深的口袋里，知道自己看起来难堪而羞愧。

“现在看啊，”迈格斯说，“你数一数你的零钱。托比。你一定要拿到你的先令和两法寻[①]。”说完，他拥抱了他，用手臂紧紧地搂着他的肩膀，把托比的脸揽在自己的怀里，强迫他呼吸后来一直称之为“罪犯的气味”——难闻的冷酸汗味。

“来吧，阁下，”杰克·迈格斯说，“你可以在去伦敦的路上一直数你的宝贝。”

就这样，两个男人穿过野花丛上了路。个子高的男人一直在发笑，个子矮的男人满脸通红，十分严肃。他双手放在口袋里走，碰到想避开的东西，他就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77

就在双手被捆的丈夫在格洛斯特被人扶上车的时候，玛丽·欧茨

---

① 法寻，英国旧币制，相当于四分之一便士。

下楼来到了起居室。在那里，她很不高兴又很吃惊地看到了莉齐，通常她喜欢躺在床上，一直到早饭时间，而此时她却像一个船长的妻子那样，坐在窗前，平静地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琼斯家商店的那个小男孩险些被车碾过去，"莉齐说。

玛丽没有吱声。她坐在通常给小孩喂奶的一个低矮椅子上。过一会儿她就要给小约翰喂奶了。

"他在马蹄下滚着铁环穿马路呢。"

"莉齐，你在等托比回来是吗？"

灯光照在姐姐的身后，从而使她的脸出现在阴影里。但是毫无疑问，她的声音有点怪异。"哦，他今天要回来吗？"

玛丽不屑回答。

"是今天吗，玛丽？"

玛丽十分厌恶这种不真诚，但她没法再佯装了。"你知道的跟我一样啊，莉齐。"

"哦，我想你知道得更多。玛丽，看你穿成什么样子了。"

玛丽已经注意到妹妹那天早晨的穿戴——亮蓝色的毛葛，肩上围着最好的蕾丝方形披巾。

"我想你肯定有他的口信，"莉齐毫无顾忌地继续说，"因为你穿着丝绒连衣裙。"

那个认为她只有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才能赢得丈夫赞许的观点羞辱了玛丽，她半天才缓过神来。

"也许你收到了我丈夫的来信，莉齐。"

"哦，玛丽你说话真奇怪。"

"远不及你奇怪，"玛丽没有好气地说。

她把白色尿布放在大腿上，然后把婴儿放在上面。在换奶吃之前，

她用手轻柔地拍着他。

“玛丽，你生我气了吗？”

“没有，亲爱的。”

“你说话多奇怪啊。我又喋喋不休了吗？我知道我有些唠叨。也许我真应该放弃读小说了。它们给我很多奇怪的幻想。”

“我没有说什么很怪异的事情，”玛丽说，但是有关领养孩子非同寻常的谈话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如果不是莉齐总是不停地谈及她的计划，玛丽可能永远也不会注意到，她妹妹坐在那里，很满足地把手放在肚子上的方式，或者最近她的胸脯使睡服里的紧身内衣绷得很紧的样子。这两个征兆每天都在折磨着她，妹妹的每一个举止都进一步显示她病情的实质。

如同有人死了，但没有见到尸体。只是可怕的怒火，但她却无处倾诉。如果她感到愤怒了，那只是表现在她背上长满的奇痒无比的疹子上。如果她流泪了，它们则被汇集在殷红条状鞭痕长出的水疱里。

在很多方面，她是一个迟钝的女人。但是她现在知道一切，只是不愿意说出来。她将怎么办，她不愿意正视。

她手里拿着那份小报纸的广告已经近一个礼拜了，但是即使她用做针线活的剪子把它剪下来，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把她引向何处。今天早晨，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心想不管现在碰见谁，不管情形如何，他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女人。给小约翰喂过奶之后，她把紧身内衣扣好，带着孩子往门口走去。

“你能回来和我坐一会儿吗，玛丽？”

“不行，亲爱的，我有点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留在家里读书。”

“好的，亲爱的。”

她带着小约翰去琼斯太太那里了。她没有解释为何穿得如此正式，或者到底有什么差事，就走出了家门。

她可以乘出租车去——她丈夫永远都不会犹豫这样做的——但是玛丽·欧茨考虑到托拜厄斯面临的经济拮据，决定走着去。

玛丽·欧茨来自白金汉郡的阿默舍姆，一年前结婚，后移居伦敦，跟随丈夫到过莱姆豪斯和桂勒霍等地旅行。除非有人护驾，否则她更愿意留在家里。因此，对她来说，要找到去塞瑟大街的路不是一件小事，还没有走到霍波恩，她就向三个不同的店老板问了路。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也许是因为丝绒连衣裙太重，或者穿得太暖，走得太快的缘故，这个体态丰腴的年轻女人最终到达秣市广场时，已是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她花了一便士，在路边的咖啡摊买了一杯水喝。

从咖啡摊到塞瑟大街只不过二百码的距离，但是玛丽在到达流放犯第一天晚上回伦敦站着的那个角落前，两次停下来问路。从这个地方到他们都要走的小道距离很近，她甚至在杰克·迈格斯黑森靴子踩过的同一个地方，把自己的大码小鞋跟磨掉了。但是她在到达目的地方面比前者更成功，因为她不仅进了塞瑟大街四号的大门，而且还进了有黄铜锁的小门。

马上有人应答她的敲门声，让玛丽迷惑的是站在她面前的人既彬彬有礼又十分友好。

"这些是布莱顿太太的房子吗？"玛丽问。

"是的，太太。"女用人很客气地说，"您快请进，快请进来歇歇脚，太太。"

年轻女子把她领进一个小房间，里面尽是蕾丝和衣裙荷叶边的装饰品，墙纸看起来很刺眼。只有一扇窗子，很大，呈拱形，用两层的

白平纹细布遮盖着，因此光线较暗，但由于点着各种各样的灯，且有几个装饰镜，其结果是小屋显得明亮，住起来也很惬意。玛丽·欧茨进屋时，有三个女人坐在那里，但没有一个人抬头看她。这种汇集而成的羞耻感与房间的装饰极不协调，突显了后者想极力掩饰羞耻之事。

玛丽·欧茨在椅子里坐下，接受了端上来的一杯茶。这是很好的茶，玛丽细细地品尝着。当她抬头看的时候，目光不是对着其他女人，而是漂亮的大理石壁炉方向。在其上方，有一幅很费功夫的雕塑，描绘了拿破仑军队怪诞而血腥的混战场面。

不到十分钟之后，她被领着穿过门厅，进入一个很普通的小房间，里面只有高脚皮革长沙发和直背木椅。接待她的是一位个高、凶悍的老女人，穿着上过浆的白衣服。她的鼻子和下巴都很大，眼睛凶巴巴的。她宽松的一身白衣，再加上一顶白帽子，让玛丽想起了一幅荷兰修女的画像。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亲爱的？"她问道，抬手问候的样子很特别，如果在教堂往往被视为是一种祝福。

玛丽感到背上的水疱很热、很痒。

"你想让布莱顿太太为你做点什么？亲爱的。"

玛丽·欧茨拿出磨损的小广告，布莱顿太太接了过去。看到凶悍的女人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它的方式，玛丽想起了祖父在园子里踩小毛虫的样子。

"这些药丸，"布莱顿太太边喷烟边指着说明书说，"来自一个瑞典医生给我的处方。它们是很好的药丸。"她的声音明显比她的长相所预示的更加粗犷。尽管她外形漂亮，但她的手具有鱼贩子老婆的特征，骨节很大、很粗。

"很好的药丸，"她继续很严肃地说，"除了一点小缺点之外。"

她眨了眨眼睛，这让玛丽·欧茨很沮丧。

“缺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怀孕的时候不幸吃了它们，哦，亲爱的……”她把广告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是的。”

“我们都是已婚女人。我们可以更加直白一点：你将失去孩子。你了解它的缺点了吗？”

“是的。”

长时间的沉默，这个老女人眼睛一直瞪着她，她只好看别的地方。

“你有身孕多久了？”

“对不起，没听清，”玛丽说。

还没等玛丽再说什么，老女人已经伸手来摸她的肚子了。这是突然袭击的行为，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马上就结束了。玛丽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女人能说什么呢？她站在那里像个鹅一样，痒痒的很难受，脸一下子红到了发根。

“你是为别的女士来的吗？”布莱顿太太拿出黄色的打印纸条。“不要紧，我都已经写下来了。但是要点要记住，如果她在妊娠期，千万别吃我的药丸。”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很小的瓷坛子，放在玛丽戴着手套的手里。“当然了。她需要每天早晚吃，才会发生这种情况。除非她这样做，否则没有危险。”

“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吗？”

“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

玛丽想抓自己的背。

“费用……”

"五几尼。"

玛丽抬起头，发现老女人的眼睛一直在无情地盯着她。

"广告上说三几尼。"

布莱顿太太耸耸肩说，"五几尼，就是这个价，买不买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关系。"

"我只有不到四几尼，"玛丽有点恼火，"广告上说是三几尼。"

"四几尼就四几尼，卖给你吧。"玛丽·布莱顿伸出饱经风霜的手，粗手腕下面有"锡拉斯"字样的刺青。

两分钟之后，玛丽·欧茨又站在了门外。她开始从塞瑟大街往回走，戴手套的手里紧紧地握着药丸。到家之后没有跟人说起她去过的地方。

78

当黑压压的积云在肮脏的空气里溢出，并聚集在圣鲍尔教堂的上空时，托拜厄斯·欧茨正在穿越泰晤士河。这是五月一个晚上的七点，到达双脖子小天鹅市镇之后，两人乘坐出租马车，穿过了伦敦桥。虽然旅行了三十多个小时，托比的手依然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手腕依然被捆在一起。

马车来到西区尽头时，杰克·迈格斯探身窗外，右脚则敲打着地板。

与此同时，托拜厄斯深陷麻烦之中。他害怕他们去买毒药。他害怕莉齐，不知道如何劝她吃药。他心里还有很多其他纷扰纠缠在一起，手腕持续疼痛，膀胱承受着挤压，心高气傲的他又不愿意跟同伴谈及这一切。

离开时，伦敦曾经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窗口花坛里长满了黄色水仙花。返回时，伦敦已经变成了地狱——破烂的棉花包，开裂的鞭子，在圣马丁胡同下了车——所有的街道充斥着令人厌倦的硫磺色夜光，渗透到了他的内心，最终被几乎要抛弃的家庭形象所包围。

抓他的人将胡子拉碴的脸贴了过来，托拜厄斯能够闻到他嘴里廉价白兰地的气味。

“快到了吧，朋友？”

“是啊。”托拜厄斯迅速把头扭过去。

“我们的痛苦很快就要结束了。”

“确实，是的。”

“莉齐小姐的麻烦也解决了。”

托比对自己遭人唾弃的状态十分恐惧：他受人尊敬与否取决于对傲慢无礼的忍耐。

“我们早上就去拜访亨利·菲普斯，”他口气坚定地告诉流放犯。接着他又把头扭了过去，心里向上帝祈祷，希望那个用人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如果康斯特伯没有亨利·菲普斯的住址的话，托拜厄斯就死定了。

“梦想马上要实现了，朋友。一个老流氓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尽管过去曾誓言要杀了托比，但在整个行程中杰克·迈格斯都对他特别友好。现在当流放犯向他靠过来时，托拜厄斯害怕再一次被拥抱。害怕是子虚乌有的，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同伴迈格斯现在只想仰望广阔无际的天空，此时的北部方向乌云密布，黑压压一片。

“年轻人头脑里总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出现，”流放犯说，“当我想

象着可爱的英国夏天——并没有考虑这个事情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会遭到蚊虫叮咬，皮肤会因此腐烂，仅仅是两件不悦的事情而已。但是我脑海里经常有这样一个画面，我跟亨利在漫漫长夜里一起腾云驾雾。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幻想吗？托比。”

“偶尔。”

“索菲娜和我喜欢看暴风雨的天气。你认为宣判当日看起来会像这样吗？托比。”

托拜厄斯使劲地靠着车厢墙壁。

“我的索菲娜总是这样想。看啊，她会说，我们的麻烦与那巨大的暴风雨比起来要小多了。”

托比淡淡地一笑，对这种愚蠢的哲理性语言感到恶心。

“看远处霍波恩上面的云层，”他的同伴继续说。“看看天空中所有老人的脸。他们把窗户吹得格格作响。托比。这里将有一些烟火。但是我们会活下来的。你和我。也许当你忘记手腕的疼痛之后，会来看我和亨利的。很痛吗？”

“还能忍受。”

“看，我说话算话，现在我们到了塞瑟大街，布莱顿太太在这里卖她有名的药丸。你没有看过她的吹捧性广告，这真让人吃惊。好了，一会儿就拿到这些东西了。我相信你不会溜走。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会把这令人伤心的故事告诉你的妻子。”

马车停了，杰克跳下车。不一会儿只见他用银色拐杖顶端敲打着一扇黑色大门。

里面传来短暂的争吵声，接着杰克进去了。还没到三分钟，他又爬上马车，再一次坐在托拜厄斯的对面，马车即刻扬鞭启程。当马车急驶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流放犯的脸非常奇怪：神情严肃，像个职业杀手，

但眼睛显露出的激烈情感让托比担心，心想他买药是不是吃了闭门羹。

“还好吧，杰克？”

迈格斯把手伸进大约瑟夫大衣很深的口袋里，然后拿出一个白色小瓶。

看着同伴颤抖的手，托拜厄斯有些担心，但是他永远也不知道在门背后发生的事情。杰克·迈格斯又把那个瓶子放进了口袋里。

“今天晚上我肯定不能把你儿子找出来，你知道的。”

“但是你会把他找出来的。”

“是的。”

“明天早上什么时间，托比？”

“十点钟，”托比很坚定地说。

“你能否让人把我的信提前送给亨利？在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前让他读一点是有好处的。”

“我十点前不能送任何东西。”

迈格斯说，“你又在我面前撒谎了。”

“我知道你已经不信任我了。”

马车进入兰姆康迪特大街前，他们就这样一直沉默不语。托拜厄斯意识到杰克·迈格斯要与他一起下车。

“杰克，我确实认为我与女人的事情是私事。你没有必要跟着我。”

“我在你家有事，托比。”

“这是私事，杰克。你必须相信我。把绳子剪断，我不会逃跑的。”

“首先我们要把铁盒子里的东西烧了。其次……”杰克·迈格斯把陶瓷瓶盖拿掉，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看。

下车之前，托拜厄斯还有时间看看瓶子里面的东西，但所看到的不是他想象的干净白色药丸，而是一些很奇怪且不干净的块状东西，

颜色有点像是弗吉尼亚的烟草。

79

亨利·菲普斯一直特别害怕打雷，因此，在他很久以前受监护期间，他的监护人为他建造了很多最奇异古怪的防雷设施。

这个监护人，名字叫V. P. 利特黑尔思（与沃伦斯顿医生相关联的著名案件中的人是同一个名字），设想在大梅森屯的小屋旁边建造一系列塔楼和壕沟，占地四分之一英亩。这个错综复杂的迷宫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它失败了：亨利在物质的本质方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想达到魔幻的程度，但魔力又不够：闪电两次击中老橡树中央。

维克托·利特黑尔思是一个性情温和但又不安分的人，如果属实的话，他对于闪电很迷信。不管他在自然法则方面发表过什么样的演讲，他指导最多的是它们都是原始动物，但在有复仇心理、能洞察一切的上帝面前都是赤裸裸的。唯一提供给学生的舒适就是把他自己有雀斑的手臂当做摇篮，后来也收回了：维克托·利特黑尔思在亨利·菲普斯二十一岁生日的前夜，突然地消失了，并且未作任何解释。

就在杰克·迈格斯回到伦敦的同一个下午，天气潮湿，巴克尔先生第二次造访亨利·菲普斯。在这个场合，东道主既不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也不像一个害怕打雷的男人。他穿着57步兵团陆军中尉的制服，接待了以卖杂货起家的人和说话嘀嘀咕咕的律师。他直挺挺地站

在他们面前，手靠在背后，眼睛顺着又直又细的鼻梁，盛气凌人地看着他们，给人焦躁、尖酸的印象。

雷声第一次从远处传来的时候，亨利·菲普斯只是斜着眼睛看了一下，但是面部毫无表情。

巴克尔先生对自己的事情太过专注，因此心无旁骛，根本就没有听到雷声。即便是军服也没有令他很吃惊，更不会想到交易是在三天前的惊恐之中达成的。

巴克尔先生与和事佬先生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亨利·菲普斯则背对着窗户站着，屈膝关节的样子有点怪异。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巴克尔先生。”

“我来，”巴克尔先生说，“问你对捐助人的决定是怎样的？”他准备介绍他的同伴，但是菲普斯先生把背转了过去，突然把窗帘拉上。这让巴克尔先生感到很窘迫，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责备。“当然了，它不关我的事。”

“是的，”亨利·菲普斯擦着一个火柴，摆弄了一会儿灯。“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关你的事。但是我应该已经想明白了，我又有了一位新捐助人。”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向你保证。”

“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陛下已经成为我的捐助人，巴克尔先生。现在你看到了，我已经是一名战士了。”

巴克尔先生开始打量他的军服。尽管不是研究军事的伟大学者，但他很清楚军团都是不讲究时尚的，军衔也很低。

“不，”他说，“这不行的。”

窗外，一阵闪电。亨利·菲普斯迅速坐了下来，窝起手掌，托住下巴，“我不会屈尊为罪犯跳舞的。”

"不，先生。当然不了。这不是我希望的．先生。相反，你还记得我们的谈话吗？"

"你似乎认为我被舒服生活惯坏了，为保住这种生活而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愿意降低身份做那样的事，先生。"

"你也不应该这样，先生。这不是我的主意。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把和事佬先生也带来了。也许你听到过他的名字，先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在我的要求下，和事佬先生研究了相关的惯例。"

"惯例，"和事佬先生应和道。

"从本质上来讲，惯例肯定会影响你的。现在还不是太晚。你是一个大好人，不能做陆军中尉。"

"这是一个皇冠对福赛斯的案件。"和事佬以很特别的语调小声说。

"什么？"亨利·菲普斯说。

"天气好的时候他听力有问题。"巴克尔先生承认说。"不过仍然值得去做。"

"在福赛斯太太——就是杀了儿子的那个人——的案件中，"和事佬继续无情地说，"这是皇冠对福赛斯。在律师学院这个案件大家都知道。它有立竿见影的好处——你可以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这样可以节约查找的时间和费用。"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这是和事佬先生的苦恼。"巴克尔先生插进来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喉咙受到过伤害。但是这对你有利，先生，他要的价钱会低一点。"

"我说这是一个皇冠对福赛斯的案件。"和事佬说。

"那就说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亨利·菲普斯打断说。这时雨下得很大，打在窗子玻璃上。亨利·菲普斯坐在椅子里，身体前倾，窝

起手掌托住下巴。

“皇冠一家指控福赛斯太太，为了得到因丈夫去世而被扫地出门后祖上留下来的房产，她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她是一个很高傲的女人，喜欢娱乐活动。作为财产继承人，她的儿子很快就会在霍尔区的房子住下来，母亲则住在庭院里的一间寡妇小屋。这没有任何错，一切都很正常。接着声称，在一个潮湿的夜晚，儿子手持斧头闯入寡妇的小屋，他母亲误以为是一个闯进来抢劫的暴徒，用枪射穿了他的心脏。”

“我没有时间听这些，”亨利·菲普斯突然说。他从窗帘后偷偷地环顾了一下，又马上坐下来了。

“问我宣判书呀，”和事佬先生要求说。

亨利·菲普斯很明显地不理他，把灯火开大。

“什么是宣判书，和事佬先生？”珀西·巴克尔问。

“英国的法律规定，你不能从犯罪获利。一个人不能继承他非法杀害的那个人的财产。”

“非法。那是你的观点，我相信。”

“确实是这样，”和事佬先生说。“法律规定保卫家园可以使用正当防卫。福赛斯太太被证明无罪。”

“已经太晚了，”亨利·菲普斯说。但是他的行为举止显得很伤心。当巴克尔先生逼向他的时候，他好像失去了要抵抗的意愿。

“过一会儿，”巴克尔先生宣称说，“一个罪犯将要闯入你的房子。”接着他从花呢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手枪，“你就把他的心脏打穿。”

亨利·菲普斯很恐惧地看着这个武器。

“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你疯了吗？”

巴克尔先生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他。他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甚至有点龇牙咧嘴。

“你有很好的房子，”巴克尔先生说着，把武器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你想拥有它，这很自然呀。如果杰克·迈格斯拿着斧头破门而入的话，你可以向他开枪。”

“你为何想到他会拿一把斧头？”

“我心里有数，”珀西·巴克尔说。

“你肯定他会来吗？”

“我已经跟他旅行同伴的妻子说了。他们今天或者明天到伦敦。你等着他的到来吧。”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如果你是一名士兵，先生，你要跟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作战。比这个道理更简单。”

“但是他没有对我做任何事情，我不应该伤害他。”

油灯噼里啪啦地响，接着就灭了。在不到三英尺的昏暗中，巴克尔先生能够看到亨利·菲普斯身体蜷缩的样子。他弓着身体的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鹅卵石，已经在山坡上被撬起来，准备砸向下面的敌人。

80

刚过去的半个小时雨下得很大，在梅西进厨房门的时候，雨成片成片地下，街道已变成了一片汪洋，房顶上的水如瀑布般落到院子里。

她把滴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顿时一条黄色的小溪就流进了昏暗的厨房，穿过地板，直奔莫特小姐脚下，她站在不到一码开外的松木桌边。

“对不起，厨师。”

莫特小姐继续撒面粉，擀馅饼皮。

“我在给主人送口信。”

一声霹雳传来。听到雷声，莫特小姐像乌龟一样抬起了扎着辫子的头。

“我正在跑差事，小姐。不是我的错。”

梅西绕着厨师走了过去。

“你现在要到哪里去？”

梅西犹豫了一下。这时一道闪电划过窗户，她步伐轻快地上了楼梯。

“你回来。”

“我一会儿就回来。”

就这样梅西跑了。她在底楼的六个房间里留下了泥脚印，但也没有发现要找的东西。房子非同寻常地冰冷和黑暗。她在门厅处的瓷碗里，拿了一根巴克尔先生存放的小蜡烛，但是她没有点燃它。她下楼到了二楼，很奇怪，这里一直被人遗弃，酒吧间的门也是关着的。

求你了上帝，让杰克·迈格斯回来吧。

她打开门，里面很黑，但她感觉有人。有一点响声，比暴风雨的响声更清楚：啪嗒、啪嗒、啪嗒。她点上蜡烛，把灯举得很高。

书桌上放着一张纸，看起来毫无生气。就像窃窃私语的鬼魂一样，啪嗒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她触摸了一下纸张，一滴水掉在她的手背上，这让她十分吃惊。

房顶漏水了。当莫特小姐气鼓鼓地来把她拖回去干活的时候，她试图这样解释。天沟上的箱子又堵住了。主人来到跟前时，她就是这样跟他说的。只见他浑身湿透，几乎跟在莫特小姐的后面。确实如此，她站在他的椅子上，手指顶着下弯的建筑华盖，向他们展示，水滴是从她的胳膊上流下来的。

接着，巴克尔先生把莫特小姐送回厨房，伸出自己依然很湿的手扶着梅西从椅子上下来。

“他已经回来了，是吗？”他问梅西。

“是吗？”

当他把她的鞋子留在椅子上的泥土刷掉时，她一直看着他。

“你在这里偷偷摸摸地干什么？”

“房顶漏水了，不是吗？”

巴克尔先生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支祭台蜡烛，并点燃了它。在黄烟直冒的灯光下，他被雨淋湿的脸显得很怪异，像食尸鬼一样阴森可怕。

“你告诉我，杰克·迈格斯藏在什么地方，否则我会让你难受的，小姐。”

尽管雨从天花板上倾盆而下，但是巴克尔先生好像对此视而不见。

“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他说。

梅西哈哈大笑起来，充满着怀疑。

他打了她。尽管没有看到他的手，但是感觉受到了猛击，眼前直冒金星。

她朝后摔倒了，但是她挣扎着站稳脚跟，靠在佩斯利涡旋纹花呢的帷帘上。他随之也跪了下来，手拿着蜡烛，直勾勾地看着她的眼睛。她看到融化的蜡烛滴在自己的围裙上。她感到酒吧间的窗

帘，就像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一样潮湿。她把脸贴在上面，开始哭泣。

他坐在软垫凳子上，在那里，她曾看着杰克·迈格斯书写他个人的历史。巴克尔先生的胡子湿漉漉的，灰暗的眼睛泪光闪闪。当水顺着帷帘往下滴时，他拍了拍自己的连鬓胡子，好像要让内心被唤醒的兽性保持镇静。

“对不起，小姑娘，非常抱歉。我不能容忍他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向上帝发誓，我再也不会打你了。但是请告诉我，他是不是藏在隔壁的房子里。”

水使他的头发变黑，黏在头顶上。通过他衬衫衣袖湿湿的毛葛，她看到了他像绳子一样的手腕，十分恐怖。他做出好像要抚摸她膝盖的样子。她急忙缩了回去。他很卑鄙无耻。

“你不能离开我，梅西。”

“我怎么能离开你呢？”

她看到了肮脏的水，顺着后面的墙纸流了出来，往下渗到楼下的餐厅。她想下面的房子肯定被淋了，潮湿得无法修缮。

“我能去哪里呢？你已经毁了我。”

“你总是我的好伙伴，”珀西·巴克尔动情地说，“我一直在照顾你，不是吗？当你很淘气的时候，我不也原谅了你吗？”

“我没有淘气。”梅西生气地说，“如果你和我都在酒吧间的话，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发生什么啦？”

“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要杀了他，”珀西·巴克尔平静地说。

梅西站起身来。“我知道你刚才在哪里，”她说，“我知道你要干什

么。你悄悄地去了科文特加登花园，跟菲普斯先生谈了谈。”

巴克尔先生依然坐在软垫凳子上，手放在尽是骨头的膝盖上。“说你没有跟踪我。就这些。说呀，”

“我没有必要跟踪你。在出门之前，我听到了你不怀好意的计谋。你与科沃特酒店的肥佬正在密谋策划见不得人的事。”

珀西·巴克尔把头歪向一边，“喔唷唷，喔唷唷。”他把自己的嘴巴撅成O形，然后用手遮盖着，“你好像失去了对我应有的尊敬。”

“我听到了你想怎么伤害那个人。”

“你不可能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从来不说我要做什么。”

“你刚才还说你要杀了他。”

巴克尔先生没有否定这个，“因此，你们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是吗？”

“我亲吻了他，”她厉声厉色地说。

“在我的房子里吗？”

“啊，我吻了他。他就在这个房子里抱着我。你像一个懦夫一样离开我。我亲了他。我对此一点也不后悔。”

“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姑娘，”珀西·巴克尔阴险地笑着说。

“再打我呀。”

“不，小姐，我不会打你的。”

“那你要怎样？”

珀西·巴克尔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酒吧间的钥匙，然后递给她，“啊，我要把这个钥匙给你。”

水慢慢地流出来，开始滴在桌子上了。梅西看着主人手里的钥匙。

“这是什么？”她问，“我要这个干什么？”

“这是通往城市的钥匙，”珀西·巴克尔讽刺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

他又把钥匙放回了自己的口袋。“你被解雇了，”说完，站在那里一直瞪着她，脸色恐怖而得意，直到她转身离开房间。她没有任何地方可去。在她沿着黑暗的楼梯向她的阁楼走去时，她想现在的境况比她刚来时更加糟糕。

她随手在身后插上门，打开窗户，爬到房顶上。

81

两个旅行者走进了深绿色的起居室，伊丽莎白·沃伦娜此时正坐在窗边的一个直背椅子上，穿着一件非常光鲜的衣服，就像亨利·伯恩陶瓷画像里的乳白色一样。她眼睛里闪烁着容光，扭头看着他们，显而易见，她十分期待他们的光临，好像知道自己的命运是由他们两个人决定似的。

她把茶杯轻轻地放在窗台上，起身迎接他们。托拜厄斯走上前来，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但是双手依然被绑在口袋里。

“嗨。”

“嗨。”

此时她特别激动，杰克·迈格斯以为她肯定会冲进情人的怀里，但是他看到她退缩了，只伸出一只手，拉着姐夫因旅行而弄得很脏的

胳膊。

“你的手好像有点问题，托比？”

“没有，没有。”他龇牙咧嘴地笑了，嘴唇红红的。“只不过是杰克·迈格斯的小恶作剧。我妻子呢，莉齐？”

“到沃伦娜祖母那里去了，我想她肯定要等到暴风雨结束才会回来。”

“那好，”托拜厄斯·欧茨边说边看着她，有所期待的样子。

“大暴雨要来了，”她说，“天空非常阴暗，我一直在观察呢。”

“你不害怕吗？”

“害怕暴雨？哦，不怕。”

“我与迈格斯先生有点事情要处理。”

女孩瞥了杰克·迈格斯一眼，然后又直勾勾地看着他。“托拜厄斯，我们真得好好谈谈我去法国的事情。”

“好的。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我马上与你喝杯茶聊聊。有刚泡的茶水吗？”

“事实上，味道很苦。玛丽坚持自己做。我告诉她，她是在给我吃毒药，而她说茶来自拉贾斯坦邦。”

“迈格斯先生，到我办公室来，我们来处理铁盒子里的东西。”

在杰克·迈格斯看来，对情人这种怠慢的行为已经让先生很为难了。于是他很识相地跟着他上了楼。但是还没等两人走进作家的办公室里面，他就很粗野地一把抓住托拜厄斯·欧茨的胳膊。

“下楼去，”他要求说，“亲她。”

托拜厄斯想摆脱他，但是没有成功。

“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杰克说，“她处于恐惧之中。告诉她你有药丸，你会负责任的。”

“那么，请把我的手松开。”

“不要命令我，笨蛋。”

“如果不把我的手松开，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的吩咐去做，没有办法用手给她药丸。”

杰克·迈格斯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拔出匕首，粗野地割断了绳子，眼睛盯着托拜厄斯扣上扣子。

“让她吃两粒药，做完之后，再回到我这里来。如果你逃跑或者离开这座房子，我只好对她不客气了。”

托拜厄斯气呼呼地揉擦着手腕上的殷红勒痕。杰克·迈格斯对他这种娘娘腔的样子不屑一顾，“去，”他说，“现在就去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跟我争论说明你是一个蠢货。”

“但是这样做不是给你和索菲娜带来痛苦和悲伤吗？当磁铁碰到你的时候，你不是每次都疼得嚎叫吗？”

杰克·迈格斯用受伤的手抓住他的脸，紧紧夹着他的鼻子、颊和下巴，好像他是一条狗，要把他的命摇掉似的。怒火冲天的流放犯把他肮脏的破嘴唇凑到了对方的脸上。

“她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如果她有了你的孩子，她的生活就毁了。这是她唯一的路。”

“我不能这样做。”

“不是为你，笨蛋。是为她。”说着，他把托拜厄斯推出门。作家显得很不情愿，走到楼梯一半的地方，又回过身来，看见楼梯顶端处有杰克·迈格斯的巨大身影。

他发出凶狠的声音，听得出很不耐烦，后来托拜厄斯回忆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嘘声。

82

通过身体接近写作对象一直都是托拜厄斯的方法。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描写杰克·迈格斯的计划，并从撰写小散文，描绘他的手开始，不仅仅要考虑隐藏的腱、骨头、趾骨、腕骨某一天可能被激活的命运，而且要考虑它们的历史：曾经被人抚摸过，愤怒时要过别人的命。他开始想象新生儿放在母亲胸前的手，然后用四页纸来描绘整个冗长的故事，导向或者偏离“可怕的畸形手”。他知道这个短小的散文是一个宝贝，要像钟表制造商那样，把它视为大机器上的小部件，放在一边珍藏着。现在，他的手腕被绳子捆得擦掉了外皮，留下了殷红的印记，他只好很温和地描述它，对他的写作对象失去了兴趣：犯罪心理对他的想象力来说，已经变得令人厌恶。

但是，现在犯罪心理控制着托拜厄斯。在其指令下，他现在，此时此刻，必须把他的小姨子搂在怀里。根据指令，他把两粒药丸放在她白嫩的手上，同时话要说得既充满信心，又很虔敬，好像它们是圣饼一样。但是，在极力消除莉齐内心恐惧的时候，他看到，棕色药丸外形难看，不是他承诺的救星，而是令人憎恶的排泄物。

这时，头顶上的地板传来三声撞击声。他急忙回到办公室，发现杀人犯的双腿岔开，要求他把“秘密”拿出来。他对作家没有应有的

尊重，事实上，他一个人占据了整个办公室，大衣散发出的难闻油皮气味充斥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托拜厄斯对当时急于销毁的手稿感到痛心，因为他很快就忘记了．他是多么急切地想让杰克·迈格斯从他的生活里消失。如果他那时设计把他最宝贵的部分要回来就好了。但是，不，当时他在椅子和梯子跳上跳下，极力想摆脱任何与杰克·迈格斯有关的事情。这里——分类为H的——是一篇关于手的散文。在其旁边，一折为四的，是标有“头发”的另外两页纸。杰克·迈格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手里收到的东西。

“这是我的头发吗？这是我那该死的头发吗？”

“是的。”

“没有别的了吗？”

“就这些。”

有关催眠术的东西总共有八份，就像你在律师学院看到职员作的那样，每一个记录都绑好了，并且按照顺序捆在了一起。托比不得不站在桌子上，踮着脚尖去拿，然后把它们扔给他的写作对象。

“这些都是关于我的吗？”

“从某种方式上来说，都是吧。”

杰克·迈格斯把每一捆东西打开。尽管他没有阅读每一件东西，但是他确实读了很多，多得足以让人看出他脸上尴尬的表情。

“我的儿子不能读这些东西，”他说。

“我们把它烧了，”托拜厄斯·欧茨应声说，“我们现在就烧掉。”

雷声在街道上空回荡，风和雨在小花园里肆虐着。

83

莉齐坐在椅子里，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小说，此时的她正忍受着思想斗争的煎熬。有时她看上一两行，但是《莱克伦城堡》中没有哪一句话不以某种方式把她引回到眼下的境况，引到她的胎儿，这个凝聚着她心血的小生命，至少必须模糊地知道它的命运。难道它也要像她那样在忧虑中等待，知道自己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要被人夺走吗？

她不能像感受上帝或者天使的存在那样，去感受到可怜的小生命，但是她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被它的存在支配着，即使暴雨即将降临，大风在兰姆康迪特大街上肆虐，把一只空木桶吹到了它的面前，莉齐也会岿然不动地坐在那里，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楼上传来托比的脚步声，但她感觉到，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巨大的安慰。他在谈话。她在听着。她不想去责备他，她已经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但是接着，她看到他把那个可怜的流放犯带回来了，看见他们两个把各种成卷成堆的手稿搬过来，扔在壁炉前，很随意的样子。他们没有看莉齐一眼，或者跟她打个招呼。因此他们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显得冷酷无情。

托比把他们两个人一起买的炉栏取了下来，那是在霍波恩初春的一个快乐早晨。托比总是怕火，好像它会冲进来，把所有的东西从他

身边偷走一样。她想，我们是多么经常地提防坏事啊。

房子里很热很闷，因为要防暴雨，窗子都关着，但是两个男人忙着撕托比的手稿，看起来好像要用来生火。现在姐夫跪在炉床边，莉齐看到，他的嘴上显露着倔强和意志。他为何要毁掉自己所撰写的东西确实超过了她的理解，但是她多么希望自己也有那样的意志啊，而不是现在本应已经乘船去了法国却坐在了这里。

窗玻璃板的碰撞声又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大街上，她看到了一个弯腰弓背的小女人，正试图穿过繁忙的街道。她不是一个老女人，但是明显很穷，只见她衣服破烂，腿也弯着，惊慌失措地移动着，害怕成为强者的猎物。她围裙里包着一些宝贝，就像甲壳虫或者蚂蚁那样，决心越过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雨下得很大，但是平板车没有因此变小或者放慢。莉齐看着那个女人一会儿往前走，一会儿又折回来，然后再往前，最后可怜的女人孤注一掷，终于快速地冲进了道路中央。

这时她滑了一下，摔倒了，啤酒厂的大板车几乎从她的头上碾过去。

她围裙里装的是洋葱，现在这些宝贝全部滚落在乌黑的路上。克莱兹代尔马的汤盘式蹄子踢散了洋葱，啤酒厂的大板车从这个女人的头边驶过，她赶快爬起来，开始捡散落一地的洋葱。

莉齐开始悄悄地哭泣。

听到划火柴的声音，她转过身来。托比手里拿着火柴放在炉床的纸上。她看着火着了。她看着纸在燃烧。

接着她看到托比闭上了眼睛，就在那一时刻，他满脸愁苦的样子，让她很容易看出，这对他的伤害是多么巨大。当火焰映红了她熟悉的脸孔，莉齐看到的不再是倔强，而是一个死亡面具，跟他办公室里一直保存的那个面具一样。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忽然明白了，她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向它奔去。这个暴风雨总会来临。可怜的女人总会倒下。自从托拜厄斯第一天来到阿穆山姆她父亲的家里追求姐姐，这个时刻就在那里等待了。

此时大风顺着烟囱吹下来，刮得房间里到处都是烟尘。托比与流放犯还在争论。托比希望流放犯回到他自己的家去，流放犯说，他一夜不睡觉也“他妈的没事”。她没有关注他们了，而是在想她一直都是一个很自私的女孩。她知道这样冒险，会对姐姐造成伤害，并且一直都很粗心，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对那个前程似锦的年轻人所造成的可能伤害。一个周日的早晨，他穿得像个水手，跳着角笛舞出现在她家的窗前。他长着一张小男孩的脸，嘴唇甜甜的，充满渴望。虽然不曾为世界所了解，但他已是男人中的巨人了。

她，莉齐，几乎毁了他，她再也不能容忍自己那样了。她把手放在微微凸起的地方，肚子圆圆的、软软的。

男人们的声音现在温柔多了。看起来，流放犯确实要离开这里，回自己的家，明天早晨再过来。征兆出现了，最后一根火柴点燃了。她看到，最后的一叠稿纸烧着了，托比用火钳搅动着剩余的蓝色、黄色残留纸片。火焰中，她仿佛看到了各种鬼怪人物，同时，虚构作品也在火苗中形成。

当火焰最后熄灭时，炉床陷入了悲哀之中：所有这些质量上好的铜凹版画片，都在火钳的拨动下，变成了片片黑纱。它们是在愤怒时被打碎的，还是为了燃烧得更快而不停地拨动纸屑，对此她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如果是后者的话，不久这个目的就因刮风而受挫，大风又一次从烟囱里刮下来，黑色的纸片甚至被吹到了房间里。男人们的身体急忙往后倾斜，咳嗽着，用手拍打着。燃烧过的纸屑，像黑色飞蛾，扑向天花板。

伊丽莎白·沃伦娜、托拜厄斯·欧茨和杰克·迈格斯——当黑色灰尘在他们周围飘落时，他们都站了起来。

84

“如我所说，伙计，”杰克·迈格斯边说边开门步入兰姆康迪特大街，“明天上午十点钟，我准时出现在你家门口。”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杰克？”

杰克·迈格斯耸耸肩。莉齐·沃伦娜咽下的药丸不久开始起效。托拜厄斯心事重重，好像手依然被绑着似的。

“你一点都不担心我会跑吗？”

对方冷笑一声，“你已经尝试过了。”

“即使如此，我还有可能背叛你。”

“你陷得太深了，朋友。对你没有一点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

杰克·迈格斯对这些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当他再一次走进自己在女王大街的房子时，他一点也不像《杜沃诺克特》里那个逃亡的人。他就像沿着护壁板的老鼠，轻轻地跑过，消失在影子里。在跨过街道之前，他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子，长达一个小时，接着用“弹拨”之术，打开了前门。

暴风雨已经减弱很久了。窗帘遮盖得很严实。因此，尽管现在只是九点钟，房子里却很黑暗。

当杰克·迈格斯随手关上门时，他感觉到有人在屋子里。没有意外的声响，没有怪异的气味：地板依然像过去一样散发出相同的蜡味。但是屋子里有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杰克希望自己能看到想见的人出现。事实上，正是想着可能出现这种情景，才把他从兰姆康迪特大街吸引回来，而如果谨慎的话，他应该留在那里过夜。他脖子上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小心起见，他弯腰去摸刀，感觉用缠绕茎和柏油做的刀把已被紧紧地握在手里，一个流放犯的刀。如果追溯到以前，他本可以用最好的钢和象牙做刀把的。现在他蹲伏着，发现卧室门口有个巨大的黑影，接着刀刃在黑夜里划出一道弧线。

他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慢慢地向高背靠椅挪去。这时他听到了轻微的鼻息声。

“是亨利吗？”

又一次鼻息声。

“亨利，是你吗？”

他擦了一个火柴，原来是伤心悲痛的梅西·拉金，只见她一个人蜷在长背靠椅的格子呢地毯里。

“上帝呀，怎么做这样的傻事。”

他重重地坐在镀金椅子上，离她很远。

“对不起。”

“我给你说过，不要干涉别人不想让你插手的事情。”

“对不起。”

“我早就告诉过你，很危险。”

“你肯定把我当成了菲普斯先生。”梅西坐了起来，擤了鼻子。“很抱歉，如果吓着你了。”

“你吓不着我，小姑娘。怎么会吓着我呢。”但是他确实因为失望而感到不好受，也不想掩饰自己的不悦。

“你期望是你的亨利，对吗？”

他把刀插回到自己的靴子里。“与你无关。”

“如果这是你的心病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他。”

“你？”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她把格子呢地毯折起来，好像她马上要走一样。“你认为我是一个傻瓜，连科文加特登花园都找不到吗？”

85

在杰克·迈格斯又黑又空的房子里，梅西·拉金在祈祷：亲爱的上帝，原谅我没有去看我的妈妈。亲爱的上帝，请赐我一份工作。

在她的周围，摆着属于她的几件东西：为自己的房间做的刺绣垫子，一幅祖母为她可怜的妈妈画的像，画里面她坐在荷兰风车下面，膝盖上放着一个布娃娃。

她不停地在祈祷，在杰克·迈格斯的格子呢地毯上蜷作一团。

亲爱的上帝，让那位主人的心软下来吧。让他给我写推荐信。亲爱的上帝，如果不可能的话，让杰克·迈格斯回来吧，让他帮我吧。上帝，把他送给我吧。

接着，她睡着了，醒来时，感觉黑暗中的空气拂面而来，并听到，

“亨利？亨利，是你吗？”

一根火柴在她头顶上面点燃了。

瞧：杰克·迈格斯。

他乱糟糟的，衣衫褴褛。眼睛红红的，头发直直的，油腻腻的，没有洗，粘得都是灰尘。大衣里子也破了，褶边上还有暗灰色的污渍。浑身上下散发出男人因长时间劳动而精疲力竭但没有洗过的难闻味道。

“上帝啊，”他叫道，“上帝啊，那样做很愚蠢。”

亲爱的上帝，原谅他说的话吧。

他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按摩着两颊，并用手指推压太阳穴。颜色鲜艳的红色马甲沾满了泥浆。他脾气很坏，充满血丝的眼睛一直瞪着她。她一直在说抱歉，抱歉，再一次抱歉，直到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去帮助他实现愿望。

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她边说边把折好的格子呢地毯整齐地放在刺绣垫子上，“你认为我是一个傻瓜，连科文加特登花园都找不到吗？”

“亨利·菲普斯在科文加特登花园吗？”

“是的。”

他的好斗劲顿时消失了，剩下的是一种平静的困惑。她感到自己有一种要把他乱糟糟的头发用热水洗一下的冲动。

“你怎么得到这个信息的？梅西。”

梅西不能承认她知道这个秘密已经很久了，但是她也不想再告诉他不真实的东西。

“康斯特伯告诉我，菲普斯先生是你的儿子。”

“是真的，”他叹气说，“但是从他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没有见过

他了。”

“那么在他的心里一直装着最后一次见你的那幅画面。”

“那时他只有四岁。”

“我失去父亲的时候也记得很清楚，杰克·迈格斯。那一天我至今记得。如果他能够回来，我知道我的心都会跳出来的。有时我做梦他还活着。在我醒来之后那宝贵的瞬间，我会感到无与伦比的高兴。当然，他也会这样，当他抬头看到……你在面前时。”

即使描述这么令人高兴的情景时，她总是有一种不纯洁的心情，掺杂着欺骗。她知道这样做将会使杰克·迈格斯心碎，但她禁不住这样做，尤其是当她看到，他开始很友好地看着她的时候。这是她渴望得到的，亲爱的上帝，原谅她。

杰克·迈格斯点燃蜡烛，非常凄楚地看着壁炉上方。梅西顺着他的眼光发现，在考究的镀金框里，装着一面大镜子，里面是浪子父亲肮脏污秽、忧心忡忡的形象。

“你不能穿着这样的衣服去找他，”她说，“给我吧。你肯定不想吓着他。”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按照她的要求脱掉衣服：先是给了一件长大衣，然后是里面穿的夹克，接着是红色的马甲。最后他站在她面前，有很多汗渍的白衬衫湿湿地黏在背上。

“你现在休息吧，”她说。

杰克·迈格斯顺从地在长背靠椅里躺下了，腿蜷了起来。在那一时刻她确实很爱他。

厨房窗子上有活动遮板，梅西把它们关上了。她生了火，烧得很旺。她把一个大铜水壶放在上面。在火箱旁边，她把两个平底熨斗调到最热的部分。壶里的水沸腾之后，她用蒸汽洗涤马甲上的污渍。只

有很好的喷雾才能这样做，就像一个开屏的孔雀尾巴，但是这必须借助于湿海绵小心地擦拭和肥皂糊状物的恰当使用，但是不久，她就把第一件衣服恢复到它最好的深红色。

她的脸颊因为热蒸气而变得红扑扑的。她把马甲熨好，然后挂在门把手上。莫特小姐从没有认可过她的辛苦。吃了一口糖垫垫底之后，梅西把油皮大衣摊在桌子上，然后用一个很大的刷子来刮擦。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大衣，有三个披肩，她很高兴又让它显露出来。一个口袋被撕掉了，尽管在大衣表面这个破损看得不很明显，但是口袋盖子下面有一些灰色黏糊糊的东西。她已经用湿海绵把它擦掉了。另一个口袋完好无损，装着她先前在其他场合看到的同一缕头发。

手里拿着这两个神秘的东西，她坐在火箱边的三条腿凳子上，仔细地端详着。她闻了闻，但是没有任何味道。她用指甲撕开纱线，但是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梅西，你在干什么？”

她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伸出手来，她把那缕头发还给了他。

“我没有其他意思，”她说，“只是在帮你。”

“你帮我不是很危险吗？”

“你指的是主人吗？他已经解雇了我。”

“解雇了？梅西。”

“你也被解雇了呀。”

她很吃惊自己那么容易地说出来。看着他突然皱眉显得很关心的样子，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不介意，”她肯定地说，“我一点也不介意。”

“你做错什么事了吗？”

“你回家养孩子去吧，”她说。

这不是她想说的。

他对她眨眨眼。

但是现在这对她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她看到了。也许她早都知道。“你家里有孩子。”

他撅嘴否定。

“我的儿子是个英国人。”

“我的意思是你的亲儿子。”

“我不是那个血统的人。”

“什么血统？”

“澳大利亚血统，”他说，“澳大利亚民族。”

“但是你的孩子呢？”

“见鬼去吧，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是一个英国人。”

“你是他们的爹，杰克。他们走在街上，他们认为，他们看着你脸上的阴云。”

“在他们出生之前，我就对亨利做过承诺。”

“对你来说他看不到脸上的阴云。”

“他什么？”

“他不看你的脸。”

听到这，他使劲地摇晃她，直到她的牙齿发出格格的响声。

“你知道什么？”他咆哮道，脸变成了赤褐色。“你……知……道……什……么？”

听到这梅西突然哭了起来，把头靠在他宽阔的胸前，“我知道失去父亲意味着什么。”

他像个柱子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他搂着她的腰。水壶上的水开始沸腾了。两个人像一对舞伴一样，前后摇晃着身体。

86

痉挛过去了，莉齐·沃伦娜现在精疲力竭，面如土灰，在已退色的床单里蜷起身子，忍受折磨已达五个多小时。

玛丽试图捋一下她妹妹额头上的湿头发，但是这并没有让受苦的人很安心。莉齐把她的手一把推开，然后烦躁地揪着膝盖间已绞成绳子状的床单。

"我被下毒了。"

玛丽听后将自己丰腴的下巴贴在她的脖子上，很严厉地看着妹妹。接着把掉在地板上的黄色方巾拾起来，折好，放在橱柜上，旁边是从育婴室拿来急用的有豁口的灰色脸盆。她用饰有小珠子的布料盖在上面，然后把它放在床下。"来吧，来吧，"她把胳膊放在女孩苗条的背下面，"我们再把床单换一下。"

"不，玛丽，这样会把你最好的床单弄得一塌糊涂。"

听到这话，玛丽的脸突然变得委屈和悲伤，她抱着妹妹的脖子说，"哦，莉齐，我真的很爱你。"

"嘘，玛丽，请把眼泪留给更好的人吧。"

"世界上再没有更好的人了，是我应该变得更好。因为是我引起你遭受那样的折磨。"

"请放心，亲爱的。受责备的不应该是你。"

“我并没有心怀恶意地去做，我发誓。但是两周前我就猜到你的秘密了。”

这个消息一说出口，便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沉默，直到被女孩的再一次痉挛打断。她在床上不停地抖动，疼得高声尖叫。抽搐结束之后，她抓住姐姐的衣袖。

“你知道我的情况吗？”她小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那件事的呢？”

“你很快就会好的。药力已经过了。”

“你指的是什么药？”

“药片，亲爱的。你还记得你抱怨的茶水吗？你说它那么苦……”

“哦，玛丽，玛丽。”莉齐绝望地哭着。

“这样才最好，你会明白的，”玛丽说，开始又拨弄着她妹妹的头发，“你的秘密不再折磨你了，亲爱的。”

莉齐愤怒地把她的手甩到一边，眼睛朝外看着灯光，她姐姐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狂怒和激动的眼神。“你真的应该告诉我你是怎样打算的。”

在她心里，玛丽·欧茨突然看到了布莱顿太太涂脂抹粉的脸，十分恐怖。她看到了她下垂的眼皮，凹陷的大鼻子和男人般的手，手腕上刻有锡拉斯字样的刺青。

这个情景被她丈夫打断了，他被锁在外面，正急切地询问病情。她把门开了一个小缝隙，告诉她没有最新的情况可汇报。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事实，但是她开始恨托拜厄斯。后来这种情感已经进入到灵魂深处，使她变成一个有名的呆头呆脑的人，大家总是认为，她连一半都没有理解她著名丈夫所说的话。但是憎恨的种子已经种下，埋在她内心深处。她现在更多的是担心而不是关注自己的事情。与此同时，

托拜厄斯在卧室门外来回踱步，一副兄长式的“关心”和“体贴”的样子。

“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我把床单从你身子下面抽出来。”

“不。”

“这样会使你舒服一点。”

“不，滚开。”

“莉齐！”

莉齐抓住姐姐的手说，“听我说，玛丽。”她那样凶狠而坦诚地盯着玛丽，让她感到很羞愧。“答应我。”莉齐要求说。

“好的，亲爱的，要我答应你什么？”

莉齐长长的黑发从很久以前起就没有扎起来过了，现在凌乱地披在她潮湿而煞白的脸上，“你要发誓。”

“亲爱的莉齐，告诉我，你要我为你发什么誓？”

“我死了之后……”

“不要！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死了之后，你要把我的床单卷起来。你不要看它们。你要把它们用火烧掉。”

玛丽看见她妹妹躺着的下面有大量的血，已经把床垫湿透了，她突然害怕起来。

“我去叫医生。”

“不要，”女孩躺在枕头上说，“现在对医生来说，已经太晚了。”

“托拜厄斯现在就去请格雷沃斯医生，”玛丽说。一旦医生发现那天晚上他们做了这令人遗憾的事情，她肯定会坐牢的。不久全英格兰都会知道，她在妹妹的茶水里下了毒。

“答应我，玛丽。”

玛丽着急地喊丈夫。“托拜厄斯！”

但是没人应答。她打开门，发现楼梯口空空的。她跑下楼，但是没有看见他。再回到病人的房间，莉齐因痉挛痛苦地在床上扭动着身体。玛丽端着盆子，接着从妹妹肚子里流出来的绿色液体，溢在碗里的东西有一圈红红的黏液。痉挛结束后，玛丽用带有饰珠的布盖在碗上面，擦拭着妹妹的额头。

87

梅西本来希望在厨房里给他剪头发的，但是不，陛下必须坐在他金碧辉煌的大房子里的宝座上，再次穿上燕尾式马甲和漂亮的海绵夹克。你也可以把他看作是大庄园的老爷，脚边依偎着狗，炉床里烧着很旺的火。

他直挺挺地端坐在卧室里，她把一条床单围在他刚刮过胡子的下巴下面，开始剪他湿湿的头发。她心里没有一点与他相关的非分之想。她为他理发，只不过是为了让他出门看起来很精神。上帝可以为她作证，她没有任何别的计划，只希望在他家得到一份工作。

“别动。”

“我在想，”他吹嘘地说，“我脑海里有很多很神奇的想法。”

“你在想什么呢？”

“明早你能帮我送信吗？”

她把手放在他的头顶上，抓得很紧，“啊，反正现在也没有人雇佣我。”

“我可以雇佣你吗？”

他在镜子里看着她的眼睛。他曾经在地窖里也这样看过她。那一次她误解他了。她再也不会误解他了。在干活之前，她出神地盯了他一会儿。

“好啊，先生，这样我就宽心了。”

“我有一些文件，我想让我的儿子……”说到这里，他瞥了镜子一眼，很害羞地冲她微笑，“我想让我的儿子在我们见面之前研究一下这些文件。”

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脸上的这种甜蜜，她很同情他，但明天等待他的是失望，有些残忍。上帝原谅她，她知道康斯特伯拜访菲普斯先生后发生的事情。杰克·迈格斯所有的巨大热情将被科文加登花园的鹅卵石击碎。

“很乐意把你的信件交给菲普斯先生。”

“他有早起的习惯吗？”

“我不了解那位先生。”

她避开他的目光，开始剪头发。他的头发像动物的毛，很浓密、很粗壮，陌生但是又有些亲切。她在考虑是否要向他坦白，她与巴克尔先生之间短暂的不检点问题。她以为杰克·迈格斯永远离开了，因此告诉了他亨利·菲普斯的住所。他又瞪着她。她感到自己的欺骗行为已被猜到，心里难受极了。

“你妻子个子高吗？”

他将目光收了回来。在梳理耳边的头发时，梅西发现，他左耳顶端不见了，切得轮廓不鲜明，可能是用刀割的，而且是粗野拉扯的那

种样子。

“如果你知道实情的话，你就不会说是妻子。你不知道在那样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不会这样评判我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虐待一条狗，你会开枪打死他。你可能打烂他的脑袋而不觉得做错了事，而我们就像那条狗一样受到虐待。就我而言，小姐，我还不如狗，因为狗都有妻子，而我却没有。像你这样的女孩，是无法想象，我们生活在那么黑暗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你没有妻子，是吗？”

“你就是一条小猎狗，不是吗？”

她没有回答，但是当剪刀在他头上上下翻飞的时候，他回答说。

“不，我没有。”

“对不起，没听见。”

“没有妻子。”

她知道最好别再谈这个话题，但是她做不到。她并不是关心妻子，而是那帮小孩子。

“你的孩子都和他们的妈妈在一起吗？”

“哦，你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小姐！有两个男孩和两个母亲。孩子们与我一个木匠朋友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她是一个很诚实的女人，名叫彭尼·森德斯。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永远的家。”

“你把他们丢下无人照看吗？”

“不，不是没人照看。”

“但是你是他们的爹，”她坚持说，“你是他们的爹，但是你想找一个地位较高的儿子。”

“上帝救救我吧。”

她咔嚓咔嚓地剪头发。上帝让我镇静，她祈祷。上帝啊，请停止

发怒。

“是的，”他说，“我确实希望找到一个地位更高的儿子。是的，我以最大的真诚在做。因为他受教育每年都要花 50 英镑，这比我想象的要多出一千倍。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小姐，但是这是每一个父亲想做的——他的儿子地位更高。”

“我没有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呢？”

她现在开始剪脖子边的又短又粗的湿头发。他的衣领松了，当她剪靠近皮肤的头发时，她看到被打的长长的指甲印依稀可见。看到这些闪亮的疤痕真是令人吃惊，就像在灯光下受折磨一样。

“我不是一个很凶的人，小姑娘。”

“谁打了你？迈格斯先生。”

“一个叫拉德的伦敦佬，国王的士兵。”

“那就是国王抽打你了，”她坚持说。

“国王看不到我们。即使是上帝也看不到那个地方。”

她一边剪着头发，一边盯着他衬衫里很深的阴影。

“如果我是你爹，我就不会离开你，梅西。”

“可是，你不是我爹。”

“不，当然不是。”

“他们叫什么名字？”

“不关你的事。”他停顿了一下，“理查德，”他说。

“理查德？”

“我叫他迪克。”

“迪克多大？”

“约翰六岁，迪克十岁。”

“当这些孩子在等你回家时，你却在这里到处找那个不爱你的人。”

“你理解不了，姑娘。”

“我能，”她坦白说，“确实理解。”

88

亨利·菲普斯离开夜总会的时候，既没有穿雨衣也没有带伞来保护他的陆军新装免遭雨淋。巴克尔先生的律师一时冲动，自封为这个小团队的领航员，直奔女王大街而去，途中经过罗素街道和杜里胡同。这并不是一条很明智的路线，也不是最近的，但是亨利·菲普斯跟在后面，一言不发，没有质疑律师对路线的选择。

正如爱德华·康斯特伯可能已经说过的，他是一个任性但又有抑制力的人。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亨利·菲普斯害怕自己意志薄弱。他跟在和事佬先生的后面，思考着自己为何欣然接受那么差线路的性格弱点。

他手背在身后，走在罗素大街上，一直心怀不满地看着和事佬先生的臀部，因为它总是蹭到他的马金托什雨衣。在他的臀部，他看到了更多的证据，证实了他的担心，他不应该跟着这样一个十足的傻瓜，而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他自己的判断力就是跟他的房子说再见，然后明天就到陆军团报到。但事实上，他忽视自己的判断力已经很久了，极力确保自己安逸生活的强烈愿望占了上风，从而导致他与一个希望自己犯谋杀罪的人为伍。

心里乱作一团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地拐进了杜里胡同，穿着新靴子一脚踏进了肮脏的黄泥里。泥浆齐脚踝深，没到了裤脚。

“怎么走到这鬼路上了，”他大声一边嚷嚷着，一边看着自己被泥浆糟蹋了的军服。

“是为铺设污水管道而挖的，”和事佬先生小声说。

“我知道是为铺设污水管道而挖的。”他把陷入泥浆中的脚拔出来，踩上一块破砖的边缘。“明明知道可以从郎爱克走的，为什么走这里。你怎么搞的？”

“我更习惯走杜里胡同，”和事佬先生小声说。

“我们会帮你清干净的，先生，别担心。你先到我家来，我家的管家会叫一大堆人帮你清干净。”

“安静。”在汽油灯光下，只见亨利·菲普斯怒容满面，康斯特伯先生说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来带路。”

“很好，先生——请吧。”和事佬先生往后退了一步，像一个湿漉漉的黑色小鸡，栖息在一堆烂木头上，示意亨利·菲普斯走在他的前面。

但是亨利·菲普斯没有挪动，眼睛盯着路中间工程师挖的一个狭长的坑道。这个壕沟里面纵横交叉着新的黑色管道，铁脚手架下面是一个拱形黑洞，上帝才知道它通往何处。这种景象让他头晕目眩，与他害怕的生活中的焦虑别无二致，即使离壕沟边缘有六英尺的距离，他感到自己可能会掉下去。

他抬头看了看珀西·巴克尔，发现他正在朝他点头。

他回头看杜里胡同，发现它乱糟糟的，丝毫不像他所熟悉的杜里胡同。巨大的木桩横七竖八地躺在大街上，像噩梦里闯入的东西一样。其他木桩被用来支撑着商店的墙。它们连在一起，就像一个向一侧倾

斜倒立的A字形，这种拙劣设计让人想起了绞刑架。这时在挖掘的地方起了浓雾，亨利·菲普斯想象着，在汽灯的外围，一个人的尸体被吊在柱子上，悬挂在大坑上面。

“你走，”他说，吓了一跳。“你先请。”

他让杂货商从他身边挤过去，在他这样走过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巴克尔先生披风下面藏着的硬邦邦的手枪盒子。他跟在后面，紧贴着房子的墙边，害怕踩垮了大坑边缘。

89

莫顿湾的院子散发出特别的气味：干燥的尘土，恶臭的咸潮泥，还有一些澳大利亚植物像黑莓与汗混合在一起的难闻气味。尽管有人说气味不会像痛苦的经历那样被人记住，但是杰克·迈格斯不仅能够记住这些气味，而且还能记住所谓的喜鹊欢啭，木匠板车轮的嘎吱声和在雨季被白蚁蚕食的木板的鲜红颜色。

他依然记得鞭挞者军便帽顶端上的红色小扣子和把他的手腕、脚踝捆绑在三戟刑具上的柔软的旧皮带。

在那个该死的地方，还有特别难闻的气味，像周围吊着一块腐肉一样，彩虹色的蓝苍蝇在他的脸和鼻子上爬来爬去。在苍蝇逗弄他的时候，可怜的人还在勾勒着记忆中的伦敦。即便可怕的双股九尾鞭在空中抽打，卷起的气流如同来自地狱的暴风雨漩涡，他还在心中一块

砖一块砖地建造着它。

在炙热的太阳下，皮肤被抽打、烤焦，此时的杰克·迈格斯依然想到英国夏天那柔和的阳光。

苍蝇在他血肉横飞的背上饱餐一顿，双股九尾鞭可能打断了他的第三、第四个手指，但是内心里他一直往前爬，如平时一样，一块一块地建造他第一次睁眼后看到的地方，一个他某一天会回来的家，不是泰晤士的淤泥滩，不是玛丽·布莱顿在胡椒巷楼上堆满肉的屋子，而是一栋在奈特斯布里奇的房子，他从烟囱里滚落下来，进入漂亮祥和的房间，就像婴儿从黑暗走进光明一样。擦净眼睛上的烟灰，他看到的一切正是后来才了解的作家们所写的英国和英国人。

现在，这么多年之后，杰克·迈格斯已经变成了那样的英国人。穿着红马甲和燕尾格子呢夹克，站在托拜厄斯·欧茨所说的"烧得旺旺的炉火"面前。

他转向梅西·拉金的面孔，已被新南威尔士的岁月磨砺得冷酷无情——一直遭受痛苦的洗涤直到闪闪发光——但是他黝黑的眼睛里依然闪耀着激动的光芒，即使用在校学习的所有保密艺术也无法掩盖。

当他忍受着痛苦，一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他看到这个满头黑色鬈发的女人坐在那里，紧握着的双手放在大腿上。

他从壁炉架上拿了一瓶白兰地，把她的平底玻璃杯倒满。他满意地看着她一口喝下去，像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为你干杯，小姐。"

"为你干杯，先生。"她继续在大腿上玩着那几缕头发。尽管他说头发不关她的事，但是他也没有因为她的倔强而不悦。倔强是他有理由看重的一种品质。

"怎么样，姑娘？你会帮我看管房子吗？"

她把最后的几滴白兰地喝完，然后直直地看着他。

“我会为你的孩子看管房子的。”

她站了起来。想着她要把头发还给他，于是他伸手去接。

“他们在另外一个国家，”他说。

但是她把左手给了他，右手依然拿着那几缕头发。就这样他们停留在那里，手拉着手，既相互误解又很默契。

“他们在等着你，”她微笑着说。

“听。”

他突然抽回自己的手。

“是街门，”她小声说。

他立刻把灯吹灭，但是对继续燃烧的火束手无策，墙和天花板上投下了他们俩令人苦恼的影子。

杰克脖子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当门被推开时，他伸手去摸细绳缠着的柏油刀把。幽灵般的人进了房间，蜡烛举得很高。

在火光下，他看见了噩梦般景象：长而直的鼻子，金色头发，穿着可怕的第57陆军团的服装。幽灵砸开了锁，闯进了他的生活。

幽灵握着一把很重的手枪。杰克·迈格斯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家伙，但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幽灵的军服。炉子里的火光在那一排可怕的扣子上摇曳，每一个扣子上都有57的压花。他又闻到了在莫顿湾院子里腐肉的气味，看到了捆着手腕和脚踝的皮带。他看到了黑洞洞的巨大枪口，炉子的火光映在锁着的铜色枪膛上。我会在见到儿子前死去。

突然，珀西·巴克尔先生莫名其妙地从门厅的黑暗处出现。他粗野地推着幽灵的背，好让他潜伏得离杰克·迈格斯更近一些。迈格斯怒目而视，大张着嘴。“把你的房子夺回来，先生。拼命反击入室抢

劫者。”

手里握着匕首，但是杰克·迈格斯依然没动。

“开枪！”巴克尔先生不停地用脚跺着地板，“开枪，看在上帝的份上，开枪啊！”

混乱之际，当手枪举起来，瞄向杰克·迈格斯心脏的时候，梅西悄悄地从阴影中站起来。

看到她穿着袜子，轻轻地向幽灵走去，杰克·迈格斯惊呆了。只见她右手依然拿着那两缕宝贵的头发，举起左手，手掌朝外，堵住了枪口，好像她这样做就可以抓住致命的弹丸似的，好像她事实上也是一个幽灵似的，拥有一种自然的力量，能够抗衡威胁要取杰克·迈格斯命的恶人。

90

亨利·菲普斯被领进了他自己的门厅，但是它似乎比他记忆中的要窄、要长。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谋杀犯，而是在史密斯菲尔德肉场的一个动物，被团团围住和四处追逐。珀西·巴克尔把他的困惑扩大了一百倍，现在正用伞顶着他的背，推着他往前走。

第一次走进他在科文加登花园房间的那个温和谦卑的杂货商老头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嘘声不断、外表很黑的梦淫妖，他的格格不入与狂躁不安加重了年轻人本来就已经过度紧张的情绪。珀西·巴克尔

本人没有察觉，但他两次将自己置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是巴克尔先生猛地推开了起居室的门。

“开枪，”他叫道。此时的律师则在他们身后的阴暗处徘徊。

“开枪！”把他推进了房间。

对于亨利·菲普斯来说，眼前噩梦里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发生得很慢。他应该有很多时间去看年轻时一直给他写信的人。他也一直都知道杰克·迈格斯是个流放犯，知道他将被“终身流放”，他牛津大学的导师维克特·李特黑斯教过他怎样满足信中署名为“父亲”的那个人的需要。他们一起撰写回信，直到年轻的亨利发现自己能够表达，并轻而易举地胜任角色为止。如果这些信被称为“谎言”的话，它们也可以被称之为“慰藉”。

亨利·菲普斯为杰克·迈格斯歌唱过，为他的晚餐歌唱过。他歌唱过，但没有理解它是一个诱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个受尽折磨的人，会对他过去仅仅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当真。

“保护好你的房子，”珀西·巴克尔喊道。

从火炉边的影子里，一个年轻女人走向他。她光着脚，把手举向枪管。

91

就在亨利·菲普斯开抢的那一刻，莉齐·沃伦娜死在她的床上。

尽管她的痛苦结束了，但是她受折磨的身体没有一点安详的迹象。她躺在皱皱巴巴、绞在一起的胭脂红床单上，一只手插在嘴里，好像还在咬着它一样。

托拜厄斯那时还不是后来留着胡须的著名作家。在莉齐死的那天晚上，他还是一个受到惊吓却有抱负的年轻人。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红红的嘴巴因悲伤抽搐而变得扭曲。他先在情人的枕边哭泣，接着在妻子的裙边流泪，而这位女士却没有像一般情况下那样，挪动半步来安慰他。相反，她坐在死人的床上，面无表情，低着头，双手握着死尸冰冷的手。

"把火点燃，"她说。

"我去请医生。"

玛丽·欧茨恶狠狠地瞪着她的丈夫，"去点火，你这个傻瓜。"

"你错了，"他说，尽管他没有说出她到底错在哪里，但是很明显他指的并不是火。他很快下了楼，用煤和干柴生了非常旺的火。接着他很温顺地做了死去女孩恳求她姐姐做的事。那就是，把她的床单做成大堆可燃物。由于壁炉不够大，床单有的地方还是湿的，因此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但是他坚持着做了。

在这期间，他毫无廉耻地哭泣着。而玛丽则像木头一样坐在直背椅子上，它也是杰克·迈格斯第一次被实施催眠术的同一把椅子。玛丽终于看了托拜厄斯·欧茨一眼，那冰冷的眼神让她的丈夫不寒而栗。

"你犯了很大的错，"他说。

"我们都做了错事。"她说。

以后，托拜厄斯会觉得这是他自己想象的回答。但是现在他盘腿坐着，看着莉齐的生命之血烧成灰烬。在这些火焰中，他看到，在他后来的一生中一直看到，恋人在他面前晃动的身姿和面孔。他看到他

们死去孩子的影子在火焰上展开、收起。他看到了莉齐她自己，满脸微笑，然后又变成可怕的死尸。

他无法忍受了。也不想回忆这些。

他拨弄着变黑的床单，发现里面有一张十分憎恶的脸，那个人把他领到布莱顿妈妈的门前，给了他那些灰色的药丸，毒死一个宝贵的生命。

是杰克·迈格斯，杀人犯，他现在在火中出现了。杰克·迈格斯在火焰里。杰克·迈格斯在长大，在威胁，在毒害人。托拜厄斯看见他像魔鬼一样在跛行，看见他一瘸一拐地走着，燃烧着的肢臂，依然戴着流放犯的铁链。他看见他的头在变形，变成秃头，有裂开的很深皱纹刺青，容光焕发地飘进了房间。

是杰克·迈格斯造成的，悲痛中，托拜厄斯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他。在五月七日的今天，在他生命最黑暗的夜晚，杰克·迈格斯开始成形，后来为世界所知。这个杰克·迈格斯当然是虚构的，所以即使托拜厄斯永远无法目睹真正流放犯追寻的最后一幕也不要紧：永远不知道亨利·菲普斯用颤抖的手举起手枪，永远没有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永远没有闻到黑火药杀人的气味。

他不会不注意到梅西·拉金戴结婚戒指的手指被炸断了。当杰克·迈格斯来到她身边，两人终于在残疾方面很般配。但是造成火焰里显现有名的“令人憎恶的”脸的暴力，与那些逼迫真正的杰克·迈格斯当夜和梅西·拉金在朴茨茅斯乘邮轮逃离伦敦的势力是不同的。在《迈格斯之死》里没有梅西这个人物，没有一个年轻女人帮助流放犯认可理查德和约翰的要求，要父亲亲吻他们，祝他们晚安。

当杰克·迈格斯从英格兰回来的时候，迪克·迈格斯已经十一岁了，他已经被法官传讯过两次。小约翰，比他小四岁，也和他一样，

有一张非常好斗的脸，一双黝黑和困苦的眼睛。尽管对梅西·拉金来说，扮演她的角色很不容易，但是她为做好他们的妈妈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曾经对规则很不耐烦的她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守规矩的人。她给他们梳理头发，洗脸。她送他们上学，看着他们坐在那里。是她让整个家庭摆脱了悉尼的不良影响。在他们住过时间不长的温汉姆新城，她不仅让前两个孩子变得文明有礼貌，而且还很快生了五个“那个血统”的孩子。

杰克·迈格斯在悉尼卖砖制品。在温汉姆他建起了伐木场，当生意兴隆之后，他又开了一个五金店，当发达后，又开了一个酒吧。他做了两届的郡长，当迪克在对阵塔里球队的比赛中盯防新球时，他依然是棒球俱乐部的主席。

迈格斯一家既排外又很好客，既热衷民事又善于逃避责任。因此在其身后，很自然地留下了很多故事。在迈格斯家后来依然生活在肥沃的河边平原的几代人中，梅西一直为人所赞美，不仅仅是因为她丢掉了戴婚戒的手指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在大湾路上建造豪华房子的过程中，她很好斗地看管施工，很细心地监督用人，还因为她在中年的时候，建造了一个很别致的图书馆。

1837年，伤心欲绝的作者放弃了《迈格斯之死》，直到1859年才又开始撰写。1860年第一章正式出版，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杰克·迈格斯死了三年之后，不是在托拜厄斯一直为他计划的火焰里，而是在褐色洪水的曼尼河北面，在天花板很高且已发霉的一间卧室里。在这里，儿女们围在他的床前哭泣，老流放犯没有读到那本书就去世了。

为了弥补遗憾，梅西读了这本书。她读了《迈格斯之死》，先看的是连载，然后是精致的单行本，接着又看了1861年的修订本。最后，她拥有不少七本的最新版本，现在每一本都收藏在（连同杰克·迈格

斯给亨利·菲普斯的信）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在这七本书中，六本是布面封面的，一本是皮革封面的，这最后一本上有如下题词："梅西惠存，来自克莱普汉姆的卡普顿·E·康斯特伯，1870年。"

米歇尔图书馆管理员在每一个索引卡片上，记录着那一页曾被"非常粗糙地切除"，上面写着：

真情题献

至

珀西威尔　克拉伦斯　巴克尔

一个文人，一个艺术资助人

译后记[1]

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是继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Henry Lawson，1867—1922）和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2] 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十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非小说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屡获国内外文学大奖——两次布克奖，两次英联邦作家奖，三次迈尔克斯·富兰克林奖，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而另一位是南非作家库切，几年前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评论家预言，凯里将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凯里生于墨尔本市郊小镇，父亲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推销员。凯里曾就读于蒙纳什大学，学习有机化学，后因一场交通事故，未及毕业

---

① 后记中的部分内容发表在2009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上，个别地方文字做了改动。

② Hassall, Anthony J. "Preface". *Dancing on Hot Macadam*. 3rd ed.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8.

便去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作家巴利·奥克利和莫里斯·卢里，开始接受文学创作的熏陶，阅读了贝内特、贝娄、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和福克纳等人的实验性作品。1967年，带着对国内环境的失望和对朋友奔赴越南战场的忧伤，凯里离开澳大利亚来到欧洲，寄希望于得到欧洲文化的滋润。在欧洲，他周游各国，不断积累素材，但大部分时间仍侨居伦敦，靠写广告谋生。闲暇之余，精心创作，小说《寄生虫》（*Wog*）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但因该小说大胆前卫，出版社拒绝出版。1970年，凯里回到澳大利亚，着手创作短篇小说。1974年，他结集出版了《历史上的胖子》（*The Fat Man in History*）短篇小说集，一举成名。1990年应纽约大学之邀，任住校作家，目前常住纽约。

凯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1974）、《战争的罪恶》（*War Crimes*，1979）；长篇小说：《幸福》（*Bliss*，1981）、《魔术师》（*Illywhacker*，1985）、《奥斯卡和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1988）、《税务检查官》（*The Tax Inspector*，1991）、《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1994）、《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0）、《我的生活如同骗局》（*My Life as a Fake*，2003）、《偷窃：一个爱情故事》（*Theft: A Love Story*，2006）和《他的非法自我》（*His Illegal Self*，2008）。其中《奥斯卡与露辛达》和《"凯利帮"真史》获布克奖，《杰克·迈格斯》和《"凯利帮"真史》获英联邦作家奖，《幸福》、《奥斯卡与露辛达》和《杰克·迈格斯》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

凯里的文学创作是从撰写长篇小说开始的，但却因短篇小说而声

名鹊起，成为澳大利亚新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①]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战争的罪恶》出版后，赢得了广泛赞扬，人们认为他的作品使澳大利亚小说为之增色，称他为具有国际色彩的作家，"终于使澳大利亚脱离顽固的狭隘地方主义角落"，走向"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②]。他的作品怪诞、幽默，具有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特征。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是极为孤立的个人，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感到无能为力，常落入现实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困境。[③]

凯里的长篇小说总是激荡着历史的回声，它们分别从民族叙事、帝国远征、殖民文学、历史记忆和文化霸权等方面探求了澳大利亚的民族心理，以及与英、美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正由于此，他被誉为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创造者"。[④]"丛林哥特式小说"《魔术师》是一曲"澳大利亚之歌"，[⑤]"……可以与帕特里克·怀特的《沃斯》相媲美。"[⑥]《奥斯卡与露辛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最优秀的小说之一"，[⑦]再现了基督文明与土著文明的冲突。《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是凯里"了不起的成就，把虚构的世界描写得惟妙惟肖，如

---

① 新派作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一批无视文学传统，刻意标新立异的青年作家。他们的文学见解与众不同，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迥异于此前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怀特派文学作品，所以被称为"新派作品"，其作者为"新派作家"，而又因为他们大都居住在悉尼市内的"巴尔门"地区，故名"巴尔门派"。见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② Kienan, Brian. 'Introduction' *The Most Beautiful Lies*.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77.

③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2页。

④ Smith, Margaret. 'Marvelous Moment in Hell'. *Australian*. 7—8 Nov. 1981, p. 12.

⑤ Lamb, Karen. *Peter Carey: The Genesis of Fam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92, p. 33.

⑥ McCrum, Robert. 'Comment'. *Irish Times*, 4 Oct. 1985.

⑦ Stewart, Annette. 'The Booker Prize'. *Quadrant*. 12 December 1988, p. 66.

同魔法一样。”[1]《杰克·迈格斯》“虽说是旧瓶换新酒，但这新酒更让人心醉”。[2]《“凯利帮”真史》出版后更是好评如潮，《纽约时报》认为：“彼得·凯里无疑是小说宝库伟大的探索者之一……他将瑰丽的色彩、耀眼的光芒，赋予一个早已褪色的故事；将滚烫的血，温暖的肉赋予一个久远的神话。”[3]《我的生活如同骗局》是凯里“对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翻新，并使之成为文学宝库中的一件艺术珍品”。[4] 一方面，凯里立足文化遗产，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讴歌独立的民族精神，使被压制、被边缘化的族群重新回到话语空间；另一方面，他又秉承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通过历史人物与事件，来诠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意义。同时，对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文学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而容易在不同民族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

较之短篇小说，凯里长篇小说的创作手法更加丰富多样。他从不局限于一种写作形式，而是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超越，既有别于亨利·劳森的现实主义，也异于帕特里克·怀特的现代主义。他的作品里既有后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手法，如元叙事、戏仿、侵入式话语等，也有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寓言和反讽，同时，还运用现实主义的传统叙述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凸显主题。可以说，凯里的小说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科幻与现实的结合，高雅与通俗的结合，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他的

---

① Kemp, Peter. 'Flamboyant Fabrication'. *The Sunday Times*. 4 September 1994, p. 13.

② Gray, Paul. *Time*. 23 February 1998, p. 84.

③ 见 Carey, Peter.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的后封面。

④ Craven, Peter. 'My Life as a Fake'. *Sydney Morning Herald*. 9 August 2003.

小说并不适合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多种形式的“杂交”或是兼而有之的“第三空间”，而这正是凯里文学艺术的创新之处和魅力所在。

《杰克·迈格斯》是凯里对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的改写，并在其小说《杰克·迈格斯》中把被狄更斯“边缘化”和“丑化”了的马格维奇放在叙述的中心位置。在凯里的笔下，杰克·迈格斯是马格维奇的化身，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经历人生风雨、勇敢睿智的英雄。年轻的时候，他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在服刑满期后，他在悉尼因开砖瓦厂而发了财。于是他返回伦敦寻找他曾经帮助过且已成为英国绅士的菲普斯。菲普斯闻讯后躲了起来，迈格斯只好在他隔壁的一个名叫珀西·巴克尔的绅士家里做用人，伺机寻找菲普斯。珀西·巴克尔与日渐走红的青年作家托拜厄斯·欧茨过往甚密。以帮助他找到菲普斯为条件，迈格斯做了欧茨研究罪犯心理的“实验对象”。菲普斯一直没有现身，欧茨也言而无信，愤怒的迈格斯只好亲自去寻找菲普斯，他利用欧茨与其妻妹的奸情，诱迫欧茨烧毁其歪曲迈格斯的手稿，并说出菲普斯的藏身之地。迈格斯最终找到了藏身于同性恋俱乐部的菲普斯，但他却把枪口对准了恩人迈格斯，一场冲突后，迈格斯携同救他的梅西逃离伦敦，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儿女成群，事业有成，并两任郡长。

凯里在小说里赋予迈格斯充分的叙述空间，让他有机会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申诉，从而消解狄更斯丑化马格维奇的行径。迈格斯在做用人期间，经常溜进菲普斯的房间，写信讲述他苦难的童年和不幸的爱情故事，期待他的“儿子”菲普斯能够了解事情的原委，理解他内心的感受。他的童年就像奥利佛·退斯特一样，是个雾都孤儿，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后被布莱顿妈妈收留。十岁时就在她威逼下，开始做偷鸡摸狗的勾当。在共同的“冒险”生涯中，他与布莱

顿妈妈的养女索菲娜相爱，并有了爱情的结晶，但狠心的布莱顿妈妈强迫索菲娜吃药流产。由于布莱顿儿子的告密，索菲娜被捕入狱。虽然迈格斯主动承担罪责，企图为索菲娜开脱，但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推向断头台。迈格斯本人也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迈格斯给菲普斯写信，实际上是匡正被帝国歪曲的历史，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只可惜菲普斯并不理解迈格斯的良苦用心。小说中布莱顿妈妈的英文拼写是 Ma Britten，其读音与 Briton 相似，暗指布莱顿妈妈是不列颠帝国的化身，也是迈格斯走向犯罪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布莱顿妈妈把迈格斯逼向罪恶深渊的话，托拜厄斯·欧茨则用帝国作家的逻辑来审视这一切。小说中作家托拜厄斯·欧茨与杰克·迈格斯的关系暗含着中心—边缘的关系。欧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话语的代言人，他极力攫取"'他者'全面的知识"。[①] 而单纯的迈格斯则被迫充当欧茨的"他者"实验工具，这是殖民帝国对其臣民实施霸权的例证。托拜厄斯·欧茨打着为杰克·迈格斯消除面部之疾的幌子，利用麻醉术，使迈格斯处于"昏迷"状态，并随心所欲地"改变"迈格斯的记忆，或者诱使他说出内心的秘密。他把自己比作外科医生和地质学家，来研究一个澳大利亚罪犯："这是一个罪犯的心理……等待它的第一个地图绘制员。"[②] 他这样处心积虑地"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将来能够捞取更多的钱财。"我刚刚在本里录完这一切。钱肯定会随之而来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恩特维斯特将为这个连载给我一大笔钱。"[③] 托拜厄斯·欧茨对妻子的表白，道出了其让迈格斯作试

---

① Peter Carey, *Jack Maggs*,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

② Ibid., p. 90.

③ Ibid., p. 140.

验的真正目的，即利用利用迈格斯的故事赚取更多钱财。“他走在有回响的街道，满脑子里想着钱，就像他在作品《法国大街》里刻画的一名守财奴一样。”[1]

托拜厄斯·欧茨不仅贪财，而且还是一个好色之徒。虽然已有妻室，但他与妻子玛丽的妹妹莉齐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莉齐时年十八岁，与姐姐一家住在一起，欧茨利用其天真的一面，与她发生性关系，致其怀孕。为了掩盖他与莉齐的暧昧关系，他一方面用项链等贵重物品哄骗莉齐，另一方面又对妻子玛丽撒谎。莉齐死于难产，事情败露，欧茨又将全部责任推脱给迈格斯。“……迈格斯导致了这一切，悲伤之余，他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在迈格斯身上。”[2] 这些事实表明，欧茨的道德水准与高尚文学作品的创作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从而对帝国经典和作者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表面上看，迈格斯重回伦敦似乎打破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似乎应该为诸多生活变故负责。事实上，他之所以不受欢迎，甚至遭人憎恨，是因为他打破了帝国的社会秩序，威胁着帝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当问及他回来的理由时，他声称：“我这是回家……我回来是为了文化……歌剧艺术，影剧院，我要花时间补上这些。”[3] 后来他发现，他梦寐以求的“家”已面目全非，“在他周围，到处都是杂乱、喧嚣、震耳欲聋的左冲右撞，刺鼻的马粪味、油烟——一个乌烟瘴气的伦敦”，[4] 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人”。养子菲普斯逃避他，欧茨把他作为实验工具，巴克尔也因为害怕迈格斯“抢了”他的情妇梅西而嫉恨他。在

---

① Peter Carey, *Jack Maggs*,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37.

② Ibid., p. 390.

③ Ibid., p. 5.

④ Ibid., p. 2.

他们眼里，迈格斯是一个扰乱"自我"的"他者"。[1] 正如评论家西格朗·梅内格所言："在小说推进的过程中，杰克·迈格斯越过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许多界限，这些界限由来已久。在以财富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城市，澳大利亚流放犯对于一位绅士房子的所有权在都市中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迈格斯不仅引出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问题，而且打破了现行的社会秩序。由于迈格斯，梅西不再对珀西·巴克尔保持忠诚。而之前她是巴克尔的用人和情妇，曾经希望有朝一日他会娶她为妻。这一变节使得巴克尔想借菲普斯之手除掉迈格斯，因为他对女人的占有受到了威胁。而对现有权力结构最大的纷扰是迈格斯利用托拜厄斯·欧茨的婚外情对他施加影响，并以暴力相威胁。如同心神不宁的作家一样，迈格斯不想让他的秘密外泄，一再要求欧茨归还他记录他人生秘密的书稿，但始终未果。因此，迈格斯的伦敦之行引起了社会和情感的动荡。同时也使人对维多利亚的偶像和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帝国故事产生了怀疑。"[2]

迈格斯与欧茨等人的冲突实质上是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是新旧文化身份的冲突。作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迈格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但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固守英国人的文化身份，本想带着荣耀而回归故里，没想到受到了代表帝国中产阶级的冷遇和抵制。虽然他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我是

---

① Roland Barthes sees the city as "the place of our meeting with the other." See Jane M. Jacobs, *Edge of Empire——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Rutledge, 1996, p. 4.

② Peng Qinglong,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6, pp. 109—110.

他妈的地道的英国人，我有英国人的事情要处理，我不愿意终日和虱子蟑螂住在一起，我属于我的伦敦。”[1] 但经过一系列的不幸遭际，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不被帝国所接受，他新的文化身份应该是澳大利亚人。所以，迈格斯从青年时代离开伦敦到澳大利亚，再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最后又回到澳大利亚，是一个“寻根”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文化身份的过程。在彼得·凯里的笔下，澳大利亚不是狄更斯的“悲惨世界”，而是“工人阶级的乐园”。

《杰克·迈克斯》是本人承担的 200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彼得·凯里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小说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恩师黄源深教授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借此谨表谢忱。同时，本书也得到了澳中理事会和上海外贸学院的鼎力资助，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也为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文中恐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谅解、指正。

彭青龙

2009 年 7 月于上海

[1] Peter Carey, *Jack Maggs*.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8.